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叢刊

38

DUXIU.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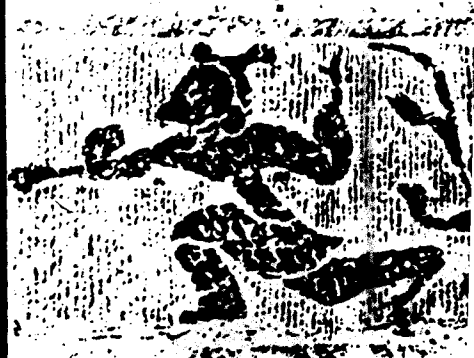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北京圖書館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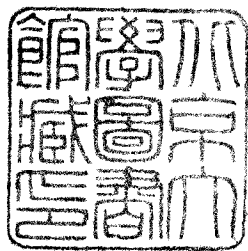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  
叢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 38 册



# 第三十八冊目錄

建文年譜	一
龔安節先生年譜	三〇一
况太守年譜	三四七
芳洲先生年譜	三五七
吳聘君年譜	四九七
薛文清公年譜	五四三

建文年譜序

謙益徃待罪史局三十餘年網羅編摩罔敢失墜猶於邊  
國時事傷心捫淚紬書染翰促數閣筆其故有三一則曰  
實錄無徵也二則曰傳聞異辭也三則曰僞史雜出也蕉  
園蠶室盡付劫灰頭白汗青杳如管夢唯是我 文皇帝  
之心事與 讓皇帝之 德三百年臣子未有能揄揚萬  
一者迄今不言草亡木平 祖宗功德泯滅於余一人之  
手魂魄私憾寧有窮乎何言乎 文皇帝之心事也至午

已還天位大定 文皇帝苟有分毫利天下之心國難方  
新遺種未殄必翦滅此而後即安張天網以籠之頓八紘  
以掩之閉口捕舌遁將何所以 文皇帝之神聖明知孺  
子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於  
楚也胡濙之訪張邈邊捨人而求諸仙迂其詞以寬之也  
鄭和之下西洋捨近而求諸遠廣其塗以安之也藥燈之  
詛呪糝染之藉手彼髡之罪百倍方黃以榮國榻前一語  
改叅夷而典僧錄其釋然于溥洽昭示中外者所以慰藉

少帝之心而畀之以終老也。文皇帝之心。高帝知之。與帝知之。天地鬼神知之。三百年之臣子安處華夏服事其聖子神孫尚論其心事則慴如也。日月常鮮。琬琰如積而文皇帝之心事晦昧終古。此則可爲痛哭者也。何言乎讓皇帝之至德也。金川之師禍深喋血。讓皇帝苟有分毫不忘天下之心。憑仗祖德。依倚民懷。散亡可以收合。蠻夷可以扇動。衛世子之焚臺。衛太子之詣闕。誰能非之。誰能基之。讓皇帝明知大命之不可干。

也明知大位之不可再也明知本支百世之不可傾動也  
以神州赤縣爲孤竹之封以髡髮壞衣爲採藥之遁耄遜  
遐荒自比退耕于野頭陲乞食豈曰糊口四方由是而內  
治外攘踰沙軼漠 高皇帝之基業安 祖宗之統緒安  
三百年之天地人鬼罔不大安寧非 讓皇帝之所詒乎  
讓皇帝之至德媿諸泰伯其難易尤相倍而三百年之  
臣子不能知也有其知之不能盡言也夫旣已知之不能  
言之不盡矣而其所以不能知不盡言者輪困苞塞終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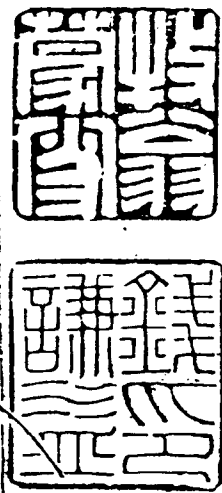
能泯滅于斯人斯世於是乎憤盈交作新舊錯互實錄廢  
則取徵草野之書傳聞異則占決父老之口梵宮之轉藏  
教坊之冊籍旅店市傭之留題斷句無不採集無不詮表  
亦足以闡幽潛勸忠孝矣而斯人之心不但已也於是乎  
四十餘年出亡之遺跡易代已後歸骨之故事問影訪求  
鑿空排繯亡是司契子虛削牘訊筮與于巫陽聽行籌于  
王母公羊指定哀之疑陸賈懼丹青之惑固將軌夢以爲  
寶又且巡故而造新曰夫已氏一妄男子乘是以質弄筆



舌鋪張祖先若吳下流傳諸錄其譌僞歷然著明而舉世  
不盡知也有其知之則又曰西方之山隰猶思美人蜀地  
之禽鳥豈真望帝信固當傳疑亦可恤過而存之不忍廢  
也於是東萊之君子趙君士喆者作爲建文年譜年經月  
緯事比詞屬會粹諸家記錄而整齊其文章以宿老如謙  
益固亦常援据史乘抗詞駁正讀未終卷淚流臆而涕漬  
紙歛歛煩醒不能解免夫然後知 讓皇帝之至德沁入  
人心者如此其深且厚而趙君之爲斯譜本天咫述民瘼

備國故搜遺忠當滄海貿易禾黍顧瞻之後欲以殘編故  
紙慙遺三百年未死之人心是豈欲與世之君子擅陽秋  
矜袞鉞爭名於竹帛哉其亦可感而思已矣謙益衰殘耄  
熟不敢復抵齒史事趙君之弟刺史公言念舊史俾爲其  
序螢乾蠹老口噤筆秃伸寫其狂瞽之言識于首簡亦聊  
以發觀者之一慨而已矣歲在戊戌春王三月二十有一

日石渠舊史虞山蒙叟錢謙益謹撰



天竺左

月

口

建文年譜序

帝紀無年譜者編年之例非乎然而始乎治者卒乎治始乎亂者卒乎亂卽有鮮終無潛亢迴絕隱顯互惑者譜年變也負宸而奪嫡矣黃屋而團瓢矣冠劍而瓶鉢矣烏得不變雖然虎鼠易龍蛇革而彼數君子依依故主風雨晦冥遠辭歸國之賞下謝浴日之名惟忠與孝膠固不解則變而不失其正者也使當年遭際平世時無疾風君雖聖不過文景臣雖賢不過姚宋其中淪落下位有不克自表

見者矣胡能擔荷千秋裨益名教弘且遠若是靖難諸公  
乘時附會以取功烈胙茅土非不膾炙流俗之口至于高  
風亮節攸敝彝倫有慙德矣詳按譜牒自壬午迄庚申三  
十八年之中以天家帝子魚服豹隱忽吳忽越忽闖忽  
秦忽鹵粵忽滇黔踪跡往來無日不在人間而吉網彌天  
任鉤被地求仙之詔甫遍名山入海之師又勤異域廟堂  
之上惶惑震動如負芒刺而箝笠僧伽優游自在曾無敢  
攫其一鱗膏其片翮者所稱聖不可知非歟諸臣之從之

也曰有疏附先後曰有奔走禦侮或遠或近總成完人程  
先生濟神通變化遠軼文成其三丰顛仙之流與 高  
皇帝天縱明哲既留一道衍以佐 文皇成大業而復  
留一濟以助 帝免大難兩賢豈相厄哉然而程先生  
深遠矣 帝既上仙濟迺晦跡見首而不見尾其視榮  
國一髡猶蠅蚋耳應賢應能雪菴和尚輩非髡與是祖位  
中人金剛百鍊不因魔力不顯道妙衍則墮落矣宜其妙  
之申申而詈也甲乙之事天道反覆 至聖受甌死者

彪炳髡猶自靖然管之髡獲侍 故主于天涯而今之髡  
不獲侍吾 君于帝右致身之義俯仰褒慙此未歿孤臣  
所以悲歌痛哭嗚咽怨艾而恨不速殞者也或曰革除之  
舉啓釁有自一錯召吳群錯倡和以構斯難罪何逭焉予  
曰姑舍是世將魑魅人將漸滅表而出之以愧臣子之奕  
視其君者春秋責備未遑施也則又有致詰者曰璧經古  
文人尚疑之汲冢也三墳也猶以後出指爲膺本程史之  
書則未知其傳信與傳疑與而子介然不惑何也曰天地

正氣亘古不磨一經筆墨動有鬼神呵護昔腐遷作史記  
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揚子雲不度德作玄擬易而嗜者  
猶曰後世必有知已何況忠臣義士精誠激烈堅踰金石  
其所紀載星日爲昭世界總壞此無壞理所南心史出自  
井中歷三百年完好如故是非其明驗與而何疑于程吏  
之書且書中所記艱難險阻之狀離合聚散之情豈同他  
文憑空結構自非身親涉歷無緣模擬隻字以是爲疑是  
人性中無復忠孝種子矣東海趙伯濬先生絲博淵源自



空四庫而其忠孝至性天植不移自擬所南人亦避之間  
取二書附以群籍斷以已意纂爲 建文年譜纔一披閱  
本末了然英靈在天呼之或出吾知此編薄夫讀之必敦  
頑夫讀之必廉懦夫讀之必有立志但勿令鄙夫讀之彼  
肺肝中患得患失昏迷潰亂醜正護前非獨二書疑爲贗  
本將弁疑方景鐵練爲世所必無之人其所行事爲世間  
必無之事而又何可救藥則先生婆心至此亦窮矣先生  
著述甚富兩郎君皆矯矯自好能世其學予幸得受交于

先生因得讀其石室談詩既而于琨石社兒所讀此年譜  
并得讀藏書論斷正統論辯歷年詩史諸書鴻文巨章真  
非腐儒所能夢見而詩史尤奇傑與是編相爲表裏駸駸  
乎伯仲文山矣嗟乎以先生之才之學使用于盛世典籍  
蘭臺其于黼黻帝治不朽大業裕如也不幸遭時變亂齋  
志莫展僅僅托之著述以傳而猶有未敢昌言者半吐半  
茹欲歌欲泣略見之所和詩篇及論辯中裨益名教功良  
高心亦良苦矣因是更有痛心者  
先皇帝聰明睿智

千古誼碎莫之或先也會值陽九至于大故視之遜國慘  
毒彌甚吾恐後世姦人弄筆必有掩匿 先帝之大德

媒孽

先帝之小過以阿匿詭隨取媚當世者小臣世

受國恩思柔輯故實作爲崇禎聖政一書而兵燹屢經散  
失殆盡匿影山谷聞見闕如每有訪求多避諱搢搢無敢  
誦言成之者孤衷悲憤癡思泣血是安得如先生者起而  
力任此事以傳一代之信史非獨功在 先皇帝卽

二祖列宗寶式憑之矣因閱是編掩卷而歎

舊京餘黎張遺頓首誤

夏ノ空

片

五

建文年譜序

建文年譜者譜 建文帝之年也然則何以謂之 師遵  
帝命也史仲彬著致身錄程濟著从亡隨筆皆以 師稱  
予爲是譜本諸二子之書也 師享壽六十有四始于洪  
武之丁巳終于正統之庚申每年注 師若干歲此譜例  
也著其歲數則稱 師在位四年紀其行事則稱 帝  
帝遜位乃大書 師據實正名春秋之法也癸未以還歲  
首必書 師所在竊取春秋公在乾侯之義也文章之士

揚扇 先朝或辨同異或評得失采其言之有當者各係其事附以艸莽臣臆說猶史家之有論贊綱目之有發明也或者謂稱師近褻在从亡諸臣則可在他人則不可嗟嗟天地君親師等耳古人有言曰民生在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歿焉昔我先師賢于堯舜無其位及門皆王佐之才爲之疏附者有之爲之先後者有之爲之奔走禦侮者有之東西南北不言勞伐木圍匡而弗之懼至歸老洙泗眷懷陳蔡則夫子悵然以悲顏淵歿子曰天喪予子

路歿曰天視予其一時師弟之情豈末世君臣所敢望哉  
古之于君師合以義者也今之于君師合以利者也義相  
均而利相遠是以君臣重而師弟輕居平無事其臣甚賤  
主甚尊奴隸視臣亦自甘爲奴隸一朝勢變掉臂去之  
不復顧輓近以來不復有師弟而亦不復有君臣久矣惟  
我太祖高皇帝神聖開天褒死節釋纍臣舉逸民興學  
較培養士氣者四十餘年爰及懿文尊師重道兼之少  
帝崇古好賢父子君臣藹然道義相師友故一時忠烈冠



絕古今如方陳鐵練之儔九族同灰天地亦爲之震動其  
扈从諸臣流離瑣尾萬歿一生如賢能濟之跬步弗離淮  
直雪彬奔走往來瘴雨蠻烟之外卽七十子之匪兇匪虎  
率彼曠野者何以尚茲而利害之相懸有百倍者至濟病  
師爲之煑粥彬歸 師送之失聲立亡臣之主于庵歲  
時致祭若此者合以利乎合以義乎蓋嘗論之孔子以師  
弟寓君臣 建文易君臣爲師弟其至性皆兼乎父子故  
師弟無父子之恩者不可爲師弟君臣無師弟之義者亦

不可以爲君臣益信師與君親無二致彼謂稱師爲近褻者吾未必其能尊君也自昔壬午迄今辛巳甲子四周蓋二百四十載矣義士仁人歎息追思如旬日事其抗疏著書議復尊號者不一倘天牖聖明慨焉發不世之詔詔禮官立廟追崇如景皇故事自寅至午自應如楊文貞議作一朝實錄藏皇史宬其後之寄跡緇黃徘徊山水者聊存此譜以當起居注可也二月初吉艸莽史臣東萊趙士喆稽首拜于濰陽客館之南軒

通文全言

序

三

自

序

先王父中丞公同氣者三仲冢宰公季亞魁公三公共得  
孫十有五人而先伯濬兄卽亞魁公之長孫也兄弟讀書  
一堂互相師友伯濬尤資性過人博洽今古爲士林祭酒  
將貢於鄉矣遭世滄桑遂擲去儒冠野服隱遁其篤學好  
義如此平生多述作而貧不能授梓余昔守潤州時爲錢  
石室談詩一種已膾炙人口今者同學故人復蠲俸爲錢  
建文年譜蓋甚盛事也余適游吳門見劄劂氏之多譎也

因巖爲較，讎狀膏繼，晷凡幾晝夜而後。魚魯始正，繙閱之。次悲從中來，不禁掩卷流涕，拍案起立曰：嗟乎！以讓帝之生而孝友長而仁慈，任賢納諫，求治慕古，非成康之流亞。文景之儔匹歟！乃天篤降喪，大位弗終，牢落江湖，垂四十年。黃屋而衣壞色，玉食而乞沿門，誠開闢以來未有之奇變。雖百世以下，聞其事者，猶感憤於邑，不能去懷。况生當其代者乎！此伯濬年譜之所自作也。夫帝王一代之史，有實錄，有本紀，未聞有所謂年譜者。茲曷爲而譜年也？曰

年號而革除矣則 讓帝爲無年矣 讓帝旣已無年將  
儼然端拱在位之四年猶若沒若亾况壬午以後又誰存  
其年乎朕則譜建文之年者所以存建文之年也不獨存  
建文四年在位之年并存建文四十年出亡之年也存建  
文四十年出亡之年雖南面之斧戾已移而西山之骸骨  
未瘞則建文一代君臣固居然在也雖謂 讓帝享國四  
十餘年可也夫如是則年譜之作又何嫌于劊乎嗚呼推  
先兄之志卽先兄之行使其身受國恩捐軀報主亦何讓

于楊葉諸公哉惜也其不遇也篤學好義如此而竟以隱  
遁終也悲夫弟士冕記於半塘之僧舍

年譜凡例

書必有例是書之例其大者見于前序其細者見于各條然亦有序所未備而不可以附各條者茲撮其大要臚之凡九則

年譜之作本無庸于褒貶第事涉朝端且運丁興廢是非得失斷不容誣比事屬辭必公必慎掃詞林之粉飾破艸野之風聞昭示來茲庶幾其無弊也

一是書上卷大抵以皇明通紀爲主而稍參以吾學編



昭代典則朝野彙編从信錄其洪武末及建文初則以朝野彙編致身錄爲主而諸家之說各以類从壬午以後止以从亡隨筆致身錄爲主而稍參以吾學編續藏書及表忠記凡引用諸書皆翦裁貫串而書名不必盡著惟史程二子之書則直述全文不敢輕改而各係其名見非鑿空之撰云

一洪武年間本無事可紀惟懿文仁孝崇古尊賢實以開建文之先故事涉東宮雖微必錄若我高皇

用人行政有關異日爲靖難之張本者則特志之

一 建文在位四年其政事非無可紀革除之後泯滅無餘所存者惟改官制削親藩事故今不忍盡書其南北用兵則見于 成祖實錄甚悉今采其大略著之去留斟酌頗有苦心觀者取原書對勘則得之矣

一 永樂以還迄于正統隨筆所載止于游覽遷移諸細事然年譜之體凡此等皆不容遺其谷漢之叛瑛瑋之誅嚴妄告之禁赦罪臣之孥備書于冊以結前篇之未竟

若諸亡臣之本末是又不可以不備云

一改元不復重書遵綱目之例獨自己卯至壬午皆書建  
文者蓋是書爲 建文作且享國不永故特志之詳也  
程史二書自癸未以還止書甲子此出一時之孤憤在  
帝王大公之道正不必然

一諸家紀事多稱 帝爲 建文君或止稱 君夫稱君  
者微之也稱 建文君者外之也年譜據實正名 帝  
則 帝 師則 師毫不敢苟其先臣之立論者如鄭

端簡薛方山東筦陳氏太倉王氏溫陵李氏及近代嘉善錢公皆直書名姓蓋君前臣名之義云爾

一从亾隨筆嘉善錢公刪其要者附于濟傳其全本雖未之睹然大略具于此矣噲 建文所注楞嚴法華滇南諸寺必有藏本如茅山道士之流又从亾臣傳藏山麓者如宋人井史不知何日得出人間特筆于茲告予同志有事于西南者其留意焉

一 建文帝右文好學而尤善于詩諸臣如廖平馮淮王

資各有一詩俱稱佳品獨雪庵雲門僧所賦更無從覓  
年譜之作凡係 帝詩單詞隻句靡不謹書臣詰有擬  
作諸詩各以類從見思慕仰追之意鄙拙疎庸知不滿  
大方之一噓也

年譜提綱

予作皇綱自東周以迄 昭代年各一行大事則書小  
事則否今倣其制為年譜提綱大書累 朝之號而  
師之年齒起居繫焉為 帝為 師或僧或道生平歷  
履開卷瞭然亦一小年譜也

丁巳 洪武十年

師始生

生于十一月己卯

戊午 十一年

師二歲為  
皇次孫

皇太子妃常氏薨

己未 十二年

師三歲為  
皇次孫

庚申十三年

師四歲為  
皇次孫

辛酉十四年

師五歲為  
皇次孫

壬戌十五年

師六歲為  
皇次孫

癸亥十六年

師七歲為  
皇長孫

甲子十七年

師八歲為  
皇長孫

乙丑十八年

師九歲為  
皇長孫

丙寅十九年

師十歲為  
皇長孫

丁卯二十年

師十一歲為  
皇長孫

皇長孫卒

皇次孫為

皇長孫

戊辰二十一年

師十二歲為  
皇長孫

巳巳二十二年

師十三歲為  
皇長孫

庚午二十三年

師十四歲為  
皇長孫

皇太子有疾入侍

辛未二十四年

師十五歲為  
皇長孫

壬申二十五年

師十六歲為  
皇太孫

皇太子薨立為 皇太孫

癸酉二十六年

師十七歲為  
皇太孫

皇太孫錄藍黨獄

甲戌二十七年

師十八歲為  
皇太孫

乙亥二十八年

師十九歲為  
皇太孫

十月冊 皇太孫妃馬氏



丙子 二十九年

師二十歲為

十月晦生長子文奎

丁丑 三十年

師二十一歲

戊寅 三十一年

師二十二歲

閏五月即位程濟上書

己卯 建文元年

師二十三歲

靖難兵起李景隆敗績

庚辰 建文二年

師二十四歲

帝試進士均賦稅更官制

辛巳 建文三年

師二十五歲

史倬彬見 帝陳兵事

壬午 建文四年

師二十六歲

帝遜位至吳江遂入雲南

癸未 永樂元年

師二十七歲

師在雲南永嘉寺

甲 二年  
 乙 三年  
 丙 四年  
 丁 五年  
 戊 六年  
 巳 七年  
 庚 八年  
 辛 九年  
 卯

師二十八歲  
 為僧  
 師二十九歲  
 為僧  
 師三十歲  
 為僧  
 師三十一歲  
 為僧  
 師三十二歲  
 為僧  
 師三十三歲  
 為僧  
 師三十四歲  
 為僧  
 師三十五歲  
 為僧

師及諸弟子遊天台雁宕乃還

師居蜀之善慶里黃直來省

師居白龍山

史紳彬來省

黃直金焦吳成學來省

師東遊至于襄陽

師還菴

白龍菴毀 師定居于浪穹

三

三

三

壬辰十年

師三十六歲  
為僧

弟子應能應賢卒納弟子辨慧

癸巳十一年

師三十七歲  
為僧

師南遊至旬

甲午十二年

師三十八歲  
為僧

師學易數納弟子辨空

乙未十三年

師三十九歲  
為僧

師遊衡山還菴立亡臣之主

丙申十四年

師四十歲  
為僧

命程濟作從亡臣傳

丁酉十五年

師四十一歲  
為僧

築靜室于鶴慶了空來省

戊戌十六年

師四十二歲  
為僧

師居于黔

己亥十七年

師四十三歲  
為僧

師在黔注釋佛經

庚子十八年

師四十四歲  
為僧

師還居浪穹史仲彬來省

辛丑十九年

師四十五歲  
為道士

師入粵游于海南

壬寅二十年

師四十六歲  
為道士

師別居于淶泉

癸卯二十一年

師四十七歲  
為道士

師遊于楚

甲辰二十二年

師四十八歲  
為道士

偕史仲彬至吳江遂遊兩浙

乙巳洪熙元年

師四十九歲  
為道士

謁大士于潮音洞冬還菴

丙午宣德元年

師五十歲  
為道士

師親祭從亡諸臣

丁未二年

師五十一歲  
歲復為僧

移居鶴慶命空智還主浪穹

戊申三年

師五十二歲  
為僧

師居于蜀冬北遊至于漢中

巳酉四年

師五十三歲  
復蓄髮

浪穹庵燬 師移居鶴慶

庚戌五年

師五十四歲  
為道士

新建庵成

辛亥六年

師五十五歲  
為道士

師北遊至于延安冬如楚

壬子七年

師五十六歲  
為道士

師舟自九江東下至于天台

癸丑八年

師五十七歲  
為道士

居于天台赤城觀

甲寅九年

師五十八歲  
為道士

師至黃河訪仲彬之子晟冬還庵

乙卯十年

師五十九歲  
為道士

師至桂林遇何洲于卜肆

丙辰 正統元年

師六十歲  
為道士

仍卜築浪穹

丁巳 二年

師六十一歲  
復為僧

師北至漢中夏南還蜀冬還庵

戊午 三年

師六十二歲  
為僧

師適廣西

己未 四年

師六十三歲  
為僧

師在廣西濟勸還雲南不果

庚申 五年

師六十四歲  
號為老佛終

師至京師居于西內是歲終

謹按 建文自丁巳至戊寅為 皇孫及 太孫者二

十二年己卯至壬午為 帝者四年癸未至庚申為僧

道者三十八年為 皇孫無事可書為 帝則事不勝

書遜位後固無所事而菴居之興廢 師弟之往來南  
北之遨遊緇黃之變易皆世所未聞雖不能詳略標其  
概使閱者如觀山望海耳目一新造極窮源則具有全  
書在

建文年譜卷上

艸莽史臣東萊趙士喆纂修

男濤音註

丁巳 洪武十年

師始生為皇次孫

夏六月初令 皇太子處分政事

按 皇明通紀及吾學編 懿文皇太子諱標生于乙未九月洪武元年春立為皇太子羣臣請做元制以太子為尚書令 太祖以其年幼宜務學弗許至是令自今諸司政事并先啓 太子處分然後奏聞因諭曰人君治天下一日萬幾自古勦業之君歷涉勤勞達人情周物理故處事咸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



練達少有不謬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啓事以練習國政惟仁不失于踈暴惟明不惑于邪佞惟斷不牽于文法惟勤不溺于安逸凡此皆以心爲權度凡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于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爾所親見爾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又令儒臣爲太子講大學衍義太子時年二十三聰明好學凡事以寬中外臣民同心愛戴高皇帝甚器重之

艸莽史臣曰是譜爲建文作則其錄懿文事何居詳建文之始也懿文之事昉此乎前此矣前此則何以不錄建文未生則無年之可附也皇太子孝慈仁聖海內著聞而惜其未登大寶故事涉東宮雖微

必錄所以致思  
慕之忱云爾

# 冬十一月巳卯 皇太子生次子于東宮

按通紀等書 懿文太子有子五人長虞懷王名雄英  
早率次 建文帝諱允炆次吳王允燭次衡王允燧次  
徐王允熿世傳 建文生而顱骨稍偏 太祖常呼爲  
半邊月兒然稍長穎慧異常一夕與 懿文侍側 太  
祖命之咏新月詩 懿文詩曰昨夜延陵失釣鈞何人  
移上碧雲頭雖狀不得團圓象也有清光炤九州 建  
文詩曰誰將玉指甲拍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魚龍  
不敢吞 太祖覽之慘然不樂故有紅匣之遺命云  
王廷宰曰王文洛震澤紀聞云 高皇帝問劉誠意何  
術以教我嫡孫誠意以小篋進王元美謂誠意卒時

懿文無恙又二年而建文始生其為附會無疑或曰建文生而顛骨頗偏高皇帝知其不終故以紅篋髡牒授之此說近是高皇神聖觀夢中戒王昇語歷歷如生其前知定無疑也

戊午十一年

師二歲為皇次孫

春三月以太子正字桂良彥為晉王右輔

注曰右輔者輔導之官如史仲彬為徐王賓輔是也彥壬戌來朝獻十二策稱上旨未幾而歿上甚惜之

冬十二月皇太子妃常氏薨

妃為開平忠武王長女薨謚懿敬建文即位追尊為孝康皇后繼妃呂氏太常寺卿呂本女尊為皇太后

成祖兵次金川門遣人迓 太后至軍中訴以不得已  
起兵之故 太后未回而宮中火起後與少子遷居  
懿文陵以終 建文或以爲嘗出或曰呂出開國公嘗  
昇城將陷與魏國公輝祖出戰弗克尋以罪廢嘉靖中  
詔繼絕世始封開  
平王後爲懷遠侯

巳  
未 十二年 師三歲爲  
皇次孫

### 春以吳伯宗進講東宮改典籍

伯宗撫州金谿人博學能文辛亥開科 賜進士第一  
爲國子助教 詔進講首陳正心誠意之學 皇太子  
甚嘉納之故有是命仕至武  
英殿大學士爲洪武名臣

庚申十三年

師四歲為皇次孫

春故贊善宋濂之孫慎坐胡黨伏誅

詔逮濂下獄將置

之死 皇太子力救乃免之

濂字景濂金華人博極羣書尤邃于理學自太祖為  
 吳王時侍帷幄甚見尊禮累遷太子贊善大夫懿  
 文太子及諸王皆從受學以老病乞歸是年春慎坐胡  
 黨灰械濂至京上大怒欲并誅之高皇后諫曰嘗  
 見民間請一先生尚全終始况濂親教太子諸王豈  
 得不念上猶弗聽皇太子泣涕頓首乞貸其餘生  
 久之乃得安寘茂州行至夔州卒年七十二門人方孝  
 孺感濂知己為文以哭之詞極悲痛世傳太子救濂

弗能得憊甚計不知所出遂自溺後苑池中諸內侍有疾趨救者有解衣而後入水者太祖大驚親閱視凡解衣者盡斬之乃不殺濂

艸莽史臣曰嗚呼懿文于師傅之誼可謂篤矣百世之下猶爲感動而况于當日乎四皓謂漢高曰太子仁孝恭敬天下士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斯言惟懿文可以當之特志救濂及孝孺事見遜國之忠之所本焉

### 三月 燕王之國北平以葛誠爲燕府長史

燕王之國時年二十一葛誠未詳何許人建文初奏事京師帝召見誠問府中事誠不敢隱遂密有委托

使還 王覺其顏色有異遂深疑  
之兵起之日以不屈死後族其家

辛酉 十四年

師五歲爲  
皇次孫

附錄 是年冬雲南平命西平侯沐英鎮守英初爲  
上養子與 懿文相愛甚篤 懿文薨英慟哭成疾而  
殞子春嗣春卒弟晟嗣以平交  
陞功進封黔國公世守雲南

壬戌 十五年

師六歲爲  
皇次孫

夏五月己酉朔 皇長孫卒

懿文太子以洪武七年冬十月己未生子雄英是爲  
皇長孫至是卒 建文乃以次居長卽位追封虞王葬

之鍾山令侍臣素

服步送謚曰懷

草莽史臣曰長孫卒何以不名 建文帝之兄也秦愍

晉恭薨不名 建文帝之叔父也古者諸侯臣諸父昆

弟而况于天子乎時 建文方幼未為天子且季譜之

體不同于國史也煇燠之名則 建文弟也樽榼之名

朝廷之罪人也燠書薨燠書卒者爵亡

也 皇長孫之不薨者猶未有封爵也

### 秋七月 上命 皇太子錄囚

上一日錄囚畢令御史袁凱送 東宮覆審 皇太子

按罪遍減之凱還復命 上曰朕與 東宮孰是凱頓

首對曰 陛下所處法之正 東宮

所減心之慈 上大悅 詔悉从之



# 八月丙戌 孝慈皇后崩

后性恭儉待下有恩 太子諸王愛之雖篤必勉之務  
學見 上以威武治天下每濟之以寬嘗乘間懇請所  
全活甚眾及病恐罪累諸醫終不肯服藥而崩 皇  
太子居喪哀毀逾禮 上慟悼終身不復立后

## 選名僧分侍諸王僧道衍住持燕府壽慶寺

姚廣孝長洲人少爲妙智菴僧名道衍好讀兵書習術  
數兼爲詩學書與高啓王賓善亦與宋濂等來往洪武  
初 詔取高僧會病免 成祖封燕王將之國道衍說  
曰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初造 東宮仁柔  
願厚自愛大王誠能用臣願奉大王一白帽子蓋王上  
加白其文皇也會 高皇后崩 上曰王與一名僧誦

經追薦道衍在燕府籍中則大喜至北平居壽慶寺每  
夢與劉秉忠語靖難兵起道衍居帷幄籌策頗多以功  
封榮國公配  
享廟廷

冬徵耆儒爲大學士輔皇太子及皇長孫

時所徵耆儒有崇德鮑恂上海全思誠吉安余詮高郵  
張長年皆七十餘入見上大喜賜坐並命爲文華殿  
大學士輔皇太子及皇長孫恂  
等皆固辭不受翌日各賜勅遣還

召方孝孺至京師尋乞歸學問許之

學士吳沈薦孝孺學行太祖亦素聞其名徵至京師  
使人覘之見其舉動端肅謂皇太子曰此莊士當老

其材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 上嘆息曰異人也吾老  
不能用留爲子孫光太平足矣孝孺乞歸杜門以著述  
爲事鄉人呼  
爲小韓子

李贄曰 太祖初見孝孺曰此莊士當老其材且勅還  
家旣十年又以薦得召曰此未是用孝孺時嗚呼我  
太祖豈但具有天眼蓋真具正法眼矣朕惟 太祖乃  
能用孝孺使其得用于 太祖之時則孝孺便成一好  
良臣唯用于 建文遂成一  
一忠臣以死耳嗚呼痛哉

趙士完曰崇祿甲戌予至金陵謁方正學祠因思其當  
年忠烈震耀古今我 太祖目以異人良不虛也時廣  
孝亦頗以異人自負朕兩異人者孰優劣乎予以爲孝  
孺之異異以節廣孝之異異以才才可以發難可以靖

難節殉難而已矣廣孝北而孝孺南興亡之兆二十年  
前已先定乎以 太祖之神明無幽不燭及其至也雖  
聖人有所不知焉或者以蠡測之私謂 聖祖  
于斯不無微意焉嗚呼何其不達于天命也

癸亥

十六年

師七歲爲  
皇長孫

草莽史臣曰此無事其書年何也春秋之法雖無事必  
書時月綱目之例雖無事必書紀年况于是書號爲年  
譜以事係年以年徵齒自始至終安可以不備乎謹按  
國史是歲 太祖年五十有六 懿文年二十有九  
建文帝亦稍  
稍知誦讀云

甲子

十七年

師八歲爲  
皇長孫

秦三月 皇太子从 上幸曹國公李文忠第

注曰以懿親故也文忠子景隆獻門獲寵未幾以罪死國除嘉靖中封文忠裔爲臨淮侯

詔旌表孝子高巍以爲都督府斷事

高巍山西遼州人慷慨多大節慕魯仲連之爲人洪武壬戌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旌授前府斷事 建文

卽位巍上書論事其一曰 太祖有文王純一之德

皇后有后妃不妒之行百男君王止齊三代分茅胙土先據形勢陝西百二山河其人勇悍西隣土番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其人剛壯所謂山西將者是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桑土之野地里坦平供賦沃

行北雖沙漠廣蓄馬羊皮衣肉食弓馬是務遼金殘元  
藉之以興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一隅山河阻深玄德  
諸葛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谷  
代慶肅星羅碁布比之古制雖皆過當然 太祖聖意  
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多驕逸不法  
此我 皇上所難處也以臣愚見若賢如河間東平則  
下詔褒賞之或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初犯則容之再  
犯則赦之三犯不改然後合親王告 太廟削其地而  
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又請效賈誼推恩之令使秦  
晉楚蜀諸子弟互相分王則不削而自弱書上 建文  
帝竒之不果用後贊李景隆軍務巍請使燕以書勸  
成祖罷兵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甚  
激切動人景隆敗自拔南歸與鐵鉉同守濟南東  
昌之捷作賦志喜靖難後逮至京師不屈死之

乙丑 丁八年

師九歲為皇長孫

# 春二月太傅右丞相魏公徐達卒

按弇州外史達長女尚 燕王王 帝愛子國北平故  
 達歸將印不踰月輒復之鎮 燕王三子皆達女出親  
 為 王舅與 天子夷輩而見 王必執臣禮不少間  
 王是以心念之又得其用兵法所練皆精卒終達之世  
 兵民熙熙然有太平色十七年達在北平疽發背小愈  
 上遣其長子召歸疾益甚 帝為延天下名醫復禱于  
 山川社稷竟不起 帝徒跣奔赴贈中山王謚武寧配  
 享 廟廷及 燕王即位所舉中山王以飭厲諸將者

不

一

王世貞曰 高帝之取天下計初下建康再與友諒角  
實在行餘皆大將軍力也大將軍廉靖仁武沈幾策勝  
卽古名世曷過焉勞而不伐夙夜匪懈與功名終蓋所  
以處君臣之際者微矣元女侑配 英主整其成師于  
十五年後而資靖難光表  
後裔寵冠羣公夫豈倖哉

附錄 是年三月 廷試進士黃子澄等賜及第丁顯  
第一練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俱授翰林院編修丁顯  
建陽人事不可考或曰歿 建文之  
難解縉亦是年登第授監察御史

丙寅 十九年 師十歲爲  
皇長孫

丁卯 二十年 師十一歲爲  
皇長孫



秋九月命皇太子晏戚屬于內殿

九月乙未天壽聖節上受朝賀晏羣臣于奉天殿命皇太子晏國戚及東宮官僚于文華殿

戊辰二十一年皇長孫師十二歲為

冬以卓敬為給事中

敬浙之瑞安人美丰姿善談論以是年進士為給事中論事無所避上器重之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于太子者敬乘間白于上曰宮中朝廷視倣綱紀攸先今陛下于諸子不早辨等威使嫡庶相亂尊卑無序然則何以令天下耶上笑曰卿言是吾慮不及此尋遷宗人府經歷擢戶部侍郎靖難後以不屈族後四十

年侍講劉球  
私謚曰忠貞

附錄建文元年 燕王來朝敬密奏曰 燕王智慮絕人酷類 先帝北平強幹之地金元所繇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夫未萌而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執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 建文帝覽奏大驚而不能用 文皇卽位謂姚廣孝曰姦臣皆欲害朕唯敬請徙封內地此尚可恕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如探囊取物敬言誠用 陛下何以有今日哉敬遂不免臨刑嘆曰變起宗藩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 文皇嘗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耳

已巳二十二年

師十三歲爲  
皇長孫

春正月 詔以諸王領宗人府

詔改太宗正院為宗人府以秦王檣為宗令晉王榘為宗正周王橐為左宗楚王楨為右宗永樂以後罷不復設惟以駙馬都尉署府事云

夏以尚書唐鐸為詹事輔 皇太子

先是以廷臣兼東宮僚未設專官至是諭吏部云朕觀歷代明君輔導太子必擇忠良今東宮官屬未設鐸為人謹厚有德宜當是任乃設詹事府以鐸為詹事職專輔導仍兼尚書俸以優異之

庚午 二十三年

師十四歲為皇長孫

春正月 命諸王出師北征沙漠三月 燕王出塞降虜

將三百餘人

上命晉王 燕王分道北征 燕王及傅友德等出古  
北口謀知虜太尉乃兒不花及丞相咬住等在迤都值  
天大雪諸將皆憚行 王曰天大雪虜必不我虞宜速  
進兵先遣指揮觀童詣虜營童故與不花有舊既見方  
相抱而哭我師已進壓其營虜大驚欲走童傳 王意  
甚善乃引不花來見 王 王厚撫之咬住及諸部皆  
降盡得其金銀牌面及馬牛羊不可勝數遣人報捷遂  
班師時鄞人有袁珙者以善相人聞于天下 王聞而  
召之一見拜伏稱太平天子 王問在幾  
何時曰年踰四十紫髯過臍則其應也

# 秋以程通爲遼府紀善

通字彥亨績溪人少有至性嗜學執禮乙丑入太學聞父喪廬墓哀毀妻子不能識是歲舉應天鄉試時遣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諸貢士獨通稱旨置第一除紀善靖難兵起通从王渡海來朝進長史上防禦數千言文皇卽位有發其封事者逮至京論死家屬戍邊

艸莽史臣曰表忠記以程通石撰葛誠同爲一傳贊云惟三長史乃心王朝者是也通對封建策稱上旨擢第一人必有可觀惜其文不可復考先是訓導葉居昇上書言分封太侈以忤旨喪死獄中蓋其論雖正未知聖意之所存耳善識聖意者莫如高巍其所處置之方亦善其如建文之不能用何哉噫

是歲 皇太子有疾

按从信錄 建文帝生而孝友至性過人方 懿文之病癰也痛楚號呼 建文侍側含淚撫摩晝夜不暫離聞楚聲皇皇如不欲生 太祖聞之嘆曰有孫如此朕復何憂已而疾愈時 建文年十四矣

辛未

二十四年

師十五歲為皇長孫

春三月 一廷試貢士賜許觀及第

觀字瀾伯貴池人姓黃氏初冒姓許資稟穎異嘗受學于黃暉暉死節益自砥礪舉會試第一 高皇帝親策士以禦戎之要觀對言天道福善禍淫有機人事練兵講武有法稱 上旨擢狀元及第乃復姓黃建文二年

以禮部侍郎知貢舉已而燕王上書來索齊黃輩  
 命觀艸詔痛詆之尋奉旨募兵江上聞變痛哭朝服  
 再拜投水歿妻翁氏携二女自沈于清  
 波橋下家屬徙邊洪熙初赦歸故里  
 艸莽史臣曰太祖在位策試進士者六科獨此書者  
 以得觀故也子澄子寧亦大魁歿難而不得書者有悞  
 國之罪也建文庚辰得胡靖不能死難乃  
 與王良同書者媿之也美惡不嫌同辭

秋八月乙丑 詔遣 皇太子巡撫陝西

上以江南地薄有遷都之意乃遣太子巡關雒諭之  
 曰天下山川惟關中雒陽號為險固向命汝弟入封關  
 中已十數年汝可一游以省觀風俗慰勞士民擇文武  
 之臣皆給道里費仍命經過府州縣以宿頓聞太子

既行 上又遣使勅諭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今命爾巡行陝西方度江天道赫然有變雷起東南爾征西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後从威震之兆也然一旬之間久陰不雨主陰謀事爾宜慎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心養性施仁布惠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爾其慎之

## 冬十二月 皇太子歸自陝西繪圖以獻

皇太子奉 命巡撫自長安雒陽還歸京師獻其所繪陝西圖遂病病中復上書言經略建都事竟不果至永樂十八年庚子始定鼎于北爲兩京云

陳建曰天下大都會有四曰長安曰雒陽曰汴曰燕其盡善皆不如雒陽初 懿文太子受 上命歷相都邑



亦以雒陽爲上使 懿文不早世則遷都必矣幽燕形  
勢自昔稱雄然距塞不二百里無藩籬之固而 天子  
自爲守所幸胡人惟利在抄掠無爭帝之志耳或如丘  
文莊所慮虜騎疾馳進距臨清扼咽喉之地則形勢與  
漕運俱失居庸紫荆爲虜坦塗良鄉通州爲虜外  
府數十年後吾不知其所終矣杞人有深憂焉

草莽史臣曰陳氏論燕京距塞不二百里所慮者殘元  
之裔爲我難耳天下之患固有出所慮之外者汴雒燕  
秦此四都惟汴爲弱然向者闖賊圍汴半年弗克而取  
雒陽長安如拾芥甚至以 九廟六軍之所在二百餘  
年所鞏固而縲繆者不崇朝而破如崩瓦則 懿文之  
所相果足恃哉天下無城不可攻亦無城不可以守土  
木之難幾殆而安所恃有于忠肅故使 天子  
自守而將相無人燕雲之禍應不自甲申始矣

是歲以史仲彬爲戶部主事辭不受遣歸

史仲彬致身錄曰先是洪武二十四年彬應詔執貪縱官吏廷見高皇帝條具若干言當時俱付法司論死高皇帝命主政戶部彬恐錢穀事重頓首固辭更訪治道稱旨賜酒饌于廷及鈔四百錠驛舟傳歸艸莽史臣曰解縉言太祖于人才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似乎傷刻核之過然孝孺乞歸學問則從之仲彬辭不受職則從之且賜晏賜舟以寵其行何注念之無已也止于朋友且死知己而况于君父乎此仲彬著書之始亦自矢致身之始故特筆之于年譜云

壬申二十五年

師十六歲立  
爲皇太孫

春正月 命諸王練兵禦虜

夏四月丙子 皇太子薨

皇太子薨 上哭之慟命議喪禮禮部侍郎張智等議曰禮父爲長子服齊衰期年又云期之喪達乎大夫今斟酌其宜 皇帝當以日易月服齊衰十二日祭畢釋之戊寅 上御東角門 召廷臣諭曰吾老矣太子不幸命也大哭而退旣公除 上不忍始鳴鐘鼓朝京城耆老上香慟哭 上亦哭諭曰爾念太子意良厚願農事方興諸父老善勤生亟歸勿失時諸未至者諭朕此意時 皇長孫年十六侍 太子病曲盡苦心及薨慟哭哀慕事事如禮水漿不入口者五日 太祖撫之曰毀不滅性禮也爾誠純孝獨不念我乎始一啜糜粥欲

服喪三年 太祖不可然三年內笑未嘗露齒不飲酒  
食肉不舉樂不御內人或勸之則曰服可例除情須自  
致時三弟皆幼躬撫育之晝同食夜同寢 太祖每聞  
輒喜一日臨其宮兄弟四人并侍 上出句云兄弟相  
懷本一身對曰祖孫繼  
世宜同德 上大嘉之

### 以左春坊大學士董倫為河南叅議

倫字安嘗恩縣人敦厚有學勝國時累辟不就學者稱  
貝川先生國初以薦徵為春坊贊善事 懿文太子陳  
說忠厚 上聞而善之擢大學士賜文綺六匹鈔五十  
錠以 太子薨出為叅議嘗上書數千言皆當 上心  
建文初復召為學士  
賜几杖以師禮禮之

朱山樵曰陳廸張統吳伯宗董倫杜佑桂良彥皆當日  
宮僚之表表者也良彥與伯宗早逝廸與佑皆能死節  
詳倫大槩不可不謂之善人而金川失守汲汲迎降與  
解胡等不自負其生平之學行耶以楊雄蔡邕而仕于  
莽卓以李密王祥而臣于魏晉春秋之義責備賢者不  
能不恨于數公若近者賊陷神京先帝以身殉宗社  
死節者寥寥數人有學古通經交游滿天下者亦不免  
反面事讐受僞命于弘文館使人謂古學無靈高談仁  
義者皆不足信孤憤之臣所以寧槁項  
空山與漁樵伍恥見章縫之輩也噫

# 秋八月庚申葬懿文太子

祔葬 太子于 孝陵之東其謚冊曰朕惟先王之典  
生既有名沒必有謚名以彰德謚以表行故行有大小

則謚有重輕此古今通誼雖在至親不敢廢也爾 皇太子某在儲位者二十有五年分理庶政裨贊實多今焉永逝特遵古典从公議謚曰懿文德以名彰行因謚顯公論所在朕何敢私

## 九月庚寅立 長孫某爲 皇太孫

詔曰曩者列聖相繼馭宇者首建儲君朕甲辰卽王位戊申卽帝位于今二十五年前者選將練兵奠生民于田野用心多矣統一以來除姦貪去豪強其用心亦多矣邇來蒼顏皓首儲嗣爲重茲以九月十三日冊嫡孫允炆爲 皇太孫奉上下神祇以安黎庶昭示臣民想宜知悉 皇太孫生而聰明仁孝好文章典禮 太祖愛之凡軍國大幾時付裁決時政尚嚴 太孫每濟以寬大中外皆欣欣焉

# 以勲臣兼東宮師傅

馮勝傳友德李景隆藍玉詹徽茹瑄任亨泰杜澤楚璋  
唐鐸楊靖兼師傅等官又命舉孝義篤行之士以佐之

# 以修撰黃子澄為東宮伴讀輔 皇太孫

子澄分宜人己丑進士第一人為翰林院編修陞修  
撰輔 皇太孫累官至太常寺卿 太孫嘗坐東角門  
謂子澄曰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漢之七國兵  
非不强卒以亾滅大小執殊而順逆之理異也 太孫  
喜每呼子澄為黃先生既嗣位謂子澄曰先生無忘東  
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曰不敢遂與兵部尚書齊泰謀削  
奪諸王以開  
大難之端云

癸酉

二十六年

師十七歲為  
皇太孫

春二月涼國公藍玉謀反伏誅

皇太孫錄藍黨獄吏部

尚書詹徽有罪殺之

徽為人刻薄好陷害人

上嘗命

懿文太子與徽同

錄囚

太子欲从輕徽不可

上先入徽言謂

太子

曰徽所執者法也

太子言立國以仁厚為本

上曰

汝欲自為皇帝耶

太子惶恐遂發病病篤謂

太孫

曰詹徽殺我至是藍玉謀反事敗展轉不服徽叱使速

承玉呼曰詹吾黨也遂并執徽命

太孫治獄

太孫

思

懿文語遂論徽死

先斷其手足而後殺之



# 秋七月選秀才張宗濟等隨東宮講官入直

詔宗濟等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入直華蓋殿侍  
皇太孫每進講既畢近前說田里稼穡民間利病及古  
今孝弟忠信文學材  
藝諸故事日以爲嘗

## 九月以鄭濟王勲爲左右庶子

初 上以東宮官屬久缺命廷臣舉孝彛節行之士廷  
臣以浦江鄭氏對 上曰鄭氏朕素所聞知其里人王  
氏亦做鄭氏家法皆可選用以風厲天下乃徵兩家子  
弟年三十以上者詣闕既至令自推舉鄭氏舉濟王  
氏舉勲遂命以是職其  
餘給道里費遣還鄉

冬十二月永鑒錄成 詔頒賜諸王

其書載歷代諸王為惡悖者以類為編直序其事  
又輯歷代為臣善惡為勸懲者總以示中外羣臣

甲 二十七年

師十八歲為  
皇太孫

冬十二月辛卯以耿璿尚江都郡主

注曰璿長興侯耿炳文次子江都郡主 懿文長女也  
建文初進公主靖難後璿父子皆以罪歿主不詳所終

乙 二十八年

師十九歲為  
皇太孫

春三月秦愍王薨

按國史 高皇后有子五人長 懿文太子次秦愍王  
 榘次晉恭王櫛次 成祖皇帝次周定王橚秦王以征  
 土魯番回得疾而薨  
 諡曰愍子尚炳嗣王

陳建曰按詞林記 懿文既薨 上欲以 燕王為太  
 子學士劉三吾泣諫且曰果爾將置秦晉二王于何地  
 繇是忤 旨謫為博士事亦寢又考 文皇帝封建  
 詔亦稱 皇考嘗欲立朕為嗣則知 聖祖有此意但  
 歷于二王而不果爾二王既薨 聖祖亦遂晏駕使更  
 得一二年在此位其立 文皇帝為嗣無疑而天下免戰  
 爭之苦矣嗚呼豈翊運  
 錄所謂殺運猶未除耶

秋九月頒

祖訓于文武諸司

上自序畧云朕觀自古國家建法立制皆始于受命之君蓋其勦業之初備嘗艱苦比之生于深宮之中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相去遠矣朕自平武昌以來卽議定著律令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于開導後人復爲祖訓一篇立爲家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七騰稿至是方定豈不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姦吏嘗舞文弄法自非博採衆長卽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无作聰明亂我家法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天地祖宗亦將孚佑于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

冬十月癸卯冊 皇太孫妃馬氏

妃為光祿寺卿馬全女建文初立為皇后  
四年六月自焚歿 詔以天子禮葬之

### 定子孫世系命名

上以子孫蕃眾命名之際慮有重複乃于東宮諸王世系各擬二十字每一字為一世以某字為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則臨時所議以為二名編入玉牒如東宮位下則曰允文遵祖訓欽武大君勝順道宜逢吉師良善用晟 燕王位下則曰高瞻祈見祐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靖廸宣猷 上于 太孫戒以法祖于 燕王云高瞻厚載識者以為有天地之象焉

丙子 二十九年

師二十歲為皇太孫

夏六月以斷事廖昇爲太嘗卿

注曰昇襄陽人兵部侍郎平族兄弟也死于壬午之難陳瑛奏請籍其家 上以非姦黨免之

秋八月 詔廷臣議諸王見 東宮禮

禮官議曰諸王來朝服冕服見天子畢次見東宮已具定儀其敘家人王及東宮俱嘗服引禮官請王繇文華殿東門入至後殿王西向坐東宮東向贊禮官贊四拜王坐受之相見禮畢敘坐則東宮正中南向諸王列于東西奏上从之時諸王皆東宮叔父故也然 太孫冲幼諸王多不心服世傳 成祖嘗戲以手拊 建文背曰不意兒乃有今日 太祖望見曰何爲打皇太孫 建文對曰臣叔父愛臣故耳

冬十月甲寅晦 皇太孫生子文奎

按通紀 皇太孫生子 太祖以

十月數終又晦日命內庭勿賀

附錄 太孫生子名文奎識者以為儒生之常稱不類

帝王家氣象已卯立為 皇太子壬午之夏 帝將出

亾以付廖平方七歲平攜之襄陽又易姓逃之蜀漢平

將死以其妹妻之宣德戊申有信相聞時三十三歲後

莫知

所終

丁丑 三十年

師二十一歲 為 皇太孫

春以御史景清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景清陝西真寧人甲戌賜進士第二授翰林編修改御史至是擢僉都御史清性倜儻尚大節革命日方練諸人盡死而清獨委蛇侍朝人疑之一日早朝清衣緋入先是星者言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因疑清又見獨緋衣遂收之得所帶劔詰之曰我忍不灰爲此不成天也毒罵不已抉其齒嚙血御衣文皇大怒命鐵帚刷其肉肉盡罵已足後精英入殿庭爲厲乃詔取其尸焚之

## 夏 勅沿邊諸王練兵備虜

按通紀載 上嘗命晉燕遼谷寧代諸王練兵備虜聽燕王節制又口占詔書以賜諸王示 皇大孫及練子寧等命許觀授筆記之乃顧謂 皇太孫曰謹守吾言當使邊塵不動貽汝以安也



陳建曰我太祖自謂安邊長策臣建以為文皇帝受命之端實始于此矣

# 冬十二月 上不豫

上不豫多暴怒遭譴戮者甚眾 太孫入侍必躬承顏色服藥則親嘗以進去後則親杖以起唾壺溺器靡不手提以獻而愉色婉容藹然可掬 太祖氣亦漸平多所全宥當更深夜分侍御酣寢呼無不應應無不起蓋終夕未嘗交睫 太孫體素豐至是積勞骨立矣

附錄 是時治尚嚴核 太孫每濟以寬大嘗讀律見條例有過嚴者請得改正 太祖許之遂徧攷禮經參之歷朝刑法改七十三條常州有子弑父者 太孫詳審乃出于繼母所誣條其情而奏之 太祖未信乃拘

其隣里婢僕訊之果然 太祖喜曰 太孫不獨仁而  
且明朕無憂矣有邏者獲盜七人 太孫疑其中一人  
不類訊之乃主人之子其側容爲盜劫之同行欲自首  
而先被獲 上驚曰汝何以知之對曰周禮有邑聽尚  
書亦稱惟貌有稽其人雙眸炯炯視聽端詳故知其非  
盜也 上嘆曰決獄者不可以不讀書故傳位詔中謂  
太孫仁明孝友海內  
歸心蓋有所試云爾

戊寅

三十一年

師二十二歲  
嗣位爲帝

### 春三月晉恭王薨

按朝野彙編晉王嘗以不法聞 太祖欲罪之賴 懿  
文太子固救之乃免後遂改行爲善至是薨子濟煇嗣

二王既逝 太祖尋崩 懿  
文母弟遂莫長于 成祖矣

### 以齊泰為兵部尚書

泰 溧水人 初名德 戊辰進士 以材幹受知于 上 改賜  
今名 自禮部主事遷兵部侍郎 嘗被召問邊將姓名 泰  
歷數如響 又攷問山川圖籍 泰出諸袖中 上大喜 遂  
擢今職 寵眷日隆 閏五月 與駙馬梅殷受 顧命輔  
皇太孫 與黃子澄同謀 建削親  
藩之策 靖難後 以戮灰族 其家

### 夏四月 勅諸王出邊禦虜 以楊文參贊 燕王

注曰 楊文者 遼東帥也 時 勅沿邊鎮將帥 其兵以諸  
王禦虜 故以文參贊 燕王建文初嘗奉 詔以兵入

山海關與燕兵戰于永平兵潰靖難後以罪廢未詳所終

## 閏五月乙酉 太祖皇帝崩

上崩于西宮 遺詔末云 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祭葬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 孝陵山川因其故無改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从事 皇太孫治喪禮披髮哭踊哀動左右 勅有司喪儀悉遵周禮前朝後殿各設座如生存凡十有一所京官四品以上朝服執鉞立于諸陛自初卞以至十六哭臨如禮晝不飲勺水夜不就枕簟羣臣百姓于大明門外望見其深墨之色哭泣之哀莫

不舉手加額曰 天子純  
孝喁喁然有至德之思焉

# 辛卯 皇太孫卽 皇帝位

帝卽位詔曰 天降下民作之君我 皇祖太祖高皇  
 帝受 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政教休  
 明規模弘遠朕以眇躬繼承大統夙夜祗懼思所以克  
 相 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 皇祖之大命永惟寬  
 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  
 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斯致雍熙  
 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是日葬 孝陵援遺詔止諸  
 王會葬哭臨惟在本國諸王皆怒時 燕王入臨將至  
 淮安齊泰言于 帝令

人齋 勅勒使還國

朱鷺曰難端見矣 遺詔先之也父死不奔喪其何以  
令 勅符勒歸重猜疑耳何益乎若 詔書未至而  
文皇先來弗可止也其  
不奉 詔亦弗可止也

## 詔行喪禮

詔行三年喪禮有司奏曰陛下欲行三年之喪但郊社  
宗廟不可久虛朝貢訟獄不可暫廢願少抑至情俯循  
衆請 上曰朕非敢效古人亮闇不言也郊社宗廟朕  
將執紼而行事朝貢訟獄罔敢不親但朝則麻冕麻裳  
退則齊衰杖經食則饘粥有何不可不然食稻衣錦爾  
輩真以爲安乎羣臣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哀  
情敢不惟命遂  
定儀注以進

# 六月日赤無光召方孝孺爲翰林侍講直文淵閣

洪武末復召孝孺至京師 太祖曰此非用孝孺時以爲漢中府教授蜀獻王以師禮事之 帝嗣位召授是職同郡王叔英遺之書曰凡人有天下之才者固難能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于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于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子房之于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故高祖得以用之賈誼之于文帝不察其未能而先言之又且言之太過於是文帝不獲用其言方今明良相逢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

子之用世所貴乎得時措之  
宜也孝孺不能用識者惜之

陳建曰後此孝孺以周官輔 建文變更舊制似亦未  
得時措之宜叔英此書豈豫知其將然而爲之規歟  
艸莽史臣曰叔英遺孝孺一書世皆惜其不用予以爲  
不然孝孺之病不在泥古在偏執意見而雜用權謀如  
間燕一事足見大端叔英殊未能深識又云井田封建  
宜于古不宜于今嗟乎此世俗之見耳夫封建之可行  
者唯貞觀與洪武其不可不行者唯有建文使果能純  
法周官親賢並建大小相制朝聘以時易世之餘雖不  
無陵夷衰微之弊視當時之慘禍則天淵矣  
時措之宜莫大乎是是豈二子所可幾哉

## 賜太學諸生冠帶歸省



祭酒程師周言諸生不可不使知大本甚有三五年不歸者冷歸省孝養他日出仕庶諳忠君方孝孺亦言近代文字好奇三吳尤甚因責祭酒考次優劣賜襲衣束帶歸省其親士林矜以爲太平盛事焉

### 廢廟王楠爲庶人

人有告王與燕湘代岷四府通謀者帝召黃子澄與齊泰謀之泰欲先燕曰燕握重兵素有大志當先以不軌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已久卒難圖也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固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隆卽詢之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反執至京廢爲庶人遷之雲南其明年齊王代王皆以罪廢復詔逮湘王柏柏大怒縱火焚宮被甲持弓矢躍馬入火中而死

冬十月熒惑守心訓導程濟上書下獄

程濟陝西朝邑人或曰績溪人有奇術以明經舉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朝邑而治學事不廢至是上書言明年某月某日北方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將殺之濟仰呼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遂下獄

以侍郎張昂爲北平布政使謝貴爲都指揮使

張昂山西澤州人洪武中以人材舉累官刑部左侍郎時燕齊間有告變者帝以問黃子澄曰孰當先討子澄對曰燕王久稱病而日操練軍馬且招異人術士使在左右此其機已彰露討之不可不亟帝召齊秦問

曰燕王素善用兵討之計將安出泰對曰今邊報北虜  
聲息但以防邊爲名發軍戍開平其燕府護衛精銳悉  
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爲矣不乘此時圖之隳臍無益  
也帝領之乃擢用貴倖察燕府動靜卽有事先發後  
聞

### 詔舉山林才德之士以史仲彬爲翰林侍書

致身錄曰 建文帝卽位越五月詔起山林才德之士  
有司以名聞適監察御史劉有年上儀禮十八篇儀禮  
一故彬家所藏劉夙與講習至是上之朝命藏秘閣特詔  
所在禮請來京十一月十八日陛見試四書疑一道特  
授翰林院侍書階  
待詔上正九品秩

# 召韓宜可爲右副都御史

宜可初爲山西布政使坐累謫雲南爲人敦厚高潔持法廉平時齊黃方謀削奪諸王宜可獨以爲當從寬大而密加防範勿遽議討後齊黃事敗人乃思其爲老成持重之言而宜可已卒

艸莽史臣曰 建文帝卽位半載行事不過數端而識者已窺其末路當是時老臣智士不主于削奪親藩者僅僅有卓敬高巍康郁董倫韓宜可楊砥尹昌隆而廟堂曾不一用內齊黃爲心膂外曷貴爲爪牙迹之布于天下者已若泥中之鬪獸豈不悲哉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惜 建文君臣未之聞也

夏不立書

卷上

五

建文年譜卷上

艸莽史臣東萊趙士喆纂修

男濤音注

巳卯建文元年

師二十二歲為帝

春正月庚辰朔大祀 天地于南郊

从信錄曰祀 天地于南郊奉 太祖高皇帝配先是  
上御奉天殿誓戒百官夕宿文華殿齋宮巳卯出舍  
皇邸尚食進素食庚辰子夜展事 上脫舄登大祀殿  
秉圭瓚興伏拜跪如禮昧爽還宮御奉天殿受羣臣朝  
賀方孝孺進郊祀  
頌 上嘉納之

建文年譜

卷上

三

遣儒臣告于五嶽

致身錄曰遣往衡山告卽位也元旦上受朝賀畢謂侍臣曰朕奉天地山川之靈以登大寶改元伊始將告五嶽其命儒臣以往閣臣擬彬往衡山初六日 陛辭三月報 命

敕修 高皇帝實錄

以翰林學士董倫王景彰爲摠裁以太嘗少卿廖昇侍講高遜志方孝孺爲副摠裁以博士王紳教授胡子昭知縣葉惠仲審理楊士奇訓導羅恢長官司吏目程本立等充纂修官後廖昇胡子昭葉惠仲程本立皆歿于壬午之難王紳先卒倫景彰迎附本立蓋伊川之裔紳待制禕之子也

尊 考妣爲帝后封三弟爲王立子文奎爲 皇太子

詔尊 皇考懿文皇太子爲 孝康皇帝廟號 興宗

皇妣懿敬妣常氏爲 孝康皇后 繼母呂氏爲 皇

太后封弟允燭爲吳王允燧爲衡王允燿爲徐王立子

文奎爲 皇太子先是 皇考謚懿文 帝御名允炆

太子名文奎識者以爲儒生之嘗不類帝王氣象建文

改號 成祖聞而訝之曰胡重複乃爾使臣徧呼年

與諱同無乃不祥乎靖難後 興宗及 二后皆復故

號吳王降封廣澤王衡王降封懷恩王徐王降封敷惠

王尋以憂歿皆無後太子文奎

依廖平出亾易姓莫知所終

詔薦賢養老贖民鬻子減田租



三月 命暴昭等克採訪使分巡天下問民疾苦

帝尊賢禮士慕古道行養老禮 賜高年粟帛有差墾  
田興學旌孝賑貧掩骼埋胔贖民鬻子又 命都御史  
暴昭侍郎夏原吉等二十四人克採訪使分巡天下問  
民疾苦考察官吏暴昭當分巡北平得 燕府動靜具  
以上聞時 帝方力仁政民皆悅之僧道衍每謂 燕  
王當圖大事 王密語道衍以人心所向道衍大言曰  
天之所向何論人心  
于是靖難之計決矣

三月丁巳 帝祀先師于太學

上齋戒往盥獻拜跪如 宗廟禮  
遂御彝倫堂見師生賚鈔幣有差

附錄博士黃彥清閒步于市見兩兒食棗退讓有禮坐其旁觀之食畢餘一棗幼者遜其長者長者不受推遜良久遇旬者舉以授之又見有得紗于街者輒拂其塵置之高潔處以石壓之而去彥清嘆曰何風俗之厚也明日入朝備述其事且曰陛下德化雖中牟三異何以過此上曰昨日宮中二人毆譁聲徹內朕諭曰朕寬刑尚德爾獨犯教意者朕有乖德與行事無禮與外仁義而內實多欲與悻然感愧自責二人始叩頭謝過夫一宮之內尚未能齊斯言何可當也彥清拜賀曰萬邦時雍而有子獨傲四方風動而有弟未諧宮人相爭是其嘗事陛下引爲已過愈見盛德

# 夏四月史仲彬諫改官秩不聽

用壽州訓導劉亨言乃與方孝孺等議大加更定彬具  
疏大略以安靜法祖爲言會金華樓璉亦上疏稱引  
孟莊子之孝上于樓疏批此與昨史仲彬疏同意此  
正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六卿果可卑于五府耶祭  
酒猶可在太僕下耶假令皇祖而  
在當必以更定爲是羣臣勿復言

## 秋七月壬申靖難兵起赦程濟以爲翰林院編修

先是燕王稱疾不出每問僧道衍以起義期對云未  
可至是朝廷命都督宋忠調馬步三萬屯開平凡燕  
府精銳皆調隸麾下遣內臣逮燕府官屬又密勅張信  
令手致燕王信密以告王王召道衍及張玉朱  
能等共計能曰先禽曷貴餘無能爲矣王曰當以計  
取之乃依內臣所逮者坐名收執以付曷貴曷貴入爲

伏兵所縛，捧葛誠下殿責問，不屈，皆斬之。伴讀余逢辰泣諫而歿。燕王遂移檄天下稱遵祖訓，誅姦臣。以清君側，旬日之間，取通州、薊州，破居庸，執宋忠，進取永平，報至京師，上下震駭。帝思濟言，乃赦之，以爲是職，俾參北征諸軍事。

艸莽史臣曰：此程濟知名之始。然時人實莫之知。雖在軍中，主兵者弗能用也。嘗聞徐州之捷，諸將立碑紀功，或見濟夜往，以酒脯祭碑，莫解其故。後文皇乘勝過碑下，讀之大怒，命壯士碎碑，道衍急止之，曰：「此姦黨名也。」錄其名，碎之，何如？然壯士一擊濟之名，已先脫矣。其神如此。

### 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爲學士謚文節

禕洪武中使雲南梁王欲降之不屈爲其所害  
至是以其子紳請得謚靖難後改謚忠文

### 江北蝗 詔求直言修實政

有司請捕蝗 上曰朕以不德致蝗又殺蝗以重朕之  
過臣民其極言朕失有司其赦疑獄捐逋賦賑窮乏以  
修實政是歲蝗  
不爲災更有秋

### 谷王橐遁歸京師谷府長史劉璟上書不報

璟字仲景誠意伯基之次子也慷慨有大節 太祖甚  
器重之以爲谷府長史又命兼攝北方各王府事嘗奉  
使至燕 燕王與璟奕 王曰卿獨不少讓我乎璟正  
色對曰可讓處臣不敢不讓不可讓處臣不敢讓 王

心憾之至是從谷王至京陳時事凡數千言尋謝病歸靖難後遣使召之親友皆賀曰公且爲魏徵矣璟斥曰爾謂我學魏徵耶既見上猶稱殿下語不遜下之獄遂自經死璟深通韜略識者多惜其策之不見用云

八月癸亥長興侯耿炳文帥師及靖難兵戰于真定王師

敗績詔以曹國公李景隆代之

時命將出師皆出齊黃等畫帝惟坐便殿與諸學士討論周官于是炳文以長興侯佩大將軍印率師三十萬八月癸酉次于真定遣楊松進據雄縣壬子靖難兵破雄縣松死甲寅戰于莫州潘忠被執癸亥炳文率左將軍李堅右將軍甯忠與燕將張玉朱能等交戰王與丘福以奇兵繞出其背夾擊之炳文大敗走入城斬

首三萬有奇，歿于滹沱者不可勝數。敗報聞，帝大驚。召羣臣問計。黃子澄對曰：「勝負兵家之常，無足慮。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其成禽必矣。」問孰堪將。子澄曰：「曹國公文武材也。」帝以爲然，賜景隆通天帶、餞之。江許又賜之。

斧鉞召燭文歸

九月，御史尹昌隆上疏勸帝讓位于燕王，御史金焦

侍書史仲彬面劾請誅之，弗許。

致身錄曰：時燕藩稱兵已兩月矣。昌隆手疏面奏勸上讓位，守藩廷臣愕然。彬執笏揮之曰：「天下乃太祖之天下，非皇上所得私授者。一人逆命，遂舉而授之，尤而效之，又何以焉？」選將募兵，今日急務。臣竊見魏國

公徐輝祖忠義性植知勇絕人以當一面燕可平也昌隆狂言惑世請速加誅上曰人臣之義當以仲彬爲正昌隆素有敢言之風其勿以爲罪

遜國紀曰昌隆泰和人丁丑進士任御史嘗諫帝視朝太晏又疏論朝臣朝臣惡其直謫福寧知縣帝特留之至是言燕兵日迫然觀其來奏屢以周公輔成王爲辭不如遂召之入朝委以國政設有別意卽以位讓之猶不失守藩若沈吟不斷禍至無日將求爲并徒布衣不可得矣靖難後隆名在姦黨文皇將殺之隆呼曰臣嘗有疏勸讓位奈何殺臣上

簡昌隆疏得之赦以爲太子中允  
艸莽史臣曰鄭端簡載昌隆于遜國臣紀論者多以爲不當予則謂昌隆膽識亦自不凡其讓位一疏未必非



激發當時之意惟自求免死則不值一錢使果能不愛其生以報故主不且與卓敬高巍相伯仲乎若文帝不罪昌隆真堯舜之度矣

### 御史康郁上疏請罷兵不聽

郁疏畧云人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茲陛下講之有素行之方篤而佐之無人以致激變也今之諸王以親則太祖之遺體以貴則孝康之手足以尊則陛下之叔父彼雖有罪而太祖之遺體不可殘也親之手足不可缺叔父之恩不可虧也且以三帝在天之靈身爲天子而子弟自相殘戮則其心爲何如哉臣每念至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此皆殘酷豎儒持一已之偏見廢天下之大公疑之太深流而至此夫唇亡

齒寒人人自危者理之嘗也周王既窺湘王自焚代王  
被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之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  
必加 燕王兵起今兩月前後調兵不下五十萬乃一  
夫無獲謂國有謀臣可乎將不效謀士不效力徒使無  
辜赤子日不聊生出入帷幄者方洋洋自得若無事然  
彼其勸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  
續之不堅殊有理也伏願少垂洞察興滅繼絕迎楚蜀  
爲周公各俾世子持書勸 燕罷干戈之舉全親親之  
恩則天下幸甚疏上弗省康郁  
或曰韓鄒靖難後不知所終  
李贄曰此或爲補鍋匠或爲河西僭或爲轉輪藏頂之  
二十餘人嘍嘍有聲者皆未可知也大臣生事禍國一  
至此哉絕可悲歎齊黃輩雖  
寸斬終不足以謝天下矣

艸莽史臣曰贊因郁不知所終疑以爲从亡輩此未見程史所著之書故也大臣生事雖未必然而誤國之罪則無可解郁所請持書勸燕以手非體必不得已而思其中策首斬薦景隆之人以謝天下拜魏國爲大將軍徙楚蜀于齊汴與秦晉諸王世其茅土置燕度外修文德以來之或者其禍少紓乎噫亦晚矣

## 冬十一月景隆敗績于北平

景隆聞燕王在大寧未返遂帥諸軍攻北平燕府儀賓李讓與諸將拒守甚堅燕世子選壯士夜縋砍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唯都督瞿能奮勇與其二子帥精騎入張掖門銳不可當景隆忌其功止令待大軍同進北平守者夜汲水灌城明日南軍欲登城遂不可得燕王旣還自大寧聞景隆日夜使士卒植戟立雪中多

墮指灰謂諸將曰彼違天自斃其衆吾不勞而勝矣與張玉等列營前進城中兵亦出內外夾攻景隆不能支宵遁諸營聞景隆遁盡棄兵糧走德州

### 省躬殿成

## 十二月兵部尚書齊泰太嘗寺卿黃子澄有罪免

時景隆出師屢敗子澄等匿不以聞 帝一日問軍中勝負如何子澄曰兵交數勝但天寒士卒難堪待來春大舉 帝信之加景隆太子太師遣使賜貂裘珍醢至是以 燕王表列二臣罪狀暫罷之實陰使籌兵如故 艸莽史臣曰此陽罷謝燕其書有罪免何也正二臣之罪以實其當斥也書其官者媿之也觀匿敗爲功之事

則康和所陳猶未蔽其辜矣二臣即慷慨捐生不足償誤國之罪而况圖苟免乎故下書逃奔以深罪之

庚辰

建文二年

師二十四歲為帝

春二月甲子

詔改都察院為御史府

帝自即位即省州縣汰冗員至是詔曰頃以治獄煩

興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理庶獄今賴宗廟

神靈斷獄頗簡其仍漢制為御史府專糾貪殘

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務為忠厚以底治平

朱鷺曰建文志切養民而所為多戾傳曰琴瑟不調

甚者必解而更張之當時甚乎不甚乎是正學之過也

然在後世民殘于多牧祿糜于冗員則汰官省邑

二事固亦有足採者未可謂建文政事一概非也

# 三月朔策試貢士賜胡靖王良李貫等及第出身

時以禮部尚書陳廸侍郎黃觀知貢舉學士董倫高遜志編修葉惠仲御史王度等充考試官取吳溥等百有十人胡靖王良李貫及第授翰林修撰二甲吳溥楊榮楊溥授編修金幼孜陳繼之梁成黃鉞胡濙授給事中皆知名士胡靖卽胡廣也是時以刑政禮樂爲間中引象及管蔡事廣對言親藩陸梁人心不搖 帝大喜擢第一人賜名靖王良黃鉞陳繼之死難其餘歸附文皇皆以勲著顯永宣間後人稱是科得人爲盛

## 史仲彬請均江浙賦役從之

致身錄曰時 建文帝正值更制彬乃上疏曰國家有惟正之供賦役不均非所以爲治江浙本賦重而蘇松

嘉湖又以藉入沈萬三松江史有為嘉興黃旭蘇州紀  
 定湖州準租起稅此以繩一時之頑豈得據為定則乞  
 悉減免以甦民困竊炤各處起科畝不過斗即使江南  
 地饒亦何得倍之奈有重至石餘者臣往年面奏先  
 帝賦歛太重蒙 旨嘉勞特以臣蘇人而史有為又臣  
 之族屬也恐坐以私未敢盡言幸逢 皇上明聖每事  
 從寬敢竭愚忠伏祈採擇疏上 詔可  
 蘇松準各處起科松蘇人仍官戶部

夏四月庚申瞿能平安敗靖難兵于白溝河 燕王來戰  
 王師大敗能父子歿之景隆走

四月朔景隆復會兵德州己未次于白溝河軍六十萬  
 號百萬平安瞿能奮勇先登殺燕兵甚衆明日復戰瞿

能敗燕將房寬 燕王率精騎數千突入左掖高煦張  
玉等諸軍齊進 王先以七騎馳之且前且却百餘合  
南軍矢如注馬三被創三易之 王射矢三房皆罄乃  
手劔左右奮擊劔鋒盡缺而 王亦疲矣馬阻于堤幾  
爲能所及 王登堤揮鞭四顧示若有伏兵者能不敢  
逼安勇甚所向無前斬燕將陳亨于陣能父子踴躍而  
前大呼滅燕高煦見事急率胡騎數千與 王合陣彼  
此相持日過馳會旋風起 王見南軍陣稍動乃以勁  
騎繞出其背急擊之遂斬能父子南軍敗列陣大崩聲  
如雷委棄輜重不可勝計追兵至乘風縱火斬首焚溺  
蹂踐死者幾二十萬景隆單騎走德州  
白溝河暴骨如莽過之者莫不悲焉

## 五月以史仲彬爲徐王賓輔



致身錄曰以彬為徐王賓輔仍兼原官階長史下正六品時三王未遣之國長史以下皆直宿內閣參議事宜見親幸故壬午削迹殆盡焉

注曰賓輔原在長史下吾學編以為正三品者誤時三府臣僚知名者有楊士奇為吳府審理後為大學士周是修為衡府紀善成難楊應能為吳王教授與程濟从亡其削迹者皆不可考矣

山東左叅政鐵鉉禦靖難兵于濟南景隆歸 闕御史大

夫練子寧大哭請誅之不聽

時鉉以叅政督餉軍中李景隆之南奔也鉉及叅軍事高巍从之次于臨邑見諸縣望風奔潰時方端午二人

酌酒同盟慷慨泣涕以死自誓遂趨濟南收集潰兵燕  
軍至固守弗下景隆自德州宵遁而還至濟南擁衆尚  
十餘萬復敗于燕單騎走 帝召歸闕赦弗誅黃子澄  
慟哭謂景隆觀望懷二心請斬之以謝社稷御史大夫  
練子寧粹景隆于朝班且哭且訴其罪狀頓首號曰敗  
國事者此賊也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姦請先伏誅 帝  
皆不聽

### 靖難兵南下濟陽教諭王省曾歿之

省曾以舉人署濟陽諭聞靖難兵已破德州將臨縣界  
坐明倫堂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若今日君臣之倫安  
在與諸生相向大哭以頭觸柱  
死後濟南人祠之于七忠祠

# 秋復更官秩改門名

先是陞六部尚書為正一品設左右侍中正二品改都御史為御史大夫至是又用方孝孺等議更定勳階倣周官公卿大夫上中下士改承天門為臯門端門為應門謹身殿為正心殿館閣官名更易尤多改侍讀學士為文淵博士卽以方孝孺為之

八月濟南圍解鐵鉉及盛庸復山東州縣 詔加鉉兵部

## 尚書贊庸軍務

燕兵百計攻城凡三閱月鉉隨機應變出奇無窮又詐軍民約降伏勇士甕城候一燕王入用鐵閘版下擊之

碎其馬首 王大怒以礮擊城鉉爲 高皇帝神牌徧  
懸城外兵不敢擊北兵計無所出乃撤歸鉉及盛庸以  
兵復德州諸縣軍聲大振故有是命是年冬燕兵攻東  
昌鉉及盛庸督兵奮擊大破之斬其將張玉北平震恐  
後 燕王繇他道渡江踐阼後執鉉至京師不屈大恚  
磔之籍其家錢士升作表忠記合暴昭陳廸而爲之贊  
贊曰耿恭守亞夫戰鉉兼之當一面昭與廸各宣  
勞生不濟歿無逃常山舌睢陽齒三人烈同一軌  
艸莽史臣曰余弱冠應舉會城寓七忠祠祠以鉉爲首  
步出西門父老或指示云此鐵布政下閘處予聳然仰  
視如見其威神若鉉者忠埒孝孺而才勝之眞睢陽伯  
仲也以 成祖百日苦攻而濟南無恙區區小寇不崇  
朝而舉若拾遺後之守臣拜其祠讀其  
其碑記可不爲猛省哉可不爲猛省哉

辛巳 建文三年

師二十五 歲為帝

# 春正月朔告凝命神寶于上下神祇

先是 上在儲宮嘗夢神人致 帝命授以重寶元年  
得青玉于雪山廣袤踰二尺二年正月十一日 上將  
郊祀出宿齋宮復若有所睹與前夢協遂命玉人琢為  
大璽方尺六寸九分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  
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其年十二月告成奏名曰凝命神  
寶至是乃告于上下神祇而藏之仍為文以示遠邇

## 饗太廟告東昌之捷

正月辛酉朔聞捷音 詔褒賞將士召齊泰黃子澄還  
朝 燕王北還深恥東昌之敗僧道衍曰前固言之自

此以往皆勝矣與朱能勸前進二月南下敗盛庸兵于夾河

州莽史臣曰戰勝不書書告捷譏也晉侯獻齊捷于王王以其甥舅之邦而弗之受矧骨肉相殘比諸克敵得勿傷 聖祖之心乎時宜下哀痛之詔別作良圖而諸臣徂于處堂沾沾自足天下事于茲去矣戰勝不書以勝爲不足恃也不書捷而書告捷以是捷爲不當告也秦子澄無足深責以方氏之才之學而見不及此悲夫

### 三月史仲彬還自山東入見 帝面陳兵事

致身錄曰三年春正月副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閏三月彬歸報命轉餉已專責嚴震直矣副之者曰敵情虛實將士強弱密偵以聞閏三月十八日還朝見上于文華殿奏夾河之役非戰之罪也盛庸智深勇沉

當今將畧還爲第一至莊得張能楚智平元斬將擐旗  
力戰以歿宜亟加卹典以爲風厲 燕王用兵變化不  
測用強恃壯親略我陣幸庸結陣甚堅屹不可動復以  
萬騎逼營越宿鳴角穿營而去蓋恃無殺叔父之諭也  
軍中多謂 皇上失之太仁 帝曰奈何已有是命不  
可反也默然者久之更奏機密十二條 帝叱左右曰  
勿泄因誦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  
身幾事不密則害成之句叩首而出

王廷宰曰 建文敕諸將無貽朕殺叔父名故 文皇  
每戰親突陣然鐵鉞設伏濟南僅中馬首小河之戰平  
安槊幾及以馬蹶免 聖人不死何關人事史君督餉  
又得察軍情奏幾密事亦肺腑之寄也靖難榜列姦黨  
二十九人已增爲五十餘人而史不與  
焉正爲爾時無泄之者亦有厚幸矣

夏五月 燕王遣使上書

靖難兵上書請召還德定諸師 上召方孝孺問所宜  
對曰今諸軍大集而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爲沴不戰自  
罷若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次永平真定諸將渡蘆溝橋  
搗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  
固欲緩之彼奏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彼心懈而  
衆離我謀定而勢合 上曰善立命孝孺艸詔言罷兵  
遣大理寺卿薛崑持報燕崑至燕軍 王問來意崑曰  
朝廷言殿下旦釋甲暮且旋師 王怒曰是紿我也崑  
惶恐不能對將士譁欲殺崑崑  
戰慄伏地 王令護崑南還

秋七月平安帥師攻北平弗克遣使如燕



是歲春盛庸有夾河之敗吳傑有藁城之敗河北盡失  
六月燕兵南下破濟寧略沛縣焚糧船萬餘艘平安乘  
燕兵在外間道襲北平爲燕將劉江所敗走還真定齊  
黃輩計無所出孝孺乃進言于 帝謂 燕王素崇高  
煦燕世子恒不自安乘此貽書令背父歸朝許以燕王  
之位 帝从其策遣張安齎書至北平時靖難兵中已  
聞其事煦言于 王曰世子素與太孫善事不可知語  
未竟世子送書并安至軍前 王發書歎曰嗟乎幾殺  
吾子已而罵曰此輩姦臣吾父子猶  
思離間况君臣之際乎遂復進兵

薛應旂曰按崔銑云 建文務滅諸親悖甚矣尾大不  
掉誠可虞處之豈無其道燕無不可赦之罪誘其左右  
與賊其主此兩國相傾莫如之何而後用豈九伐之正  
哉齊黃悞之希直敗之事危矣陽罷策臣陰令起兵于

外大根已什末幹胡濟蹈拙行詐殆同兒戲故諸臣死國之忠不足贖其亡君之罪也噫銑之言是或一道也但亡君之罪是其謀猷才識之短歿國之忠則實出于降衷秉懿之良而天網人紀之所以植也以彼準此庶幾得尚論之當云

## 九月翰林脩撰王良卒

良字欽止吉水人己卯發江西解明年廷試當第一人以貌不稱以胡廣易之置良第二授修撰聞靖難兵起憂憤不食及勢漸迫泣涕與妻子訣曰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得顧汝哉是夜服腦子死 上聞之遣禮部侍中黃

觀諭祭

# 冬十一月 皇次子文堯生

注曰文堯卽建庶人生周歲遂遭禁錮天順初始釋年五十餘未幾而卒遂無嗣通紀載庶人爲建文次子而不著其名王廷宰注致身錄以爲文堯堯與堯音義皆同从信錄以爲文圭蓋傳寫之訛也

## 賜京官考滿勅命史仲彬乞歸省許之

致身錄曰自轉餉歸請告者凡四不許至是乃得請皇少子以十三日生查京官歷三年滿者得一百五十人 帝親製辭彬以前二日考滿 皇帝敕曰國家建官文武殊局中外分曹等最辨職難兼也爾徐府賓輔兼翰林院侍書史仲彬用明經起家矢盡忠報國或較書或轉餉或密疏或面陳文材兼武略俱雄輔藩與

襄 帝並茂朕資啓沃實用弘多階爾承德郎妻沈氏  
爲安人追厥所自父母有教育之恩忠孝本一致之理  
爾父居仁从爾階爾母黃氏从妻階給假歸家以申寵  
錫父母深恩今已展矣國家多事爾無忘焉特敕十八  
日奉 旨發中書科謄寫與他二  
十一日辭 朝限三月以襄來京

壬午 建文四年

師二十六歲  
遜位爲僧

春 詔天下勤王

三月史仲彬赴難入京

致身錄曰時北兵日逼詔勤王者分道四出遂依限單  
騎入京戒其子曰爾父官雖卑被 朝廷恩寵見幾引

避非所願也萬一有難爾守先帝孝弟力田之諭以保身成家無為我慮

夏四月甲戌魏國公徐輝祖帥師及靖難兵戰于齊倉山

敗之召輝祖還京是月何福敗績于靈壁

四月丁卯都督何福敗北兵于小河斬其將陳文韓貴甲戌輝祖率京軍援福及北兵大戰自午至酉數十合斬李斌等十餘人于陣斌于燕將以驍勇聞斌既死北軍皆懼議旋師獨朱能力勸前進會京師傳言燕兵已還帝以京師不可無兵召輝祖還福孤軍無援退于靈壁庚辰燕兵攻破靈壁何福遁平安以馬蹶被執降者無算識者知金陵不能守云

陳建曰兩敵相持貴進忌退朱能勸進而輝祖召還南  
北成敗之幾決于此矣謀臣自古繫國安危齊黃方練  
諸臣輩徒爾戇忠而知兵非  
朱能匹也安往而不敗哉噫

艸莽史臣曰輝祖爲中山冢子報國之忠將兵之略得  
之庭訓者爲多當日若以爲大將平安瞿能輩爲之爪  
牙而濟爲謀主何北兵之不可禦哉書戰書敗之敘其  
績也書召輝祖還譏廟謨之失也書是月敗績滅福之  
罪之  
辭也

## 詔中外勤王徵兵入援

詔曰燕兵勢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予  
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卽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予

不敢忘報詔下京城內外無不慟哭者復召齊泰黃子澄遣禮部侍中黃觀等分道徵兵入援觀等奉詔奮不顧家然勢已無及矣

六月庚申靖難兵渡江 廷議巡幸方孝孺等請固守从

之齊泰黃子澄出奔

致身錄曰燕兵渡江李景隆往議割地不許還報上愕然無措羣臣慟哭茹瑄等請幸湖湘王韋等請幸江浙方孝孺謂當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眾議譁然不決彬獨以方言為是樓璉亦言效死勿去為正上微首肯議乃定

通紀曰五月盛庸兵再敗沿江舟師皆降于燕遣李景隆議和景隆遂稱臣勸進帝復遣諸王同往燕王曰勿多言不得姦臣吾必不已帝聞之憂懼不知所爲問計于方孝孺孝孺陳固守之策帝然其議命谷王穗等分守都門齊泰奔廣德黃子澄奔蘇州子澄又欲與蘇州知府姚善航海徵兵于外國善曰公朝臣無所不可善唯守土不敢從齊黃旣遁帝歎曰事出汝輩而舍我去乎徘徊殿廷長吁不已陳建曰齊黃謀國親信之臣與建文同休戚者也付托不效只合歿守與社稷同其存亡泰乃以徵兵避難子澄欲航海逃于外夷二人之不如方侍講周紀善遠矣

甲子靖難兵次金川門乙丑谷王穗及景隆以城門獻兵



# 入京師大內火 皇后馬氏崩

致身錄曰先是燕兵薄城下都督徐增壽謀降魏冕廷殿之至是在左順門語同列 皇上必面縛出降乃可冕與彬亟請加誅 帝怒甚下殿手刃之復請誅景隆 手詔召來使未至而門已獻矣

皇明通紀曰時北兵駐龍潭慮京師繕完守禦或四方有勤王者日夜爲攻城備乙丑昧爽燕將劉保攻金川門谷王穗及李景隆開門以迎燕兵燕兵畢入 帝知事去遂縱火焚宮歿者甚衆 皇后馬氏逮乎火而死後 燕王清宮詰 帝所在宮人指 后尸以應 王遠出之灰燼中伏而哭曰吾之來意欲爲周公輔成王耳小子無知乃至此乎問羣臣當何以葬之學士王景彰以爲宜用天子禮時宮人屠戮畧盡唯得罪 建文

者迺遂爲帝

發喪輟朝十日

鄭曉曰予好問先達建文時事皆爲予言建文君

寬仁慈厚少好禮樂不喜任法律操切人靖難兵起不

以爲意卽有敗狀聞直謂多發兵盪平在旬朔間耳諸

將統兵者又多懷二心以故成祖至不戰而潰予至

建業聞之江上老人曰又

皇迺天授建文君何尤

艸莽史臣曰鄭端簡述父老言謂建文無失德而

文皇爲天授信也然盡以亡國委之天而不按其人事

則亦非也建文之所以亡者大抵臣躁愎而寡謀君

優柔而弗斷兵與前後其失著不可勝言最可惑者君

臣慟哭之餘旣決策死守復不講守禦之方安坐深宮

使景隆開門延敵嗚呼是誠何心哉成敗論人英雄所

耻 建文之敗則理有固然僭  
為之評以告後之謀人國者

### 帝遜位夜次于神樂觀始與諸臣為師弟子

致身錄曰大內火起 帝從鬼門遁去從者二十二  
時六月十三日未時也 帝知金川失守長吁東西走  
欲自殺翰林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踉蹌進曰  
昔 高皇帝升遐時有遺篋曰臨大難當發謹收藏奉  
先殿之左羣臣齊言急出之篋而昇一紅篋至四圍俱  
固以鐵鎖亦灌鐵 帝見而大慟急命舉火焚內程濟  
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袈裟  
帽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  
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于神樂觀之西房 帝曰數  
也程濟即為 上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亦願祝髮隨

以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  
各易衣佩牒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隨亡  
帝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有等任事著名勢必究詰有  
等妻兒在任心必掛牽御史曾鳳韶曰頃卽以死報  
陛下 帝麾諸臣大慟引去若干人九人從 帝至鬼  
門牛景先以鐵棒啓之若不用力而卽瓦解者出鬼門  
而一舟艤岸以待十人乘舟舟人頓首 帝問汝何人  
何爲至此對曰臣神樂觀道士卽前 皇上賜名王昇  
昨夢 太祖高皇帝緋衣南向御奉天門令兩較尉縛  
臣詰曰汝提點秩六品爲何臣頓首謝不知曰明日午  
時可于後湖艤大舟至鬼門外伺候汝周旋弗泄後福  
未期不然難逃陰殛臣是以知 陛下之來也今晚憇  
息觀中徐議行止舟止太平堤畔昇起導前間步至觀  
已薄暮矣俄而楊應能葉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

二人兵部侍郎廖平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貴池人翰林院編修趙天泰三原人浙江按察使王良祥符人四川參政蔡運南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玉定海人監察御史葉希賢松陽人翰林院編修程濟績溪人中書舍人梁良王梁中節俱定海人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刑部司務馮灌黃巖人所鎮撫牛景先沅人王資楊應能劉仲俱杞縣人翰林院待詔鄭洽浦江人欽天監正王之臣襄陽人太監周恕何洲海州人徐王府賓輔史仲彬吳江人上曰今後俱師弟稱呼不拘禮數諸臣泣諾

程濟從亡隨筆曰兵入金川門帝徘徊殿廷欲自殺召羣臣問計濟請出亡帝曰敵兵四集且朕病足不能行奈何濟曰臣素習遁甲出南方可免少監王鉞以所藏高帝遺篋爲請帝命取發之有僧牒衣具三

帝歎曰數也時與御史葉希賢吳王教授楊應能各符  
各祝髮分佩其牒濟袖出黃冠自易羣臣知其事者五  
十餘人皆願隨亡 帝令散去以太子付廖平先行  
帝獨與濟及梁良用潛出西華門詣河得空舟良用鼓  
枻而行抵南門舍舟而塗良用自赴水歿濟掖 帝出  
城走神藥觀宿道士王昇軒應能應賢及金焦吳成學  
趙天泰蔡運梁中節梁良玉梁田玉宋和郭節馮灌王  
資牛景先劉仲郭良史仲彬鄭洽王之臣黃直內官周  
恕何洲皆來會 帝曰此後當以師弟稱各訂約散去  
適史仲彬家有舟在通濟門橋下明晨 師入舟葉楊  
鄭史程五人从時壬  
午六月十四日也

馮時可曰婁江王元美嘗謂予云 建文實自焚于火  
世所傳髡緇爲僧者謬然歸自田州葬于西山者又何

人耶予以癸未游于黔西永洪庵其庵在萬山深處僧徒皆謂建文曾駐此三十年尚有墨迹後自黔而越不知所往又云君初來時兩比丘與俱未幾卽去兩比丘抑葉與程耶抑當時物色之急不能嘗捍禦耶錢士升曰彬所紀出鬼門事與濟稍殊意所謂鬼門亦疑兵也觀牛景先家得禍可見噫鉞之啓昇之夢非皇祖之靈於昭不爽乎彬不易服不遠遁始終周旋亦可謂能致其身者矣

王廷宰曰震澤紀聞云高皇帝嘗問劉誠意何術以教我嫡孫誠意以小篋進比建文發篋泣曰伯溫教我也王元美駁其非是觀文君書不及此其附會無疑世但知有楊應能度牒不知有應賢應文元美號精核因此書未出遂以臆斷信立言之不易也遇岑瑛時不佩應文牒而佩應能牒總不可作株守之見耳

艸莽史臣曰觀諸家說則 寔文遜去益可以無疑矣  
馮氏之言在史程二書未出以前故多揣摩影響語然  
已不服太倉之論况二書之既出乎二書頗有牴牾如  
臧舟史以爲王昇程以爲良用从亡史有王良而無吳  
成學黃直程有吳黃而無良錢氏之論多主程廷宰  
之論多主史予不敢輕左右袒願博雅者之更詳之

## 丙寅 師適吳江依史仲彬

致身錄曰廖平曰諸人願隨固也但隨行不必多更不  
可多就中無家室累并有膂力足捍衛者多不過五人  
餘俱造爲應援爲便 師曰良是于是環坐于地酌定  
左右不離者三人比丘楊應能乘希賢道人程濟往來  
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馮灌時稱寒馬先生時稱馮翁  
時稱馬公時稱馬二子郭節時稱雪庵後稱雪和尚宋



和時稱稽山三人時稱雲門僧時稱槎主趙天泰適衣葛稱葛衣傭時稱天肖子王之臣家世補鍋欲以作生計號老補鍋牛景先稱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師曰吾今往滇南依西平侯彬曰大家勢盛耳目衆多况新主諒不釋然能無見告不若往來名勝東西南北皆吾家也弟子中有家計而足備旦夕者駐錫于茲有何不可師曰良是更舉七家廖平王良鄭洽郭節王資又仲彬梁良王師曰此可暫不可久况郊壇所在明日必行將何所之衆擬浦江而鄭亦曰族俱忠孝可居也夜分師病足骨度不能行微明牛景先與彬步至中河橋畔謀所以載者有一艇來聞聲爲吾鄉人急叩之則彬家所遣以偵彬吉凶者也與牛大快亟迎師且至彬家諸人從之且喜且悲同載八人爲程爲葉爲楊爲牛爲馮爲宋餘俱散走期以月盡更晤

壬申葬 故后馬氏以天子禮

艸莽史臣曰 帝遜位矣其書葬 故后何居辨疑也  
何疑爾疑 后之為 帝也 成祖入宮得 后尸于  
煨燼目以為 帝而禮葬之以定人心然時人之疑信  
者半以太倉王氏之多聞猶不免于耳食况他人乎書  
崩于前書葬于後所  
以斷天下之疑云爾

癸酉 師至吳江諸弟子來會

致身錄曰取道溧陽依叔松隱所不納入日始至吳江  
之黃溪奉 師居所居之西偏日清遠軒衆出拜 師  
亦大適明旦改題水月觀親筆篆文閱三日  
諸弟子皆至 家相聚五日 師命之歸省

從亾隨筆曰：丹繇丹陽抵吳江至仲彬家彬栖師  
 于別所水月觀師賦詩曰細雨披楊起綠烟水紋如  
 織影湘簾午鐘何處偏來耳不似西宮奏管絃吳成學  
 來會已祝髮稱雪和尚亦稱雪庵尋辭去師以詩送  
 之云江水無情去不還惟留兩岸好青山輕  
 雲藏跡能歸岫不向東風見素顏雪遂入蜀

秋八月既望 師去吳江適雲南應能應賢程濟從

致身錄曰八月十五日新皇帝追彬救命師逸去  
 新皇帝即位之九日編籍在仕之臣遞去者四百六十  
 三人即日削籍戒無齒及八月著禮部行文書各州縣  
 追繳革除誥敕至是蘇州府差吳江邑丞鞏到彬家追  
 奪且曰建文皇帝聞在君家彬曰未也微哂而去明  
 旦師即同兩比丘一道人入雲南期以來年三月集

于襄陽

廖平家

敖英曰靖難師駐金川門是夕給舍御史四十餘人逾城逃詰朝邏者覺察以聞 文皇悉置不問已而軍衛繫之纍纍畏死者歸附悉復其官今兵部綁縛冊可按也然鳥逝雲匿亦已多矣後來深山窮谷有見其傭販自活禪寂自居噫志亦可悲矣遺事所載

雪庵和尚補鍋匠河西傭者其此類與

注曰按致身錄遜去者四百六十三人敖氏止云四十餘人以知之未悉且未及外官故耳然雪庵和尚補鍋匠河西傭等當時已有傳其名者吳江丞微諷仲彬所以速 建文之遠舉廷宰以爲从亡諸臣之流亞理或然也

# 九月 師渡自鎮江道六合次于襄陽

按表忠記載从亡隨筆畧云吳江縣丞鞏德來彬家踪跡 師 師遂同應能應賢程濟附舟至京口渡江初

出亡時羣臣皆衣葛重九夜同宿六合艸店中濟抱

師足睡盡出葛衣覆其上 師倡句云黃花滿地帶霜

開濟賢能各成一句遂从六合走襄陽至廖平家

師謂平曰吾僧也奎當易姓平遂寓 師于西山

錢士升曰貴池吳生應箕道其鄉黃侍中事云爾時有

二門生亦赴清溪死又言 建文君出亾道池有鄉人

奈得華者夢神人語云明日有貴人過當具酒饌以待

質明華候于門 君果至華肅以入 君不一御酒肉

華作諺語曰皇帝老官嘍些也帶挈我 君驚起而去

至今他人以爲談柄此二事聞所未聞乃知逸事尚多

以俟  
後補

# 冬 師與濟賢能如蜀遂入雲南

从亾隨筆曰 師在西山牛景先亦至居無何平舉家  
遷 師留景先于山中自與濟賢能入蜀遇馮灌于  
夔州時灌方寄食村中爲童子  
師 師至其家留三日而去

艸莽史臣曰書適書如者志所往也書自書次者志所  
經也書入書至者志所歸也書从者名志其所捍衛也  
前乎此者四年之內改制用兵及殉難諸臣見于諸書  
故譜之略後乎此者三十八年游覽起居及从亾諸臣  
世不經見故譜之詳  
非吾有意于各



建文年譜卷下



艸莽史臣東萊趙士喆纂修

男濤音注

未癸永樂元年

師二十七  
歲為僧

春正月 師至雲南永嘉寺命馮淮如襄陽

从亡隨筆曰癸未正月 師投雲南永嘉寺命馮  
淮往襄陽探廖平家事六月淮還知梁良玉卒

三月諸弟子會于襄陽

致身錄曰癸未春彬往襄陽正月二十日為襄陽之行  
三月初三日亥家牛景先已先在矣閏六日馮淮



自雲南來四人相告以大勸馮告以師向留雲南永嘉寺亦甚安妥期明年來游天台今無煩往復居停旬日諸弟子皆會惟梁良玉已物故矣月終東歸

### 故中書舍人梁良玉卒

按吾學編及表忠記良玉定海人京師陷走海南易姓名齋書為業癸未年歿建文以詩哭之曰子犯歸黃土重耳未還時良用田玉中節皆同族良用投水歿後松陽王詔游治平寺聞轉輪藏上簌簌有聲使人緣其頂得書一卷載出臣僚二十餘人紙浥爛不可讀其可識者僅得九人而良玉良用在焉詔以其得之之異各贊數語號曰忠賢奇秘錄鄭曉合而為之銘

銘曰今吾故吾知我者誰慘比漆身踪希采薇戢戢潛  
龍寥寥冥鵠豈吝箕疇而甘漢卜山椒水溼天涯海濤  
會其可憑鼓以南音肯欠一灰以明我心

白霓晝見虞淵沉沉孰呵護此悠悠古今

艸莽史臣曰崇禎辛巳予在濰陽作建文年譜至哭

良王詩有重耳未還之句似是結語而不得其全深以

爲恨乃擬作一篇其詞云梁生出東海皎皎冰雪姿翹

翔紫微省吟哦紅藥詩忠孝填肝膈九灰不肯移熒惑

入南斗烈燄燔梁恩蛟龍與猿鶴倉皇迷所之嗟我二

三子共爲千載期淮也至自楚聞爾與世辭天地信不

仁逝者寧有知慟哭荒山暮魑魅爲我悲子犯歸黃土

重耳未還時旣又轉末二句作一詩云重耳未還時子

犯歸黃土歸者一何樂存者一何苦俯慙殉難臣仰愧

開天祖興人丁代耐此恨無終古懸知讀史人千載悲

壬午作譜之日年歲星復次于壬午又二年而神京遂不守矣予深慟先帝之身殉社稷不辱高皇怪羣臣死者寥寥殊爲扼腕偶閱前詩遂復作一律云在昔悲壬午于今恨甲申一人單死難百辟再稱臣科目原無骨詩書尚有神以茲漆室女甘作未亾人詞雖不工頗稱實錄附于年譜藏之深山倘得如轉輪藏頂之書行于人世後之君子庶幾鑒予之苦心焉

## 夏六月淮歸自襄陽復命

王廷宰日史仲彬廖平金焦趙天泰鄭洽劉仲王之臣遜國臣記俱失其姓名淮失其名稱馮翁翁傳畧云在夔州爲童子師有所賦輒題馬二嘗作詩大書壁間見補鍋匠卽剗去之詩云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游

滄海曲暮過滇池瀕光霰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  
化間張主借高曼詩猶有不忘飛躍之意補鍋匠往來  
夔慶間爲人補鍋囊橐稍充遇風雨寒暑輒不出逢馮  
翁相顧愕然已而相哭入山巖中語竟日又哭別云自  
此永訣矣竟莫知所  
終按此卽王之臣也

注曰以補鍋匠爲王之臣本史氏之書也程以爲侍中  
黃直按直與淮壬申來省乙未秋同歿雲南僧舍則夔  
市永訣莫知所終者非矣以爲之臣者近是程氏  
又以之臣爲葛衣傭詳見乙酉丙申年當參攷之

## 冬籍長興侯耿炳文炳文自殺

炳文次子璿尚江都公主故炳文北征無功得不罪  
建文遜位時與公主閉門悲泣至是陳瑛劾其服御

借尚方物詩集其家炳文惶懼自  
裁駙馬璿璿兄獻皆以罪歿國除

艸苑史臣曰長興從太祖同起淮西艱難百戰而開  
茅土方其摧士誠障江左一何壯也登壇操劍狼狽而  
歸又何憊也豈英雄末路精已銷已抑真人天授人  
力固無如何耶兵敗不歿君奔不死而死于賊瑛之羅  
織晚矣晚矣表忠記誤以為陣亡與  
瞿能同傳予特攷其實而志之此

甲申二年

師二十八  
歲為僧

春正月

師在永嘉寺是月北行應能應賢程濟從

从亾隨筆曰甲申正月離雲南  
三月到襄陽就牛景先于西山

# 三月詔封故徐王允熲爲甌寧王

三月二十七日封甌寧王詔畧云朕聞帝王之道立愛  
惟親爲子不祇不及于父 懿文皇太子降生弗永幼  
冲嗣位顛覆舊章戕害骨肉社稷幾墜賴天之祐內難  
克清朕以宗社爲重勉狗輿情君臨大寶 長兄諸子  
允熲允燧仍嗣王位不意允熲允燧弗知省躬自生疑  
懟朕以 長兄至情不忍譴責免爲庶人以保全之朕  
痛切于心長存念慮 長兄未嗣其第四人允燧生十  
有四年矣資噐端重改封甌寧王世守 懿文皇太子  
之祀於戲協和之道睦族爲先惇敘之仁繼嗣爲大庸  
展同氣之情庶敘親親之誼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允燧  
尚幼未遣之國隨母居  
懿文墓側或恆侍禁中

# 夏太子少師姚廣孝賑濟蘇湖

初廣孝爲僧姊知其好殺常勸之曰汝旣爲和尚當發慈悲心及靖難兵起廣孝在軍中爲之謀主姊聞之嘆息謂其家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至是以賑濟還鄉往見姊姊拒不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廣孝太慚盡屏車騎易僧服往姊不得已乃出見廣孝連下拜不已姊曰我安用汝許多拜爲曾見做和尚不了是甚好人言訖入戶終不復見

艸莽史臣曰賑濟蘇湖何以書爲廣孝姊也洪武中年懿文無恙藩釁未開卽自請竄名 燕邸其設心爲何如乎舊配饗 文皇帝廟至 世宗始斥歸僧寺煌煌聖斷超叔孫昭子遠矣闕門數語凜烈悲傷令讀者肅

然起敬彼姝者子卽傳  
之遜國名臣何所讓焉

## 秋八月 師至吳江

致身錄曰甲申八月 大師同楊程葉三人來彬家先  
是七月牛景先來言 師將至矣至是八月初九日天  
將暝一僧突至忠孝堂彬及家人出拜畢款至重慶堂  
已舉燈矣楊程葉亦至舉酒半酣 師曰我明晨當卽  
去彬惶悚曰弟子掃門而俟久矣卽有不恪 師當見  
原本意欲畱 師幾月奈何明晨之云乎 師泣曰彼  
方覓我而圖我昨于四安道中見冠蓋來者瞪目而視  
此臣我曾目善之彼必有以奏也東南道臣屈指先若  
我去正爲汝計相對而慟久之且曰此近宮闕不便彬  
曰亦不妨視 師衣履敝甚固畱三日命家人製 師



衣服俱用綿紬大小計十六件楊程葉俱用綿布大小計三十六件白金十兩為資

### 師遊于杭應能應賢程濟史仲彬牛景先從

从亡隨筆曰五月命景先入吳約史仲彬六月師行八月至彬家一宿遂行彬問奚速師曰昨道中遇一冠蓋者瞪目視予予去正為爾也相與泣下師與濟先行賢能景先仲彬以次會于吳山遂同遊西湖

### 九月九日 師登天台蔡運馮灌劉仲金焦來會遂遊雁

### 宕遇廖平于耶溪

致身錄曰十三日清晨師為兩浙之游杭州計遊二十三日天台雁宕計遊三十九日時馬二子稽山主人

金焦亦來會于石梁間且云諸友皆約于此會然終不一見時天氣已寒師欲返雲南固却諸人而去从亾隨筆曰重九登天台運焦淮仲等皆至運亦祝髮稱稽山主人灌稱塞翁遇廖平于耶溪十一月離台州附錄 憲章錄及表忠記載牛景先初爲御史改鎮撫禦靖難兵有功劉仲亦同爲鎮撫其出亡又同爲道士景先夜走丹陽遇一僧曰徐行吉疾行凶遂易名爲徐行嘗從 建文于襄陽後客歿杭州僧舍 朝廷聞景先破毘門事逮其家屬妾劉氏發教坊司劉仲自會 建文于天台遂留寺中以老死 建文嘗訪鄭洽于浦江其堂中扁 建文親筆無故墜地 建文驚遁尋偵者至無所得乃免洽後省 建文于蜀道病留公安茆舍中卒史仲彬以稽山主人爲宋和按奇秘錄稱宋和携卜筮書客死異域未聞其祝髮爲僧程濟以爲蔡運

者近是運嘗隱于會稽雲門寺每令童子携茗椀筆牀泛舟而游賦詩滿袖歸則焚之

艸莽史臣曰是會有弟子十人曰運曰焦曰淮曰仲曰平曰景先曰仲彬曰能曰賢曰濟所游之境曰西湖曰吳山曰天台曰雁宕曰耶溪曰石梁發舒幽憤笑傲烟霞凡兩閱月亦人生之難再者也壬午重陽流離野店尚有黃花之倡和而况茲勝會乎予嘗擬聯句一篇即用前詩爲起句其詞云黃花滿地帶霜開木落天高旅雁哀前歲葛衣吟野店今秋莫酒醉天台風塵東北休回首雲水西南好放懷山鬼隔林遙頂禮分明十弟擁如來亦頗肖當時情境若諸公所倡和其奇偉卓絕不問可知節義文章山靈生色得與茲游者其賢于金谷蘭亭當百倍也

冬十一月 師南還應能應賢程濟從

十二月故大將軍曹國公李景隆伏誅

初景隆再敗王師舉朝憤恨以迎附功寵任益隆賜號奉天護運推誠守正武臣增祿千石又使監修實錄諸功臣皆恥與爲伍 天子雖外示崇重而心薄之景隆遂僭踰不法諸司連章劾其罪並及弟增枝 上特宥其死沒其莊田令杜門省愆或告其造妖讖謂十八子當有天下 上大怒執景隆至將誅之景隆呼曰 陛下非得臣開門何以至此 上笑曰幸是朕來他人來汝亦開門耶景隆語塞遂歿于獄家人幽閉四十餘年男女至相配偶谷王穗亦因讖獲罪谷王者 高皇帝第十八子也

州莽史臣曰書故大將軍罪其賣國也書曹國公罪其  
 辱先也不書反者景隆之罪則不容誅而反謀實未白  
 也表忠記附三不忠傳以景隆為首陳瑛與茹常次之  
 蓋取歐陽唐六臣之例年譜于三臣之敗書伏誅以正  
 其罪而書故官以深愧之以罪係故  
 官之下者蓋見其當誅為已久矣

乙酉 三年

師二十九  
歲為僧

春 師如蜀二月至重慶居于善慶里之新菴

从亡隨筆曰乙酉二月 師至重慶

雪和尚已結菴于善慶里遂留居焉

表忠記曰吳成學浙人舉賢良為翰林修撰壬午之變  
 家人驚潰以為已歿成學隱名姓為僧曰雪和尚又號

雪菴走重慶之善慶里有隱士杜景賢異之與之游  
白龍諸山山有松柏灘沙水清駛蘿篁陰蔚和尚愛之  
景賢爲造菴和尚招徒數人入居之晨夕誦經諦聽之  
則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貌釋而誦儒不可乃授之以  
觀音經遂常誦之 建文嘗  
過善慶里題其居曰觀音菴

## 夏六月 師欲適雲南不果

从亾隨筆曰 師將往雲南命濟筮之得乾之姤濟  
曰恐有偵我者已胡濙鄭和等果入雲南遂止不往

## 冬十一月駙馬都尉梅殷爲盜所殺部將瓦刺灰歿之

殷夏邑人好學有謀善騎射尚寧國公主 太祖愛之  
受密命輔 建文帝北兵起克總兵官鎮淮安 成祖

使假道于殷殷拒之其詞甚峻乃自別道渡江既踐阼  
迫公主爲血書招殷殷得書大慟問 天子安在曰去  
矣殷嘆曰 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俟之乃還京  
上曰駙馬在軍中勞苦殷對曰勞而無功 上憾之陳  
瑛劾其招藏亡命 上弗問至是早朝經竹橋都督譚  
深令趙曦擠殷下水中死 上罪二人二人曰 上命  
也 上怒立斬之殷幕下胡騎指揮有瓦刺灰者慟哭  
請于 上割二人手足取其心祭殷卽自殺葬殷墓側  
寧國公主高  
后長女也

### 黃直來省留三日辭歸

注曰按表忠記黃直常州人爲禮部侍中  
程氏以爲補鍋匠後與馮淮來省卒于途

王廷宰曰河西傭傳云建文六年冬傭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常衣葛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已稍稍取直買羊皮披之必覆以故葛衣葛縷縷破不肯脫夏或衣暑布布卽新故葛衣輒覆其上或勸之棄故葛衣竟不肯傭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有留都官从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欲與語傭走避南山中旬月或問留都官傭何人留都官亦不答傭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屬其主人曰我死勿斂幸西北風大起時火我勿埋我骨其主从之按建文止四年作此傳者竟不用永樂詔書亦此輩人也

艸莽史臣曰作此傳者不知誰氏傭不著名史氏以爲趙天秦程氏以爲王之臣所謂建文六年卽上歲甲申其客莊浪卽今歲也陶潛不臣劉宋其文章皆題甲子史程著作亦倣淵明若遜國之餘復用故君之正朔浸



尋不已將安所底乎夫以甲申為建文固妄以壬午為洪武義亦未安至我神祖始詔以建文紀年斯為萬世之信史耳

丙戌 四年

師三十歲為僧

春正月 師在善慶里

三月 師適雲南應能應賢程濟從

从亡隨筆曰丙戌春三月別雲南行夏四月至西平侯沐晟家

夏四月 師至雲南工部尚書嚴震直自殺

按通紀震直身程人以富戶人材爲官至工部尚書謙恭質樸太祖常呼之爲巖老實建文中督餉山東兵敗被執永樂初奉使安南過西平侯第見建文建文曰何以處我震泣對曰上自便臣自有處夜吞金死于

驛舍

艸莽史臣曰譜中書自殺者三炳文自殺平安自殺匱之也震直自殺傷之也安等當日勢不得不死死稍後時遂不得與鐵鉉瞿能比烈震直當日可以無死感念故君自殺以明無語泄忠義果決不負其心我太祖之所稱良不誣也春秋之義美惡不嫌同辭

夏五月齊王榑復以罪廢爲庶人

成祖卽位反 建文之政盡復諸王曲加恩禮元年春  
代王桂殺人賜書諭之岷王梗擅拘諸司印信幾激變  
諸夷詔降其府僚職事齊王樽歸國日驕結無賴少年  
陰圖不軌有告其事者 上不忍加罪諭令改行名樽  
入朝旣至廷臣交劾之樽厲聲曰姦臣又欲喋喋  
效建文時耶 上聞之罷其護衛尋復以罪廢云  
艸莽史臣曰嗚呼 建文失國雖曰人事豈非天運哉  
當是時強籓互峙各擁精兵其威德日盛如 成祖者  
旣不能無相疑之勢其荒淫濟惡如樽梗輩又法所難  
容動一親戚天下環視而起爲之上者不亦難乎削諸  
王不忍盡書爲 建文諱也樽復以罪廢則  
書見其終不可移也非 成祖之廢之也

師居于白龍山舍

从亾隨筆曰 師至西平侯沐晟家留旬日會嚴震直  
以使事過滇見 師辭去吞金歿旅舍晟恐請 師逸  
五月應賢應能結茅白龍山  
深處 師自是遂定居焉

## 冬十二月甌寧王允焮薨

按从信錄邸中火起王驚伏于  
地遂薨年十六無嗣謚曰哀簡

## 命禮科給事中胡濙巡行天下

初 建文之遜也世傳主錄僧溥洽爲之落髮 成祖  
疑洽實匿之以他事錮洽十餘年乃釋又有言其从地  
道出走滇南投沐氏者使使偵之無踪跡乃已至是使  
濙巡行天下徧歷滇黔湖湘之境以訪仙人張邈邈爲

名蓋物色 建文且  
以察人心之向背云

丁亥 五年 師三十一  
歲為僧

春正月 師在白龍山舍 三月 師有疾

按表忠記初 建文君在蜀病痢雪和尚以柏葉丸進  
三服而愈及在白龍山復病痢不得前藥程濟取柏葉  
煎湯飲之 君又痛念方黃諸臣因而病病逾年始愈  
及濟病 君親為煮粥食之晝夜坐榻旁不離頃刻濟  
曰濟不歿濟何敢歿顛沛  
中 君臣相依為命如此

錢士升贊曰臣也抱足 君也煮糜一心相從萬  
死不移探易之秘決策以奇為韜為璞匪夷所思

# 夏 師疾未瘳濟祝髮爲僧出山乞食

艸莽史臣曰予讀表忠記至濟不死濟何敢死嘖嘖嘆  
咤私以爲孔顏師弟不過如此若乞食供 師卽負米  
采菘者何以加焉予曩所云師弟無父子之恩者不可  
爲師弟君臣無師弟之誼者亦不可以爲君臣正謂此  
耳濟之祝髮蓋偶有戒心想未幾卽返初服  
若賢能雲及雲門僧則竟以浮屠老矣悲夫

# 秋七月程亨郭節史仲彬何洲來省

致身錄曰丁亥三月同何洲往雲南謁 師正月中遣  
僮往海州請何洲同到雲南三月終纔到留五日彬携  
一僮三人皆道人飾行二月得至連州訪郭節適故翰  
林簡討程亨在焉相持痛哭徐曰 師近在重慶府之

大竹善慶里有杜景賢築室與居吾四人同往候之留  
二日遂行至所謂大竹善慶里 師不在杜亦不在時  
朝廷偵 師密而嚴有胡淡鄭和數往來雲貴間彬等  
夜則同宿日則分行相與行乞于市者旬有六日一日  
彬于寺舍中暫息比丘程濟熟而視之曰汝在耶彬起  
鼓掌曰是急叩 師曰已結菴白龍山深處矣去此不  
遙兩人淚下如雨不敢出聲于是同諸人步往程爲導  
時七月十八日也月色皎然逶迤曲折約行十八九里  
而菴在焉天已微曙矣叩扉而出者爲楊應能旋拜  
師榻前 師顏色憔悴形容枯槁蓋夏日患痢因有戒  
嚴不能時時出山爲膳故也相對而慟隨問曰汝等帶  
得方物來與我嘗否各有獻彬獨有僮而所獻豐况當  
年職居禁近知 師所嗜如金華火肉淡菜金山魚膾  
笋鯊鵝豆肉鬆六味 師見之大喜卽命熟火肉啓牀

頭尊酒啖之日不嘗此三年矣謂于彬家食後無之也翌日師率游山自近而遠日以爲常

八月故太子太傅魏國公徐輝祖卒于獄 詔子欽襲爵

欽請守父墓遂謫置中都

成祖入京諸武臣無不迎附唯輝祖不屈下之獄逼其供狀輝祖無所供唯書其父開國勳子孫死死 上念中山王功大又 皇后懿親特置不誅至是病卒 詔還其祿米召其長子釋迦保賜名欽令襲封 欽請守父墓忤 旨謫守中都久之復爵隆慶六年 穆宗遺詔建文時死難諸臣命所在春秋致祭褒表忠魂崇禎初錢士升作表忠記以輝祖爲第一人識者躋之



王世貞曰當文皇之起兵而徐公其妃弟也公舍而恬然趨死一何決也于建文爲純臣于中山王爲令子矣故文皇以死全公之志而弗奪其爵以報中山王

王廷宰曰黃太常首建晁錯之策乃舍魏公而薦景隆何智不史君若也魏公忠勇曉兵略竟以燕戚屬見左齊眉之捷旋復召歸金川垂破猶與常開國分道出戰五載幽囚卒以瘐死中山有子哉

趙士完曰予少聞前輩言太祖有將而無相心竊異之乃後知太祖自有兩相未及用中山王及誠意伯是也曩在留都觀所謂大功坊者徘徊久之愴當時知其功未知其德尋于書肆得史侍讀致身錄歸示伯兄伯兄大喜旁采諸書以爲是譜于魏公輝祖忠烈尤詳予讀而歎曰父爲勲臣首子爲忠臣冠金陵之世守宜

哉欽請守墓寓忠于孝魏  
國有子中山王更有孫矣

## 程亨及郭節辭歸

致身錄曰甫一月郭與程以事請行彬亦以請師曰  
汝遠來固當久留因問汝子年幾何曰十六歲矣師  
曰能辦事否彬對曰尚在書堂師曰欲爲官乎彬曰  
必不敢相與歛歔久之

表忠記曰亨山西澤州人北平布政張曷之姻家也建  
文初爲翰林簡討京城陷棄家而逃曷旣族誅尋抄至  
亨家逮亨妻楊氏及其子禮禮妻張氏卽曷女  
皆自焚歿亨至是同仲彬來省後不知所終

## 冬 師親祭歿難諸臣

表忠記曰 建文游蜀宿于逆旅聞人談諸臣之死事者泣不能寐曰吾得罪神明矣諸人之死皆為我也在白龍山感念諸臣而病病愈乃祭于庵舍親為文以哭之

應祭文武死難諸臣共四十九人

太子太傅魏國公徐輝祖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陳迪

兵部尚書兼布政使鐵鉉 刑部尚書督漕運侯泰

御史大夫練子寧 侍讀直文淵閣方孝孺

禮部侍郎黃觀 戶部侍郎郭任

戶部右侍郎卓敬 禮部左侍郎陳性善

兵部侍郎陳植 刑部侍郎採訪使暴昭

右副都御史茅大方 左僉都御史景清

大理寺卿彭與明 大理寺少卿胡濶

太常寺少卿廖昇 翰林院修撰王良

翰林院修撰王叔英

戶科給事中龔泰

禮科左給事中黃鉞

監察御史高翔

監察御史魏冕

監察御史曾鳳韶

監察御史監軍務王彬

大理寺丞鄒瑾

中書舍人梁良用何申

北平左布政使張曷

浙江按察使王良

江西按察副使程本立

燕府左長史葛誠

谷府左長史劉璟

遼府左長史程通

晉府左長史龍鐔

寧府左長史石撰

衡府紀善修國史周是修

督府斷事叅軍務高巍

徽州府知府陳彥回

蘇州府知府督軍務姚善

北征都督能父子三人

北平都指揮使謝貴

都指揮彭二

都指揮使馬宣

大寧都司守將卜萬

北平行都指揮使朱鑑

燕府護衛指揮使盧振

王世貞壬午諸臣贊曰桓桓鼎石 高皇所器完瑕立  
堅鼓敗爲銳大厦拉邏一木焉制抗節內廷捐軀東市  
譬彼隕璧光完魄碎希直儒雅先民是程翦遏戎機鋪  
張治平絕命長哦麗日經星流誼滄海建標赤城景道  
矯矯宣威滇池進秩春宮寅清 帝儀礎鏤鏤烹骨芬  
肉飴子孝父忠袁卞同辭有斐瀾伯公車駿發銜新蟬  
冕職邇璽節飛檄逾琳投湘擬屈臣操松筠闡儀霜月  
蹇蹇子寧著聲中外師臣失律以寵自解抗辭請執不  
媿司敗玉屑遺芬金川表派英英卓公徵奇履虎曲突  
能謀逆鱗非忤歸誠 故天流惜 新主疇云孔壬乃  
實愛汝復初長者獻替是勞御李輿尸憑河殉要大方  
佐秦母忝祖焦入臺而殞卒以節昭於赫秋官有侯有  
暴暴司采訪以燕事告侯漕六師無絕甬道斷舌餘聲  
扶心猶跳高旣宏識曾亦強辨賈傳請纓魯生飛箭妖

鵬垂凶蹈海終踐訪魏雖厖狗隱曷變叔英讚夷乃其  
食薇殷德爲是周粟爲非是修申雉在閤尊經前峙孔  
廟後瞰鍾陵良焚錢塘程到豫章心無變謫道不移  
亾穆如元一宣猷股肱化美文翁封同杲卿鉞也苦土  
自沈于齋外無負友內不辱親士淵循吏狗知酬宥彥  
亨純孝感親捐脰嗟此貞臣以及吉士封疆能成社稷  
是衛精白旣同休采曷異竄跡文身不可遙計皇皇魏  
公氣如長虹委心王室削欵椒風景亦負奇出控藩  
封從理入口皆以餓灰武寧不沒文成有子終有後先  
灰無彼此烈烈景君詭跡專嚮山魈避名文曲徵象憤  
擬伍員俠肩豫讓事違志畢形泯神王聖皇開天爰  
立臣則錫胤旌祠以垂無極泪江揚波首陽獻色我作  
頌詩有  
光明德

艸莽史臣曰壬午之夏諸臣成難皆不書不忍書且不  
 勝書也至是不錄則無以知祭者之為誰故想像錄之  
 以見其概也齊黃未必不與祭以其誤國故特黜其名  
 跡遠小臣當時之祭必不得沾以忠不可磨故特从附  
 錄先列朝臣方面共若干而次以世貞之贊後附小  
 臣若干而次以李贄之序庶以補祭文之髣髴云爾  
 附錄跡遠成難小臣共二十八人

松江府同知周繼瑜

獻縣知縣向朴

蕭縣知縣鄭恕

沛縣知縣顏伯璋

漳州府教授陳思賢

濟陽縣教諭王省曾

燕府伴讀官余逢辰

東平州吏目鄭華

沛縣主簿唐子清

武清縣典史周縉

北平府賢良杜奇

應天府已卯舉人劉政

北征裨將皂旗張

莊得 楚智

河北倡義指揮張綸

楊州守禦指揮榮剛

漳州生員林珏陳應宗

伍性原呂賢鄒默曾庭瑞

尚書陳迪子鳳山

翰林檢討程亨子禮

少卿胡閔子傳道

臨海樵夫失名

李贄序遜國臣記曰記首方黃見遜國之事所繇成次張曷見靖難之師所以起第二卷首徐輝祖與梅殷是誠遜國之名臣也若文職其人最堪托者則鐵尚書鉉等其言最堪采者則周是修王叔英黃鉞韓郁高魏尹昌隆等而其中最得力者則有程編修濟在故以尚書侍郎九卿翰林爲第三卷科道爲第四卷布按三司府州縣佐雜以教官生員衛卒等爲第五卷其有名無官有官無名及官名俱泯恍恍惚惚莫可推尋若轉輪藏頂一書及補銅匠等爲第六卷而以吳亮狗飴子鶯爲第七卷終焉嗚呼爲臣不易讀之真令人心死讀書



種絕不  
其然乎

注曰太倉王氏諸臣贊原以鐵鉉方孝孺陳迪黃觀練  
子寧卓敬陳性善茅大方侯泰暴昭高巍曾鳳韶王叔  
英周是修王良程本立姚善黃鉞陳彥回程通徐輝祖  
劉璟景清齊泰黃子澄張統為序茲刪去齊黃張統增  
十許人皆以爵序而贊文則仍其原本溫陵李氏續藏  
書本鄭端簡遜國臣紀凡才德知名者則錄不盡以死  
難與从亾也按表忠記及朝野彙編載  
死難者尚有數人未及盡錄俟再考之

戊子  
六年

師三十二  
歲為僧

春正月

師在白龍山舍三月史仲彬歸

致身錄曰自後屢請屢留竟延至明春三月行之日  
師痛哭失聲屬曰今後再勿復來道途修阻一難關津  
盤詰二難况我安居不必  
慮也彬等叩首領命而行

艸莽史臣曰仲彬書載偕洲同往从亾隨筆偶遺其名  
亨節既歸今稱彬等非洲與同往還乎觀存聲相屬之  
言及叩首辭行之狀銷冤刺骨千載如生王  
廷宰謂開闢以來朔凡之奇事良不虛也

### 夏六月庵災秋七月復葺庵成

从亾隨筆曰七月濟出募葺庵道長張靜成  
之濟筮得小過之旅曰島焚其巢不久將毀

倭寇台州故教授林右治兵守禦召右赴關右不屈歿之

右初爲中書舍人與方孝孺爲莫逆交奉 璽書行邊  
有功進春坊學士輔 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掛冠  
歸後聞方孝孺族誅爲位而哭戊子島夷訶海上監司  
聞右材請爲閩里計右勉起視兵督郡子弟剿平之  
上以此知右遣使召之不赴械至京猶以溫語相慰冀  
錄用右對云罪人逃死已久藉令可用當與孝孺同朝  
矣 上怒命劓之  
竟死今祠鄉賢

艸莽史臣曰表忠記以右與張統樓璉同謂之死義而  
嚴震直謂之後死余竊以爲不然夫人之死有遲之頃  
刻而卽晚者樓張是也有遲之數年而不爲晚者謝枋  
德文天祥是也右爲位哭孝孺時已置死生于度外但  
不求死耳使稍有自全之意安敢以治兵聞耶特書死  
之與以全節蓋與文謝相伯仲視震直又高一籌矣

冬十二月金焦黃直吳成學來省

注曰从亾隨筆書焦雪黃直皆至此竟書成學者雪  
乃其號不可以達于師也雪卒有論見永樂十五年

巳  
七年

師三十三  
歲為僧

春正月 師東遊程濟金焦黃直吳成學从

从亾隨筆曰巳丑正月 師東行留  
賢能守菴濟及雪直焦从至善慶里

遣太監鄭和至滿刺加遂徧歷西洋諸國

建文之遜或以為匿西平侯家或云泛海入西洋諸國  
是年正月命鄭和領兵駕巨艦自福建之長樂五虎門

航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至滿刺加以  
達西洋古里大國遂分航徧往支國以取寶爲名或曰  
爲尋訪元朝玉璽實以踪跡

建文君亦遣淡之意云

王來儀曰 建文君偕徒衆駐雲南之五華寺深藏不  
與人接已漸有疑之者乃移羅婺之獅子山居稍久以  
上官鳳氏意稍懈復移去壁題悉爲鳳氏所剗按 文  
皇愛壻稱五駙馬卽黔寧次子昕下西洋鄭和卽滇之  
昆明人而二人若不聞有寓跡  
者噫當日人心亦大可見矣

注曰王來儀亦雲南人鳳氏爲雲南土官萬曆中與播  
囚婚者乃其後裔史仲彬云至白龍山訪菴爲上司所  
毀此上司必是土司蓋傳寫  
之譌也羅婺及獅子山未詳

# 二月故兵部尚書茹瑞有罪伏誅

瑞衡山人建文初爲吏部尚書代齊泰爲兵部尚書嘗私使人如靖難師以虛實告成祖之次龍潭也瑞與李景隆同使議割地請和旣見遂叩頭勸進成祖踐阼以推戴功封忠誠伯尋以罪除名回籍爲家人告其陰事械至京久之得釋還道經長沙以不朝谷王爲陳瑛所劾復逮至下錦衣衛獄瑞自分不免命其子詮市襪霜煮飯中自斃詮坐殺父律論死婦女送浣衣局幼男發鞍轡局人感快焉

# 三月 師至善慶里焦同成學畱居 師東下濟從

表忠記曰金焦貴池人建文初以御史陞刑部侍郎論李景隆不可任壬午同出亡之約來省雲南至是同雲

菴留居於蜀後與王資往河南死于詳符

# 駕幸北京後軍都督府僉事平安自殺

初景隆之北伐也唯安與瞿能為軍鋒冠白溝之戰手斬陳亨戰於小河安操長槍追成祖及之馬蹶被執

成祖問曰非馬蹶汝將何為安曰刺殿下如拉朽耳

上嘆曰高皇帝養下好漢釋而勞之仍命為都督

委任無間至是上幸北京在途中因羣臣奏事問平

保兒無恙乎安聞懼不免遂自經歿保兒者安小字也

錢士升贊曰庸固桓武安亦驍雄屢敗不休血戰多功

埃昏徵禍馬蹶占凶皇天不祐上將星空黃塵碎首慚

彼英

風

夏五月 師至襄陽

从亡隨筆曰五月 師至

襄陽知廖平等全家徙蜀

注曰 師至襄陽者視故太子也平雖寓會稽必常往來於楚蜀故 建文復訪於襄陽至是則合家徙蜀時

太子生十四年矣平

卒詳見宣德三年

庚寅 八年 師三十四歲為僧

春 師南下三月還菴

附錄 是年寧海侯何福自殺先是耿盛平安皆不得善終吳高徐凱等死爵不傳於是北征諸將盡矣



陳建曰 建文諸將北向拒戰如耿盛平安何福景隆輩初雖以歸附獲宥後來俱不得其死噫諸人之死視鐵鉉等僅數歲耳何若鉉等為能自靖而無愧乎

辛卯 九年

師三十五歲為僧

春正月

師在白龍山有司毀菴

師西下

三月故北平按察使陳瑛有罪伏誅

初瑛在北平受燕府金錢為僉事湯宗告發編管廣西又成祖踐阼召為右副都御史凡建文諸臣宗戚受禍皆瑛所羅織方胡二案抄提至數百人男女至東市號泣徹天諸御史皆為掩泣瑛謂人曰不以叛逆處

此輩則我等歸附無名已而復奏言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瑋皆不順天命與叛逆等宜加顯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勿問然有寵於上所劾無不允益肆羅織中外畏之七年給事中耿通劾其朋比蒙蔽誣陷主事李貞置之死八年劉子春劾其方命刻薄上亦屢聞其奉職無狀乃下獄誅之籍其家錢士升論曰忠臣殉國非求生也而終不歿賊臣市國欲免死也而終不生夫君猶天也天道緝然而善謀踈而不失傳瑕服貳里克見佞謝晦狼籍柳璨塞謗自以爲有佐命功永保富貴而不得良死天也景隆輩辱同孥慘埒夷宗其偷息賈榮多不過八九年耳寧知二百餘年後兩朝恩詔褒表忠魂三臣朽骨猶有操筆而誅其罪乎爲人臣者可以鑒矣

# 夏四月 師定居於浪穹

从亾隨筆曰 師至浪穹賢能募建成菴舍濟筮之  
 得坤之剝曰剝盡而順吉卦也然龍之詞猶存凶焉  
 注曰浪穹縣名隸於大理府之鄧川州按史仲彬云  
 師菴在平陽其地為浪穹所轄則平陽又浪穹之村落  
 也吉者自此安居十餘年凶者未幾而賢  
 能死大理與鶴慶相隣今為金滄道治之

壬辰 十年 師三十六 歲為僧

# 春正月 師在浪穹之新菴

三月弟子應能卒夏四月弟子應賢卒

从亾隨筆曰能與賢卒  
師哭之慟並葬於菴東

錢士升贊曰艸莽

君臣間關生歿朝夕一堂靡

進靡已生也同袍歿也同壘彌茨骨香千秋不毀

艸莽史臣曰乙丑之夜

帝命羣臣以師弟稱獨二子

卒書弟子何也羣臣雖遵命稱師而未改初服賢能祝

髮受高皇遺牒則真弟子矣良玉仲彬馮淮黃直書

故官者貴之也應能應賢書弟子者親之也淮直書卒

於途彬書卒於獄閔之也亦榮之也

廖鄭諸臣不書卒者不得其年月也

附錄 致身錄載庚子秋彬至廖平王之臣蔡運郭節

家訪之云皆已故而不詳其地與時表忠記載雪和尚

歿於蜀鄭洽歿於楚廖平劉仲牛景先死於浙王資金

焦死於祥符而皆不詳其年月宣德戊申 師乃聞廖

平之歲梁中節壬子  
猶在後不知所終

### 師初納弟子應慧

艸莽史臣曰 建文為比丘十載未納一徒賢能卒始  
納慧智慧既殞始納辨空蓋不堪其寂寞耳然戊午冬  
智卒遁去始終不二者僅一辨空同心人之難得亦可  
知矣世傳 建文在粵西其徒甚眾其然豈其然乎

### 冬十一月馮灌黃直來省

癸巳 十一年

師三十七  
歲為僧

### 春正月 師在浪穹灌直辭歸

初 勅宥諸臣親黨

初 建文諸臣親黨得禍之酷皆出陳瑛之報私讐瑛  
既誅 上意漸寬然姦黨之禁未除時庶吉士錢習禮  
者江西人與練子寧姻恒為其鄉人所持不自安以告  
楊榮榮乘間以聞 上欣然曰使練子寧在朕固當用  
之况習禮乎即曰 勅諭三法司凡姦黨遠親  
未獲者勿問黨禁稍解至十三年夏則盡解焉

夏 師南遊程濟應慧從六月還菴納弟子應智

冬十月鑄應明鍾

从 从 从 從筆曰夏濟慧从 師南行至旬六月還  
菴納弟子應智十月鑄應明鍾 師為銘篆之

甲午十二年

師三十八  
歲為僧

春正月 師在浪穹

秋 師學易數

艸莽史臣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理與數相御而行未  
 有不習其數而深于理者也 師精于祿命亦易數之  
 支流濟筮如神不專訓詁又兼通禽遁諸書 師之學  
 其學于濟耶觀 師之自少而壯大抵由潛而見躍而  
 飛然未免當飛而亢中旬以後則舍亢入潛退藏于密  
 變化屢遷而不可測矣以孝孺之學古通經豈獨不測  
 有易理而壯頰用罔卒成滅頂之凶政為其偏于執  
 理不能通變于未窮耳噫易數之不可不學如此

冬弟子應慧卒納弟子辨空

州莽史臣曰 師在滇南凡三納弟子曰應慧曰應智  
曰辨空又有雪菴弟子名了空亦往來門下慧卒智遜  
了空者即濟所授以从亾隨筆者也當此之際能以  
師為歸如二子者豈可以庸人目乎原書慧死予特  
比楊葉二臣之例書弟子某卒春秋之義  
樂與人為善公羊子曰因其可褒而褒之

乙未 十三年

師三十九  
歲為僧

春正月 師在浪穹三月祭弟子應賢應能于墓

从亾隨筆曰乙未三月 師  
夢賢能慟而覺設奠祭之



注曰此偶祭也是冬因淮直卒立亾臣之主後五年仲  
彬來省語及菴成而二子卒 師命舉所餽奠焉則歲  
時之祭有不  
止于此者

### 夏四月 師出東遊程濟從

### 五月 上諭法司妄告姦惡者罪之

上諭三法司官曰如今各處有妄告姦惡的好生擾害  
良善自今年八月初五以前但有被告已提未提到官  
的都饒了不問今後但有指姦惡爲繇擾害良善的不  
饒時黃巖縣民告其豪家持建文時士人包彝古上楚  
王書稿與衆聚觀語多指斥有司請罪之 上曰必是  
人與豪家有怨欲行報復且旣禁告姦而復罪之是令

不信也  
勿問

秋八月 師遊于衡山

故禮部侍中黃直刑部司務馮灌來省弗遇卒于途

从亾隨筆曰夏 師出遊路逢灌直留其家數日八月

師與濟遊於衡山還訪灌聞已赴滇 師即還滇偶宿

蕭寺見廡下有二病者視之即灌直也因留視

之竟死埋于寺東 師題其石曰兩忠之墓

冬十月 師還立亡臣之主于菴東

丙申 師四十

十四年 歲為僧

卷之三

卷之三

三

春正月 師在浪穹

夏給事中胡濙巡行天下歸復 命擢爲禮部左侍郎

濙自丙戌出至是還 朝以久勞於外故有是擢未幾復出大約在滇楚間至癸卯七月乃還

冬命濟作從亡臣傳藏之山巖 師自敘之

錢士升曰昔徐偃王愛民無權曰吾賴于文德而不明武備及走死彭城羣臣從之不忍去中山君出亾挈戈隨死者二人雖曰得士之報要于大義有不可解者若夫枕股易塊之事君則失矣其臣亦未爲得也趙襄子反自晉陽高赫無功而上賞曰拘阨之中唯赫也不失臣禮噫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寧得論有位與

無位耶五蛇从龍周流天下亦計及十九年後之富貴耳孰與程濟輩三十九年之窮老且萬死哉善乎宛支之言曰我君是事非事國也臣曰从君豈曰从國作从亾諸臣列傳

編修程濟績溪人

弟子應賢松陽人

弟子應能杞縣人

侍讀史仲彬吳江人

侍郎廖平襄陽人

編修吳成學浙江人

侍中黃直常州人

司務馮淮黃巖人

鎮撫牛景先沅人

侍郎金焦貴池人

繕修趙天泰三原人

按察使王良祥符人

參政蔡邇南康人

中書宋和臨川人

中書郭節連州人

中書梁良玉定海人

中書梁中節定海人

郎中梁田玉定海人

待詔鄭洽浦江人

指揮王資杞縣人

太監周恕海州人

鎮撫劉仲杞縣人

太監何洲海州人

監正王之臣襄陽人

論曰从亾諸臣見于忠賢奇秘錄寥寥九人耳自从亾  
 隨筆致身錄及劉琳拊膝錄出于是得三十餘人然三  
 書又互有異同雪菴和尚史以為郭節程氏以為吳成  
 學河西傭史以為趙天泰程劉以為王之臣補鍋匠史  
 以為即王之臣程劉以為黃直東湖樵史以為牛景先  
 程劉以為郎中柳一景太學生王志又王良乃浙江按  
 察使闔室自焚歿難史氏亦以為从亾竊意程从君  
 于白龍浪穹之間昕夕不離而史侍書往來通信所見  
 聞未必周悉且諸人晦迹逃名即與于从亾之約者  
 未必盡知總之出程書者近是故是編以隨筆為主  
 王廷宰論曰論者謂諸公不忍赤族之誅飄然自遠于  
 江湖之外嗟乎此非知諸公之深者矣君為社稷歿則

歿之爲社稷亡則亡之假令闔宮自焚倉皇莫救諸公  
生爲烈士歿爲厲鬼甘心九歿遑恤其他建文君而  
旣亡矣執羈勒以從東西南北惟其所向捐親戚去墳  
墓重趼萬里行乞市上吞聲忍痛淚落如雨至今讀其  
書想見其瑣尾流離險艱危苦之狀未有不傷心酸鼻  
者而諸公心如鐵石之歿靡他建文亦卒借是免嗟  
嗟運鍾鼎革天地變色家庭之際尤不忍言衆目眈眈  
幾爲功首然綱罟設而神龍逝矰弋縣而靈鳥翔自吳  
而楚而蜀而滇往返數十年故主舊臣自悲自弔  
建文君旣全揖讓之實而文皇又無慘夷骨肉之名  
則諸公之所維持者大也伯夷採薇不救太白之懸豫  
生漆身無補鑿臺之戮諸公視此不更卓詭非常也哉  
艸莽史臣曰濟傳从亡師爲之序可謂千古奇書然  
藏之絕域深山已無可覓故取錢氏列傳以補其缺而

附以廷宰之論猶取太倉之糞以當祭歿難之文耳錢氏以隨筆為準然隨筆亦難盡信如補鍋匠事足見一斑王良係駐錫七家之一故未敢輕削其名王昇王鉞未出都門似難與史程並列茲定為原約从亾二十四人其餘或雖未从亡而宣力于師或雖無宣力而與聞踪跡又三十餘人附之末簡使後人得以觀覽焉

西平侯沐晟

駙馬梅殷

駙馬沐昕

尚書嚴震直

尚書胡濙

都御史景清

御史曾鳳韶

檢討程亨

中書郭良

主錄僧溥洽

提點玉昇

太監鄭和

少監王鉞

吳江丞鞏德

隱士杜景賢

道人張靜

弟子應慧

弟子應智

弟子辨空

雪弟子了空

廖平弟年

史仲彬子晟

史氏僕失名

池民余得華

嘉善民史弘

土官鳳氏

夔州二黃冠

鶴慶僧失名

均州僧行祥

舊內臣吳亮

附錄 峨眉亭詩一個忠成九族歿全身遠害亦天常

夷齊歿後君臣薄力為君王回首陽又神女廟有詩云

襄王此日知何處唯見朝雲暮雨時

自稱東海逋臣書蓋亦亡臣之筆云

注曰按致身錄原載神樂觀之約止二十二人其吳成

學黃直本以亡隨筆入之王良死難从亡俱列其名疑

以傳疑之意御史曾鳳韶在內殿目覩出亡故兩列之

景清梅殷皆知 建文之不死峨眉亭詩係行遁諸臣

之數此類甚多其名或

傳或不傳不能盡載也

# 十二月故吳王允燭卒



允燧 懿文第三子初封杭州未之國靖難兵起燧嘗承上命以親王為監軍壬午七月降封廣澤王居漳州衡王允燧降封懷恩王居建昌是年九月召還京以不能諫正 建文皆廢為庶人禁錮允燧以年少改封未幾而殞燧至是卒燧不知其卒之歲月 英宗復辟詔釋吳庶人建庶人出居鳳陽聽其自便建庶人文晝尚存吳惟有庶母姊妹老婦數人皆七八十矣

丁酉十五年 師四十一 歲為僧

春正月 師在浪穹

二月谷王穗謀反伏誅

德與景隆開門迎附後改封長沙陰養歿士造戰船號  
指揮張成爲師尚父會蜀王子崇寧王悅燁得罪于父  
逃奔德德詭衆云我前開金川門蓋以出建文帝  
帝今在此欲借以起兵蜀王聞之奏其事上嘆曰我  
何如待德而有此謀乎詔楚王禎等議其罪廢爲庶人自焚死

### 師別築靜室于鶴慶山中

注曰此按隨筆所記也浪穹在大理鶴慶  
軍民府在大理府西北圖志有方丈諸山

### 三月漢王高煦以不軌削其護衛

高煦性兇狡多力善戰建文初从仁宗入朝魏國公  
徐輝祖言其爲人不止叛君且叛父固請留之建文

弗聽夜入輝祖廐竊其良馬以逃及靖難兵起煦宣力頗多因此萌奪嫡之志每結黨乘間讒害仁宗封國青州不甯行已而復私畜亡命造器甲謀爲不軌上聞之大怒命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欲重罪之賴仁宗固救乃免上嘆曰如是所爲將來必不能靖乃削其護衛徙之山東樂安州

## 秋七月了空來省

从亡隨筆曰七月雪和尚

弟子了空來知雪已卒

按遜國臣記雪菴和尚名暨不知其姓當變時和尚披剃走重慶府之善慶里山水奇絕和尚欲止之其里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亟爲之寺和尚好讀楚辭時時買一冊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

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葉盡乃返衆莫之知景賢益憐重之或曰和尚爲建文時御史死之日其徒問師卽歿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潤姓名不答有詩若干篇

鄭曉曰余聞之陶徵士云齊二客魯兩生史並失其名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撫卷長嘆不能已已余獨幸夫雪菴諸君子忍詬茹荼卒晦其名以不滅其族也

釋寂育曰了空自雪菴化後卽以建文爲依歸又親受从亡隨筆則其非庸人可知然姓字不傳並雪菴之名亦紛紛二三其說博雅之士靡不惜之予以爲至人忘名真忠義亦不羨名彼其視雪空二字亦影外之塵耳又或以雪菴之哭讀楚辭與程之焚菴削塚皆未免臆心難化不知夫至誠所結萬劫弗磨佛印曰三世諸

佛則是一個血性漢趙州臨濟正

是此一流人碌碌者何足識之

艸莽史臣曰此一雪和尚也仲彬以爲郭節程濟以爲  
吳成學又或疑爲葉希賢其以爲希賢者蓋以世傳和  
尚爲御史又答弟子爲松陽人故耳夫葉从師于滇  
粵跬步弗離又未聞其有弟子卽彬以爲節亦未必然  
蓋雪依景賢居于蜀而節在連州彬先後省師皆至  
連訪節則非居蜀者明矣在古人本不羨名而異同之  
際尚論者不得不考釋寂育者號阿舍少爲諸生趙其  
姓逃名苦行獨喜爲詩其甲申九月詩云夢迴越石雞  
前舞想到淵明醉後探乙酉元旦詩云溪聲昨夜愁偏  
舊山色今朝苦更新想其胸次蓋亦雪空之流亞云

冬十一月

師適衡山程濟從

从亡隨筆曰十一月胡濙鄭和復至滇踪跡 師 師  
與濟往衡山作感慨詩曰我行自東山深海窮虎跡蛟  
踪我行至南地炎河乾狎猢巢環我行至西陰雨霏霏  
戈戟野施我行至北黑霧毒雷燭龍沉色我悽我惶何  
道可行噫  
何道可行

戊 戊  
十六年

師四十二  
歲爲僧

春正月 師在衡山三月還自衡山居于黔

夏五月命程濟爲圃

从亡隨筆曰五月命濟爲圃 師作菜根歌  
曰菜色青兮菜根辛兮菜兮菜兮似予情兮

# 建文庚辰賜進士及第胡廣卒

庚辰廷試以禮樂德刑為問廣對策指斥親藩擢第一  
 賜名靖壬午夏首先迎附復故名歷任大學士廣為人  
 恭儉寬弘而乏骨鯁人以為與漢胡廣同初廣與解縉  
 同侍成祖問二人有子女否縉對有子廣云臣妻孕  
 未審男女上曰女也朕言不妄汝可為昏已而果女  
 遂如命暨縉以讒歿家徙邊廣家欲其女改聘不從強  
 之女入室引刀截耳流血被面泣涕言曰薄命之昏  
 皇上主之父面承之欺君毀信何以生為家人大驚乃  
 不敢強後遇赦歸  
 卒成昏得借老云

艸莽史臣曰吾作年譜徧考諸書得奇女四人黃觀妻  
 廣孝姊及兩胡氏也三人之烈俱可入遜國忠臣唯廣

女與 建文無涉以彼其人使得讀書登科第肯爲乃  
父之所爲乎且安知非以身諷也廣不書官而書庚辰  
及第視瑛瑞  
薄乎云爾

己亥 十七年

師四十三  
歲爲僧

# 春 師在黔注釋佛經

从亡隨筆曰己亥 師注

楞嚴法華經署曰文和尚

附錄 建文至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菴嘗題詩壁間  
其一曰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曇瓢南來瘴嶺  
千尋迤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丹鳳輦架染  
不換袞龍袍侍臣此日知何處惟有羣鳥早晚朝



注曰此詩出鄭端簡遜國記必注楞嚴時所作觀此則  
 已亥春尚在黔中可知也瓢本作標犯 懿文諱恐屬  
 傳錄之訛金竺係宣撫非  
 長官司今隸貴州貴陽府

### 秋九月命濟輯禽遁諸書不果

朱山樵曰兵家有演禽之術云出于諸葛武侯遁即奇  
 門及五遁也濟素精于此 建文出亡險危中多賴以  
 免故命濟輯之既而自知無所用故不果輯以濟之權  
 謀技術應是劉文成姚恭靖之流乃其老空山竟不能  
 使 建文之復辟豈  
 非天哉豈非天哉

### 庚子十八年

師四十四  
 歲為僧

# 春正月

艸莽史臣曰癸未以來歲首必書 師所在此不書者  
闕疑也戊戌三月 師自楚還黔今歲之秋燮仲彬來  
仍訪于浪穹故地歲之首月則未知其在黔乎在浪穹  
乎故特書正月而闕其所在之地名蓋疑則傳疑之義  
自是以後不復空書正月者義見于此  
則可以類推矣公羊子曰其餘從同詞

## 秋 師在浪穹史仲彬來省踰月辭歸

致身錄曰自南遊後嘗有以姦黨告者雖獲宥於上官  
心嘗惴懼十餘年來無日無滇南之思終不得往且臨  
行時 師屬曰恐彼此俱累至是革除之禁稍稍寬矣  
決中秋攜一介以往始至南康蔡運家繼至襄陽廖平

王之臣家復至連州郭節家訪之俱已物故矣遂至雲南循白龍山菴故道了不見所謂菴者山旁有一民居詢其老婦則曰向上司官來已折毀矣問僧徒則曰不知所之暗中流淚曰彬不遠萬里來得一面師歿生瞑目否則得一音耗歸家亦安凡值寺院靡不拜禱循游數郡幾兩月餘一日在鶴慶北忽一比丘指曰汝尋師耶彬愕然比丘曰固忘我耶彬曰汝師何名曰文大師是也亟問何所曰在隨之去三日得至師所師兀坐一室見之大喜菴在平陽前後深林密樹不下數里爲浪穹所轄地先是楊應能葉希賢所募建者甫落成而兩人已故菴之東卽埋之于是師命舉所餽奠焉呼僮沽酒是夕盡歡前此戚容愁氣殆消融盡矣唯言及楊葉則嗟嘆久之留連彌月遣歸

艸莽史臣曰仲彬自丁亥來省距今已十有三年徧訪  
故人半登鬼錄重尋舊跡頓化榛蕪反覆其書亦可為  
流涕矣賢能既卒師始納弟子彬所遇比丘不解何  
人豈二子未卒之先原有緇流往來門下因以識彬而  
彬不之憶耶彬自云以中秋往程以為七月來  
八月辭歸故書時而不書月示闕疑之義云爾

### 冬十月 師登峨嵋程濟從

从亾隨筆曰十月 師與濟遊蜀登峨嵋山  
師吟云登高不耐頻翹首時見雲从故國飛

辛丑 十九年 師四十五  
歲為道士

### 春正月 師在浪穹

附錄 是年四月周王請納三護衛从之先是護衛軍  
丁淹三告王謀逆 上遣使召王出奏詞示之王頓首  
服罪 上弗問遣歸乃奏納其三護  
衛 上令量留儀仗親隨餘悉赴京

### 師復如蜀秋如粵遊于海南程濟從

注曰按从亡隨筆夏復如蜀則知 師冬春之際必已  
還菴今夏至蜀遂自蜀東遊至兩廣也海南即今瓊州  
府山川奇秀古  
名人謫跡多存

### 冬 師還自海南始蓄髮為道士

劉鏡永曰我 太祖天縱聖神自然得道于三教之理  
一以貫之 建文帝好古崇儒雖披緇避難而其學非

一于禪注楞嚴學周易今者蓄髮又日誦莊老太玄其  
潛心三教亦可謂無遺矣往代帝王大都懷貪嗔希福  
壽其于仙佛奚啻適粵而北轅哉夫人主不必好仙佛  
果其好之必如我 太祖之不畱名相不墮空虛者乃  
為最上又不則如 建文之絕世離塵實  
為僧道而後庶幾于萬一也嗚呼難言也

壬寅

二十年

師四十六  
歲為道士

春命智空主鶴慶山中靜室 師別居于淶泉

注曰 師與二弟子別居為畜髮故也丁未復移  
居鶴慶命智空還主浪穹居于淶泉蓋五年矣

癸卯

二十一年

師四十七  
歲為道士

春正月 師在淶泉

三月 師遊于楚登章臺山程濟從

从亡隨筆曰癸卯三月 師遊楚登章臺山  
師吟詩云楚歌趙舞今何在惟見寒鴉遶樹啼

蜀獻王薨

艸莽史臣曰何以書賢也何賢乎獻王好學而謹禮也  
王為 太祖所鍾愛嘗呼之為蜀秀才其恩禮異於諸  
子使齊代湘岷咸能如蜀奚至起削  
奪之釁為靖難之師之口實哉噫

夏六月 師至漢陽

从亾隨筆曰 師遊漢陽登晴川樓  
師吟詩云江波猶湧憾林霽欲翻愁

附錄 是年夏 上多疾不視朝中外事悉啓 皇太子處分欽天監官王時成與趙府護衛指揮孟賢者相善私謂賢云不久有易主之變遂結羽林衛官軍內連近侍欲進毒于 上作遺詔傳位趙王有王瑜者發其謀 上大驚捕得其賊親鞠之見所作偽詔 上震怒欲併罪趙王 皇太子力救之乃解賢等伏誅

### 秋七月 師至大別

从亾隨筆曰七月 師與  
濟遊大別山遂留居之

是月 駕駐宣府侍郎胡濙巡行天下歸復命



先是遣胡濙巡行天下物色 建文十有餘年始歸闕  
 自給事中擢禮部侍郎復遣至滇南者數歲至是自均  
 襄還朝時 上在宣府濙馳謁行宮 上已就寢聞之  
 披衣起見濙勞苦問狀濙頓首對曰不足憂也 上疑  
 乃釋濙歷事六朝至天順

初卒年八十九謚忠安

李贊曰胡忠安之忠大矣永樂在位二十一年猶未放  
 心於 建文而所托心腹之臣唯忠安一人孰知忠安  
 一日在湖襄則 建文一日得安于滇粵諸山寺耶留  
 一 建文無損於事而足以完君臣叔姪之倫今觀公  
 之告 文皇直言無足慮而已嗚呼誠  
 哉其無足慮也公豈欺 文皇者哉

甲辰 二十二年

師四十八  
 歲為道士

春正月 師在大别三月東行訪諸弟子程濟從

夏四月 車駕北征阿魯台遁走秋七月崩于榆木川

皇太子卽位大赦天下

上自甲午親征破胡于漠北壬寅春北征九月還是冬  
阿魯台弒君自立癸卯秋 駕復北征十一月還所俘  
獲不可勝數是歲北征虜遁走六月師至納木河隻影  
不見乃班師七月 駕次翠微岡 上諭楊榮等欲傳  
位 太子榮等對曰 東宮孝友天下所屬心也是月  
己丑次蒼崖戌 上不豫庚寅次榆木川疾大漸辛卯  
上崩八月 梓宮至  
京師 皇太子卽位

高岱曰 成祖五出漠北三犁虜庭當時不無苦其勞  
費然迄二百年虜所以不敢大肆憑陵者則其餘威之  
震後世所籍賴者不淺也 成祖在當時豈不知敵中  
國之力亦昔人所謂爭先而處強耳嘗見漢高帝百戰  
定天下晚年至數十萬衆困於白登尉佗之霸又莫敢  
一問其罪我 成祖北清沙漠南定交趾威德所加豈  
不過漢  
高遠哉

朱國楨方祠記曰 文皇帝以必殺之心脅之以必留  
之勢先生卽欲自死快歿亦安可得是八百七十三人  
者斷支交首於前愈殺愈勁愈殺如隕山之九勢  
不中止至血肉已盡形影都消歿者浩然歿歿者憤然  
桀然而其計其威固已窮矣窮則悔悔則思寧不怛焉  
若喪曰奈何以家事累若曹而特不可以告人萬機之

暇進而 孝陵又轉而東又四顧天下之跼跼蠢蠢敢怒而不敢書敢書而不敢出者終無以自釋于天下于是修文競武滅虜遷都終其身不敢自逸甚至殉榆川之役曰吾本無利於天下諸君子何自苦爲蓋二百年來恬熙無事則 文皇帝之功而諸處節者憤激之力也

## 寧王權遣使上書

初太祖稱諸子之材嘗以爲寧王善謀 燕王善戰寧王所封國在大寧都司卽古開平地連亘宣遼俯瞰北平之背靖難兵起 成祖慮其爲後患乃以計間其守將出其不意間道襲之遂入大寧見寧王相抱而哭自訴困窮寧王許艸表求解已而燕兵盡入遂攜寧王及其世子宮眷盡還北平而棄大寧于朶顏等虜 成

祖踐阼改封南昌寧王因常懷怏怏至是上書言南昌非所本封地詞頗憤激上優詔答之

### 九月史仲彬來省遇諸塗

致身錄曰甲辰秋彬往雲南八月十三日自家起行九月二十二日入湖廣界投宿旅店主人云內有兩道士可與俱彬入見一道軒軒榻上視之師也伺其覺師喜曰來此何為曰來訪師彬曰師欲何往曰訪汝等言及榆木川皆色喜彬問道路起居狀曰近來強飯精爽異嘗明日即偕下江南

艸莽史臣曰致身錄不朽之書然中可商者二癸未以來不書正朔及此條所記是也成祖以高皇肖子克長克君諸臣為故主亡則心而不必視如敵國即有悞憤亦不可以筆之書故臨終心勿以示人倘念

及于此乎夫出險之初不無悲喜亦人世之恒情  
若成祖身殉天下以謝諸臣則國禎之論脩矣

## 冬 師至吳江

致身錄曰以從陸路十一月始得抵家至之日具酒肴  
于重慶堂 師位上程濟東列彬西列有从叔祖名弘  
者嘉興縣史家村人也直入至堂上彬不得已亦與坐  
問師何來彬未及答卽起趨出招彬曰此 建文皇帝  
也彬曰非也弘曰吾曾于東宮見之當吾家籍沒時非  
是吾無死所矣活命 恩主也彬不得已以實告弘卽  
稽首堂下涕泣問向來狀 師曰虧者幾個从亡底人  
給我衣食周旋夷險之間二十年來戰戰兢兢復大慟  
慟已徐曰想今可老終矣弘曰 師今欲何之曰欲遊  
天台諸勝弘曰吾具一日之積隨行居數日 師行戒

彬曰有叔在爾勿往也

# 十一月朔宥

## 建文諸臣族屬歸鄉仍給還田產

先是上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次日札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姦臣其正犯已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並習匠及功臣之家爲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爲民給還田土凡前爲言事失當充軍者亦宥自是以來齊黃之後始稍稍出天下乃敢稱諸死者爲忠義云

陳建曰初治姦黨齊秦一子甫六歲給配至是還鄉子澄一子易姓逃難家湖廣之咸寧至是聞宥乃復姓辛巳進士黃表其後也故齊黃裔猶不絕方練則無餘諸人不可考矣

附錄 魏澤爲海寧典史當逮捕孝孺時藏其幼子德宗方九歲台人余學夔攜之匿海島中數年孝孺門人俞允方者收以爲子後爲南昌司訓乃復姓謝文肅詩所云孫枝一葉是君恩者是也湯顯祖題瑩臺云方家女種落教坊每踏青雨花臺上則望而悲之曰此我祖翰林公墓也樹雙梅爲之記因地入梅都尉家而醜絕予嘗爲封植其墓有田春秋祀之儀郎李三才脫其女籍嫁商人詩曰碧血誰將雙樹栽爲坐相近雨花臺心知不是琵琶女寒食年年掛紙來

# 是月 師遊于杭遂自寧波渡海程濟從

从亾隨筆曰十月至彬家信宿彬族人史弘送至杭十一月 師與濟至寧波渡海



致身錄曰弘从之去去明年三月復來擬往祥符貴池  
彬送之江上偶有洪熙升遐之間 師顧曰吾心放下  
矣今後兩可往來想關津不若昔之有意  
吾也且喜且悲止程濟从彬等觀渡而返

注曰自寧波渡海適潮音洞也所云觀渡而返者正史  
弘送至杭之時據彬所記似辰巳之歲再至吳江者殊  
不可解或二去字下字爲期字之誤其偶有升遐之間  
乃傳聞而非實事耶抵彬家或十一月或十月此等小  
差不足深辨往祥符貴池廷宰  
以爲訪王良及金焦理或然也

## 故大理少卿胡閏之處子歸于鄱陽

閏字友松鄱陽人博學修行 高皇帝征陳友諒至吳  
芮祠見壁間題竹詩云幽人無俗懷寫出蒼龍骨風雨

九天來飛騰作靈物問知閏作立召見置之帳前以爲  
都督府經歷建文初自右補闕遷大理少卿壬午七月  
以不屈處籍其家子傳道論死親黨戍邊女郡双方四  
歲閏被刑時自其母懷中墜地一卒捉去付功臣家功  
臣家以付爨下婢郡奴昏睡夢與父母相持哭及覺則  
抱一猶臥稍長知大義髮寸餘卽自截去功臣家不以  
人畜之至是還鄉年二十餘猶處子自矢不嫁鄉人高  
其義饋以錢布所受僅免歿年五十餘卒私謚曰忠胤  
貞姑初胡氏家城西隅抄捉後一路無人每夜雨時見  
光怪有一猿哀鳴徹曉萬曆中御史屠叔方請釋閏戚  
黨戍籍有 旨放還鄱陽令揭榜邑門忽爲旋風攝入  
雲際若素鸞翔舞久之乃下聞抄閏時如鄒瑾魏冕高  
翔等大抵皆族名瓜蔓抄鄒氏男婦死  
者四百四十八人皆陳瑛所奏請也

錢士升贊曰胡三十姓鄒四百人翔冕繼之同茲慘刑  
抄名瓜蔓禍極里傾哀猿夜泣颺詔騰雲猿孰泣之毒  
哉賊璵詔孰颺  
之昭我 聖明

艸莽史臣曰 仁宗肆赦罪臣妻息歸其鄉里者多矣  
胡氏女何以特書為其為處子也全節而歸以禮適人  
未為不可終于處子則節更奇矣吾讀表忠記至雨花  
望墓掛紙踏歌卷書感額而不忍觀至忠胤貞姑則擊  
節吟哦逢人宣說不能祕特書  
于冊媿世之鬚眉而婦女者焉

乙巳 洪熙元年 師四十九 歲為道士

春正月壬申朔 師謁大士于潮音洞

从亾隨筆曰正月朔謁大士于潮音洞師作大  
士頌云以音觀音何所起以觀觀觀妙明無迹  
劉鍤永曰詳此四語必大士頌之發端也其全篇惜不  
可觀表兄趙子旣作年譜乃擬作一頌其辭云以音觀  
音音何所起以觀觀觀妙明無迹音本無音非喧非寂  
觀外有觀寃親一例嗟我少年識神爲崇顛倒癡嗔自  
云智慧如吐墨魚患生所備如作繭蠶繭成速斃幸脫  
鑊湯且悲且悻苦海茫茫浩無邊際稽首大悲五體投  
地願拔我迷出人間世予愛其痛切滴淋形神酷肖至  
觀外有觀則幾于見道矣向旣梓諸大悲經讚頌之末  
以廣其傳復勸趙兄以此頌並擬作諸詩附年譜各條  
之下俾後之騷人墨客把玩咏歌想見當年之情事將  
忠義之懷勃然奮發而不  
可禁不第風流之相賞也

# 夏四月漢王高煦子瞻圻有罪置之鳳陽

初瞻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惡 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及北征晏駕瞻圻在京凡事遣人馳報其父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報朝中事 上召瞻圻示之曰汝父子兄弟間乃至此乎穉子不足誅遣之鳳陽守 皇陵

# 五月 師自閩如粵遂還山

附錄 是月十二日 仁宗皇帝崩時 宣宗居守南京聞訃北上六月至京師十二日即位

# 冬十二月 師命濟出丐

注曰命濟出丐資糧罄故也 師自癸卯三月遊于楚甲辰十月至吳江遂至寧波乙巳如閩遂如粵則故山

之荒廢多矣是時空智居

鶴慶 師所居必淶泉云

丙午 宣德元年

師五十歲 為道士

春正月 師在淶泉

漢王高煦反 車駕親征執以歸誅之

高煦在樂安未嘗一日忘反會 仁宗崩謀益決移檄

遠近以姦邪亂政為辭 上夜召輔臣入議楊榮首勸

親征原吉曰臣昨見命將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

如此臨事可知且兵事貴速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

楊榮言是 上然其策即日戒嚴 車駕發京師出其

不意圍其城高煦大驚計不知所出乃就縛或勸 上

移兵襲趙 上以問士奇士奇不可

上亦悟遣使諭趙趙王喜曰吾生矣

陳建曰楊夏二公此舉鑒 建文之失也時事起倉卒

人心洶洶使 宣廟稍涉猶豫不親征而命將天下事

去矣奮策決機風馳電擊使羣兇瓦解解曾

不崇朝克清巨憝茲非民社之大幸歟

### 三月命程濟往河南夏六月濟歸復命

从亡隨筆曰丙午三月命濟往河南

視王資金焦六月濟還知資焦已故

表忠記曰王資杞縣人以指揮防淮北有功壬午六月

與出亡之約易服爲道士自號爲玉華山樵有贈王姓

宗兄詩一篇其詞云七年艱難走閩越日夜思親鬢成

雪回頭往事付空花形影相憐衣百結當時恨不早見

幾扁舟一棹江南歸西風塵土障天起秋水鱸魚空自  
肥卽今寄食荒村裡佳士出迎嘗倒屣當歌對酒忍暫  
歡握手論心媿知己老懷豈能忘故山神遊往往于其  
間爲君寫此轉淒惻片雲零落何時還資居浙數年後  
北歸鄉里與侍中  
金焦俱歿于祥符

艸莽史臣曰予以崇禎十有七年秋七月偕錢生兄弟  
避地寧海之松楸从弟壬午孝廉名士完以是冬南渡  
越歲有招予歸者予不肯或譏予于故土無情予泫然  
曰故君何在而思故土乎憶歲除嘗作詩云從來除  
夕不曾愁此日逋臣暗淚流思漢祗知遵伏臘存陳誰  
解續春秋雁行聲氣人千里蝸角功名海一漚擊楫采  
薇俱自靖教兒深恐負貽謀又步阿含韵有云先帝  
曾無十八春深山尚有本朝人登萊咫尺難回首想像



金陵氣色新蓋予所神遊者不在故山而在江表  
恨不見幾扁舟一掉不覺讀玉華之咏而流淨也

### 秋八月 師親祭從亾諸臣

注曰資焦卒故也按諸臣之死其可知者梁良玉馮灌  
黃直吳成學郭節蔡運及賢能資焦皆應與祭 廖平  
雖亾 師尚未聞若鄭洽之亾于公安牛景先劉  
仲歿于浙趙天泰亾于莊浪亦未必得聞否也

### 是歲故太子文奎娶妻廖氏

艸莽史臣曰廖氏者平之妹也然則何以知其婚按从  
亾隨筆戊申歲暮遇廖年于漢中知奎妻平妹已三歲  
則知是歲已成昏也二王蚤殞文奎在錮皆無嗣奎昏  
于廖不知其有出與無 師命之易姓歷年久遠化為

編氓則 懿文一脉終

不可得而明矣悲夫

丁未 二年 師五十一 歲復為僧

春二月 師移居鶴慶命空智還主浪穹

三月故翰林侍讀學士吳江史仲彬卒于縣獄

史晟跋致身錄曰此先君事 主之顛末也先君性忠 孝一飯不敢忘 君从亾一節為仇家所訟者凡十有 七竟以此死先君終不為悔死之前三日不肖往獄中 先君云吾死矣即不望若遠行 師來時得謹事衣食 周給吾瞑目也致身錄十八條存之以志一生之概然 勿示他人戒子若孫毋輕示人雖 今皇帝寬仁長厚

此節事自不可知慮有赤族之禍子孫言及此者以不  
孝論時宣德二年丁未三月初七日也閱三日先君竟  
死明年不孝  
訟寃于按臺

王廷宰曰 文皇戮諸死事頗衆然猶曰彼食其祿自  
盡其心尋 詔弛諸臣禁令逮 昭皇 章皇時網益  
踈濶矣而史君猶坐从亾爲怨家所持卒以瘐死彼何  
人斯不能奉行德意令忠臣飲恨于狴犴可怪也史君  
且死猶授書其子拳拳  
焉以 故主爲托悲夫

艸莽史臣曰仲彬其可謂忠臣矣當日諸臣侍从周旋  
者以濟爲首能賢雪菴等次之往來奔走者以彬爲首  
景先淮直等次之才有短長力有厚薄其心罔或殊焉  
諸臣之死不書其鄉彬獨書鄉者以卒于縣獄故也以

忠成獄特書于冊榮之也與魏國公卒于獄同

夏四月 師復祝髮秋八月如蜀程濟從

从亡隨筆曰丁未四月 師復祝髮八月滇寇亂 師與濟如蜀

冬 師至永慶寺

从亡隨筆曰冬至蜀宿永慶寺 師吟詩云錫杖南遊歲月深山雲水竹傍閒吟塵心消盡無些子不受人間色相 侵

是年清溪民立故侍中黃觀廟並妻女祠之

卷之六 三

趙用賢祠記畧云觀之歎其妻女應配象奴夫人佯出  
金釧令奴市酒夫人手挽二女赴清淮橋歿是後居民  
時時見冠裳者一人攜二女郎立溪畔心知其爲公  
也宣德二年土人始就其地構廟爲三楹旁列二夾室  
其前逼衢道又屬時禁未解故隘其闕而置土穀神像  
以儆之于爲宗伯伯過清溪謁公廟顧瞻遺像爲之歛歔  
泣下因捐俸資拓其門  
而顏之曰清溪忠節祠

表忠記曰夫人投水時嘔血于石中成小影陰雨則見  
相傳爲觀世音像有僧昇置菴中夫人見夢曰我翁夫  
人也因沃以水悲悽之容恍然側立東向髣髴鬢髮人  
咸異之少司空徐良彥移置侍中祠顏其上曰翁夫人  
血影石太學生許重熙爲之銘曰湯湯淮流炳炳梁石  
爰滯貞魂乃昭靈跡金光隱見玉顏映覲宛並飛青溼

疑藏碧昭哉侍中有赫淑媛命際蛇窮時逢龍戰神逐魂  
浮光垂唾現年歲可遷精英不變儼然慈相悅同梵侶  
鬱影沉雲幽香陰雨蓬鬢悽容嚴凝悴宇僕固留痕明  
月印礎靈修容與峩峩淒淒孝娥聖母驂螭駕霓飭我  
巾幗唾彼鬚眉貞  
砥不毀千載傳彝

戊申

二年

師五十二  
歲爲僧

# 春 師在蜀聞史仲彬卒遙祭之

注口此按从亾隨筆之文也 師聞彬訃必有亾臣往  
來于吳楚者以此知癸未以還諸臣來省隨筆所記原  
未能全如宋和鄭洽趙天泰  
王之臣等未可謂無一至也

# 秋 師遊黃牛磯

从亾隨筆曰戊申秋濟从 師遊至黃牛磯 師咏詩

云嶺猿夜泣湍波激樹上霜紅含淚色雲愁煙慘雨冥

冥野老吞

聲談故國

朱山樵曰予讀 建文諸詩未嘗不為之流涕又未嘗

不為之擊節也其古奧沉雄逼真漢魏者四言感慨詩

第一淋漓跌宕則黃冠夜泣詩次之此雖短章而險勁

峭急彷彿乎李賀孟郊之間矣單句之妙如江波猶湧

憾林靄欲翻愁黃花滿地帶霜開時見雲從故國飛在

唐人集中亦屬佳境若世所傳貴竹長官司二首則太

露太膚近于擬作雖未敢遽定其真贋然較之从亾所

記自爾不同予嘗言帝王詩與仙釋決非文士所能作

以此觀之  
詎不信夫

# 冬十月 師北遊至于漢中程濟從

从亾隨筆曰十月北遊漢中遇廖平之  
弟年知平已死會稽奎妻平妹三歲矣

表忠記云廖平襄陽人建文初爲兵部侍郎壬午六月  
挾太子出亡有程嬰之俠 建文君嘗至其家平棄產  
全家徙蜀而身流寓于會稽以賣薪自給甲申九月遇  
君於耶溪因自號爲耶溪樵每作詩畫于沙上尋自亂  
之一日爲人所窺从後抱持乃得其一首云夢入鷓班  
荏紫宸覺來依舊泣孤臣百年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  
已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歿有薇堪濟伯夷貧伶仃苟活  
緣何事要了胸中一點真平竟死于會稽錢士升合雪



菴和尚  
爲之贊

贊曰：聊溪曲松柏灘沙湛湛水潺潺趙客俠楚騷  
生若寄歿何慚越山險蜀道難兩相視無一言

巳酉  
四年

師五十三  
歲復蓄髮

春  
師南還

夏四月寧王權復遣使上書

權以徒封心常怏怏至是上書與三司爭禮詞頗憤又  
請于境內選良家女以備後宮上優詔答之稱以叔  
祖不許選女而賜以宮女八十餘人其後  
· 裔宸濠正德中反王守仁討平之國除

六月 師至于鶴慶

从亾隨筆曰巳酉五月還浪穹  
菴已焚毀六月至鶴慶山中

秋九月 師復蓄髮為道士

王廷宰曰焚宮時楊葉隨 君祝髮程濟為道人丁亥  
彬入蜀遇比丘程濟是濟亦祝髮矣甲辰彬入楚逆旅  
人曰內有二道則 師與濟又為道士甲寅 師至彬  
家其僕曰前道士在門逮岑瑛所遇又為比丘或黃或  
緇如神龍見首而不見尾此深和輩  
日張豫且之網而終無魚服之困也

庚戌 五年

師五十四  
歲為道士

春正月 師在鶴慶

秋新建菴成

从亾隨筆曰庚戌四月 師欲廣其菴命 濟空出募七月室成 師顏之曰潛志軒

辛亥 六年 師五十五 歲為道士

春正月 師北遊二月至于陝西程濟從

夏五月 師至延安

注曰延安在陝之西北境去滇絕遠 師遊至此 必訪平家及故太子也太子爾時年三十六矣

秋九月在夔絕糧

从亾隨筆曰七月返至蜀九月  
至夔州絕糧時有二黃冠給之

冬十二月師如楚

壬子  
七年

師五十六  
歲為道士

春正月 師在公安

从亾隨筆曰壬子正月 師入楚至公安夜宿蕭寺有  
二道士同宿不相識夜聞泣聲既去覩遺紙知為中書  
舍人郭良梁中節 師作蕭寺黃冠夜泣詩詩云壬子  
春正十三日寺遇黃冠不相識結蒲拄杖坐西偏低頭

不語意自閒無何一人復冠簪髮黃面縐多愁顏拊掌  
邊驚還嘆息夜分但聞聲唧唧似懷萬斛愁難傾哀猿  
夜叫寒鴉泣子腸縈結詎堪言布衾濕透皆淚痕晨興  
往探訊其苦兩公踪跡雲無根空餘斷蟬字數個依稀  
是我从亡臣我欲把毫寫  
胸臆淚凍筆花寫不得

滿之章曰予讀忠賢奇秘錄二子贊云駕言導行咲傲  
林皐頰波莫挽使我心勞嘗惜其贊揚未盡此詩則酣  
暢淋漓而無復遺憾矣是時大學士黃淮蒙 宣宗御  
製餞詩與此詩可稱並美但淮之首先歸附與解胡等  
君臣大義 宸藻煌煌淮讀之能無愧乎吾  
以爲黃氏之榮不如二子之榮光且遠也

附錄 是年十二月黃淮以服闋來朝 宣宗畱之至  
會試事畢告歸 上餞之內苑賜以詩云天香早折仙

桂枝筆花五彩開  
鳳池蓬萊之山直  
奎壁近侍九重天  
咫尺永樂聖人臨  
御初鞠躬稽首陳  
嘉謨仁皇監國文  
華殿左右謀猷盡  
群彥朕承大寶君  
萬方將與共理資  
賢良傾心寫意任  
舊老而卿引疾先  
還鄉五載星霜今  
復見雙鬢蕭蕭秋  
滿面朝旭光昇紫  
殿明相對清言良  
慰情留之累月未  
盡意歸心又欲東  
南征太液清泠涵  
碧藻楊柳芙蓉相  
映好鳧鷖鸚鵡弄  
晴沙紫霧紅雲拂  
瓊島芳肴在俎酒  
在壺工歌鹿鳴續  
白駒君臣大義士  
所重心雖庭闕身  
江湖雁宕峰高青  
不極中有謝公舊  
游跡采芝劖苓可  
長年常在天南憶  
天北淮旣歸家刻  
詩于石作奎文亭  
以覆之

夏五月 師至武昌

从亾隨筆曰 師至武昌登黃鶴樓仙棗亭詩有何年化鶴歸之句

艸莽史臣曰予向讀重耳未還之句已擬作五言古二首今觀何年化鶴歸之句亦似結語然未嘗不可作起語也復擬作五言二律其一曰登樓聊一眺徒倚欲霑衣帆指孤烟遠山晦落炤微繁華隨水逝幻影逐蓬飛東望長安道何年化鶴歸其二曰何年化鶴歸城郭是耶非鍾山如在眼魂識每瞻依瓢笠殘生苦車書故國稀誰憐江漢客淚盡黍離離凡京師俱可稱長安自楚視吳則為東望時已定鼎于燕故謂金陵為故國云

秋八月 師自九江東下九月至浙遊吳山

注曰 師以甲申至浙遊杭州二十三日甲辰冬復遊于杭至是凡三至杭矣王廷宰云杭之慈淨寺西房有

僧像不去，導頂上五岳骨隱隱隆起，相傳爲建文遺像。新都畢懋康亦云然。師初至爲比丘，次至三至皆道士，則遺像應在甲申。世傳建文匿本寺，依巖師所，又或相傳師鬚不可剃，剃則刀捲其口，亦齊東語也。

### 冬十月 師至天台

从亡隨筆曰十一月 師遊

天台山至赤城觀遂留居之

癸丑 八年

師五十七歲爲道士

### 春正月 師在天台

艸莽史臣曰 師自逃禪大抵以滇南爲堂，與以黔蜀爲門庭，以江浙荆襄爲郊郭。杖屨所經，東南則極于瓊



崖西南則至于夷甸前年之夏北抵延安省會十三遊其八九所未到者山之東西及河之南北耳是冬有詔關津凡遇削髮之人踪跡可疑者捕送原籍論如律而師方高臥名山與黃冠伍自為謀乎濟之教乎噫神矣

甲寅九年 師五十八 歲為道士

### 春正月 師在天台

### 夏 師與程濟適吳江訪史仲彬之子晟

史晟跋致身錄曰不肖訟寃于按臺置仇于死但先君所不忘于 師者自後絕無音耗至九年甲寅五月兒婦患產凡四日家人惶惑無措適老僕密言前道士在外晨急迎之入方稽首于地而耳間微聞已產男矣

師悲先君之亡旋喜產男之慶命名曰文隨轉語曰我  
文也而不終將無疑耶適一宋史在案命名曰鑑師  
精于祿命詳鑑子平曰是兒當貴晟曰不求貴得識字  
成家足矣師曰卽不貴當以文名世留五日晟具衣  
十件並行糧爲會稽之遊程濟从迄今又  
十一年不知所之時正統戊午五月望識

注曰甲寅至戊午止閱五歲其曰又十一年者係抄傳  
翻刻之譌宜改而不改蓋亦春秋仍紀子伯之義也謹  
按戊午師在雲南復爲僧是年冬始適廣右而晟不  
知歸闕之事晟當日想有傳聞使跋致身錄于庚申之  
後則吳亮行祥之  
事當必有所識矣

焦竑致身錄序曰往歲戊辰予同二三友人薄遊茅山  
會淫雨連旬兀坐一室老道以所藏雜文供繙閱竟日

無可意者最後得史翰林致身錄讀而拊掌曰革除多疑事讀史者深不決之悲得此足發覆矣詢其得之由則成弘間史之裔孫嘗攜以遊道士窺而竊之者也袖之歸尋亦失去今閱五十餘年於敝篋中得之完好如故因嘆革除最饒節義而史未有聞讀茲錄而夷險不二建文君卒有賴焉不啻諸俠烈士矣然史之子孫失之于前予亦失之于後革除之多疑義若有闕而惜之者然今幸 聖天子已從昭雪不諱之世可不梓之以傳萬曆已未秋日謹書

王廷宰致身錄纂注跋曰友人屠庚臚之先御史冲陽公刻 建文朝野彙編意在傳疑迄無刪定庚臚嘗欲與宰刪其複者而未果會宰得致身錄抄本卽語庚臚當以是爲正因示以纂注庚臚首肯之然未敢出也而

譚梁生得是書于史之後亦玄遂刻行之史自有刻  
眉公嘗爲之序梁生以宰注爲可傳勸宰刻行因記其  
顛末如此時崇禎庚午

八月望前一日廷華識

注曰茅山道士雖竊此書史氏應自有藏本焦雖刻行  
而世人多未見觀廷宰之跋可知弇州藝苑卮言載史  
明古佳句數聯而未見全帙明詩選載史鑑歌行一首  
名下注云字明古號西村吳江人蓋晟之孫 建文帝  
決其以文名世者亦玄又明古之  
齋也明古詩附錄于左以見一斑

附錄 史鑑秦淮歌曰停君金叵羅聽我秦淫歌長江  
西來幾千里沿洄直入臺城裏浮青蕩綠南北流至今  
猶號秦淮水秦淮之水能容舟秦淮之上花滿樓美人  
捲簾垂玉鈎太白仙人清夜遊酒酣乘月往石頭棹歌

渡淮水倒披紫綺裘英風撼山岳豪氣溢九州邇來四千四百九十五甲子無人繼此移山倒海之風流水光依然月如故斷雲零落令人愁豈無清歌與美酒與子豫豫誠堪羞我歌秦淮歌送君秦淮去城西酒樓在何處主人今非舊孫楚且須痛飲歌達曙達曙歌醉方寢笑歷吳姬股爲枕滿身模糊覆宮錦明年我亦汎秦淮手解金龜就君飲

師遊于會稽秋八月還至夔州遂南下

冬十月 師還鶴慶之新菴

注曰 師自辛亥正月北遊遂至陝秋還蜀楚壬子癸丑居赤城觀今歸自吳江首尾四年所行蓋數千里矣

乙卯 十年

師五十九  
歲爲道士

春正月 師在新菴

附錄 是年正月 宣宗皇帝崩 太后以太  
子幼欲立襄王大臣不可乃立 英宗是年九歲

三月 師適廣西程濟從

秋七月 師至桂林遇何洲于卜肆洲勸 師歸

忠賢奇秘錄曰何洲海州人不知仕何官與宋和郭節  
友善素以忠義相期許靖難後遂相與棄官爲筮人客  
處異域王詔合洲與宋和郭節而贊之曰箕子陳範  
嚴氏隱卜義有从否道有宜告烈烈英賢寥寥冥鶴

表忠記曰周恕何洲海州人同爲太監 建文初 燕世手來朝恕請留之黃子澄不可靖難兵起 君嘆曰悔不用恕言壬午夏 建文出亡恕與洲追侍命散去各變姓名走恕病歿湘湖蕭寺洲嘗與史仲彬省謁雲南後賣卜桂林市遇濟引見 君

因勸東歸是冬洲卒年七十餘 錢士升曰按吾學編云靖難兵起三年間惟得永保河三郡其餘州縣兵過皆爲 朝廷守有內臣某密使人言于 燕王勿攻城略地直擣京師約內應而 朝廷不之知也及天下大定諸有謀者皆出爲邊藩鎮守典兵事考王鉞何洲周恕等乃心 建文君如此嗚呼安危之際豈不以人哉

# 冬十二月何洲卒

艸莽史臣曰程史之書未行于世何洲姓名已見于轉  
輪藏頂而不知其爲內臣癸未以來書卒于譜者九人  
而洲最後當是時患難之臣凋零殆盡茫茫宇宙唯濟  
與洲耳洲勸師歸必當有說惜乎其語之不傳特錄  
其終賢之也不書內臣畧之也  
何以略之不敢夷洲于其類也

丙辰

正統元年

師六十歲  
爲道士

春正月 師在廣西

秋 師還鶴慶八月仍卜築浪穹

注曰 師自辛卯至丁酉居浪穹者七年自是出游者  
累歲至是復居居二年適粵遂北歸前後三次書在浪



穹者九其在楚在蜀在廣西在善  
慶里白龍山淶泉鶴慶各一再書

丁巳年

師六十一  
歲復為僧

春正月 師在浪穹二月復祝髮為僧

从亾隨筆曰丁巳二月 師復祝髮欲東歸命  
濟筮之得兌之歸妹曰此女子之祥男子則否

三月 師北遊至于漢中夏 師南還蜀程濟從

从亾隨筆曰三月从 師入漢  
中五月从 師還蜀登峨嵋

冬十一月 師還菴

戊午 三年

師六十二  
歲為僧

春正月

師在浪穹

冬麓川蠻叛寇雲南

注曰麓川蠻思任發也陷沿邊州縣勢甚猖獗累年弗靖後尚書王驥帥大軍連戰破之驥以功封靖遠伯

應智遁

師去雲南如廣西程濟從

艸莽史臣曰應智者師弟子也不書弟子畏之也書去雲南者蓋自是不復還也師自聞何洲之語歸骨思深又兼聞麓川寇警雖微智遁亦必東歸智事師二十餘年卒不克終不惟應賢應能恥與為伍即慧空

輩亦恥與伍矣

己未 四年

師六十三歲為僧

春正月 師在廣西濟勸 師還雲南不果

表忠記曰 師自復祝髮以來日夜思東歸不置會應智逃遂入廣西至是濟勸 師還滇復命筮之得觀之否濟曰此所謂利用賓于王也不宜變否中互艮 巽艮止而巽入又艮為寺人當遇此兆遂弗果還 滿之章曰濟之數可謂神矣當是時恕洲皆死所謂寺人其吳亮之應耶濟與洲為 師謀各有所見濟唯恃卜以決疑雖然以卦德言之既入而止利用 賓王亦未為不吉也 師至是可以歸矣

夏五月世濟雲南黔國公沐晟卒

艸莽史臣曰黔國公卒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晟以不忘故主也晟父哭懿文而殞海內所知故師欲依晟彬不可丙戌之夏師至第中留旬日視融之匿儉其利害相千萬矣吾嘗論建文之臣世濟其忠者魏國公第一子欽次之彬子晟次之黔國公晟晟弟駙馬昕次之

庚申五年

師六十四歲  
號為老佛終

春正月 師在廣西

表忠記云 師在廣西來意歸復命濟筮之得兌之歸妹濟拊几曰大凶歸妹者卦之盡也 師今年六十有

四春季木將盡夏則火旺子生母成且太歲  
于支皆金火必克之至夏其危乎 師弗聽

注曰此二條出表忠記之从亡傳必程氏所記而錢  
所刪取者然未必全書不敢遽定仍目之以表忠云

### 夏五月 師東歸秋八月至于南京程濟從

从亾隨筆曰庚申夏 師題詩寺壁有僧冒之自詭爲  
帝五月廣西藩司以事聞詔執入京同寓寺者皆逮

師與焉八月  
至南京濟从

按續藏書及致身錄注濟多異術尤精于遁甲與同邑  
高翔相友善而好尚不同翔爲御史金川門破時招濟  
同歿難濟曰子願爲忠臣我願爲智士遂以出亡之策  
進 建文險危中多賴其力以免正統初隨 建文帝

至南京時年已七十餘南京父老

猶有識者指之曰此程翰林也

李贄曰高翔欲死忠固也若程濟者以其身从君逃難至數十載其忘身忘家之忠又如此固人臣之大忠也何得自以爲不同乎夫一以殺身爲忠反使族屬之親祖考之骨皆不得免一以智術爲忠乃能致其主逍遙物外送老歸闕還葬西山是何其心之忠慮之遠所全之最大也嗚呼吾願世之爲臣者心最忠而世莫能知以是爲忠之大者云

九月 師至京師 詔迎 師入居西內

从亡隨筆曰九月至京御史鞠僧年不合僧名楊行祥均州白沙里人以不實論死同房十人各戍邊 師不

得已遂陳其實御史上聞命中官舊侍者吳亮診視師語疇昔事數條亮大慟不能語密反奏詔迎師入大內稱老佛云濟聞而嘆曰今日方終臣職矣遂還滇焚菴散徒平葉楊二塚紀其始末以付了空錢士升曰建文出亡王文恪陸文裕鄭端簡俱載其事當是時禁網雖寬散軼尚隱故所序述猶在疑信之間至史仲彬致身錄劉琳拊膝錄程濟从亾隨筆出而其事大顯乃張朝瑞忠節錄疑吳亮事爲附會謂是時英宗少三楊皆其故臣豈皆不能識僅一吳太監識之且建文僧臘已深當滅跡以終必不肯出紛紛之說止因楊行祥一事誤耳予竊謂正統初年主少國疑東西楊方輔政豈有請識故君之禮楊行祥原係僞僧白其僞者于法司而徵其真者于太內此正老臣苦心妙用若謂僧臘已深當滅跡老則隨筆中已具言

之蓋洪熙寬大之後禁罔漸弛而 建文衰頹之  
餘首丘忽動故一聞何洲之言歸心遂不可遏耳

## 詔陞廣西思恩州爲府以土官岑瑛知府事

皇明通紀曰以其獲異僧故也先是 建文帝旣削髮  
披緇執楊應能度牒出走雲遊四方自湖湘入蜀 朝  
廷疑之命給事中胡濙等以訪張邕邕爲名遍物色之  
不可得遂自蜀入雲南復遊閩最後入廣西至橫州南  
門壽佛寺居十五年人不之知其徒歸者甚衆恐事泄  
復遁往南寧陳步江一寺中歸者亦然去之思恩知州  
岑瑛出行忽一僧當道立從者呵之自稱爲 建文皇  
帝自滇歷閩遊方至此今老矣欲送骸骨歸故鄉瑛大  
駭聞于巡按御史奏之驛送赴京號爲老佛途中賦詩  
云流落江湖四十秋歸來不覺雪盈頭乾坤有恨家何



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暗昭陽殿裏雨聲  
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及至京 朝廷  
未審虛實以太監吳亮曾經侍膳使之審視 老佛見  
亮卽曰汝非吳亮耶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時棄片  
肉于地汝伏地飭食之何謂不是亮佯爲  
不知已而復命遂取入西內後莫究所終

王廷宰曰薛方山憲章錄云土官岑瑛遇老僧于道呵  
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能也曰此非吾名吾有所托  
而逃者女不聞金川門之事乎云云史言正統五年有  
僧自雲南至廣西給人曰我 建文也岑瑛執送總兵  
析溥械至京會官鞠之乃言其姓名爲楊行祥 上命  
錮之錦衣獄而歿史乘考誤以史爲據言憲章錄借此  
而附會前說觀此  
書則考誤誤矣

趙士完曰伯兄之爲是譜也始于辛巳之夏迄于癸未  
之冬所閱書九十餘種攷核折衷亦可謂無遺力矣予  
蓋嘗反覆讀之以爲通紀所載及憲章錄與从述隨筆  
可互相發明第謂橫州十五載其徒歸之甚衆者似不  
可信果爾則不免爲人識矣或言鄞人黃潤者督學廣  
一右親見 建文帝跌坐藩堂長身巨鼻聲若洪鍾未知  
然否若世俗訛傳有謂宣德中歸者有謂歸時年八旬  
者有謂至京寓大隆興寺衆稱活佛士女禮拜無虛日  
者有謂供狀自稱年老耳聾者屠氏彙編皆載其說而  
不能刪此譜一出紛紛之說將不攻而自熄矣凡例所  
云掃詞林之粉飾破艸  
野之風聞者詎不信夫  
艸莽史臣曰萬曆癸卯甲辰間予曾聞家長兄譚 建  
文歸闕有內臣狗餽炙鵝之事又頌其流落江湖之跡

蓋伯祖中丞公所口授也予時總角聞此詩已能嘿識  
後十餘載旁涉羣書乃又見讀罷楞嚴之作卽鄭端簡  
吾學編載黔中題壁之詩也或者疑其爲贗鼎予謂真  
贗固未敢遽定然鳳輦龍袍亦傷于太露矣年譜旣成  
不揆狂瞽步韻二首敬錄左方以俟後之君子次篇結  
語有掃除恩冤超脫灰生之意庶不負 師三十九年  
之苦行耳嘗以語阿舍

和尚和尚亦頗以爲然

附錄 和題壁詩云吟詩不用苦推敲長醉松間月一  
瓢四海有心同憤懣隻身無累且逍遙交情生死延陵  
劍世態炎涼范叔袍睡起夢魂頻想像大槌安國是前  
朝和歸闕詩云憶昔金華討論秋羣英濟濟侍螭頭虛  
心欲效唐虞治失計翻成赧獻流燕子高飛天數定龍  
孫遠遁鬼神愁芒屨蹠破三千界歸去來兮正好休

# 師是歲終

按通紀等書 建文之歸 朝廷既審知非妄迎入禁  
中目爲老佛未幾而逝葬于西山不封不禭號曰天下  
大法師之墓時太子文奎年四十五不知所在建庶人  
文焄年四十禁錮中都後九年而有土木之變 英宗  
陷虜深悔 師沒無所加禮嘗以語侍衛袁彬故復辟  
之年卽釋建庶人聽其自便弘治中禮部主事楊循吉  
請復尊號以元順帝及 景皇爲比疏上不報 神宗  
踐阼卽有詔褒表忠魂命所在立祠後以楊天民言復  
建文年號致身錄及从  
亾隨筆始出行于世焉

艸莽史臣曰始終大事不書其時月何居不得其時月  
也不書葬其葬之不成禮也終者以考命終也曰是歲

者言不出乎歸之歲也 師終是歲濟則  
莫知其所終嗚呼濟其天下之異人歟

建文年譜卷下

終

# 附年譜後事

正統七年冬十月大學士楊士奇請修建文實錄不果

時太皇太后疾大漸召內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辦者楊士奇對曰有二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其二方孝孺已誅文皇帝詔收其片言隻字者論處非關國事者乞弛其禁太后曰日曆旣已革除豈可復用士奇曰日曆行于一時國史垂于萬世太后嘿然士奇等叩頭稱受顧命而出

輿養史臣曰楊文貞之言可謂正矣或者多疑其非實謂文貞果有此見自宜早陳何必待太后彌留之際

不知夫 英宗冲幼大事非 太后不行士奇亦揣知  
 微旨未敢輕言承 顧命而有請亦老臣委曲之苦心  
 也 太后河間王女以父歿東昌之戰故終不釋然似  
 使 仁孝皇后聞國政于 仁宗之世其奉行父兄之  
 風志應不待大臣  
 之辭畢矣惜夫

天順元年冬十月 詔釋建庶人出居鳳陽

十月二十六日 勅諭文武羣臣曰朕躬膺 天命復  
 承 祖宗大統夙夜憂勤欲使天下羣生咸得其所而  
 况宗室至親也哉念建庶人等自幼為前人所累拘幽  
 至今已五十餘年憫此遺孤特從寬貸用是厚加賞賚  
 遣人送至鳳陽居住月給廩餼以安其生仍聽婚姻成  
 續其後庶副眷念親親之意故諭李賢曰 上復位之

後因思建庶人輩淹禁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一日謂賢曰親親之誼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高皇帝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遂決卽日白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乃遣中官于鳳陽造房屋畢日上召賢曰今日可送去勅軍衛有司供給柴米凡一應器用悉令完具聽其婚姻自在出入給與闈者二十人婢妾十人遣太監牛玉入禁諭意庶人驚喜不意聖恩若此上召賢謂可發旨意賢謂此非細事宜論文武百官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人感嘆以爲真帝王之度云

弘治六年兵科給事中吳世忠請褒美建文死難諸臣



# 下禮部議

先是台州人繆恭伏闕上書請封建庶人後爲王奉  
懿文祀通政使見而大駭曰蠻子作亥繫之兵馬司疏  
上上不報亦不之罪至是兵科吳世忠疏曰昔太  
宗靖難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鄒瑾魏冕齊  
泰黃子澄諸人皆仗節以死夫太宗之靖難者武王  
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之仗節者夷齊之志天  
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  
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乞陛下褒美諸臣  
九廟聞之豈獨生色而已

耶事下禮部議格不行

陳建曰按弘治時禮部主事蘇人楊循吉嘗請追謚  
建文帝以恭仁康定景皇帝及元順帝爲比謂元之

季主知天命歸我。太祖避位而去其沒也，得謚爲元順帝而况。建文君又非勝國可擬者乎？以親親言之，固當視景帝以避位言之，尤當視順帝則告于高廟而追謚之，豈可已哉？建按成祖登極初，謂建文自焚常葬以天子之禮，無貶黜之文。天順初，英廟又憫建文子庶人之無辜，釋其囚而聽其昏娶出入，自便在今日推祖宗之心，加以謚號，使得比諸景皇帝，固無不可也。

嘉靖十四年給事中楊傑疏請褒建文死事諸臣事下禮部夏言阻止之

傑請褒死事諸臣，上覽之下其事于禮部。部議未決，上問夏言言對曰：諸臣皆誤君敗國在，先朝已正顯

戮豈可復褒新進小臣从艸野來聞人傳說諸罪臣之死甚烈故輒爲稱說耳上然其議遂止不行

### 隆慶六年 詔崇祀歿難諸臣卹其後裔

是年 穆宗崩 神宗御極詔內一款革除間被罪諸臣忠于所事甘蹈刑戮有歿無二此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之語是諸臣罪雖不赦心實可原朕今仰遵我 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或特建祠或附本處名賢忠節祠歲時以禮致祭其墳墓後裔倘有存者厚加恤錄

艸莽史臣曰夏言謂諸臣誤君敗國固未必盡非然第可責齊黃二子而不可責之陳迪黃觀鐵鉉姚善周是

脩之輩 神宗恩詔一概表揚不如就其中稍分等第  
大者贈謚專祠次者附祀鄉賢乃帝王勵世之大權也  
往見諸忠臣祠記有云諸臣旣蒙恩褒祀而 建文廟  
食無聞不惟于人心未愜卽諸臣而陟降于斯也得無  
愴焉心痛而不欲食乎以此言之立廟  
追崇如 景皇故事真萬萬不可緩矣

### 萬曆二十三年給事中楊天民疏請復建文年號從之

神宗踐阼卽有 詔褒表忠魂十二年御史屠叔方奏  
爲胡閏鄒瑾等外親遣戍者當放還鄉 上可其奏至  
是天民題爲 累朝闕典究竟難湮懇乞 聖明及時  
修舉以成 祖德以光信史事奉 聖旨 建文事跡  
著附 太祖高皇帝實錄之末仍書其年號自是纂  
國朝諸史者始書建文屠叔方作建文朝野彙編

崇禎四年工部郎中李若愚請復建文帝廟謚

是年四月李若愚因禱雨奏疏請復建文廟謚錄  
節諸臣上命禮臣集議明年六月禮部主事周鏞復  
以爲請奉聖旨奏內事情向有屢旨還著該部酌  
議具奏然終未及行十七年三月京師陷其年五月  
弘光帝以福王監國恭謁孝陵禮畢問懿文太子  
園陵所在瞻佇久之以此知廟謚實錄皆有所待云  
趙士冕曰甲申歲禮部尚書顧錫疇奉旨修建文  
實錄上尊號曰惠宗讓皇帝于是人心歡悅而三百年  
來憤鬱之氣吐矣

年譜辨疑

是書之作原以破千古之疑然終有可疑者四予反覆推求而得其說既確有以自信而不能必後人之皆信也作辨疑

或問乎臣喆曰子爲是譜本諸史程二太史之書然則二子之書可盡信耶曰未必然也二子之所記原不盡合其合者不得不信其不合者未可盡信未可盡疑尤不可偏主一家之說蓋記事屬詞偶有疑誤遂致參差疑以傳疑

亦是見二書之不相依附其大者若合符節則不謀而同耳曰是則然矣乃吾于庚申之事而更有所不可解夫姪之卜程濟之所謂大凶是耶非耶帝歸未久奄忽告終則大凶驗矣濟既明言帝胡不懼濟又何以不固爭也曰嗟吉凶之際難言哉難言哉易有之曰小貞吉大貞凶又曰過涉滅頂凶无咎故義之所在有凶不必避者唯得正而驚焉斯已矣以濟之神于易數不減青田其所知者建文往必不返故止其行建文素精于祿命自知

其大數告終歸亦死不歸亦死死于荒山與溝瀆自經者  
等孰與夫歸身 闕下杖履翩然使天下知我之遜位而  
去不失避賢投老而歸彌彰忘怨父子君臣之兩無憾也  
曰若然則 帝之終也果無燭斧之疑與曰事本難明以  
理斷之則決不爾蓋 文皇之有天下 祖孫相繼垂四  
十年 建文癡病無他志雖庸人可以無疑况 仁 宣  
二帝聖德彰聞 英廟冲齡三楊柄國而冑有意外之接  
圖耶故謂 建文之終待之未盡善則可謂不以考終則



不可此亦輕重之權衡而曲直之繩墨也然則僧之詭爲  
帝何居曰是別有說焉夫詭爲帝者非假子輿希非望也  
彼蓋因寺壁之詩爲人所覺故願以身代若此僧者亦以  
亾諸臣之流亞歟繇此觀之濟所謂凶信非無據 師之  
不避其見自高濟不固爭亦有寤于此耳不然胡迎居西  
丙濟自以爲臣職終耶曰子之論 建文之歸吾旣得聞  
命矣至于論从亡之臣揄揚不置殉難之臣若有所不滿  
者何居曰非敢然也微箕之生比干之死夫子皆許其爲

仁建文遜位羣臣之引去者四百餘人死難者將近百人  
从亾者二十餘人幽囚不屈者魏國公一人視殷位十倍  
過之其所不足者才耳然才實未嘗不足若魏國之用兵  
依稀郭李鐵鉉之固守不下張巡如卓如高其先見遠謀  
足方賈誼劉氏子大有父風使得居將相之位盡展厥猷  
何至以 高皇全盛之金甌未及五載而 天子爲比丘  
哉予固不敢于从亡殉難妄有低昂然殉難諸臣自有  
昂之不一國初咸目爲姦黨稔知其事者咋指吐舌而不

敢道今日則號稱忠烈傳聞其事者擊節贊歎而無所分  
則皆過也善乎彭惠安韶哀江南詩曰 神儲早謝世

太孫推正嫡嫌隙日以開讒言肆罔極居然尾不掉大都  
執偶國時有黃奉常輕佻故無匹踪跡類叔文論事時造  
膝一旦削侯王勿皇何太亟迂人暗大體國釁此焉積漁  
陽動地來六軍盡股栗齊公大司馬折衝乃其職內相方  
夫子樞機資密勿又有黃門陳自少稱英特之歎矣靡他  
鼎鑊甘如飴所貴賢士模萬段安足卹後來奸佞儒巧言

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三復此詩平心正論詞  
追風雅義取春秋此不獨殉難諸臣聞之心折 三祖在  
天或者亦首肯于其言耶予聞方鐵諸臣專心竊壯之恨  
不得 建文出亾本末旣獲讀二子之書驚喜欲狂以爲  
奇邁喟然發憤而爲茲譜自春涉夏編纂粗成遂詮論辯  
之言附于提綱之後時辛巳小暑前三日也

漢書卷之四十四

刑

四

附

趙文學傳

長洲陳濟生撰

濟生自始列諸生卽聞齊六郡有山左大社皆一時賢豪而趙君伯濬實爲之倡山東學者推爲祭酒今且二十餘年而伯濬守道不回以歿余聞而悲之又讀東山詩史及皇綱錄其事核其詞嚴廓然有匡王濟世之志未嘗不歎天之未歛平治天下使真儒不用而徒以其文自見也君諱士喆萊州掖人趙氏爲萊世家伯濬以文名于時御史

畢公以膠萊河策諸生對第一壬申春叛兵圍萊上下兇  
懼伯濬墨衰登城爲巡撫徐公草間賊書及圍日急伯濬  
晝夜立埤堦間佐撫防總 晝戰守計磨盾作檄頃刻立  
成八月圍解敘功奉 旨減年超貢伯濬博學高才通當  
世之務憂人之憂樂人之樂自傷世受國恩無尺寸可以  
自效而國事日非科目諸人負 天子盛意當內外交訁  
而苞苴門戶外不聞出一語利國家常疾首恨之每思伏  
闕上萬言封事極陳當世利病大略謂朝士齷齪疾入膏

盲不可醫宜掃地更新效昔人馬上治破資格以作士氣  
除加派以固民心不得已則姑和戎以滅寇不然甌且不  
溯而時陳啓新方以言事用伯濬恥之不果上及京師變  
一一如其平日所料萊聞賊西走將議反正擁僞官人至  
觀望莫敢發言伯濬叱令縛之卒斬以徇已而北兵至乃  
避之寧海松椒居五六年復之成山又四五年發爲詩歌  
忠愛懇切大類子美乃其東山詩史倣文信國集子美句  
成百八十章又類其自作皇綱錄則取邵子皇極經世朱



子通鑑綱目合爲一書上列元會運世而以歷代正統閏  
統變統無統繫之稍有改定最爲精當復有建文年譜及  
文集若干卷所與游相酬和者爲宋澄嵐王青伯蒲龍隱  
錢大生董樵皆今世有心人也乙未春病卒同人私謚曰  
文潛先生二子濤字山公瀚字海客並有文能承父志余  
聞之友人至自東萊者言趙氏世有奇材南方之學者未  
能或之先也今讀其書果然將次第梓之以傳于後獨惜  
文潛以天下才而卒老于諸生僅中乙榜需次未貢但以

節義文章見稱爲可悲耳

附  
錄



三

趙文潛先生誄

昌陽宋繼澄撰

吾友東萊趙伯濬歲乙未秋七月二十六日卒丙申夏四月葬于東郊新卜之阡伯濬之完行全歸于斯畢矣鄉之人曰古之尊名壹惠雖無位得謚故行高者美名不衰非徒其不可忘也鄉之懿好存焉于是六議爲里謚而以質于余伯濬無書不讀于以進退古人大節小善稱舉不苟咸曰謚法之文先生有焉伯濬樂易無城府事關名教雖

小必持正色危言終其身踐之咸曰謚法之以貞先生有  
焉伯濬愛身樂遁尚友幼安元亮茹藿飲水雖顛越益堅  
咸曰先生其有潛德乎謚法無以言百古之人不必盡謚  
法之循也請以易先生名可矣夫展子之惠也黔子之康  
也皆其妻知之深也余與伯濬交雖未能比德以云知心  
良不誣哉不可以謝桺下黔婁之婦而敢辭之哉要之伯  
濬之示人者坦矣鄉之人卽無不知之凡伯濬言行原本  
多文爲富故文可槩之貞入于潛可合而一之敬約衆情

之曰文潛先生乃泣而誄之曰

四術之光兮人倫之綱兮藏兮藏兮樂爾常兮胡天之不  
康兮乃伊人之亡兮仰日月之有行兮爾往其何翔兮



龔安節先生年譜

又滿樓

里後學趙詒翼校錄

鈍菴素履潔白至性忠孝以高年壽終雖志傳班班  
可考而循年紀事之譜尙爾闕然絳幼辱化誨長荷  
薰陶親承遺教其容不文已乎乃稽其行事纂其言  
之發於忠孝者附之歲年之下述譜如左

洪武十五年壬戌是歲十月十一日生先生於岳州考

諱訥字叔言蘇之崑山人

翼按沈魯墓誌王執禮祠堂記並云崑山婁縣村人

惟蘇府志則云家崑山真義里真義為遇仙翁發祥地子孫世居於此有龔邦衡遇仙樹傳可據崑山本古婁縣地梁天監六年析婁縣置信義縣大同二年婁縣廢隋開皇十八年信義縣亦廢以後為村為鎮



隨時變易信義在今縣治西十八里婁縣村在東北  
三里相距絕遠未可混為一也譜但稱崑山人則婁  
縣村歟信義里歟抑由信義  
里徙婁縣村歟今皆莫考  
洪武十一年戊午中文

學科選授岳州儒學正母王氏宋參知政事王綯翼

綯字唐公裔孫諱慶恂之孫女生先生時年三十三

歲

洪武十六年癸亥先生時年二歲家於岳州會陞州為

府州官偕入京改調岳守見上問以民風土俗懾不

敢言而叔言奏對詳悉上謂其有敢言之風遂遷兵

科給事中乃家於京果良於獻替尋轉都給事兵科

洪武十七年甲子先生時年三歲春三月叔言以言事

獲罪謫戍五開衛胥靡以行母王氏與子女先逮至湖廣會赦得還鄉里與叔言會於半途相號泣以別獨攜幼子女三人東歸道喪其二所存惟先生一人時國禁方嚴戍者不得與親屬偕叔言至五開不久而卒遂葬其所

洪武二十年丁卯先生時年六歲與母氏居二保從塾

師沈以中

翼按以中疑卽孟舟之父名真

遊學性通敏過目成誦讀

書卽求悟解一日師出外羣弟子輒爲迷藏戲而先生獨凝然莊坐略不寓目其穎異如此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先生時年十歲遷居邑之春和里

從西齋

翼按明制儒學教諭一訓導二教諭居明倫堂訓導一居居仁齋曰東齋一居由義齋曰

西林先生

翼按名鐘字仲鏞華亭人洪武二十年任

仕至山東參政見邑志名宦

遊通春秋經義每讀書至夜分必呱

呱泣母覺發曰汝何泣先生曰人皆有天倫之樂而

我獨無人享寧居而我且暮有仳離之苦是以泣耳

於是母亦為之泣是時五開以叔言物故句補伍者

無虛日先祖奉政公

張大復張采傳並云清惠公保持之翼按清惠公名理邑志

傳理卒於天順元年丁丑年五十有一而先生時已

七十六歲是理少先生二十五歲句伍時尙未生也

二張傳皆誤此云先祖奉政公乃得與其從兄瑀閱  
其實奉政公者理之父名賢字思齊  
其寡弱陰賂用事得緩其行

洪武二十八年乙亥先生時年一十四歲會句補伍者  
益急乃去補戍遼陽充五開衛卒屬築城先生當運  
磚見主者憤於所事乃疏其方略挾書從事主者異  
而禮之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先生時年一十七歲北方有事兵

亂戍卒皆亡先生亦亡冬十月詣闕請補近衛以衛

王宮上嘉其義撥歷城侯盛庸部下調用

原註一云此建文二

年庚辰冬間事

建文三年辛巳先生時年二十歲從征淮陰後敗績亡

歸守衛王宮

建文四年壬午先生時年二十一歲守金川門六月十三日乙丑文皇靖難兵至金川門谷王穗以門降先生操戈相向再擣之不中亡之郊外見宮中火起傳言乘輿巽去即投戈大慟歸鄉里變姓名為王氏竄伏江陰海虞之間

永樂四年丙戌先生時年二十五歲授徒於言城周敬

脩氏

翼按敬脩號萊菴芝州人先生有萊菴先生歌

有寄聽泉沈兄孟舟

翼按

孟舟名方清修好學樂談性理愚魯訥皆其子也見邑志隱逸

曰君比參星我比商

相思縮地恨無方十年湖海同漂泊兩地情懷一感傷會面未知何歲月論心安得共盃觴幾迴雲樹窮

吟目千里悠悠思更長

翼按是詩野古集不載當是李萍槎先生所刪

永樂五年丁亥先生時年二十六歲題枯枝凍雀圖有

曰歲寒風雪滿山林獨戀枯枝思不禁愁絕紇干興

感處不知臣子獨何心

是詩集不載

永樂六年戊子先生時年二十七歲寓居常熟馬字昌

氏

翼按字昌為先生門人當寓居時即從學焉見先生題畫竹石寄馬字昌詩序

母王氏獨

居崑山有客中思親詩其一曰才看黃落梧間葉又

見青歸柳上枝慈母鬢毛紛似雪小兒方寸亂如絲

其二曰烏母含飢守故巢烏兒折翅墮林皋相呼相

應空相憶夜冷霜清月正高

永樂十年壬辰先生時年三十一歲夜歸古婁逢陸漁

隱翼按漁隱字大用先生有吳淞漁隱為陸大用賦詩話舊曰十年湖海共飄

零無異紛紛水上萍今日客中欣邂逅故人情重眼

猶青其過東易遺老故居有曰仙客騎鯨去不回墨

池吟事久塵埃我來再拜庭前樹為憶先生手自栽

上二詩集俱不載遺老沈姓以中其字先生童子時師也至

是淹忽已久身後寂寞悽然感悼不覺涕零為詩以

誌之

永樂十二年甲午先生時年三十三歲避居琴水上翼按

即海虞陳南野氏時母氏年六十五歲獨居崑山適見屠鶴鳴傳註

吳文恪公訥自海虞來教崑庠送以詩曰嗜讀先生  
舊典謨十年窗下自咿唔恥隨兒輩營青紫樂與英  
材作範模朝醉言城江上酒暮餐崑學圃中蔬送君  
不得隨君去垂淚空憐返哺鳥是詩集不載後文恪以事  
止不果行

永樂十五年丁酉先生時年三十六歲與友人袁宗魯  
別幾二十載十月望日一旦邂逅琴川寓舍追論疇  
昔不勝慨歎旣而寄懷有曰竄伏江鄉二十年艱難  
生計總無便童汪非怯當年事爲有慈親在故園其  
寄友人  
有曰音書何處覓鱗鴻二十年來杳不通槽



檻有誰憐老驥江湖無不羨元龍皋魚風木君心苦  
仁傑雲山我興濃欲問相逢定何日只今萍梗正西

東

二詩集  
俱不載

永樂十七年己亥先生時年三十八歲其述懷有曰自  
歎微軀一羽輕去畱無定似游僧病隨春草年年長  
愁逐秋潮夜夜增定省久違思老母心胸日塞念良  
朋何時得泛歸吳棹重讀父書親夜鐙

永樂十八年庚午先生時年三十九歲客居涓水之上  
寫其隱事有鐵心行云我有胸中一塊鐵贈君煅煉  
成寶刀不斬狐狸及躡鼠要斬南山白額長橋蛟視

蛟如虬虎如貓心不爲動力不勞功成畢竟藏諸韜  
肯將割肉供君庖縱教埋沒不復用終使神光夜燭  
牛斗高

永樂二十年壬寅先生時年四十一歲詠采薇以自況  
有曰周家之粟苦如蘗首陽之薇甘若飴弟兄風節  
有如此千古此情誰許知靖節東籬醉黃菊四皓商  
山采紫芝孰云時代有先後彼此未必殊襟期君不  
見太樸日散趨澆漓流風餘韻無復遺世人但識癡  
頑老若見此圖應解頤

是詩集  
不載

永樂二十二年甲辰先生時年四十三歲客居琴川娶

周氏素慎為妾

洪熙元年乙巳先生時年四十四歲仁宗即位詔諭羣  
 臣解建文被罪臣禁寬恤軍政秋八月同季仲怡篋  
 往玉峯夜宿新塘阻風雨客有吟唐人縱然一夜風  
 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之句步其韻有曰一帆同載  
 孝廉船夜泊新塘聽雨眠為動故園桑梓念不知清  
 淚落腮邊是詩集不載仲怡亦和之曰楊柳磯頭繫客船  
 打篷風雨夜驚眠西風不管情懷惡又送濤聲到枕  
 邊

宣德二年丁未先生時年四十六歲館琴川陳南野氏

有客中思親詩曰憶昔離家三十秋轉眼少年成白  
頭一身湖海尙萍梗每愁不肖貽親憂遙憐朝暮倚  
門處不見兒歸應淚流淚流有時乾思念無時休無  
時休常抱怨兒非不思歸自是無歸便太行回首見  
孤雲千古懷英共悲戀舉頭問蒼天不言何時得遂  
平生願奈此日月何怱怱急如箭北堂日夜切歸心  
杜宇無勞苦相勸是詩集  
不載

宣德四年己酉先生時年四十八歲母氏年八十一歲  
有哀親年邁詩曰一生子職苦蹉跎深懼慈親八十  
過若論兒心思罔極再加八十未爲多友人季仲怡

以慈烏反哺圖求題援筆曰主人庭樹綠森森反哺

時來慰母心願我北堂違菽水負恩深痛不如禽詩

集俱不載冬十月有詔清理戎籍其老弱不堪遠配者悉

附近衛差操久捕不至者出首著伍免罪是歲都御

史周忱翼按字恂如吉水人撫吳

宣德六年辛亥先生時年五十歲春三月都御史周忱

均田額躬行畝畝夙知先生賢至是徧物色之得之

於琴水上親造其廬問以當世事宜手條二十餘事

上之忱以語久無供具隨行請食食以草茅而退忱

以所陳事次第推行吳民至今便之

宣德七年壬子先生時年五十一歲自靖難以來軍政  
督急促補五開缺伍縣受文牒至四百七十至是有  
司奉詔例清理軍伍乃遂以先生爲老弱無嗣近附  
鎮海戎籍有歸婁江詩昔年曾住婁江上看到園林  
幾樹春今日歸來風景異梅花猶識舊時人 廿載  
江湖逐梗萍故園花木總凋零歸來獨有窗前竹不  
減猗猗舊日青

第二首  
集不載

宣德八年癸丑先生時年五十二歲後四月七日母王  
孺人卒先生哀毀踰禮幾至滅性病後有詩曰一病  
纔甦似酒醒卻思遺體忽心驚幸生不必論諸事得

寐何須問幾更已覺壯心隨日減久拚華髮滿頭生  
痛憐念母恩無極淚雨何時可得晴

是詩集  
不載

宣德九年甲寅先生時年五十三歲友人康友竹爲寫  
畫像自題曰十年不見康友竹一日客裏驚相逢江  
湖落魄總相似生意不殊心事同爲施丹青造化筆  
寫我山林枯槁容鐵冠布衲草爲履抱琴瘦僕行相  
從寒風兩鬢吹蓬鬆雪中古木霜中鴻風流敢託歸  
來翁一團清氣蟠心胸功名不羨褒鄂公莞爾一笑  
浮雲空今年五十已過二六十相將在眼中君今還  
西我歸東一聚一散眞萍蓬他時何處可得復相遇

爲我添个尋詩筇

宣德十年乙卯先生時年五十四歲其歸田園有曰客  
中常憶鄉關好每恨歸來苦不早十年世事付春夢  
數畝田園沒秋草今朝始得返吾廬玄髮驚看半成  
縞痛憐慈母臥泉關灑淚含悽向誰道老妻沾酒慰  
睽離弱息呼翁覓提抱胸中感慨幾多情一夜鐙前  
盡傾倒是詩集不載十月娶淑新周氏有買妾詞冗不載  
正統元年丙辰先生時年五十五歲自丁未以來猶客  
寓海虞陳氏至是東歸別諸友有曰一別故園三十  
秋此生漂寄似萍浮奔馳自念多身累憔悴誰憐久



客愁舉世但知新，締好維君不忘舊。從遊相思後夜，  
知何處。明月清風隔古婁，歸而與族姪彥中話舊有。  
曰：廿年逃難海東陬，往事重思淚欲流。最是夜深何  
處笛，爲予吹徹許多愁。備歷艱危十載前，此身常  
與死相連。誰知痛定重思痛，毛骨于今尙凜然。上三詩集  
俱不載

正統二年丁巳先生時年五十六歲春築室於邑之北  
郊虞浦上藝卉木蔬果題所居曰野古齋日與伯父  
珩季父琚詠歌其中有田三十畝力耕自給而於聲  
利紛華泊如也其相依彥文原註昆弟以居有曰早

歲飄蓬晚得歸念叨同族遠相依難兄難弟心無二  
全孝全忠志不違既遇仲淹終見卹不慚伯玉老知  
非一菴已副棲遲計聊託耕耘代蕪薇秋八月二十  
四日偶憶前事言之痛心有口號曰三十年前萬歲  
橋村莊投宿記今宵當時老嫗知安在淚灑西風百  
里遙二詩集俱不載先生自註曰彼時余寓其家有老嫗甚  
有憐恤我意待之過厚其萬歲橋界於常熟無錫江  
陰三縣之交時壬午秋日也

正統三年戊午先生時年五十七歲海虞郭令

翼按郭令名南

上虞人見常熟縣志名宦

閔先生賢常不遠百里來訪之秋七月

遺以梁肉親過野古齋談論竟日而去有謝郭令詩  
正統四年己未先生時年五十八歲巡撫周文襄公忱  
欽其才節兩薦爲松江太倉學官不就以書辭之其  
略曰詡性愚識淺德薄才涼加以寡弱一身愁苦亂  
其方寸不忠不孝誠天地一罪人耳今也年幾六十  
旦夕之人一死外無他顧也乃者執事謬以千慮一  
得之見謂可居民上便欲置詡於後生模範之地則  
豈其所願欲者哉若今致仕都憲海虞思菴吳公稔  
知不肖之爲人試以質之必得詡之實矣夫庠序乃  
名教之地以詡處之則名教何在是以寧死敢拂執

事愛厚之意決不敢須臾離此以貽名教之羞古語

曰君子愛人以德不强人所不能倘或不棄則向之

所言一一行之執事之賜不既厚乎忱訪訥原註思菴名

訥以恐負城門一慟之語告之忱乃止原註思菴嘗

子之才何不仕先生曰謝仕無秋八月淫雨挾旬作

苦楚吟以遺當道民有發粟之惠

正統七年壬戌先生時年六十一歲舊君還京有落葉

吟寓意曰落葉復落葉階前積漸多雖知無返期未

能忘舊柯誰知舊柯心已萌新葉意新故情不同能

不我遐棄作書報新葉且莫誇逢時西風一朝起此

情當自知

四庫提要稱絃作譜在成化十三年楊應能事久已論定不應有舊君還京之語且

落葉

一詩本無明指安知非別有託諷顧斷為惠帝還京之作亦未見其然翼按惠帝還京當時有此謔

傳

先生聞而感觸即託落葉以寓意亦依戀故主之心應爾事之謔否不暇計也絃作譜時雖明知其謔

然

當其親侍函丈見先生寓意確指此事據以入譜存其真耳未可謂為不然也

正統八年癸亥先生時年六十二歲水潦彌日著癸亥

民情

正統十年乙丑先生時年六十四歲妾周氏淑新於宣

德十年來歸賴其奉事之力者十霜是歲十月八日

卒距其生永樂癸巳四月三日得年三十有三其哀

淑新詩曰春風拂拂從東來名園草木俱花開花開

淑新詩曰春風拂拂從東來名園草木俱花開花開

豈無數日好爭奈晚來風雨催半隨流水半塵土舊  
枝一別無時迴人生處世亦如此對之能不令心哀  
可憐吾家歲寒婦十載衡門共甘苦昨朝猶見奉衰  
翁今日誰知臥黃土綵雲一斷杳無蹤愈遠思之愈  
悽楚一宵耿耿不成眠數盡譙樓五更鼓

是詩集  
不載

正統十一年丙寅先生時年六十五歲春三月十七葬  
淑新於所居之側其詞曰噫惟汝家于烏目之西兮  
其氏爲周方九齡而義養于陸兮又十四而歸我于  
婁時予齒居百之半而又四兮紛白雪其盈頭汝能  
弗以枯楊之萋而芥蒂兮安命分而曾無怨尤痛吾

抑而癢吾搔兮飢我食而寒我裘以予後之寂寥兮  
畜幼息而誓守吾松楸嗟日居而月諸兮瞬息頽而  
十越春秋奈天命之不與兮志雖銳而莫酬遭子時  
之不料兮抱疾疢而幾乎一周孰謂汝之感而癢癢  
食兮竟伏枕而弗瘳雖顛沛而心弗爲之亂兮所云  
云者無非善後之謀感吾生之既邁兮方仗汝以遂  
其優游胡爲棄我而逝兮忍不能爲數載之留豈吾  
不德而致汝于斯兮折而壽之不修彼里閭之知與  
不知兮誰不爲之涕流矧予感汝義誠切兮痛曷時  
而可休瞻鹿城之故原兮爲吾母之樂邱汝其從吾

室而後先兮侍吾母而仙遊惟汝事之既畢兮我亦  
免夫身後之憂苟素行無愧而可樂兮夫何間乎明  
幽俟予命盡而爲九泉之歸兮會一笑而相求長歌  
之悲過于慟哭兮我恨悠悠嗚呼淑新兮其知此不  
嗚呼淑新兮其知此不歌已遂刻於石以志其壙云  
正統十二年丁卯先生時年六十六歲友人史君實書  
采薇圖遺之題其上曰采薇千古說夷齊風味還同  
我甕齏珍重故人知此意遠緘詩畫慰窮棲是詩集  
不載

義孫周寶生

正統十四年己巳先生時年六十八歲憶朱輔有曰家



山杳杳同千里行李蕭蕭各一身憶昔相逢涪化鎮

異鄉人念異鄉人

是詩集不載

其自註曰輔安慶人常客

吳與予善前壬午秋相遇於涪化鎮於今幾四十載矣追憶其事不覺泫然

景泰元年庚午先生時年六十九歲其自題曰予每詠

昔所歌金陵妓雖老不覺墮淚惟沈誠學張文翔

翼按

文翔名翼太倉人嘗以言事譎戍

可以語此意也哀哉其詞曰佳人

二八婉清揚客寄金陵歲月長邂逅東吳舊親識慙

慙一一問家鄉石頭城下水縈迴曾為郎君把

杯今日偶從船裏過含情不覺首頻回

詩集不載

景泰二年辛未先生時年七十歲自題其居曰居臨流  
水縈紆門對青山笑兀四時風月雲煙總是吾家舊  
物但知安分休休不作書空咄咄且喜盈樽有酒何  
羨滿牀堆笏君不見朝來簷日暖融融笑看梅花坐  
捫蝨

景泰三年壬申先生時年七十一歲有趙縉者以御史  
按吳虐民罔上歌風犬行以刺之其略曰白日都無  
戀主心黑夜絕無防盜意必當爲人擊死棄中流惟  
蓋終無可埋地

景泰四年癸酉先生時年七十二歲老妾周氏素慎事

先生久除夕以詩贈之曰汝今事我三十年昔馮少  
壯今幡然東西南北幾變遷勞苦飢寒深可憐深可  
憐念之能不心煩悵自知命分已前定肯學胡笳輕  
怨天昨發一言堪賞歎勸我無勞思後患但令歡笑  
樂餘年管取緝麻賣錢供爾魚羹飯魚羹飯不愧梁  
家孟光案適然義孫周寶拍手起舞爲我歌青天阿  
翁大笑不覺七十三年又在今宵五更換是詩集  
不載  
景泰五年甲戌先生時年七十三歲是歲大潦吳中大  
饑有民風詩略曰一經水旱便流離風景蕭條思慘  
悽到處喚春空有鳥連村報曉寂無雞頰垣棄井荒

蕪宅苦調哀音凍餓妻更有社公同寂寞年來不復  
享豚蹄 鍋無粒粟竈無薪只有松楸可濟貧半廩  
半燒俱伐盡可憐流毒到亡人葉文莊公盛稱其碩  
德奧學巍然鄉邦之重所為詩有杜荀鶴時世行風  
致與流俗輩空言無補之音不同時崑令鄭達翼按達字  
叔通襄陽人有政績見邑志名宦敬禮賢士往往與其簿造先生廬  
而問以救荒之策有詩紀之曰承恩降自九重天困  
苦崑民幸保全一念遠追前哲美同心尤藉簿公賢  
惠加寒素聲名重榮及蒿萊景色鮮慚媿草廬無供  
奉惟憑一縷博山煙是詩集不載

景泰六年乙亥先生時年七十四歲春過幹山弔鐵崖  
先生墓有詩曰松江西來澗湖浹九峯歷歷皆相似  
中有一峯高人雲鐵龍先生臥于此先生學正天才  
高經濟文章重三史吳會依歸足俊才竊比關西號  
夫子方當元社將屋時羣雄在處蟠蛟螭英才無不  
被籠絡節義未免爲文姬惟有先生不受羈放情歌  
酒隨游嬉拘拘士輩笑狂蕩明哲保身元不知君不  
見倦倦狀頭書李黼可念良工心獨苦無言混俗擬  
陶潛有仲卽憐期蔣詡柳孃牢護守宮紅秋孃未負  
揚州社我來尙感百年心再拜荒原一抔土與彥申

子姪夜話有曰偶與諸郎說素心  
鐙殘始覺到更深  
欲將舊事重提起怕惹哀情轉  
不禁壯志有懷徒感慨  
老身多病但呻吟宗風振作歸  
而輩勉力休令負寸陰

上二詩集  
俱不載

景泰七年丙子先生時年七十五歲  
夏四月十六義孫周寶病腫死  
哭之曰義孫十歲頗聰明日夜  
惓惓望有成豈意永辭從學路  
那知頓絕讀書聲我生稟得殊  
孤獨爾命由來也薄輕石上三  
生如果有公孫願得敘餘情

是詩集  
不載

夏秋大旱作丙子民情觀風者采焉

天順元年丁丑先生時年七十六歲自題小虞浦草菴  
有曰我家玉山下正壓虞溪隈門可羅烏雀徑惟周  
蘚苔媿無濟時策高位讓羣材安貧復守賤分外奚  
求哉甕頭白酒熟籬下黃花開爲招陶淵明共歌歸

去來

是詩集  
不載

天順二年戊寅先生時年七十七歲縣令鄭達卒於官  
先生以詩挽之曰不知有己能忘勢破屋時勞肯見  
過疊疊笑談霏玉屑雍雍慈恕藹陽和無能野老蒙  
知久失所窮民感惠多千里湘潭歸櫬遠痛爲吾道

淚滂沱

是詩集  
不載

天順四年庚辰先生時年七十九歲四月十三葬義孫  
周寶於崑城祖墓之旁乃爲詩以銘之曰生旣隨公  
公死亦隨公公生死不相離情深江海同爾今寧爾  
居爲我守空槨待得公公數盡來與爾復敘舊歡樂  
富貴壽不爲厚貧賤天不爲薄何必羨人間萬戶侯  
何必慕遼東千歲鶴噫煉鐵本鑄劍鑄就卻成錯兩  
眼望爾爾不歸一日幾回清淚落是詩集不載義孫者爲  
先生義養進安所生寶方二歲而進安死先生育之  
如子迨能舞象卽聰慧絕人教以書史經義過目輒  
成誦且能領會意旨深器異之竟以病死僅十歲其



生爲正統丁卯三月之八日也

翼按是歲五月至六月淫雨兼旬田禾盡

沒先生有庚辰苦雨謠

天順五年辛巳先生時年八十歲精爽不衰如壯夫之飲食所適無遠近必步或勸稍就舟楫曰天生我足何用哉每夜讀書至二鼓燈下看細字不少瞬而五經子史能全卷背誦如水注尤善記國初典故至於文移案牘皆能腹笥之不遺且周知百物之名然孜孜好善言必忠信孝友以教後進子弟後進子弟之嗜學力行者咸之先生之門取則焉冬十月十一日爲八十誕辰畫史張文著爲祝壽圖鎮海指揮使彭

城武政倡羣賢爲詩其上誠學沈魯敘其略曰夫仁者壽固無異議而得壽之由或異可無言乎或謂先生幼歷艱虞勵苦志善醫藥而不飲酒節食慎疾所以致遐齡如此之健是殆見其粗而未見其末耶先生早居戎伍躬執戈矛以爲童汪之役身雖弱而功則可紀其爲宣尼之所躋者蓋亦有自矣況年與德進學有日新其爲詩也寓少陵之史筆其爲文也繼賈傳之經世而風教名節又拳拳不忘於言則與輕浮譁浪之嘲詠風月而不惜廉隅得喪者其爲朝菌與莊椿又安知小年大年之相遠奚啻若是耶

天順六年壬申先生時年八十一歲其書懷有曰少壯

方當弱冠年曾揮血淚玉階前而今省着當年事不

覺長號向老天 阿婆蓬鬢白如銀八十年來未嫁

人說與旁人都不信至今猶是女兒身二詩集不載

天順七年癸未先生時年八十二歲清明日偕八九伴

弔御史李樂菴劉龍洲易蓬峯陳信卿諸無嗣之墓

其謝同遊有曰少罹多難可悲憐慆寄如萍六十年

不道歸來頭雪白又隨親友弔前賢是詩集不載夏五月

作壽藏於鹿城祖塋之昭同邑沈魯記之其略曰先

生少籍戎伍身歷多艱年逾八十而好古之心彌篤

忠貞孝義之談日不虛口後生小子獲聞先生之聲  
歎莫不悚然佩服以警策於終身蓋亦古之遺老能  
引後進以遵道者世豈多見其人哉李唐司空員外  
生壙中歲時集客嘗曰吾豈須臾處此耶既卒承家  
乏嗣而外孫爲之世守今先生亦然先生於司空顯  
晦不同而志操則一後之人有觀九原而追慕高風  
若趙孟叔孫之以武子文仲爲歸者會當有能記諸  
牘簡於是同邑縉紳士錢昌談懋周珙顧鑄朱泰安  
夏景唐益馬成孫瓊陳錦葉盛武政張翔駱異陳翊  
周匯相與詠歌成卷外孫周雍與紱繪圖於前最後

進士鄭文康陳德容跋其尾

天順八年甲申先生時年八十三歲自題其居爲逸老  
菴沈魯記曰鈍菴先生早罹世故遯跡於窮途涸轍  
者五十餘年而後歸老桑梓築室虞浦之濱題曰逸  
老俾余記之予以先生年逾八表身歷多艱始憂已  
之不能一朝居其室終憂民之不能遂其生僅留餘  
息於纊之末屬而猶汲汲皇皇日不暇給其奚老之  
能逸乎先生憮然曰子未知予哉昔予先人以直道  
不詘淪沒羈旅吾欲執鞭從之而不可得垂髫隸戎  
伍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方事之殷而遽焉倒戈束

手徒涕泣而不能爲之致命犬馬識其故主念之悲不能已如昨日嗚呼傷哉痛也其如吾情何日來衰老逾甚恆恐意荒而無益於事惟綴輯文字整頓名物切於日用者衆以爲遠急於有生者人莫之行吾則舉而告之不厭其瀆而俾有爲者得以盡其力不肖者亦知所自勉庶幾伐檀之詩無媿乎不力而食所謂畏天命悲人窮者則吾未敢自處也是以人跡吾行以爲紛然煩擾而吾質吾中則所存者未易形言生得遂吾性死不失乎正終身服役奔走之不自恤而冥然安處於晚節末路有餘裕者庶幾真趣之

可適吾何爲而不能自逸哉昔者蔡中郎之畱心漢  
典趙太僕之温故軻書二子卒老於行猶不免於當  
世吾則聲利不入於耳榮辱不驚於心以終吾餘日  
其爲逸又何如耶予作而言曰先生之逸其亦大異  
乎人之逸魯邈之高元亮之節究其歸初不異矣而  
蔡趙豈能望其廬而闖其戶哉末予小子稔聞先生  
之言而得其志之所在遂述其概記諸逸老菴之壁  
成化元年乙酉先生時年八十四歲夏大水郡別駕邢  
姓者翼按邢名宥字克寬文昌人後擢陞右  
僉都御史巡撫江南見蘇州府志名宦以民瘼  
相諮爲苦雨謠以貽之曰今日雷明日雷雷聲未絕

雨卽隨三月初旬作雨始六月終旬猶未止田中水  
增五尺高南風吹作如山濤更兼海潮挾湖水衝盡  
岸塍無可抵嘉禾萬頃爛根苗百姓寸心如火燒晝  
夜踏車敢辭苦不憂播破牛皮鼓天公倘有愛憐心  
陽春早賜驅羣陰不然我民必當死天公惻隱何安  
此我今粗述民間風願達仁明太守公有時肯布萬  
全策我民感激情何窮我民感激情何窮

成化三年丁亥先生時年八十六歲其有感曰羣峯疊  
疊水滔滔跋涉都忘舊日勞惟有不平常記得時因  
感觸便長號又一首虛名浮利總無求安分隨宜樂



四休更覺近來疏懶甚日高三丈未梳頭

第二首  
集不載

成化四年戊子先生時年八十七歲自題於壽藏圖卷  
後曰八十七年龔逸老鶴髮雞皮就枯槁我將奉我  
血肉軀瞑目全歸返洪造諸生爲我作壽藏生怕寫  
烏啄吾腦藏既完非草草不儉不豐都道好一朝符  
到卽奉行拂袖浩然歸去早不須銘不須表無德無  
功安足道獨抱慙慙一寸心惟善親仁以爲寶眼底  
浮雲付等閒屑屑無煩較多少

是詩集  
不載

成化五年己丑先生時年八十八歲年雖高而聰明不  
廢矍鑠健步出入未嘗乘輿馬勞物力一旦小有不

安顧左右謂曰吾將逝矣早跋涉艱危勞苦萬狀瀕  
九死幸獲全遺骸於今日復何憾因爲詩以別親知  
其寄親友曰鬼錄吾知久有名但須符到卽時行只  
慚知己無能報一一煩公爲致聲其寄所親有曰近  
百衰齡瞬息過已如枯葉待辭柯只慚未報陽春德  
暖日和風受惠多辭世有曰氣短痰升夜不眠語言  
伸縮總無便屈腰只欲將扒地仰面何曾怕見天點  
點黑花生兩眼紛紛白雪被雙肩一生事業風中燭  
虛度春秋九十年上三詩集  
俱不載正月二十八日癸未正  
陽整衣端坐誦大學首章而逝有白氣起屋極上衝

霄漢人以爲忠孝所感先生諱謝字大章別號鈍菴  
所著有野古集又有因革事宜大抵關風教道民情  
好惡惻怛忠厚有少陵憂恤之心焉是歲閏二月十  
七日壬申紱與彥中叔父縉綬二弟經理襄事葬先  
生於鹿城先塋之昭沈魯銘其墓曰早罹世故多危  
疑中更困伏幾不支雖有利器將安施詩書之樂慰  
我飢文章節義慰我悲年垂九十志不移嗚呼先生  
後進師門人私謚曰安節先生以謚議刻之墓道  
成化十三年春三月望日青縣教諭族孫紱百拜謹述

紱字朝美號遜敏成化七年辛卯登賢書爲彥文公之長君云

先安節公野古詩集 挺 既於崇正癸酉得之即於甲

戌梓之矣嗣後與參向辰兩弟嘗欲按集詩序勒成

年譜然亦就集言集也至康熙乙巳族弟維則贈 挺

此卷知爲朝美手輯夫朝美爲清惠冢嗣爲安節門

人凡所敘次咸屬親炙非同後之人形摹響竊爲也

挺 既得之即圖廣布會家落無資逡巡一紀迄今餘

息猶存後死尙歉因重釋旁參正其譌舛勉力刊行

以公同好庶後之君子得備覽焉時

康熙十八年七月既望八世從孫 挺 頓首謹跋

龔安節先生年譜

庚申仲冬里後學  
趙詒琛重錄梓行

況太守年譜



公自始遷祖鼎封水南伯於唐遂居况坊再遷祖  
昇宋季分居靖安城南傳二世生淵即公祖也元  
末殲於寇父贈中議大夫仲謙徙居龍岡崖口公  
實產於斯焉

明太祖洪武十六年癸亥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至

歲

洪武二十三年庚午

洪武二十六年癸酉

八月初六日公生 公  
父仲謙公幼育於黃從  
黃姓

公二歲至八歲  
母廖太恭人卒

公九歲至十一歲  
父續娶羅恭人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至

洪武三十年丁丑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

洪武二十九年丙子

公十五歲

公十六歲

公十二歲至十四歲

弟鏞生

惠帝建文元年己卯

建文二年庚辰

建文三年辛巳

公十七歲

公十八歲 娶熊恭人

公十九歲

建文四年壬午

公二十歲

成祖永樂元年癸未

公二十一歲 長子寧生

永樂二年甲申

公二十二歲

永樂三年乙酉

公二十三歲

永樂四年丙戌

公二十四歲 第二子 寔生 公受知邑令命 益為禮曹掾

永樂五年丁亥

公二十五歲



シシノノシシノノ

永樂六年戊子

公二十六歲  
恭人卒

元配熊

公二十七歲

永樂七年己丑

永樂八年庚寅

公二十八歲  
宜人

續娶王

永樂九年辛卯

公二十九歲  
賓生

第三子

永樂十年壬辰

公三十歲

永樂十一年癸巳

公三十一歲

永樂十二年甲午

公三十二歲 考滿給  
由赴吏部授職

永樂十三年乙未

公三十三歲 禮部尚  
書呂震薦公上召見於  
行在授禮部儀制清吏  
司主事

永樂十四年丙申

公三十四歲 隨駕還  
南京 論冊局火災事

永樂十五年丁酉

公三十五歲 被選隨  
駕北巡 聞繼母羅氏  
計解任回籍丁憂

永樂十六年戊戌

公三十六歲 奉旨奪  
情起復未行值父仲謙  
卒復請丁憂

永樂十七年己亥

公三十七歲 奉旨奪  
情起復仍赴原任

永樂十八年庚子

永樂十九年辛丑

永樂二十年壬寅

公三十八歲 第四子  
宇生

公三十九歲 上定都  
北京公贊助朝賀祭告  
大典禮欽受賞賚文綺

公四十歲

永樂二十一年癸卯

永樂二十二年甲辰

仁宗洪熙元年乙巳

公四十一歲 考九載  
滿例陞員外郎奉旨超  
陞儀制司郎中

公四十二歲 贊助大  
行喪禮仁宗卽位賜金  
帛

公四十三歲 誥封奉  
議大夫贈父如已官母  
妻封贈宜人 被選從  
皇太子謁孝陵鎮撫前  
京奉准歸祭未行復隨  
太子還北京

宣宗宣德元年丙午

公四十四歲 奉旨陪  
親王謁孝陵禮畢回籍  
祭奠賜鈔為祭費 王  
宜人卒

宣德二年丁未

公四十五歲 回任

宣德三年戊申

公四十六歲 續娶舒  
宜人

宣德四年己酉

公四十七歲 上書請  
復况姓允之 隨請給  
換復姓詔命准給換共  
五道

宣德五年庚戌

公四十八歲 特授蘇  
州知府賜敕書賜鈔馳  
驛之任 詠猶吏 劾  
貪官 請減浮糧及拋  
荒糧積欠糧運糧  
革抽船米 清軍 共  
奏行二十一事 冬繼  
母何氏卒于籍

宣德六年辛亥

公四十九歲 聞繼母  
計解任丁憂回籍 耆  
民三萬餘人乞奪情起  
復奉旨准復任

宣德六年辛亥年譜

三

宣德七年壬子

宣德八年癸丑

宣德九年甲寅

公五十歲 舒宜人卒  
復任 前請減淨糧拋  
荒糧 遠運糧革抽船奏  
俱准 招回逃民定夏  
稅 立勘合簿 正婚  
葬 共奏行十二事水  
災 奏免糧二十九萬石

公五十一歲 定濟農  
倉 立義役倉 均徭  
役 戡武弁 共奏行  
十六事 旱災備穀賑  
濟 冬入覲

公五十二歲 上賜御  
製詩歌賜宴賜鈔回任  
續娶李宜人 羣鶴飛  
翔于府堂二次 蝗漂  
入海流 救旱災

宣德十年乙卯

英宗正統元年丙辰

正統二年丁巳

公五十三歲 第五子  
守生 哀詔至遣官進  
香 七邑民人遵旨列  
具公任內優異政績上  
陳 冬入覲

公五十四歲 上賜敕  
諭及鈔回任 復奏減  
糧額八十餘萬石

公五十五歲 歲豐給

正統三年戊午

公五十六歲 李宜人  
卒 歲豐稔以餘穀貸  
淮陽

正統四年己未

公五十七歲 續娶萬  
恭人 滿九年任遵例  
赴部候陞 士民告乞  
保畱奉旨畱任吏部奏  
陞正三品署知府事

正統五年庚申

公五十八歲 上書請  
定正三品職俸奉旨陞  
按察使署知府事賜鈔  
復任首輔楊士奇再賦  
詩贈行

正統六年辛酉

公五十九歲 誥授中  
議大夫贊治尹 奉旨  
親履七邑查水利及預  
備倉穀

正統七年壬戌

公六十歲 十二月卒  
于任奉旨贈正議大夫  
資治卿賜鈔歸葬祀名  
宦祠許建專祠春秋官  
為致祭靖邑祀鄉賢祠  
專祠亦官致祭子孫世  
續奉祀生葬神州山禮  
部侍郎王直誌其墓

年譜

按公五子二女長寧恩賜義官冠帶生子淮沐滌溥  
次寰郡庠生生子澄清潔浚泮滔次賓邑庠生生子  
冲濠海湧瀾潮次宇無出次守生子洵沁淘淘洵女  
適程適周厥後寧賓二公支裔世居崖口承恩坊子  
孫世續奉祀生寰公支分誥敕徙居武寧公祠在承  
恩坊後敕誥卷軸俱藏於祠縣城專祠遷學宮之右  
春秋邑令正獻以致祭云

明相國陳少保公像

貴象





此永樂乙未進士第一人。也質秀而  
溫行謹而淳擢芙蓉於秋水敷五采  
於春雲瀟灑玉堂之署從容論思之  
臣惟大道之不窮而學海之無垠奮  
千里之高足益駸駸以志志蓋吾深  
望其為阿閣之鳳而在郊之麟也  
永樂丁酉同邑楊士奇贊

附錄芳洲先生年譜

門人館陶縣儒學訓導同邑王翔拜述

大明洪武十八年乙丑

公諱循字德遵姓陳氏芳洲公之號也是年公生於二月十六日寅刻時公先公年方四十平生樂善好施術士聞其生子即以生年月日時推子平數得二〇二五為君臣慶會格範圍數得〇九二〇為月照天門格五星大要不雜四餘前導太陽皆貴命也特以賀公先公且曰此公累世樂善好施之明效也

丙寅

丁卯

戊辰

是年公仲  
兄德達卒

己巳

是年四月十七日公之母曾夫人卒公哀  
慟不欲飲食者二日比食得病月餘乃瘳

庚午

是年公之繼母胡夫人歸公敬事如生母久而逾  
篤胡夫人父舜元自其廬陵縣後岡頭來倩於邑  
之永和鄉無子乃就養於夫人見公敬事繼母不  
替喜曰老夫得所因矣一日公聞其兄靜脩讀唐  
人三體詩五言首篇未畢四過即走誦於父曰兄  
讀書是如此父曰明年亦送爾去讀書比兄加多

喜公

辛未

是年正月公隨兄入里塾讀書不三四回即自持  
誦動止應對不羣流俗時官司更造民圖籍珠林

陳公士啓預有事焉主於公塾見公初入學歸  
歎曰此弟不凡龍洲氣數其在茲乎士啓見喻

### 壬申

是年公之先公爲公聘曾夫人禮書司笈翰者同  
邑梁不移先生公所從發蒙者所旌儀物十倍常  
數蓋愛子所推  
也不移見喻

### 癸酉

是年冬公之先公得奇疾術者推云貴命忌逢七  
七公聞之愕然曰非來年乎憂遂見於言面與兄  
力求醫藥甚至  
雖費重貲不顧

### 甲戌

是年三月十七日公之先公卒公哀慟絕飲食數  
日時公祖母劉夫人最鍾愛於公哭曰吾年八十  
而失孝子所賴者爾兄弟爾可復棄我乎公乃勉  
啜水漿苦卧柩側先是公之先公極意爲母夫人

擇良木置壽棺已二十有五年每三歲一加漆至  
是先公卒念莫致善棺公語兄曰祖母壽康未艾  
盍用其壽棺歛先考徐為祖母別選良木為  
之不兩盡其美乎眾皆稱公謀斷成人罕及

乙亥

是年七月公之祖母劉夫人卒公哀慟逾產母時  
公兄弟所償歛先公之棺預就巳半歲矣完美與  
喪葬皆不下先公人稱夫人有孫如子十月公繼  
母胡夫人亦卒遺所生妹方及五齡公痛母如所  
生而撫妹如同胞靡不哀恤十二月公兄弟啓曾  
夫人之葬與先公合葬於邑北缺城外之濠上而  
附葬胡夫人於右

丙子

是年邑中有姚姓者訟鄉百餘人於朝詔按察  
官往就詰時僉事潘璉至前驅後擁勢焰薰赫公  
繼母父指語公曰若不畏乎公已讀孟子畢即應  
聲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則公稱其志

量

丁丑

是年公有友為里塾師以儒學弟子員被約束託公代為授徒久之其徒樂公善教父兄欲辭師而延公公曰某非特不足為人師亦豈可攘人席遂長往不復至

戊寅

是年公繼母父胡公卒公哭少止語兄曰外祖讀書知理道棺斂必以禮遂相與奉塋東城角清溪書院故址祖塋之側禮分皆稱時公先公遺世數年費蓄雖遠不逮於前然尚倍於中人之家故公懼簡於禮無以稱母志於地下而然

己卯

是年公之從叔一敬公入罷官始自江外來歸先產具在乃改築於東門外一里許居焉公即往從

寺州羊譜

三

受業一敬公既驗知公讀書竊自喜間以語同里  
士奇楊公曰先兄和林公有子矣蓋公先公與一  
敬公楊公雖歲長少不敵然先後學於海桑陳心  
吾先生之門而一敬公後與楊公又皆久處江外  
至是始得同歸鄉里  
故喜而語相知如此

### 庚辰

是年公從叔一敬公受聘往教東南南鄉大姓康氏  
塾欲公從往受業公計去家一舍許未免寄食於  
康氏與其寄食取輕於人孰若積疑待問於叔每  
月一歸之日又得助兄斡家遂止人以其重遠耻

### 辛巳

是年二月十日公入邑庠補增廣生蓋監察御史  
海寧李貞至視學見增廣生止十六人曰何名為  
增廣命食廩生各舉一人時余學夔蕭省身者公  
叔一敬公女兄之子女兄之婿也皆深知公學夔  
首欲舉公公兄力止之曰僕鮮兄弟幸舉他人省  
身不使人知遂以公應初公兄弟止以字行至是

公始因字命名並冠是月一日士奇楊公以聘明  
經啓行道聞公被舉事寓書歸賀一敬公曰吾兄  
喜和林公有  
子之言信矣

壬午

是年邑宰四明孫公公餘之暇日課諸生於學孫  
公自負能詩令諸生賦雲從曉日月上書樓公詩  
先成其雲從曉日結句云要知四海爲霖處  
待到中天捧玉皇孫公嘉獎之曰足見所志

永樂元年癸未

是年八月公與同輩十餘皆以公事至郡見太守  
蘭公芳蘭公獨令公作止於敬論論成深見嘉獎  
問曰今歲何不赴舉公答曰周憲使大人有禁非  
真才實學者毋令來試况生學與年俱下者縱無  
禁亦不敢預此蘭公笑曰大器晚成大器晚成教  
官欲以公補食廩生闕然學私例凡補此闕必出  
重貲以酌退者公耻以賂得廩  
乃以未觀場屋不敢遽受爲辭



甲申

是年十月按察僉事清漳林公諭以行部至吉取  
 郡邑學諸生幾三百人合試於郡隔別防範印卷  
 糊名之類幾同鄉試預致耆儒陳士瞻劉迪哲試  
 畢考其所作三場之文中選者凡百有一人榜出  
 公名居第十六考官批其文云義策俱精王者必  
 世而後仁論尤憂出倫太守沈公具紙筆墨以旌  
 中者比散至公林公親加一倍後有御史姓施者  
 至泰和聞公見獎於林命艱深題如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與然而無有乎爾則  
 亦無有乎爾之類試邑諸生防範尤嚴試畢收所  
 作文攜往郡城糊名嚴考取八名書於榜遣人送  
 縣公居第一其第二第三羅仲深曾春齡年皆倍  
 長於公者也令沈太守徐旌之  
 以衣巾施去竟託諸空言云

乙酉

是年公赴鄉試不偶初公以未娶辭赴舉教官以  
 公平日多見獎於上官及其未觀場屋辭不食

廩為言必欲公往乃不得已而行比歸遂以補食廩生

### 丙戌

是年二月十七日公以是年干支同其先生年  
月日同其先公忌辰兄弟痛哭終日如初喪時水  
漿不能入口初兄擬是冬為公娶公以痛  
父不忍託曰陰陽家不云丑刑戌遂止

### 丁亥

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公娶眾欲舉樂公曰禮三日  
不舉樂况不肖不幸居永感可娶婦舉樂乎力止  
卒不忍用先是教諭浦城陳先生顏見公學行禮  
為塾賓遣子及擇增廣生祖父兄篤於訓子孫弟  
之士容遣從公受業如鄭崇魯宏王翔曾衡袁和  
嚴願康榮曾夔劉組蕭儀及羅存謙張希望王喬  
輩二十餘人皆是其後或舉進士鄉貢明經才學  
或補太學上舍累官參政知府監察御史知縣京  
職教官之類不下十餘其  
中止者亦不失為善士

戊子

是年八月按察僉事倪公懷敏行部至縣訝諸生  
 見遲欲求過加責曰日午矣姑俱試卓爾論公文  
 先成倪公讀畢批曰論切而明文贍而整佳作佳  
 作遂笑皆罷因問若此何不赴舉教諭陳顏答曰  
 時以病不果耳

己丑

是年公妹歸邑聳溪高氏公憫其孤資粧之外割  
 已所受先公之田其入歲可給二人者助之庶幾  
 如不孤焉既而兄靜脩亦割助如之參政浦城潘  
 公賜至泰和命三場題試邑諸生以公為第一名  
 曰吾所閱江右郡邑諸生多矣皆未及也只仁不  
 可為眾一論尤當為其第一蓋潘公甲申進士酷  
 好談文而恒以  
 作詩自負云

庚寅

辛卯

是年參政潘公復至首即學試諸生以無訟論等  
題四篇又令公作永新死節於禮殿者譚氏婦賦  
公以成於倉猝為不得趣之作潘公持以徧示所  
過郡邑教官諸生過誇獎之雖專至激勵人亦失  
於厚之意公從叔一敬公復舉明經在京一夕奕  
恭飲酒卒於論德楊公士奇之家時其子永德清  
方踰十齡公出貲與族兄德振往歸其柩葬於清  
溪書院故址與其母王孺人外共一塚而內別穴

是年江陵張公源來宰邑剛正有為聞公之名深  
見禮重張公再三咨以邑中利弊公曰外事少知  
所知者學中事須他日公言之朔日張公聖明德  
堂公作書言二事以謂祀神儀物出於有司派買  
禮生不當干頂作弊虐民慢神補食廩生必選有  
學行者不當濫用貨賄之人智愚倒置所陳宿弊  
近千餘言悉見聽用張公從弟都御史純時尚在  
鄉校未仕張公寓公書與之觀後十餘年純仕京  
師問語公曰往時與家兄本深書至今珍藏蓋重  
言之當也八月公赴鄉試第一場畢以病不能再

入場屋後試官出語相識曰場中得一卷書為最  
文皆當刻上錄已刻大哉聖人之道與仁之於父  
于二篇將畢因查無第二第三場難用皆深惜  
焉比折卷畢取難用卷折觀乃泰和陳循也

壬辰

是年淳安洪公俊以舊宰復任泰和其待時至升  
公座也僚佐官屬師生者宿成在候參洪公問曰  
某嘗得於傳聞舊官復任先就露臺東向五拜叩  
頭謝恩畢升公座此禮得於傳聞未審吾當行否  
眾皆默然復逐一問無敢決言行否洪公喫緊曰  
將若之何哉時五鼓公始至得聞前事進曰太尹  
但行此禮縱無亦失於厚未聞可以此為訟者洪  
公跌足喜曰名言論德楊公士奇見江右鄉  
試錄又無公名因與公書有曰士奇哭送吾一敬  
兄已二載矣思見德遵猶見一敬而乃積久不出  
何耶固志於遠大耶二月十六日公長于生  
不可以習遠大耶二月十六日公長于生

癸巳

是年正月十二日公長子卒參議錢塘柴公車行  
 部至邑學諸生援例拈籤講書方畢一人柴公曰  
 陳循講中庸第三十章蓋聞公名欲試之也講畢  
 柴公曰名下果無虛士按察僉事有閩人陳琦松  
 江黃翰者壬辰進士初除雖皆聰敏而黃尤喜事  
 因行部過泰和亦聞公名求所作三場文觀公素  
 無所集惟每見各鄉試會試所出題令所教諸生  
 以為題作文公痛與改可為則而後集錄之凡百  
 餘篇取與黃觀黃曰此皆累試出過之題然彼所  
 刻安得有此佳作喜而親謄一本收之後往彼有  
 刻於小錄者其黃之所遺與公為其徒蕭儀之父  
 彥良題鷗江釣隱圖云欲識鷗江萬里源且圖學  
 釣看瀾翻縣前見說龍洲過知是何人作狀  
 元本期望儀後公登第人以爲其自負云

甲午

是年當鄉試上官如布政使殷公序輩多知公名  
 凡過泰和必丁寧公慎起慮戒飲酒蓋聞公累舉  
 皆以病不果卒試故爾瓊州太守王先生居喪在  
 家爲公筮得鼎卦曰離文巽章上九爻獨發爻辭

詩用平傳

七

曰大吉無不利公試三場畢出語人曰某未見無  
 不利者比揭榜見其姓名居第一小錄多刻已所  
 作文歎曰皆出某之望外將赴春官有欲補其食  
 廩闕者數人各倍出重貲求其主與已公曰某之  
 進無所與退敢有所受乎卒不  
 預聞以十一月二十五日啟行

乙未

是年正月二十九日公至北京二月會試十五日  
 試第三場將午公得病幾不可支勉強錄畢先出  
 自必不偶矣榜揭名在第二間以鄉郡見修撰  
 王時彥先生因語公曰足下卷某所考公論  
 本當第一某力爭之修撰梁公主文之首竊語某  
 曰得非江右解元果為此人居次又同邑雖出於公  
 人將疑我二人有私姑以居次入對復爾我復  
 抑之乎公曰自已過分安敢他望三月廷試擢  
 公第一甲第一一名賜進士及第授行在翰林院  
 修撰階承務郎賜第於萬寶坊命修五經四書  
 性理大全書修書雖胡楊金三公當首然居內閣  
 不暇及此而兼立例慶置諸務悉付修撰蕭公時

中與公二人而三人者視成而已既而論德揚公  
 自南京以書與侍講鄉郡鄒公仲熙諸公有曰士  
 奇聞勅使云某來時見放進士榜其第一為江西  
 泰和縣人果德遵耶竊計此人理應得之顧其平  
 日自重自力有非倫輩所及且夕必循例入翰林  
 幸相與有切磋之誼楊公復以口號二絕寓歸秦  
 和示教論朱公善應曰臚傳第一出西昌翰苑儒  
 林爛有光為報温州老文學東門合起狀元坊註  
 曰兩回不是學生失信呵蓋朱温州人子從公  
 受學公赴鄉試朱曰足下但作解元當為起解元  
 坊已而失信比赴會試又曰若作狀元當為起狀  
 元坊故楊公以為言朱復失信後起狀元坊者上  
 官有司之力請中書舍人朱孔易書額者儒陳士  
 瞻譏上牌額文楊公口號第二首曰龍洲過縣千  
 年識黃甲初登第一名從此累題榜首東城迎  
 喜過西城其後六年城西魯鶴齡舉進士第一後  
 十八年癸丑泰和典史真定曹  
 彙亦然楊公以為其詩識云

丙申



上覽畢召胡公至公五人近前論曰四方所進祥瑞何

皇上聖制超越前古修書官四十二人俱厚蒙宴賚九

月二十日公預扈從還南京  
踰月始至居翰林院南宅

丁酉

是年正月公之夫人來自泰和公受命預修歷代  
駕復幸北京仍命

東宮監國論德楊士奇職輔導益以贊善梁潛舊例

非職輔導及春坊官不許獨召獨見凡召與見門

守其進出日時月報行在時楊公病痲風不能

造朝累月交翰之善梁公一人為之不給尚書蹇

公歲子卿公交薦公善

知不可召見命論楊公有文翰事令公代為來進

塞鄒尤薦不見已公標標懼歎口倘一召見循獲反

何足道恐累

嚴下聖德循死何補比楊公病少愈人見蒙  
論蹇鄉累薦陳循云無隱好楊公對曰臣與循皆少  
孤力學惟艱臣每無暇如表等文皆令循撰而臣  
出名已如

命諭今幸保全臣與循感

聖德粉身難報楊公出以語公公望東拜叩頭久之  
十月一日公仲子生楊公為之  
喜曰萬物成就之時姑名萬成

### 戊戌

是年中貴陳昂送下吏記胡三省註資治通鑑紀  
事本末各十部於內直廬曰

令旨命修撰陳循贊善陳濟編修林誌分點句讀遇  
切要難知處批抹其上庶俛觀者易曉踰年姑克  
完進三月公進授儒林郎贊善梁潛為讒憎者構  
陷被逮使者至自行在人皆驚懼雖至親者不敢  
道經其門公與梁居共院不能退避但慄慄加謹  
畏凡可損己以庇其所患者靡不盡力其安人臨  
別曰老身一家感德沒世當思報也梁公所作詩  
文類稿時多散逸不存公以其所重者在此事後

使人訪求藏之於家以遺其子今其家以銀之梓云

### 己亥

是年春釋奠先師孔子

令旨命公行禮公固辭曰此誠儒生至榮臣實不敢

奉命

令旨問士奇何也對曰往因蹇鄒薦陳循行在誤傳

殿下已召見之矣今奉命恐證前誤為實耳時蹇

朝廷有喜慶等事必進賀表二通自楊公有病後皆

請公撰所集儀物直數千緡與公潤筆公曰撰表

臣子當為悉拒不受公自丁酉至於今歲

東駕代行郊祀公皆預分獻內四壇之一

### 庚子

是年正月二日公仲子萬成卒八月

令旨命公及編修林志考應天府鄉試曰爾等皆出

科員高第足副士望公本不敢言辭但懷行在誤

傳

東駕已召見之嫌辭曰臣不足惜惟恐  
上疑殿下因寵於臣而然有累大德茲有脩撰張伯  
頴贊善陳仲完生年仕歲皆倍於臣老成可託遂  
并以命二人十月一日  
東駕啟行赴行在  
公署掌院事

辛丑

是年三月 勅南京翰林院凡 文淵閣所貯古  
今一切書籍自有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  
親送至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公如數取共得百  
櫃中貴蕭恩督採駕舟十艘分載公與編修林誌  
李貞陳景著庶吉士王翔等三十人護行四月六  
日至京書進公等悉留京師會 三殿災 詔百  
官求直言公言遇用民力數事致災之由在此比  
他言皆切實故得不及於患八月公之夫人曾氏  
自南京還泰和左春坊大學士楊  
公士奇為公兄弟譔陳氏族譜序

壬寅

是年釋奠先師先賢公講正分獻行禮之所先是為北京國子監獻官皆本監官自去歲新都成禮同京師翰林院國子監官各二員分獻先賢因見東哲東廡皆用翰林院官西則國子監官公曰祖宗舊制實不如此蓋翰林院官分獻十哲國子監官分獻兩廡也某當南京為京官時凡居四年於釋奠分獻無故未嘗不預此為舊制蓋得於司業臨川吳公溥也歲之二月公當分獻遂講正之十月公次室莫氏歸莫之兄為教官赴京而卒公未有子魯夫人又南還公因娶之

### 癸卯

是年二月公之夫人來自泰和與莫克相愛敬七月公隨

大駕北征也先至十二月還

### 甲辰

是年三月公任修撰滿九載免考績四月隨大駕北征和寧王阿魯台八月還京兩隨征皆與學士

楊榮金紉致共事

仁廟嗣統九月陞公為翰林院侍講階承直郎時

上諭思善門選春坊官吏部尚書蹇公引公與御史黃

宗載等八人備選上曰陳循北京新科狀元朕知其人所存還留翰林院

用故有是命受命直解資治通鑑共事者十數人

洪熙元年乙巳

是年三月公承勅命并贈公之先公彥和翰林

院侍講階承直郎母魯繼母胡皆安人妻魯氏封

勅命安人恭錄公等所承

奉天承運

皇帝勅曰國家制文學侍從之臣而用之於講讀所以

資其學問之益以為致理之本諒非其人曷足以稱

爾翰林院修撰陳循早魁賢科遂為修撰祇勤纂述

寺州臣普

卷

臣

歷年滋多顧其清慎坦亮和厚易直宜有叙升茲特  
命爾爲翰林院侍講承直卽於戲講讀日侍朕左右  
以道德爲說士之欲致君澤民者莫宜於此其益懋  
誠敬正學以言用光我寵命欽哉

皇帝勅曰朕惟爲人子者孰不欲顯揚其親故子之賢  
而能恭勤效職者朝廷必推恩以遂其顯親之心而  
勸天下之爲孝者也爾翰林院侍講陳循之父彥和  
善裕于躬慶延於後致有賢子爲國近臣推厥本源  
宜隆恩命今特贈爾爲翰林院侍講承直卽靈爽不  
昧尚克承之

皇帝勅曰朕惟人子之賢本於父母故國家推恩臣下必溯及其所生存有褒榮之命歿有追贈之典焉爾翰林院侍講陳循母曾氏夙有德善著于閨門用生令子光予侍從揆厥所自宜有顯褒茲特贈爾爲安人靈其歆承永賁幽壤

皇帝勅曰朝廷寵待其臣必推恩及其父母所以嘉賢而勵孝也爾胡氏乃翰林院侍講陳循繼母夙秉節行著于州里慶鍾其子式效用予左右推厥所由宜錫恩命茲特贈爾爲安人賁爾九原于遠有輝

皇帝勅曰人之大倫所重乎夫婦者爲其作配於內而



有助相之德也故國家推恩之典必有及之爾翰林院侍講陳循妻魯氏躬勤婦道以相其夫致能盡心

於所職茲特封爾為安人恩命之榮往其欽服

官廟嗣統七月公得省祭于鄉之請十月歸至泰和十

二月公兄弟啓先父母三喪而奉先公與繼母胡

合葬于缺城外故壙稍西北數步向則轉子癸為

乾亥而奉母魯夫人附葬五十七都龍門羅介塘

上先高祖墳之右稍却向皆辛酉三喪之遷皆如

所贈官品具冠服帶葬畢焚黃告祭又於清溪書

院故址啓祖考觀定公喪遷葬五十六都金華山

之南半公幼聞祖妣云公曾祖妣黃氏夫人卒于

元兵變時潛葬清溪書院故址久而墓平失其所

在不致固求恐傷他墳歲畢少傳楊公士奇為公

先公譔墓表自京師寄回與公兄弟刻石刻畢以

石不稱未立公高祖墳蓋元聖順二年所葬看墳

之人今為梁元之祖當時買田

築室與之自誓子孫世承居守

宣德元年丙午

是年 朝廷以修

太宗

仁宗

皇帝實錄遣官驛召公與學士金公幼孜侍讀錢公習禮起預其事九月六日至京還得分修洪武

仁廟

始末時建入館以學士曾公棨與公南京初科狀元共領首館蓋

上嗣

統之初制作蓋在此時視他館三年事加多倍而魯公又體貌豐肥最疲久坐檢閱日至一飯之頃輒出私語公曰茲事惟公是賴公曰敢不竭力盡

國心報

丁未

是年禮部會試天下貢士翰林擬進公名請命為考試官公曰會試額取百人而某一邑就試者五十人中多寡雖與試官無干使某預考試列寧免取譏謗乎然此固不足恤但首館史事獨煩不

可以兩人名進定考官乃止進曾公榮一人之名  
公得不預後百人中泰和預者六人譏謗無自起  
也

### 戊申

是年公之夫人來自泰和未幾公被召命入直  
南城齋宮前之西廊與太常卿兼翰林學士楊  
公溥共事日承顧問應制所承顧問無非  
聖賢大學之道所應制作率多仁民納忠之言  
以禁處不便於舉動也命中貴人陶友泰寶更  
番與偕辰入而酉出焉自是免公常朝  
賜宅於玉河  
橋之西

### 己酉

是年置直廬於南城河西而令場公與公移直於  
此時來共直同堂各室居者中書舍人朱祚待詔  
周迪四人者雖共直而事悉主於公二人至於要  
務則朱周不得預凡遇祭祀等事

出宿在齋宮則中貴偕四人者夜宿直廬以俟  
召命自是鄉試會試翰林不得以公名進請命為考

官矣公以

上見信任退取經傳之語為對書之春帖貼於私室賓  
客不見之處曰有謀猷則入告於爾后非仁義不  
敢陳於王前蓋自視以為勸懲云公為人最慎密  
其不欲自  
銜恒如此

### 庚戌

是年五月陞公為翰林院侍講學士階奉訓大夫  
冬隨

大駕巡近邊十數日還自是  
大駕出巡遠近咸  
扈從焉十二月九日公之子珊生

魯夫人撫視其母子靡所不至時從官皆  
宿直於南海子北門眾方與公於帳中為少傅  
建安楊公榮慶生辰聞公生子咸為喜曰此子  
亦今日生壽之徵也蓋公徃日生子多不育云

### 辛亥

是年正月二十三日公之子瑛生方閱月魯夫人

朝廷憫念賻賚甚厚先是元夕

上以太平命張燈于禁苑以與百官軍民共樂而公等

獨夙夜寓直彌月不獲往預雖生子不暇顧及

是子存母亡故優恤之如此公亦感荷倍萬

### 壬子

是年公蒙

恩給官舟遣其外親進士羅崇本送曾大人柩歸塋

泰和進士方沐往督有司造墳以前所

賜宅隘復賜于其南之城下冬公聘娶郭氏繼曾

天人

### 癸丑

是年公病蒙

恩遣中貴人范宏携醫藥來療治范每三五日承

命一臨視必有錫資病或寡効輒易醫藥如韓叔賜

張子素盛起東札彥達胡秉恒皆院判御醫之有

名精於當時者范論古於公曰勿以小愈輕出必全安乃出耳公不能入觀者數月上凡有資遠臣公雖不在前亦如之公叩頭曰天地覆載父母生成恩孰有大於此感荷酬報百世難忘公既病愈入觀有見上好文學之士乃做雅頌作詩獻者上怒疑其求進遣人以詩示公公曰詩誠不工但有忠愛之意遂釋然不加罪月餘乃知為御史鄞人張也

### 甲寅

是年有回

上篤於聖學者乃自湖湘馳奏勸讀大學衍義然其語類議謂速致

上赫然怒即命逮籍其家既而令中貴人以問於公曰大學衍義一書宋儒真德秀述帝王脩己治人之要在是誠不可不讀者俗士迂濶且處遠外不知

聖上無書不讀故有此舉怒之誠當但緣於忠愛所發

無他也中貴還奏

上意稍解默然而思久之比逮籍至竟緩其法從善如

流若此人輩粉矣久之始知其人為按察僉事姑蘇

則其人也九月公隨

陳祚也九月公隨

大駕巡邊過宜府萬全至葶麻林等處而還公自被

召入直以來凡承顧問應制輒蒙錫賚月無虛

旬尤稱旨處褒賞逾厚公之感激所謂

大地父母深恩厚德所不能過仰戴報酬百世難忘之

言未嘗矢諸口云是月公承誥命並加贈公先

公侍講彥和侍講學士階奉直大夫母曾安人繼

母胡安人俱加贈宜人妻曾安人贈宜人繼室郭

氏封宜人恭錄公等所承

誥命

###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翰林學士之職朝夕左右所以備顧問

典詞命非內外百司之比故必簡學博履正之士居

之庶以稱厥官焉爾行在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循擢  
魁廷選文行兼茂事我

皇祖

皇考荐登侍從以至於今纂述編摩率殫乃力暨

三朝信史益克盡心是用進爾官資俾貳其長廉厚祇  
飭久而不渝考質論思式稱厥服今特陞爾階爲奉  
直大夫職如舊用示褒嘉夫文學施之朝廷者必推  
於先王之道乃可貴也而自古君臣之相知難矣朕  
旣不忘爾勞爾益圖懋厥官以永有嘉譽欽哉

皇帝制曰國家簡用文學侍從之臣資其論思以益治



豈百執事之倫哉有才行宜於是者其必有所自矣  
爾贈翰林院侍講承德郎陳彥和乃侍講學士循之  
父善積厥躬未試而歿乃有令子蔚爲文臣慶澤所  
鍾實自於爾是用加贈爲翰林院侍講學士奉旨大  
夫九原有知服茲寵命

皇帝制曰孝子之愛其親靡有存歿之間也故朝廷推  
恩於臣必及其親所以體其心而重大倫也贈安人  
曾氏乃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循之母旣因子受追贈  
矣子今遷官亦進爾之榮命贈爲宜人幽壤不昧光  
賁無窮

皇帝制曰朝廷加恩命於臣下而必及其父母者所以  
重本勸孝也贈安人胡氏乃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循  
之繼母嘗因子之貴受贈矣子今陞遷復進爾榮贈  
爲宜人服此隆恩永光泉壤

皇帝制曰妻與己齊人倫之正也肆朝廷推恩其夫必  
有及之而存歿不間焉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循之妻  
安人曾氏秉性柔淑而不永年夫旣顯庸亦宜優進  
是用贈爾爲宜人服此榮恩九原永耀

皇帝制曰國家推恩於臣下而必及其室家者所以厚  
人倫之本也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循繼室郭氏克相

厥夫茲特封為宜人服此隆恩毋忘儆戒欽哉

歲終

聖上不豫因令中貴吳范一人論旨於楊公溥與公

上凡顧問制作多注意於士奇與公且二公又同鄉疑

其有比不欲公來共事恐非已便比新歲

上賓天託言旦夕實錄亦與留公以專纂脩誠善雖出

二楊用計

然公實喜

亡卯

是年公寓直於文淵閣之東閣預聞討論文學

之事日與侍讀學士王公直侍講學士王公英三

人者偕而會食則三楊公者俱同既而公受

命脩

宜廟實錄其於

聖德神功之盛得於躬遇而目親者獨徵實焉

正統元年丙辰

是年禮部會試天下貢士 命公偕學士王公直  
為考試官同考官則太常少卿魏驥諭德黎恬翁  
撰王鈺周叙陳叔剛孫曰恭馬愉檢討陳璉皆推  
選於翰林非比泛聘於尋常者而得士之精實亦  
非尋常之比蓋以

聖上龍飛初科不可不重故也三月公預受  
勅兼 經筵官自是日與少傅楊公士奇等日侍講  
讀於

上前至於刪正講章受選故事以進則出二三  
人手公預其一恭錄公等所受 勅諭

皇帝勅諭太師英國公張輔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  
大學士楊士奇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  
榮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楊溥等

朕祇承

天命嗣承

弓州手普

祖宗大寶統御天下用至神人而卽位以來弗遑夙夜  
永爲厥道必學乃明今以初九日御經筵命爾輔知  
經筵事士奇榮溥同知經筵事詹事府少詹事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王直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  
英翰林院侍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侍講學士陳循  
侍讀苗衷侍講高穀脩撰馬愉曹鼐兼經筵官溥衷  
穀愉鼐專侍講讀翰林春坊等衙門儒臣分直侍講  
夫大道原於天堯舜禹湯文武以隆政教而肩公孔  
子闡明之我

祖宗世所師法以安天下卿等宜安心竭誠相與討論

胥歸至當毋隱而弗彰毋曲以徇好庶幾明之於心  
誠之於行以興治化以福蒼生用不忝

天與

祖宗之命欽哉故諭

六月公兄靜脩先生令終於家計報公痛哭哀同於父即乞銘于同里

少傅楊公士奇寓歸墓焉蓋公兄弟少孤公所賴以成立又兄力也

丁巳

是年公所分修寶錄以成六月聞再繼母之喪蓋  
母公自初生所賴以乳養者初公先公得聞術者  
推云此子好命但于父母不利故以託母且語之  
曰汝可用心乳養倘得成人當令為汝身後服三  
年喪後公父母果皆早卒母遂為公繼母同居共  
版籍焉至是當道者欲上請令公奔喪即口起復  
公乃告曰某非但報母恩且恐孤先公命而况盡  
孝日短盡忠日長幸憫愚志遂止公得終制給驛

方州手譜

三

八月至家墓母先公墳園并為先父母作享堂立

望石膳所受

誥命贈父母妻者

### 戊午

是年公作祠堂於居第東以奉三代祖考啟祖母

劉夫人喪於清溪書院故址遷墓十都梁家潭上

馬蹄此銘向乾亥宣德七年

欽差葬公魯夫人墳山之東贛江經其下而東史館

進實錄公蒙

恩頒至所資金帛

### 己未

是年九月公服母喪二十有

七月畢徧告祭祖考妣服除

### 庚申

是年二月公留次室莫氏居守家室而乘驛舟啓  
行赴京五月公十月至六月復授翰林侍講學士

兼  
經筵官如故

辛酉

是年八月公受

命考應天府鄉試

南京太學生及畿甸士

壬戌

是年五月公任侍講學士九載陞翰林院學士兼

經筵官如故

癸亥

是年八月公受

命釋奠先師孔子奉勅撰太學進士題名記

甲子

是年三月少師楊公士奇卒四月二日

上在經筵命公入文淵閣用事既而中貴傳

旨應制等文及大官給膳悉同士奇日侍

經筵講說經史故事如故

三月

三



乙丑

是年三月

廷試禮部所上貢士公預為讀卷官八月

命公釋奠先師孔子公以炙火不敢視祀事辭乃

更

命學士錢公習禮十月陞公為戶部右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所任事悉如故

丙寅

是年二月公受

命釋奠先師孔子

丁卯

是年八月公受

命釋奠先師孔子公承

誥命并贈公祖考觀定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加贈公先公侍講學士彥和如之贈公

祖妣劉繼祖妣劉加贈妣曾宜人胡宜人妻曾宜

人及加封繼室郭宜人俱為淑人恭錄公等所承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經筵之官所以陳論道德備資顧問非專講  
讀誦習而已館閣之職所以參預謀猷毗翼政理非  
專文學辭命而已國家列官以經筵兼館閣往往寵  
以重秩固有自來而朕尤意嚮之蓋信任之篤委託  
之重非其他可比也然非操履純正文學該博明於  
體要之士則不輕畀咨爾奉議大夫翰林院學士陳  
循蚤自賢科廷魁多士歷官禁近荐事

三朝紀述公精克禪信史暨朕嗣統之初兼以經筵之

務並居宥密朝夕論思顧其坦亮謙溫端方廉慎明  
於古今朕心眷倚雖常置諸文學侍從之首然未愜  
予好賢用儒之懷肆特進卿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尙推古先聖王嘉言善道啟沃朕心  
底于至治以副簡任儒術之意卿其懋哉

皇帝制曰國家羣臣勞動於君事者咸得推恩榮其祖  
考矧惟經筵館閣史局之臣而屬之以講論經史參  
預機政者哉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之祖  
觀定安恬務學蹈義履仁啟於後昆爲朕臣弼推厥  
所本宜有褒嘉今特贈爾爲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冥漠有知服茲寵命

皇帝制曰爲君欲其臣盡忠於國者則必體其心而從其志肆古聖王知人情之莫不孝於親也故制推恩之典以申獎勸之意朕方任賢贊理則必有以褒榮其親而愜其志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陳循祖妣劉氏積德垂慶暨於孫子在朕左右日效勤誠茲特贈爾爲淑人賁命之榮永慰冥漠

皇帝制曰君之於臣褒榮之命必及其先世者所以溥仁息而隆敦本之義也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陳循繼祖妣劉氏夙有令儀著于閭閻善慶所萃致

有賢孫勵翼在廷贊予于治揆厥所志褒命宜加特  
贈爾爲淑人錫賚九原用垂永世

皇帝制曰士之仕而能勝任國事者國家推恩必及其  
親國以旌寵賢者蓋亦嘉荅其所生也戶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之父贈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講  
學士彥和義篤鄉閭惠調窮乏存心長厚終始弗渝  
德旣裕于乃躬慶斯延于厥後致有賢嗣爲朕臣弼  
朕方冀其成績肆申錫於所從特進贈爾爲嘉議大  
夫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命典之重責于無窮  
皇帝制曰賢才爲國家典辭命參幾務講論經史以弼

成治功者亦惟承世澤服家訓所致肆褒喜之典必  
及其親所以隆恩禮昭善教也戶部右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陳循之母贈宜人曾氏孝敬慈仁作配君子  
克生賢嗣侍朕于朝質厥所從宜隆恩典嘗因子而  
兩受贈矣今子復進厥官爾亦宜加申錫特進贈爲  
淑人惟善有後惟德有聞服茲榮命昭于永世

皇帝制曰人以有子爲榮士以顯親爲孝故士有祿秩  
者褒恩之典必及其親以稱其致孝之意况於館閣  
侍從之臣乎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陳循繼母  
贈宜人胡氏恒德惟懋作配君子致有賢嗣爲國近

身法言  
臣已嘗兩膺褒典今爾子進厥官授厥本源宜申錫  
命特進贈爾爲淑人用賁窀穸永世有光

皇帝制曰古之君子爲邦家之用能效其忠勤者亦惟  
其室家之賢有以相之而國家之令典則有封贈之  
命不以存歿而有間焉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陳循之妻贈宜人曾氏克相君子曾不借老嘗兩因  
夫受封贈矣茲爾夫進厥官爾宜申錫榮命特進贈  
爲淑人冥靈不昧服此休光

皇帝制曰稽諸國典婦人之貴以其夫與子有官秩則  
加恩之典必及之所以榮內助之賢也戶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陳循繼室封宜人郭氏作配君子內  
助克賢茲因夫之進官宜申錫爾榮命特加封為淑  
人尙敦淑範以率閨門

戊辰

是年三月

廷試禮部所上貢士公為讀卷官公謹錄

洪熙宜德正統所授封贈

勅命誥命制詞凡二十道刻石題曰

三朝制勅之碑遺男珊瑚瑛奉歸泰和立于居第祠堂之

前南向以識百世不忘

上恩之意而刻本宗世系于碑之陰使子孫永知所

自而敬仰焉令郭夫人率二子歸主其婚娶八月

公受

命釋奠先師孔子

己巳

彛州手譜

三



是年二月公受

命釋奠先師孔子春夏皆早六月南京奏大丙火

宮殿俱災以奏示公公曰

天心仁愛

君上示警莫大請 頌恩詔大赦天下以回

天意遂命草詔視草未畢大雨終日又數日公以病在

上欲親征禮部尚書胡公欲同百官請毋

親行遣人問公何如公曰此誠切要急上請不可緩

雖獲重譴勿顧已而反得褒荅然勢有不能止公

駕留虜庭十七日聞于京又明日有言擁立郕王者公

曰此必輔行者之固也嗟嘆久之八月

聖上車駕今但當立 鸞言曰虜寇理屈而情畏大勢必不敢久留

皇子正位東宮以郕王輔徐圖迎復則是豈容有他

議耶遂奉

皇太后旨草詔二十二日頒行天下翼日公以此蒙

恩進戶部尚書仍兼木院學士旬日之後為郕王者

紛然眾皆相和而起景泰之立遂不能止公惟與

故二三內臣力以保護

宗社遷復  
聖駕為心早夜督同所司招集中外軍馬專務戰守以

國人心以防殘寇卒得如志願焉十月十日虜酋

太上皇帝入京師悉眾侵德勝門直欲犯

闕預遣人來索大臣胡濙王直于謙出迎

駕公曰此必詐計宜先遣使問安覘

駕在否果在即出迎不可緩覘者還報見

太上皇帝力言虜實無意奉

駕還但仗以為媒內侵耳公曰若然宜陞獎首將固城

守推誠心以誘之慎勿輕戰蓋彼我勝皆危道我

勝固善奈何

駕在虜營恐非全利彼勝則中外俱難保姑密令城外

各馬坊焚所積芻困之不數日賊馬饑野無所掠

非遁即降既而虜見積草火舉拍手頓足大駭又

明日見烈風盛雨彌晝夜眾愈恐公亦恐久則變

生乃請手勅傳召宣府大同永平遼東各邊守兵

聖駕以城外皆虜營道梗乃遣夜不收五人令各齎一

勅分投東北二路任用智巧暮夜取道以往防虜

遏截以為但得一達事即濟矣既而止二勅得傳  
達其三為虜所截見勅始懼而有退志十五日夜  
七先以十七騎脫身先遁至十七日從紫荊關  
口留餘眾殿以防追京師人心稍定數日宣府之  
兵先至即命西追虜眾而止  
遼東等處邊兵令守備如故

### 景泰元年庚午

是年中貴諭旨於公等欲尊生母吳氏為  
皇太后令考前代故例可準者具以聞公曰故事惟有  
宋以生母宸妃李氏為皇太妃事可準以行餘無  
况今

皇太后受尊號在先自古尊無二上中貴以言不允必  
欲重尊生母公曰必尊

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乃可亦不允止許加二字乃以上  
為尊之至聖為德之至尊為

上聖皇太后八月公受命釋奠先師孔子十五日  
太上皇帝駕還京師先日公聞中貴見語明日  
駕回迎居南城公曰然否若然非但日逐朝謁為艱雖  
三五引一見有所不便乃欲如羣臣朝朔望而

已乎為之嗟嘆久之既而

上臨此語於中貴前若以危言使之聞之蓋疑公有向

舊之心公遂不敢復有所云後禮部數請令百官

與朝望皆不先公語禮部官曰請雖不允然不可

不諸也中貴問公上皇駕還當詔告天下否公曰此誠

天佑國家所致曠古所無豈特當告天下更須肆赦以

上皇恩慶語聞乃令諸司密具合行事宜來進公以所

聞

上皇過大同時赦免充軍官出城朝見者令復原職一

事請并行之雖載詔條所司以非其擬者卒見廢

閣公疑必有所授不敢深究自是蓋加謹加懼無

所補而壞大事九月公受

經筵事恭錄公等所受

勅諭 皇帝勅諭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朕以眇躬祗

膺

天命嗣承

祖宗大統臨御兆民願惟負荷之可勝必由問學之能  
敏茲以九月十六日御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  
經筵事爾循與工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高穀同知  
經筵事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江淵翰林院學  
士商輅侍講學士劉鉉吏部右侍郎俞山禮部左侍  
郎儀銘兵部右侍郎俞綱國子監祭酒蕭鎡左春坊  
左諭德趙琬兼經筵官爾循并穀淵輅日侍講論翰  
林等衙門儒臣分直侍講夫六經載帝王之道而萬  
世仰治教之則以我

憲宗之聖尚猶銳情於斯况朕安所務而不然卿等其務端心竭誠相與講論臻其極至毋隱且徇徒事虛名必二帝三王之蘊奧得於心而施於行俾四方萬國之廣遠蒙其德而被其澤斯足以副朕之素志欽

哉故諭

十二月公承

誥命并加贈公祖考侍郎兼學士觀定先公侍郎兼學士彦和俱資善大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加贈公祖妣繼祖妣

劉淑人妣曾淑人胡淑人妻曾淑人繼室郭淑人俱為夫人恭錄公等所承

誥命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經綸機務必置任親地密之官咨訪大猷宜就業純行正之士所以論思政理而著之謀謨

潤色斯文而見於號令者也豈他材謀爵秩所可倫  
哉然非學有本原可以圖治體文有師法可以代予  
言素著聲望之良曷足以膺是選咨爾戶部尚書兼  
翰林院學士陳循制科首選綸閣宗工明乎古今志  
于道義事我

皇曾祖考以至于朕祇奉

五朝履參國史制誥同知經筵榮歷三紀左右爲德朝  
久納忠朕方圖任舊臣卿乃獲毗新政顧始終之克  
懋豈崇報之可稽是用授以資善大夫錫之誥命用  
示褒嘉於戲啟沃之專朕有望中正于哲輔獻納之

篤卿可味仁義之遠圖惟誠敬可以敏事功惟仁恕  
可以敷利澤往益懋茲庶副朕懷

皇帝制曰自古積德之深者必昌其後爲國之切者必  
顯其先故朝廷推恩莫重乎敦本而子孫爲孝莫大  
于尊親然欲有以體其心非是無以愜朕志贈嘉議  
大夫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陳觀定乃戶部尚  
書兼翰林院學士循之祖學究諸古德裕乃躬延譽  
鄉邦垂慶孫子爲朕近彌克效忠勤揆厥所從宜隆  
恩典特進贈爲資善大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如故於戲褒嘉榮命旣永賁于冥靈啟迪良謀尙俾



昌于來繼

皇帝制曰人臣事君以忠固本其累世之積德國家使臣以禮必先于原始而推恩忠厚之政所存激勸之道斯在爾贈淑人劉氏乃戶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之祖母蹈行德善作配君子慶澤所萃生此令孫朝夕論思在朕左右宜有寵錫以示褒嘉茲特進贈爾爲夫人服此休嘉永光幽漠

皇帝制曰爲臣而能忠以事上者善有所從故上之欲仁以惠下者恩無不逮厚其寵數所以遂顯親之心服乃光榮斯以見貽謀之效顧茲通典契朕盛心戶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之繼祖母贈淑人劉氏  
有孫彌朕克效忠勤揆厥所從多迪懿教可無褒典  
推及冥靈茲特進贈爾爲夫人尙庇後昆永綏厥位  
皇帝制曰爲人臣而能事君以忠者必遂顯親之心爲  
人父而能教子以義者必蒙推恩之典惟官愈進而  
忠愈勵肆親愈顯而恩愈隆斯以見下無怠滿之心  
上有激勸之道也贈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陳彥和乃戶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循之父  
鄉邑善人坵園佳士履仁蹈義恒揚忠厚之風憫匱  
賙貧每收忠信之譽慶垂賢嗣爲朕哲臣雖屢膺褒

典於

先朝尤宜申寵數於今日特進贈爲資善大夫戶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如故咨爾冥靈服茲顯命尙於後嗣綏庇無窮

皇帝制曰人臣閑義訓於家肆朝廷得以弼其治國家推恩典於下故人子得以顯其親雖因資孝以事君亦必以貴而及母爾贈淑人曾氏乃戶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之母柔明淑慎盡相成之道於家恭儉慈仁施教訓之德於子肆朕得圖治之佐而爾膺褒善之榮恩典所嘉宜隆無替茲特進贈爾爲夫人

服茲寵榮永光幽室尙綏爾後勉效忠勤

皇帝制曰士之仕而舉其官者必有所由恩之推而及其親者蓋無可畧緣人情而制命數循國典以錫寵榮固旌有位之良實勸天下之善爾贈淑人胡氏乃戶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之繼母婦道以順母德惟慈肆祚乃家克有賢嗣興以弼治爲朕忠賢宜有褒榮以昭寵貺是用進贈爾爲夫人服此茂恩永光幽宅

皇帝制曰朕用天下之材以任共政之職恩數所及旣爲其祖考之華禮秩攸加必增乃閨門之賁所以始

人倫而出治道敦世教而著國恩也爾贈淑人魯氏  
乃戶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之妻懿行淑德嬪  
于令人相助之勤休有華聞肆朕賢彌厥秩用崇爾  
效彌彰可無褒荅是用進贈爾爲夫人服我命書尙  
其不泯

皇帝制曰凡著內助成家之美斯膺殊錫稱善之休茲  
夫爲竭心效用之令臣則國有推恩及配之盛典茲  
雖故事寵寶難逢爾封淑人郭氏乃戶部尙書兼翰  
林院學士陳循之繼室淑慎恭儉譽于闈門累相其  
良忠以彌朕允宜受祿以綏厥家曾不永年可無褒

恤茲特進贈爾為夫人尙其如存服我榮命

辛未

是年三月 廷試禮部所上貢士公為讀卷官  
朝廷聞自洪熙宣德正統年間文臣官一品者惟內

閣官其他間有一二則皆  
先朝舊輔茲二年來各部官一品者已二三人而內閣

臣尙仍舊職遂陞公與高穀俱少保偕榮祿大夫  
尙書如故兼大學士而公則 文淵閣任事並如

命釋奠 先師孔子奉 勅撰大學進士題名記  
故公辭乞仍舊職至再不允八月公受

壬申

是年廣西土官都指揮黃竑希恩寵自廣西馳奏  
請

上立已子為皇太子奏至不發遣中貴以竑意覘公等  
公曰無易樹子霸者所禁堂堂

天朝得無敬天下後世之譏乎  
上知東宮向為公所贊襄立者毅然語中貴曰自古父

步州手尊

三

有天下傳之于子未聞有議議起遂命以奏示百  
 官令會議以聞既以眾議更立一時遷擢東宮官  
 屬除他職外其任師保傳者至二十有三人其中  
 增職品秩不踰舊者七人俱食舊祿公其一也蓋  
 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固辭不允者至于尚書大學  
 士任事俱如故既而公以衰疾乞放歸田里章再  
 上不報武人有希恩寵告言內臣交通南城受  
 錫賚者指有姓名

上欲

窮治公偶有聞因與中貴論曰人臣念主雖不能  
 無此心人情畏死決不敢有此事而况所指之人  
 在此在彼富貴均一何苦棄安就危萬一事出誣  
 罔寧不害及忠良且啟上下之危疑乎語聞遂止  
 公率內閣同官集古聖帝明君行事名曰勤政要  
 典上之公承

誥

命并贈公魯祖考源可加贈公祖考尚書兼學士  
 觀定先公尚書兼學士彥和供榮祿大夫少保兼  
 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公魯祖  
 妣黃氏加贈祖妣劉夫人繼祖母劉夫人妣曾夫  
 人繼母胡夫人妻曾夫人繼室郭夫人  
 俱為一品夫人恭錄公等所承命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保傳之崇資是乃臣工之極選弼一人而宏治化均四海以展謀猷敬明啟沃之惟艱張大輔成之匪易矧職一以兼衆在周德而備材凡今所選經筵史局館閣樞機鼎鼐之良率多永樂洪熙宣德以來登庸密勿之舊故茲寅亮尤簡厥脩咨爾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文學該通器識宏遠夙有譽望蔚爲名臣事我

皇曾祖考以至于朕咸躋顯庸敷歷丞弼卿佐命令鈞衡並切機要際國家之危患輸忠實之小心肆宏濟



於艱難致茂臻於康吉夷險不易其守夙夜匪懈其  
勞宜伸眷倚之懷用錫綬寵之數可授榮祿大夫少  
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同知經筵  
事如故於戲執忠信之一節所屬老成處盈滿而不  
驕豈煩訓飭服此休命往惟欽哉

皇帝制曰國家從古以來必具材猷之士方錫寵綬人  
臣自祖以上非予丞弼之家莫獲褒顯其獲褒顯於  
數世之後必積德善於百年之前此君子所以慶衍  
於孫曾而朝廷所以恩洽於幽遠宜頒異數以旌善  
人爾陳源可乃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

大學士循之曾祖篤行有闡懷材不試致茲餘慶及于曾孫肆予纘嗣之初得有倚毗之託宜旌所本無遠弗周特追贈爾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尙隆福澤綏爾後昆

皇帝制曰君子之積善不但在一時而必至於久遠故天之錫慶不但在其子而必及於孫曾天旣緣本而厚其末朕當因流而旌其源此天與朕福善一也爾黃氏乃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之曾祖母育德名家作嬪賢士恭儉刑於姻族慈孝著于閭門慶衍孫曾爲予丞弼宜有異數荅其

前人茲特追贈爾爲一品夫人尙茂餘休永庇乃後  
皇帝制曰國家方圖倚任弼亮之臣以光大我

祖宗之業乃有積累德善之士以成就其子孫之賢進  
位旣顯而益增推恩雖隆而未已蓋上以答貽謀之  
德於旣往而下以勵移孝之誠於將來爾贈資善大  
夫戶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陳觀定乃少保兼太子  
太傅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循之祖學足以華躬  
行足以善俗名譽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孫致用

五朝兼領廢職可無榮命以旌所從茲特加贈爾以榮  
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

用詔爾等永康乃後

皇帝制曰古者婦人之貴或因其夫或因其子與孫蓋非夫與子孫雖有過人之德首俗之行無所托以表見於世今朕輔臣有賢祖母育德勵行以成厥孫迨賁陶靈可無寵命爾贈夫人劉氏乃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之祖母族稱時望德爲女師仁惠加於宗姻善慶在於孫子致以才猷之美爲朕心膂之臣宜爾蒙恩有隆無替茲特進贈爾爲一品夫人歆予寵章福爾賢後

皇帝制曰凡人臣大父母獲因其孫蒙恩屢至膺顯爵

者未有不由積德累仁之深而致然也惟其積累之深故其寵榮之茂愈久不替此固天之酬答善人而實朝廷因之以勸孝也爾贈夫人劉氏乃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之繼祖母德著閨門敬存蘋藻敦事上之孝敬重逮下之仁慈致有令孫爲朕丞弼宜膺福報以表德施茲特進贈爾爲一品夫人服我寵光永賁幽室

皇帝制曰朕惟士旣恬於謀身而急於行義天豈簡於報德而緩於旌仁夫嗣世生賢雖出於天之所昇而推恩錫爵實本於朕之所嘉肆沂流以及源屢緣存

而顯歿必寵以實亮之職乃足爲德善之華爾贈資  
善大夫戶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彥和乃少保兼  
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文淵閣太學士循之父仁恕寬  
平見稱於里族忠信直亮著譽於鄉邦既有子以典  
我命令樞機可無恩以答爾純良長厚肆五錫於褒  
命俾屢承於寵恩特進贈爾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  
太傅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使人知有德之士雖  
沒著無窮之休服茲寵榮永綏後裔

皇帝制曰朕惟君子貴窮人爵雖不及顯其親於當時  
朝廷寵錫天章實欲以昭其德于永世自非積善行

義之有素安能獲福承慶之無疆凡有子爲朕承弼  
之臣由其親懋乃善義之懿爾贈夫人魯氏乃少保  
兼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之母歸  
配名宗成助相之美撫育令子施教益之良使彼得  
世其家由爾能躬厥道追原所本宜有異恩匪圖褒  
大臣之親且以彰盛朝之典茲特進贈爾爲一品夫  
人服此榮恩永綏後嗣

皇帝制曰凡君子之事上也莫不欲盡其忠肆朝廷之  
待下也必有以遂其孝况朕股肱心膂之母可無綸  
綍華袞之褒緣其子而推恩爵於幽而示寵爾贈夫

人胡氏乃少保戶部尙書兼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陳循之繼母早歸德門聿脩婦道作止一於恭儉俯仰極其孝慈淑慎之稱藹然福慶之驗大矣可無異數以示寵榮茲特進贈爾爲一品夫人榮命所加其永有耀

皇帝制曰婦人之德如玉在璞人雖見璞而不見玉而其含輝光雖山不能秘故有令德懿行而不得聞於人然能助相於夫自不容以不著况朕弼亮之配尤有可察而易知之者乎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之妻夫人魯氏少攻女學秀于



閨門嬪予輔臣而不偕老雖累受

先朝之恩錫宜荐膺內助之榮褒爰有寵章慰其永逝  
茲進贈爾爲一品夫人咨爾幽靈尙其欽服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國家得才猷之輔以濟於艱危未  
有不由有賢淑之配以爲之助相其所以獲表見於  
永世亦何莫非克贊夫良人雖歿著無疆之休使人  
知有德之報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文淵閣大  
學士陳循繼室夫人郭氏女德之純宗姻所譽歸予  
丞弼克相乃家期偕老於光榮胡弗終於壽祉宜申  
寵錫以賁歸全茲特進贈爾爲一品夫人垂耀無疆

召茲休命

癸酉

是年

皇太子冠命胡公澂高公毅掌行冠禮旬月之後前  
皇太子更封沂王之冠乃命公與何公文淵掌行二

起錫賚重輕相懸蓋

上以公嘗有無易樹子之論出於向舊故耳亦古人取  
瑟而歌之意也公因

天象示警自以濫居保傅不能毗輔所致乞賜罷黜別

任賢能不允其廢乞罷歸不允者以其能知

先朝典故內閣事體文辭製作之類而然中貴諭

旨於公等曰正統年以歷代臣鑑頒賜臣下其采可

以為君鑑者以聞乃采古昔帝王善可為法惡可

為戒者進名曰歷代君鑑以備觀覽公聞

上禁掖慢游事乃率內閣同官上疏諫及勸

上悖孝友任舊德躬勤政戒侈用大臣與公同預聞前

事者託公附其名於疏後疏奏

上召公等入見

考用平譜

七

問曰卿等言禁掖事何自而知公曰得於都人之口伏惟

陛下有則改之誠

宗社生靈之福也

上曰朕有固當改矣但君臣為同體慎無聽人離間公

悚懼叩頭謝自是不復召見矣既而附名者有見

上不悅竊訪於中貴曰疏實出某之手令某等預名耳

蓋患失而然也八月公受

命釋奠

先師孔子加授

公光祿大夫

甲戌

是年三月廷試禮部所上貢士公為讀卷官公

上疏引年疏曰臣陳循謹題為老疾等事臣原

籍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由進士永樂十三年除

授行在翰林院脩撰歷官四十年實年七十歲久

患寒濕氣等痼疾在身每發痛不可忍持履艱難

加以日昏日深一日衰邁不堪恐負任使切懇蒙

列聖天地之大恩無片善涓埃之小補材疏德薄久已

媿於瘵官體病目昏茲愈加於曠職因人成事苟  
祿致灾豈但宥密理不當居苟在他司例亦當退  
如蒙

聖恩憫臣前訴照依七十致仕定制放歸田里專任賢

能庶免誤事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謹昧死 趨伏候

勅旨欽奉

玉音卿歷事朝廷有年况是內閣師保重臣朕以朝夕

賴卿匡輔治道難照常例雖稱引年所請不允

明且再上

言尤懇切疏曰臣陳循謹

題為老疾等事臣昨乞

恩放歸田里荷蒙

大德不賜允俞切惟清要之地眾所奔趨賢才之途礙

難獨占雖犬馬之心不忘於報

國柰桑榆之境將迫於蓋棺識足知難誠切在躬之

念忍羞糜祿莫迭拮背之議固

聖明大能曲賜於包容而宅俊鮮不陰懷於忿嫉况才

劣庸手普



八

有限而難強兼病不救而益增更冒寵榮必速顛

朝廷開通賢來愚去之門顯  
國家成就難進易退之士臣雖老死不忘感

思無任懇請之至謹  
勅旨不報數日之後

上因他事召見

因諭公曰

朕以

先朝信用之故留卿乃苦求去如此何耶  
公叩頭曰臣實衰邁不堪

聖明知人之累叩頭乞身逾力不允八月公受  
任使加以庸劣無補徒取竊祿妨賢之譏而為

命釋奠先師孔子中貴諭

肯於公

上欲有所述作公曰永樂十六七年之間

太宗皇帝嘗命編采天下地理古今事物之詳以命儒  
臣編集共為一書以代古之制臣亦在纂脩之列

後未成書而止必欲有所述作莫如成此一書實  
亦繼述之一端也中貴以言遂命進士分投四方  
續采其未備者又以資治通鑑綱目無宋元事命  
率儒臣倣朱子所作例續合共爲一書二書並  
勅公等爲總裁官恭錄公等所承  
勅諭

皇帝勅諭少保戶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陳循等朕  
惟古昔帝王盛德大功載諸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與  
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著於仲尼褒貶之書足  
爲鑒者不可尙矣朕旣夙夜留心于茲然惟善惡不  
備則或監戒不周顧自周威烈王至於梁唐晉漢周  
之五代事書于朱文公通鑑綱目者亦天下後世之  
公論所在不可泯也朕嘗三復有得於心獨以宋元

所紀未及預茲竊有歎焉卿等其以二代史書參酌  
倣文公例編纂上接通鑑綱目共為一書以備觀覽  
應用編纂官屬其推勤敏有學識者悉具官職姓名  
以聞夫稽古右文實朕心所欲肆令卿等為之其尙

精審毋忽故諭既而公奉

勅撰太學進士題名記

乙亥

是年二月公受

命釋奠先師孔子公率儒臣纂修天下地理書成

上表進呈

賜名寰宇通志命鈺諸梓既而公以總裁增授

華蓋殿大學士兼文淵閣大學士保傅尙書悉如

其地性秩不能六月公奉

先聖廟學之碑

丙子

是年公以衰疾乞骸骨歸不報

天順元年丁丑

是年正月

景泰不豫不能躬祀

郊廟社稷十四日至不能視朝參公乘此拉同官高公

右順門裏耳房內相與直造其所告於輿曰永樂年

問

大駕或三五日不出視朝令百官赴

東駕朝參啓事此是

祖宗舊例公所知也但無力不敢言及請

上皇復大位耳姑曰今事如此必須請復

正統東宮庶可代視朝參望公入為某等

與公首肯徐曰此公等大臣事與安惟

弓州毛普

八



內公即偕諸公出與禮部侍郎鄒公幹姚公夔等  
議曰此大事宜會多官共為之人眾則有可從之  
理比多官至從否不一公曰從者請先親筆書姓  
名於奏稿由是漸相倣從者遂眾明日章上此  
答不允又明日公等欲倡率文武百官再連上請  
章期必允乃已因章尾列官職姓名數多書錄為  
艱比完日晡不及上矣來日門未啓特封進至期  
禮部主事俞欽捧章進至左掖門下門官不納

尋遇中外多官奉迎

聖駕重登寶位朝野忻戴懽呼萬歲既而

上退御文華殿公被召命至前叩頭面見

上諭公令仍舊視事又明日有邪佞之人徐有貞者平

昔為公屬官因累求公屈法薦已等事不從恨公

至是有貞以迎

駕功口侍

上前遂恃此勢欺罔進謗毀公又復脅使六科捏詞彈

劾上賴

聖上仁明即賜原赦明日有貞又復脅使六科十二道

官再彈并脅多官杜問罪化公竟被謫戍遠東鐵

嶺商所以然者無一不出於有貞構陷也時公東

行寓道與在論若之日摘取古人詩句之在心者  
成絕句以詠其所存所歷所感並和凡千餘首分  
爲十卷名曰東  
行百詠集句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是年十二月公謹撰進呈

皇明中興

國朝

神功聖德頌凡四章各百句七言近體詩二十首奉

玉音陳循進的頌詩送翰林院收着既而陳情  
進又奉

玉音陳循歷事朝廷年久魯效勤勞因被石亨等挾松

庚辰三月

七

誣害坐罪充軍今覽其所奏是非明白情實可矜特

發回原籍為民間任

公感戴

皇上恭念大恩不忘然此得非公忠愛存心之所致歟恭錄公所進頌詩並序

臣循昔曾叨事

中興四朝

仁聖於今有四十有餘年矣近蒙

宥罪謫戍極邊

厚德深恩無由補報憂惶感激難已于情謹撰

神功聖德頌凡四章近體詩二十首齋沐百拜昧死表

呈切以

皇朝實錄之事人不能觀堯衢鼓腹之詠世所得傳自  
昔帝德煥乎古今多因公論出於田野况愚臣朴  
直曾親覩

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於當時荷

聖主寬仁諒不棄螻蟻之微芻蕘之賤於斯世自念活  
無多日懼瞑目以孤

恩慎揣死有餘辜肆竭誠而效頌雖管窺蠡測不盡  
於高深望錙納銖收益增於

隆盛上禱

垂憲之萬一下資擊壤之衆羣歌詠揄揚懷思祝頌

臣無任戰慄懼之至謹言

恭頌

太宗文皇帝頌一章

惟皇

上帝篤生

太祖削平僭亂 奄奠寰宇

天眷有歸爰膺歷數 乾坤清寧 綱常振舉

皇皇

太宗繼體承緒 廣大高明 聖神文武

勤儉溫恭悉由

天賦

以仁為居

以義為路

以禮為門

以敬為所

道合義軒

德符舜禹

日新月盛

人歸

天與

爰自朔方

提衆萬旅

靖安國家

飭正

皇度

士馬甲兵

熊羆貔虎

威而不殺

所至熙豫

甸侯要荒

宗親臣庶

尊之則君

親之則父

愛戴歸仰

心悅誠附

東西朔南

蠻夷戎虜

謳歌朝覲

懽忻拜俯

航海梯山

貢珍納土

皇情謙抑

不違寧處

業業兢兢

罔間晨暮

好問好察

樂聞樂取

惟賢是用

靡擇微鉅

惟忠是納

靡論新故

豐潔烝嘗

儉約服御

以戎貽安

以農藏富

省耕視歛

春補秋助

惜才好生

賑窮恤苦

庶戮思矜

寸邪思去

福威予奪

咸率準矩

福予從厚

威奪從恕

憫災原旨

宥過寬誤

秀發朽枯

春回寒沍

禁暴刑亂

罰終極怙

上行下懲

一舉百懼

信堅金石

恩洽率舊

穹靈悅鑒

寒暑順序

皇祇昭格

多黍多稌

爰建兩都

益勤萬務

繼承

先志

隆長國祚

南交北狄

恃遠負固

天戈所指

悉遵懷撫

武功既脩

文德誕布

表章六學

日星昭著

垂法萬代

揚休千古

玉葉金枝

永作民主

繼繼繩繩

尊居九五

於萬斯年

受

天之祐

詩凡  
三首

文祖龍飛自朔方首登

宸極繼



高皇欽明濬哲符堯舜勤儉寬仁邁禹湯一話一言循  
典則三齋三沐奉蒸嘗于孫式克遵

成憲螿螿繩繩萬代昌

右一

天生一體

聖明君况是重華繼放勳家國早承平禍難華夷溥見  
靜妖氛方當歸馬散牛日大布

經天緯地文四海八荒臻盛治

宸衷尤不倦勞動

右二

皇明永樂際中興兩順風調至治馨蕩蕩

仁恩兼德化巍巍

功烈與威靈 聲名萬古彌穹壤 事業千年煥日

星痛望鼎湖龍去遠不勝號拜想

儀刑

右三

恭頌

仁宗昭皇帝 頌一章

穆穆

仁皇 聰明齊聖 徽柔懿恭 齋莊中正

為道惟隆 為德惟盛 尚懷兢兢 恒存戒儆

仁已如堯 愈矜細行 孝已如舜 愈崇至敬

匪假人為 實自天性 聖瑞斯符 國本攸定

早以重華 上副

萬乘 教令所施 孚及兆姓 恩同雨降

學與日新 法健如乾 知幾如神 寧志以道

立愛自親 代理家國 攝奉類禋 勤儉是式

精白是陳 起居惟則 宵旰念民 立賢無方

聞善有欣 好問樂取 舍己從人 獎忠尚質

欽此右文

躬率臣屬

上贊

至尊

視民如傷

望道未覩

弗遑寧居

日隆師古

禮樂夷夔

詩書鄒魯

夏時殷輅

周冕韶舞

雖精尤詢

無間起處

法言遊耳

芻蕘亦取

譽辭戾道

遜志必拒

惠鮮孤寡

賑恤貧窶

保扶貞良

獎誘平恕

終日乾乾

惟此是務

爰膺

天眷

出震乘離

光被四表

格于兩儀

臨照有赫

垂拱無爲

甸侯五服

蠻貊九夷

如星北拱

如水東馳

歸

皇之極

無偏無陂

順

帝之則

不識不知

人效忠盡

神獻禎祺

雨暘應候

寒暑若時

物無疵癘

世底雍熙

禮讓之風

仁厚之俗

接壤連城

聯里比屋

皇尤謙虛

不自滿足

益勤萬務

逾敦九族

視遠聽德

達聰明目

重賚薄征

緩刑急育

攘除羣兇

哀矜庶戮

康衢興謠

華封效祝

願

聖人壽

儲皇萬福

子孫嗣統

永綏

天祿

詩凡

皇皇

聖帝百王歆允塞溫恭冠古今 出震乘離昭聖瑞祖

堯宗舜渙徽音宏敷仁德兼文德允協民心與

帝心小大愚良叨 寵眷獨慚淺薄負

恩深

右一

早居儲副侍 臺坡賢長偏承

帝寵多教養民生咨稷契緝熙

聖學賴邱軻 政師姬徹寬征意 志慕堯衢擊壤歌

蕩蕩難名何以頌

太平天子建中和

右二

仁皇昔奉

文皇養一日三朝謹問 安九鼎入珍躬視膳婉容愉

色面承 歡劬勞萬感

親恩重誠敬千憂子道難

龍駕已遙純孝在恭書留待後賢觀

右三

恭頌

宣宗章皇帝 頌一

巍巍

宣皇

天賦勇智

温恭廣淵

崇高富貴

大昭聖符

早登儲位

業業承乾

惓惓輔治

萬善格

天重華協

帝遂王國禋

嗣宰神器

政先仁術

化敦孝理

聰以民聽

明以民視

納直如流

用人惟己

精一執中

難慎選士

述事繼志

持盈守成

成憲是式

古訓是憑

綏猷贊化

信賢任能

妙運睿算

嚴詰戎兵

親討有罪

躬征弗庭



氣勢山嶽 號令風霆 不戮而殄 不削而平

從脅罔究 稔惡有懲 聲震夷夏 衆仰威靈

妖氛殄息 海宇清寧 制禮作樂 和敬兼具

儀中節文 音諧韶濩 上奉

宸闈 恒致悅豫 下育邦本 咸獲生聚

尙不自滿 師古爲傳 世必羲軒 治必堯禹

道學孔孟 謨烈文武 聖賢之域 詩書之府

出入翫游 宵旰臨御 匪徒資己 兼以垂裕

旌淑別慝 脩禘奉嘗 安邊柔遠 觀民省方

不鄙片善 不遺寸長 不貴異物 不屑小廉

巍乎煥乎 功業文章 比隆往哲 侔德

先皇 光昭四極 恩洽八荒

寄祇悅鑒 茂錫禎祥 篤生

正統 一人元良 超冠古昔 成周誕昌

三光貞明 二儀清肅 五伐偃戢 百穀蕃熟

凡囿覆載 美惡類族 仁義漸摩 膏澤沐浴

耳聆躬被 心悅情服 來享來王 悉臣悉屬

稽首瞻慕 傾誠願欲

聖子神孫 繩繩續續 得位得名 得壽得祿

億載萬年 受

天之福

詩凡四章

宣皇繼體乘乾日首務勤民與敬

天上法

祖宗先慎德遠宗堯舜急親賢百神享祀

誠千備九伐干戈計萬全偃武脩文隆大化揭天功業自巍然

右一

天命皇皇眷

聖神聰明文武古無倫 宏敷膏澤滋羣品 大正綱

常表八垠片善寸長皆簡拔普天率土盡陶甄深仁

厚德齊穹壤茂衍

鴻圖萬萬春

右二

萬邦何幸際

皇明垂拱無爲致太平夷虜傾心歸

德教克頑革面效忠誠

恩威予奪皆爲惠高下洪纖悉稱情淺薄無材叨寵

眷寒枯死瘁荷生榮

右三

長陪 玉輦上金臺

三ノ御言  
帝德崇高愈克艱

祖廟歲時恭致孝 宸闈昕夕敬承

顏謀謨廣遠貽千葉禮樂光華照兩間慟望九霄

龍馭遠不勝揮淚拜

橋山

右四

恭頌

今上皇帝陛下

頌一章

皇皇

至尊

聖智

天錫

堯仁舜孝

湯中武極

虞典夏謨

殷書姬易

匪勉而中

匪億而得

緝熙問學

究惟典則

大鈞有為

至誠無息

與義微辭

往蹟前德

釋茲在茲

克念允迪

所處所由

正路安宅

出震乘乾

握符御歷

世躋軒頊

道臻羲農

首惟

帝業

肇自

祖宗

爰咨金石

表勒

神功

乾坤奠位

日月麗空

英聲茂實

悠遠實同

華夷悅戴

臣妾欣逢

咸蒙膏澤

普際時雍 化已浹洽

皇允謙冲 乃厘萬乘 臨幸學宮 儒道尊顯

德教興隆 制度考文 惇典庸禮 五倫有書

旁貫經史 羣臣有鑑 備極載記 蕩蕩至教

無偏無倚 平平達道 如矢如砥 箕範敷言

周誥訓體 不一之善 惟一之理 徵諸今昔

其歸同揆 垂裕作憲 保邦興治 濬哲放勲

莫愈於是 博約之授 精一之傳 佩服既謹

擇守逾專 事

天如親

事

親如天

視膳致敬

恤祀秉虔

弗偏愛人

惟急親賢

篤近舉遠

啟後光前

準平繩直

矩方規圓

示法天下

儷美古先

垂拱九重

寵綏八埏

鴻名盛烈

巍然煥然

再造家邦

重新宇宙

和氣熏陶

發生枯朽

膏澤漸濡

長育鳥獸

溥及過故

悉承原宥

四海疆域

不城而守

百穀草木

不培而厚

祖考降祥

穹祇敷佑

三

三



三洲年譜

社稷鞏固 本枝繁茂

儲皇千春

聖主萬壽 福祿崇高 與

天齊久 詩凡十首

憶昔

先皇御紫宸 巍巍舜知與堯仁

帝圖正爾承

三聖神器天然授

一人禹績湯中成 繼述文謨武烈盡遵循 丹心捧日

期賢佐獨愧孤

恩未殺身

右一

大明

聖主御經筵寶運初當正統年精一早承

堯帝授典謨深契伏生傳養賢切切觀願象法

祖惓惓服尹篇共幸

皇圖天廣大萬年振後與光前

右二

聖祖

神宗闡至靈篤至堯舜作孫曾 志歆

前烈超三代碑勒 崇勲表

二陵美示貽謀兼後嗣光昭 創業與中興

皇圖如日華夷仰 萬代元良好繼承

右三

一自語

皇臨御日四方萬國沐

恩庥中原久際雍熙洽夷狄重除反側憂

聖德巍巍侔舜禹 神功赫赫邁商周 微臣感激尤惓

切衰老深慚莫報酬

右四

一統山河屬

至尊永傳

聖子與神孫九重

帝派天潢正萬代金枝玉葉繁  
國本真源

天所定人倫大典

聖攸敦

祖宗况復垂經訓丕顯悠悠迪後昆

右五

明明

天眷福吾

序川三傳

頁

三

皇夷險安危悉吉康恒以詩書爲服御惟將仁義作金  
湯 鴻名已見超千古沛澤還看洽萬方願效嵩呼  
祈

聖壽永固地久共天長

右六

仁明

真主復臨朝喜氣歡聲徹九霄四海謳歌歸

正統萬年祥慶自

今朝和平感召符素易善美兼全協舜韶

神聖無忘存儆戒必用此紹唐堯

右七

九五龍飛符

聖瑞昭然

天順與人歸臣民復際乾坤大海嶽重瞻

日月輝肅肅禮虔承

祖考雍雍愛敬奉

宸闈

皇情永法

天行健一日從教有萬幾

右八

天皇再造家邦日海宇升平實在茲  
惻怛寬洪懷遠

邇 嚴恭寅畏奉

穹祇純乎二帝三王道允矣千秋萬歲期  
風虎雲龍俱際會不才獨愧玷

清時

右九

卿雲捧 日麗

天中仰戴歸依萬國同 啟聖謀猷逾廣大格

神治化倍豐隆臣民溥荷 生全德

宗社長資保衛功高下均沾新

雨露可憐黃葉獨從風

右十

壬午

是年四月公自謫居還京

上表謝

恩而歸茲錄公所進表文

臣陳循謹

奏爲謝

恩事

臣仰蒙

皇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垂光於覆盆無幽不燭迴瀾  
於逝水無遠弗追拯念褒加哀矜憫恤臣不勝感  
戴之至理合謝



恩臣循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百拜謹言恭惟

皇上一德同乾坤之廣大咸覆載於萬方

重華合日月之貞明普照臨於八表如臣草茅之賤  
質亦蒙

江海之深恩向被陷於落井下石之讎人遂蒙謫以  
屯田備邊之戍卒斯須難保顛沛靡寧戰戰驚心  
惶惶度日萬幸仰賴

天與

皇上深恩厚德庇佑臣身處患難於四五年間臨萬死  
而得一生受艱苦於數千里外度危一災而存殘喘

茲蓋伏遇

皇上聰明聖智寬裕溫恭如日方申極廣大高明之  
盛與

天同以盡財成輔相之功

作之君作之師追配乎堯舜禹湯文武

明其誼明其道務契乎易書詩禮春秋得萬國之歡  
心臻一統之盛治

明見萬里之外尤嚴照於覆盆

仁敷九域之中重發於枯木孳孳養賢以及萬民  
之心切切愛人必先四窮之意雖愚臣薄命負尋

章摘句之庸材荷

聖王深仁除執銳披堅之重役

恩命播傳於千里士庶忻聞懽聲振動於一家妻孥  
舞蹈幽壑春生於腐草廢爐暖發於寒灰繫鳥出  
籠復遂山林之素性渴魚得水獲迓鼎俎之橫災  
親恩豈能及乎

君恩再造實不下於

洪造雖百口粉身碎骨涓埃莫補於河山縱九泉秘魄  
藏魂頃刻難忘於

德澤恨筋力日衰於老病不能效犬馬以驅馳柰忠

誠長激於心肝期永同葵霍之歸向竭一誠而祝  
望頌

萬美以揄揚匪愚陋之私情誠華夷之通願敬

天法

祖

聖明已超冠於百王納善用賢

皇上實允符於二帝制治保邦之有道承

先裕後以無虞是以

三光全而寒暑平溥致百穀熟而民人育江河海嶽

重重鞏固於四方

子孫曾元聖聖繼承於萬代得其位得其祿興隆

遠紹於

皇圖長如地長如

天永久上同於

聖壽臣謹齋沐昧死具表謝

恩以

聞

十一月十七日公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有八公  
子珊瑛以又明年甲申冬奉公歸藏木邑千秋鄉  
五十七都羅介塘高祖墳右乙辰山辛  
戌向之原遷公夫人曾氏而合葬焉

詩譜跋

先公平生行實載諸此譜茲附錄於  
詩之後者蓋懼散失於方來也嗚呼  
先公年四十七而生不肖未幾先夫  
人卒仰賴先公撫育母道兼備劬勞  
之德未報今先公亦見背矣終身重  
罪有弗能逃徒切肝腸莫之克盡其  
心也謹奉前詩與譜傾已所承家資

命工鍍梓垂之不朽以效分寸之大  
節且使子孫皆有以知先公忠孝之  
盡而荷

朝

廷天地大恩如此庶幾勉圖報稱於  
萬一然亦使後人欲知先公者得於  
此而采焉

成化元年乙酉夏四月望不肖男陳  
瑛謹跋

先少保芳洲公被誣謫戍政東行  
時每於風晨月夕摘取古人所製  
詩句集成短絕凡若干首彙以成  
編幸叔父無逸先生系以年譜并  
頌辭板行於世不料遽遭回祿迨  
今板亦毀久矣嗚呼惜哉馥念先  
人手澤尚新曷可泯滅爰抽已費



命工重刊於以續夫千載不傳之  
緒俾後之子若孫得有所考云

正德二年歲次丁卯秋九月吉旦  
嗣孫陳馥謹跋

附錄為 祖少保公陳情追諡疏

貴州銅仁府知府臣陳以躋為先臣勞績久湮易  
名缺典未補比例陳情乞

恩一體追諡以慰忠魂以副公論專臣江西吉安府

泰和縣人由舉人先任雲南楚雄府推官六年蒙

提行取免赴京考選陞思南府同知又六年蒙擢陞

今職茲當苗頑不靖措摠撫緝日夜皇皇安敢言

及其私顧臣有哀悃抱於數十年之前而無階披

瀝臣祖有勞績湮於百餘年之久而無由表暴者

今幸際

聖明仁孝之朝敢冒死哀鳴懇祈

垂憫臣故祖陳循由永樂乙未科進士第一累官少保戶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恭事

成祖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

景皇帝歷朝四十三年咸受

知遇兩同學士楊榮從

文廟北征也先土干及和寧于阿魯台文累從

宣廟出口巡邊至葶麻林等處 且德三年及九年奉  
旨與學士楊溥日直南城應

制看本顧問

聖政凡遇齋宿元宵等節俱令直宿嘗預修 三朝實  
錄並寶訓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歷代名臣奏議  
五倫書歷代臣鑑直解資治通鑑句解尚書經文  
批點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紀事本末史記等書  
又奉譔

御製五倫書序並大興隆寺大覺寺東嶽廟都城隍廟  
等碑文正統元年奉

勅兼經筵官與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日侍講讀九年  
命入內閣補士奇缺叅預機務十四年八月內

英宗皇帝駕留虜庭十七日聞于京師時有擁立郕王  
者臣祖卽對衆颺言虜寇理屈而情畏大勢必不  
敢久留

聖駕當立皇太子正位東宮以郕王輔之徐圖迎復無  
容他議密與太監金英等言請問事實庶好寫詔  
金英來說

長殿下兩週三歲臣祖應言但生一日卽是主人就寫  
詔稿一道內有賢而且長等語又添依

祖訓天潢派起

御名二帖同時封進遂奉

皇太后青草詔二十二日頒行天下人心稱快二十三

日推于謙爲兵部尚書團練京營二十九日舉商

輅彭時入內閣協辦機務時傳聞虜寇欲犯京師

中外震恐徐有貞妄議南遷羣情愈惑臣祖力拒

共議九月初六日因衆推戴

景帝卽位臣祖與諸大臣定計必須守護京城保安宮

陵方能整理迎回

大駕遂差官分投招集軍馬舍餘民壯及起倩民夫替

出運糧官軍在京採備遣官撫安遠近軍民勒兵  
固守各處城池遂出徐有貞守彰德府使不得在  
京倡言惑衆以此人心稍定十月初十七先奉

駕到德勝門衆恐虜情譎詐不肯遣官出迎臣祖說

大駕果到不差人出迎則中國皆爲叛臣矣他所索大

臣既不可遣必須遣以次官員遂舉通曉達語中

書舍人趙榮等出迎及見虜衆不退石亨折箭退

縮臣祖又計密令城外馬枋焚所積草以困賊馬

多譯寫達漢字手勅黃票密遣夜不收散俵虜營

以張軍勢離間喜寧購求也先首臣次日虜寇見

威大振以致次年而衆悔過奉送

力言其不便不允景泰三年廣西

請

太子臣祖抗議曰無易樹子霸者所

天下後世之譏乎

古父有天下傳之子未聞有譏者竟從衆  
一時超遷文武官任師保傅者二十三人  
少保僅兼太子太傅並未陞級于時



嫌間日甚臣祖苦心調護因時將順以俟天

人

無恙天順元年正月

四日臣祖復

代視朝參章上批答不允又明日率

將上是夕石亨等奉

尊門之寵行矣事載先臣陳情辯冤

蓋自土木難興臣祖首輔八年之

同事內閣學士高穀商輅蕭鑑

禮部尚書胡濙兵部尚書于

謙分猷共今小帝

臣祖之一而出

未敢謂出于

迎石亨等貪功怙寵以請

臣祖及諸臣

上首在王文舒謙外藩之意臣祖與商輅蕭鎡

知情與謀並下獄又謙大辟子塔戍邊臣祖請

遣逢東輅鎡為民高轂王直請漢落保俸以仕當

時公論無不受傷臣祖外度邊遼東五年石亨黨

逆事敗天順六情結究蒙

英宗聖旨陳循歷事勤勞因被石亨等

嫉私誣害坐罪今覽其所奏是非明白情實

可矜特放回原籍 民間住成化元年于謙 于

冕龍門皮所誣情辯冤援臣祖例得釋回

化三年于冕奏請追恤得

以 復父官復于廕成化四年 臣祖次 隨瑛援于

冕例奏請奉

旨陳瑛著人國子監讀書 不幸尋卒未補維時商輅

復起入相蕭鐵物故 亦復官廕于臣家伶仃子

祖有女婿李遇 用京工部都水司郎中於

年授于 祖請乞蒙

宗賜祭

設官諭祭文云

科首選

綸閣重臣祇事累朝克副倚毗頃因奸誣構暫謫

遐方幸

先帝明並日月尋賜昭雪

勅還故里以天年終可無憾矣茲特復卿舊職遣人諭祭嗚呼哀其死而憫其忠式遵先志既於前而伸於後永愜人心靈爽如存歆余至意是

二聖鑑臣祖之冤恤臣祖之勞未嘗不與尚書于謙同視也去治二年于冕官應天府尹致仕爲其父請

諡請 贈請 祀祭蒙

孝宗皇帝仰體

先朝鑑恤至意一如所請 贈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太傅諡肅愍

勅賜祠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臣家式微日甚無由哀

鳴於

聖明之前故臣祖之勲勞冤苦泯泯無聞臣伏念臣祖

在朝正統己巳以前三十五年侍講帷忝閣務其

翊贊太平之功不下於三楊學士而三楊考終介

譽卹典備隆臣祖缺焉後八年當變故之作際危

難之會內安外攘調護保全社稷危而復安國本

搖而復固其匡定禍難之功寔在謙高啟商輅

胡濙等上而諸臣身後皆與無一不備臣祖缺焉  
遭奪門之禍被權奸之謗戍邊五年瀕于九死其  
禍之慘未嘗不與于謙王文同也文後以子宗爇  
陳乞 贈 諡俱得謙後屢請屢錫臣祖缺焉豈  
臣祖之功勞冤苦不諒于

聖朝良由臣祖之後衰微不振不得同諸臣子孫之陳  
乞耳稽昔晉遭匈奴以陶侃祖逖之戮力無濟于  
典午之亂宋值金虜以張浚李綱之竭智不能挽  
南渡之失當土木突陷德勝長驅非常之變何減

晉宋而

六龍光復九鼎不移萬全之策度越千古伊誰之爲臣  
祖之力也今之議者曰保全都城鐘簋如故于謙  
之功也不知用謙于司馬臣祖也逐獸追兔與發  
縱指示者自當同功今功同而報異臣之所未解  
矣議者又曰曹石爲政謙死西市謙之寃也而不  
知曹石亦未嘗不下石臣祖也謫戍鉄嶺與肆于  
西市相去幾何今寃同而報異臣又所未解矣臣  
以子遺之緒沐

皇上作養之恩歷官滇黔十數載犬馬力竭不及此時

申哀積之姻一暴先臣之勞則臣仁不孝似生

空桑而愈久愈溼將同寒八臣他日何以見臣祖

於地下而臣祖百年不合之視何以瞑哉伏望

陛下鑒臣祖與諸臣同功憫臣祖不及與諸臣同恤念

臣之哀訴與于冕王宗彝同情曠蕩公溥一視

均恩贈諡賜祭賜廕照依于謙事例追補

昔趙汝愚衡州之謫見抑于韓侂胄比侂胄誅始

復官賜諡忠定周必大滎陽之降見抑于侂胄

之黨至嘉泰始復官賜諡文忠二宋臣皆臣鄉

人今臣祖之寃不幸類二臣彼二臣之寃能即復

于宋偏安之日堂堂



聖明豈令臣祖有沈寃耶伏乞

皇上勅下吏禮二部都察院再加查議如臣祖之寃果與于謙王文例同乞

賜昭雪贈諡毋以歲月之久而諉之難考毋以臣門祚之衰而置之不問毋以野史不經之談蔽閣臣勞苦寃抑之狀庶幾臣祖之寃少紓于九泉臣子孫之啣結當効之世世臣無任茹寃哀懇之至爲此除另具奏外理合具揭須至揭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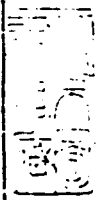
奏上留中未發致未仰蒙

賜祭諡厥後日漸衰落無人披瀝每一念及柔慟悼謹

附刊於此以俟

良史採訪焉

皇朝通志





吳聘君年譜序

慥慥於庸德庸言遯世不見知而無悔者古今罕見其人吾於明儒中則以吳聘君爲稱首聘君之學壹由程朱以希孔孟不談元遠不事著述雖有世道之憂已德未明新民之事若不暇及其日錄孜孜進德於諸儒語錄中別是一種考道論業之書在先生雖止自勵非以勵人而百世下讀其書想見其人亦卽可以共勵且感發興起益人更深張楊園所以歎爲振古豪傑也集無年譜茲就史傳行狀明儒學案等書鉤考成編日錄有年歲可稽者按年錄入一二其門人如胡敬齋陳白沙皆已從祀先生獨否在先生立身行己求無愧於程朱孔孟而已他何知焉然則從祀與否議禮者之責於

先生無加損也光緒丁丑五月之望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備  
書於臺陽海東書院

吳聘君年譜引用書目

本集

明刻 道光間新刻

明史

明儒學案

理學宗傳

胡敬齋集

陳白沙集

呂涇野集

顧涇陽集

顧涇凡集

劉蕺山集

孫退谷益智錄

孫夏峰集

張楊園集

魏敏果集

張清恪集

江西通志

吳聘君年譜

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備編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十二月十二日公生

公吳氏名與鵬字子傅別號康齋撫州崇仁人父溥字德潤號古厓建文時為國子司業永樂中為翰林修撰母周氏繼母鄭氏生時祖逸愚公夢祖墓產一藤盤旋而上故名夢祥資稟英異八九歲已負氣岍參史傳行狀

二十五年壬申二歲

二十六年癸酉三歲

二十七年甲戌四歲

二十八年乙亥五歲



二十九年丙子六歲

入小學

見與章士言書

三十年丁丑七歲

三十一年戊寅八歲

惠帝建文元年己卯九歲

二年庚辰十歲

是年隨伯父至京省父父為國子司業故也即留居京

參行

狀及本集

三年辛巳十一歲

四年壬午十二歲

是年丁母周太夫人憂

幼失所恃事繼母如所生待異

母諸弟友愛極篤

狀

閱案行狀不載何年丁母憂攷集中公作務東周氏譜

序云與弼十歲別母京師游

京師指金陵

又十歲歸母卒七

寒暑踏地號天墓側欲絕不能云云則知丁母憂當在

此年

成祖永樂元年癸未十三歲

二年甲申十四歲

三年乙酉十五歲

四年丙戌十六歲

學詩賦

見與章士言書

五年丁亥十七歲

尺粵君手譜

六年戊子十八歲

學舉子業

見與章士言書

七年己丑十九歲

是年當還里

見務東周氏譜序

八年庚寅二十歲

是年省親於金陵從洗馬楊文定公

博

學見伊洛淵源錄

慨然有志於道謂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聖賢猶夫人也

詎不可學而至哉遂棄舉子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玩四書

五經諸儒語錄收斂身心沈潛義理不下樓者二年

參宋元學

案及與章士言書

九年辛卯二十一歲

是年父命還鄉授室長江遇風舟幾覆公正襟危坐舟定  
問之日守正以俟耳 既婚不入室復命於父而後歸  
居鄉動必以禮每省親太學粗衣敝履人不識司成之子

也

參行狀及  
宋元學案

十年壬辰二十二歲

十一年癸巳二十三歲

十二年甲午二十四歲

十三年乙未二十五歲

十四年丙申二十六歲

十五年丁酉二十七歲

十六年戊戌二十八歲

十七年己亥二十九歲

十八年庚子三十歲

十九年辛丑三十一歲

金溪胡九韶來從學

閱案集中公與胡九韶書始於辛丑則知當在此數年  
公有與嚴親書略云十歲方隨伯父至京父子初見皆不  
相識居京時大人嘗夜卧語男云吾昔在外時思爾不見  
淚下多少矣今爾在傍宜努力進學期於成人當時男未  
知此言之切也及年十八九雖略知讀書志氣太銳自謂  
古人不難到每輕前人忽慢行事大人雖時時切責之狂  
妄之心終不能改年二十一回鄉粗涉人事然後知力行

之果不爲易又天之所以拂亂其所爲者恒極其至兼疾  
病纏綿茫然不知道路所由安得而順乎親哉去年六月  
來侍冀得一面親顏盡告十年所歷思自奮於後日而罪  
惡貫盈親心未回抱痛還鄉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信如窮  
人無所歸也原註去歲古厓不知以何事拒先生先生負  
罪引慝早暮號跪累日終不納是年冬先生  
復往省古厓感先生  
純孝父子復如初今年重欲來省就迎老奶奶回徘徊  
悵快欲進復却男不孝之軀何足恤惟益大人之憂耳本  
欲爲悅親以來反重親之憂豈人子之心哉於是再至湖  
口旣不敢下又不敢回遂至湖廣自湖口至湖廣凡一月  
今以禾熟附舟回家偶遇四川朋友遂拜字奉報六月初  
四日寓武昌舟中男與弼百拜

閱案史傳行狀於公家庭行事不甚詳故錄公家書二  
首以見大略

二十年壬寅三十二歲

二十一年癸卯三十三歲

公有上嚴親書略曰鄉村僻處無師友之資兼以多病家  
務無可委不得大進而歲月不返無由少望聖賢籓籬時  
發浩歎諸弟正好用功萬望大人善養之俾不才而才不  
中而中甚幸甚幸所讀書宜以小學四書爲急次及諸經  
其子史雜書未可輕讀此大人常以訓男今漸覺之而用  
力晚矣

二十二年甲辰三十四歲

仁宗洪熙元年乙巳三十五歲

公有自記云與弼氣質偏於剛忿永樂庚寅年二十從洗馬楊先生學方始覺之欲下克之之功十五六年用功甚力而日用之間覺得愈加辛苦疑下愚終小人之歸矣五六月來心氣稍稍和平雖時當逆境不免少動於中尋卽排遣終無大害二十日又一逆事排遣不下心愈不悅蓋平日但制而不行未有拔去病根之意反復觀之而後知吾近日之病在於欲得心氣和平而惡夫外物之逆以害吾中此非也心本太虛也情不可有所干物之相接甘辛鹹苦萬有不齊而吾惡其逆我者可乎但當於萬有不齊之中詳審其理以應之則善矣於是中心灑然此殆克已



復禮之一端乎蓋制而不行者硬苦以理處之則順鵠因  
思心氣和平非絕無於往日但未如此八九日之無間斷  
又往日家和平多無事之時今乃能於逆境擺脫懼學之  
不繼也故特書於冊冀日新又新讀書窮理從事於敬恕  
漸進於克己復禮之地此吾志也效之遲速非所敢知洪  
熙元年乙巳七月二十一日與弼識於南軒 南軒柱帖  
云淡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

日錄云南軒讀孟子甚樂湛然虛明平旦之氣略無所撓  
綠陰清晝薰風徐來而山林闐寂天地自濶日月自長邵  
子所謂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於斯可驗  
大凡處順境不可喜喜心之生驕侈之心所由起也處逆

境不可厭厭心之生怨尤之所由起也一喜一厭皆爲動其中也其中不可動也聖賢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處以理耳豈以自外至爲憂樂哉嗟乎吾安得而臻茲也勉旃勉旃

上饒婁克貞諒來從學當在此數年 克貞聞公講學臨川乃往從之一日公治地召克貞往視云學者須親細務克貞素豪邁由此折節雖掃除之事必躬爲之不責僮僕公學規來學者始見餘則否羅一峰未第時往訪公不出克貞請曰此一有志知名之士如何不見公曰我那得工夫見此小後生耶一峰不悅移書四方謂是名教中作怪張東白從而和之公若不聞克貞語人曰君子小人不

容並立後世以康齋為小人三兄為君子無疑倘後世以

君子處康齋不知二兄安頓何地兩人之議遂息參明儒學案

宣宗宣德元年丙午三十六歲

是年丁父憂公奔喪於金陵及門胡九韶從

閱案行狀不載丁憂年歲今攷詩集有戊申十月服闋

之語則知當在此年

二年丁未三十七歲

居憂

三年戊申三十八歲

居憂十月服闋

是年公居小陂 新會陳白沙獻章來從學

閔案白沙集書玉枕詩話後云予年二十七游小陂聞

康齋論學故當在此時

陳白沙自廣來學晨光纔辨公手自簸穀白沙未起公大聲曰秀才若為懶惰卽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又何從到

孟子門下

參明儒學案

日錄云夜讀中庸素位不願乎外及游呂之言微有得游氏曰居易未必不得窮達皆好行險未必常得窮達皆醜非實經歷不知此味又曰要當篤信之而已從今安得不篤信之也

四年己酉三十九歲

日錄云讀罷思債負難還生理蹇澀未免起計校之心徐

覺計校之心起則爲學不能專矣乎在經管冷日不錫  
如此况血氣日衰一日若再苟且因循則學何可向上此  
生將何堪於是大書隨分讀書於壁以自警窮通得喪死  
生憂樂一聽於天此心須澹然一毫無動於中可也  
生但能不負神明則窮通死生皆不足惜矣欲求如是其  
惟慎獨乎董子云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  
往來相應噫天人相與之際可畏哉 人心須整理使心  
下教瑩淨常惺惺地方好此敬以直內工夫也嗟乎不敬  
則不直不直便昏昏倒了萬事從此墮可不懼哉  
須斷以義計校利害便非 人須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脚  
住 數日守屯困工夫稍有次第須使此心泰然超乎貧

富之外方好 應事後卽須看書不使此心頃刻走作  
精白一心對越神明

五年庚戌四十歲

日錄云夜大雨屋漏無乾處吾意泰然

六年辛亥四十一歲

日錄云昨日欲書戒語云溫厚和平之氣有以勝夫暴戾  
逼窄之心則吾學庶幾有進耳今日續之云欲進乎此舍  
持敬窮理則吾不知其方矣 七月初五日臨鍾帖明窗  
淨几意思甚佳平生但親筆研及聖賢圖籍則不知貧賤  
患難之在身也 人遇患難須平心易氣以處之厭心一  
生必至於怨天尤人 貧困中事事纏人雖則如此然不

可不勉一邊處困一邊進學中事盡人難明

七年壬子四十二歲

日錄云昨晚以貧病交攻不得專心於書未免心中不甯  
熟思之須於此處做工夫教心中泰然意味隨分進學方  
是不然則有打不過處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然是難事  
於此可以見聖愚之分可不勉哉凡怨天尤人皆是此關  
不透耳

八年癸丑四十三歲

日錄云月下詠詩獨步綠陰時倚修竹好風徐來人境寂  
然心甚平淡無康節所謂攻心之事

九年甲寅四十四歲

日錄云處困之時所得爲者言忠信行篤敬而已 寄身  
於從容無競之境游心於恬淡不撓之鄉 患難中好做  
功夫然學力淺者鮮不爲所困嗟乎梁棟之材非禁風雨  
耐冰雪安能勝其重哉 男兒須挺然生世間

十年乙卯四十五歲

日錄云處大事須深沈詳審

英宗正統元年丙午四十六歲

日錄云暫閱舊稿二十八年事恍如一夢豈勝感慨

二年丁巳四十七歲

日錄云累日看遺書甚好因思二程先生之言真得聖人  
之傳何也其說理不高不低不急不緩温乎其夫子之言



也讀之自然令人心平氣和  
之語恍然白失嗚呼日月逝矣不可得而追矣  
單衾徹夜寒甚腹痛以夏布帳加覆略無厭貧之意

三年戊午四十八歲

四年己未四十九歲

五年庚申五十歲

是年居種湖祖墓

六年辛酉五十一歲

是年居種湖祖墓

七年壬戌五十二歲

是年仍居小陂

八年癸亥五十三歲

九年甲子五十四歲

十年乙丑五十五歲

十一年丙寅五十六歲

是年山西僉事何自學薦公於朝請授以文學高職後御

史徐謙撫州知府王宇復薦之皆不出狀

十二年丁卯五十七歲

十三年戊辰五十八歲

十四年己巳五十九歲

代宗景泰元年庚午六十歲

二年辛未六十一歲

三年壬申六十二歲

四年癸酉六十三歲

五年甲戌六十四歲

是年餘干胡敬齋屠仁來從學

閱案敬齋集與于先生書云甲戌冬將小學習讀略有  
所感於是往受教於臨川吳先生之門乃知古昔聖賢  
之學以存心窮理爲要躬行實踐爲本德進身修治平  
之道有諸己進而行之足以致君澤民退而明道亦可  
傳於後世豈記誦詞章智謀功利之可同日語哉又云  
擬來歲復游吳先生之門但不肖之質不知終能有所

上  
敬齋從學實此年

六年乙亥六十五歲

日錄云累日思平生架空過了時日 晚知書史真有益  
却恨歲月來無多

七年丙子六十六歲

是年御史陳述又奏請禮聘與弼俾侍經筵或用之成均  
教育胄子詔江西巡撫韓雍備禮敦遣不出

本集

英宗復辟天順元年丁丑六十七歲

日錄云康節詩間窗一覺從容睡願當封侯與賜金亦不  
必如此說朱子云從容深宴養好

是時石亨欲引賢者爲己重謀於大學士李賢上疏薦公  
學行之高士類所矜式朝廷宜禮聘至京重以祿位俾展

嘉猷上乃命賢草勅加束帛遣行人曹隆賜璽書齋禮幣

徵赴闕十二月行人奉詔至

波參史傳及行狀

二年戊寅六十八歲

是年三月十六日應聘上道五月十五日至京十六日引

見狀行北至上問李賢曰與弼宜何官對曰宜以宮僚侍

太子講學遂授以左春坊左諭德公疏辭賢請賜召問且

與館次供具於是召見文華殿顧語曰聞處士高義特行

徵聘奚辭職爲對曰臣草茅賤士本無高行陛下垂聽虛

聲又不幸有犬馬疾束帛造門臣慙被異數匍匐京師今

年且六十八矣實不能官也上曰宮僚優閒不必辭賜文

綺酒牢遣中使送館次顧謂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

職時眷遇良厚公辭益力詔不許乃請以白衣就邸舍假  
讀秘閣書上曰欲觀秘書勉受職耳命賢爲諭意公留京  
二月以疾篤請賢請曲從放還始終恩禮以光曠舉上然  
之賜敕慰勞資銀幣復遣行人送還命有司月給米二石  
公歸上表謝陳崇聖志廣聖學等十事

參史傳

公既辭上

令內臣傳旨勅行人王惟善曰天氣寒吳與弼年老一路  
好生看顧莫教他費力上眷遇至矣公拳拳愛君之誠豈  
忍遽去豈不欲行其所學蓋有不得已焉耳九月遣門生  
車泰進謝表十月十二日抵家

參行狀

閱案陳白沙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  
求觀祕書冀得開悟主上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

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又孫退谷益智錄云康齋歸過南京士夫候之者多不見有問者曰先生何爲不致君而還但搖手曰吾保性命而已歸未幾石亨敗凡與亨處者悉被重譴而公不及人服其先見。觀以上二條石亨之敗公洞若觀火豈有爲石亨跋族譜自稱門下士者此或當日重其名假借爲之未可知也。黃藜洲明儒學案述師說曰石亨族譜之跋自署門下士亦或宜然徐孺子於諸公推轂雖不應命及卒必千里赴弔先生之意其猶行古之道乎後人以成敗論人見亨他日以反誅便謂先生不當與作緣豈知先生之不與作緣已在應聘辭官之日矣不此之求

而屑屑於語言文字之間甚矣責人之無已也閱謂此說固有理終不如顧涇凡所謂好事者爲之也數語更直截詳見卷末黃藜洲條此閱所以初亦疑假借爲之也 又案若果真有筆迹稱門下士他日豈能無染累則假借信矣後人刻其集仍入之則瞽儒而已矣

三年己卯六十九歲

四年庚辰七十歲

五年辛巳七十一歲

是年公過楚拜舊師楊少傅之墓

行狀

六年壬午七十二歲

春適閩謁朱子考亭以申平生慨慕之懷

行狀



七年癸未七十三歲

八年甲申七十四歲

憲宗成化元年乙酉七十五歲

二年丙戌七十六歲

三年丁亥七十七歲

四年戊子七十八歲

日錄云夜卧閣思朱子言間散不是真樂因悟程子云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快活乃真樂也勉旃勉旃  
年老厭煩非理也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 於事厭倦  
皆是無誠

五年己丑七十九歲

是年十月十七日卯時以疾卒娶五峰陳氏子一瓌女三

適豐城胡全同饒循臨川饒協

行狀

公日錄最切身心章袞謂爲一人之史良然今於無年歲可定及前所遺者彙錄其尤要者於此 日夜痛自檢點且不暇豈有工夫檢點他人耶責人密自治疏矣可不戒哉 明德新民雖無二致然已德未明遽欲新民不惟失本末先後之序豈能有新民之效乎徒爾擾成私意也 貧困中事務紛至兼以病瘡不免時有憤躁徐整衣冠讀書便覺意思通暢古人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又云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然誠難能只得小心甯耐做將去朱子云終不成處不去便放下旨哉言也

夜病臥思家務不免有所計慮心緒便亂氣卽不清徐思  
可以力致者德而已此外非所知也吾何求哉求厚吾德  
而已心於是乎定氣於是乎清 今日覺得貧困上稍有  
益看來人不於貧困上著力終不濟事終是脆軟 朱子  
謂延平先生終日無疾言遠色與弼嘗嘆何修而至此又  
自分雖終身不能學也朱子又云李先生初間也是豪邁  
底人後來也是琢磨之功觀此則李先生豈是生來便如  
此蓋學力所致也然下愚末學苦不能克去血氣之剛平  
居則慕心平氣和與物皆春少不如意躁急之態形焉因  
思延平先生所與處者豈皆聖賢而能無疾言遠色者豈  
非成湯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之功效與而今而後吾

知聖賢之必可學而學之必可至人性本善而氣質之可  
化也自然矣下學之功此去何如哉 枕上默誦中庸至  
大德必受命惕然而思舜有大德既受命矣夫子之德雖  
未受命却爲萬世帝王師是亦同矣嗟乎知有德者之應  
則宜知無德者之應矣何修而可厚吾德哉 看漚田晚  
歸大雨中途雨止月白衣服皆溼貧賤之分當然也 七  
月十二夜枕上思家計窘甚不堪其處反復思之不得其  
方日晏未起久方得之蓋亦別無巧法只隨分節用而已  
誓雖寒餓死不敢易初心也於是欣然而起又悟若要熟  
也須從這裏過 處事少寬裕氣象 一事少含容則一  
事差當痛加克己復禮之功務使此心湛然虛明則應事

可以無失靜時涵養動時省察不可須臾忽也苟本心爲  
事物所撓無澄清之功則心愈亂氣愈濁梏之反覆失愈  
遠矣 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搖動只常常安頓在書  
上庶不爲外物所勝

與胡九韶書云凡人宜以聖賢光明正大之學爲根本則  
外物之來有以燭之而吾心庶得以不失此心一失幾何  
不爲水之蕩雲之飄揚莫之據哉又云大丈夫毋爲習俗  
所溺也

又與九韶書云人生只如此碌碌混衆度日義理俱無所  
知孤負降衷何異群物歲月如流強壯能幾可勝歎哉  
與友人書云大抵聖賢授受緊要惟在一敬字人能衣冠

整肅言動端嚴以禮自持則此心自然收斂雖不讀書亦漸有長進但讀書明理以涵養之則尤佳耳苟此心常役於外四體無所管束恣爲放縱則雖日夜苦心焦思讀書亦恐昏無所得卽講說得紙上陳言於身心竟何所益徒做精神枉過歲月甚可惜也

又與某書云大要小學旣熟方好用功四書五經須令成誦使其言如自己出則味自別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非虛言也四書五經本文旣熟方可讀注旁及子史汎然雜看終不濟事

公始至京大學士李賢推之上座以賓師禮事之編修尹直至今坐於側直大楹出卽謗公及公歸知府張瓚謁見

陽家崇禎十四年秋  
 八月禮部翰林院國  
 子監等衙門會同詳  
 議宜以吳與弼羅倫  
 蔡清陳真愚陳琛呂  
 柟王良章懋羅洪先  
 鄧元錫顧憲成等從  
 祀議上帝台候旨行  
 見陽里文獻考卷十  
 四祀典明

不得大憲募人代其弟投牒訟公立遣吏攝之大加侮慢  
 始遣還公諒非弟意友愛如初編修張元禎不知其始末  
 遺言誚讓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語  
 直復筆其事於瑣綴錄又言公跋石亨族譜自稱門下士  
 士大夫用此訾公後顧允成論之曰此好事者為之也公  
 門人後皆從祀而公竟不果所著日錄悉自言生平所得  
 其門人最著者曰胡居仁陳獻章婁諒次曰胡九韶謝復  
 鄭伉參史傳  
 公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稼穡手足胼胝  
 非其義一介不取好學之篤不知晝夜寒暑雖在途或夜  
 牧或枕上亦默誦精思無一雜念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自

強不息日新又新世利紛華毀譽欣戚不一動其心古之  
聖賢嘗形諸夢寐昨非今是日改月化門人胡九韶歎曰  
先生可謂日進無疆者矣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  
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復圭角之露然當風頽  
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剛毅不能也深慨嗜利者多師道  
不立四方來學者却其束修雖飢寒切身有所不顧嘗語  
學者曰吾平生得患難進了學胡九韶曰惟先生遇患難  
能進學在他人則墮志矣嘗歎箋註之繁無益有害故不

輕著述

參行狀

公風格高邁議論英偉胸次灑落師道尊嚴善感悟啟發  
人其學術質任自然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風雪之意



亦通時務能用世凡天文兵法陰陽醫卜無不諳悉

理學宗傳

成化八年乙酉葬本邑五十五都羅源岡

集十二卷文五卷詩七卷道光十五年崇仁有新刻本

嘉靖中有司於崇仁北郭外迎恩橋側卽昭清觀舊址改

建公專祠賜名曰崇儒載入祀典立有祀生

門人陳獻章祭先師康齋墓文曰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十一月日門人新會陳某被徵赴闕道出劔江謹具牲醴告於先師聘君康齋先生之墓曰於乎元氣之在天地猶其在人之身盛則耳目聰明四體常春其在天地則庶物咸亨太和絪縕先生之生孕三光之精鍾河嶽之英其當皇明一元氣之淳乎始焉知聖人之可學而至也則因純公之言而

發軌旣而信師道之必尊而立也則守伊川之法以迪人此  
先生所以奮起之勇擔當之力而自況於豪傑之倫也先生  
之教不躡等由涵養以及致知先據德而後依仁下學上達  
日新又新敢勿忘勿助之訓則有見於鳶魚之飛躍悟無聲  
無臭之妙則自得乎太極之渾淪弟子在門牆者幾人尙未  
足以窺其闔域彼丹青人物者或未暇深考其故而徒摘其  
一二近似之迹描畫之又焉足以盡先生之神某也生長東  
南樞趨日少三十而後立者五十而未聞道今也欲就而正  
諸爾悲不及先生之存先生有知尙鑑斯文尙饗  
又書玉枕山詩話後略云東海平日自謂具隻眼能辨千古  
是非人物而近遺夫康齋又何也康齋易知耳子年二十七

游小陂聞其論學多舉古人成法由濂洛關閩以上達洙泗尊師道勇擔荷不屈不撓如立千仞之壁蓋一代之人豪也其出處大致不暇論然而世之知康齋者甚少如某輩往往譏訶太甚群喙交競是非混淆亦直東海之未察也微吾與蘇君今日之論則東海之康齋其晏嬰之孔子了翁之伯淳也

顧涇陽曰先生一團元氣可追太古之樸

劉蕺山曰康齋之學大要在於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爲實地此正孔顏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獨契道真言動之間悉歸平澹充所詣庶幾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氣象又曰辭文清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激於聲名惟康齋醇乎

醜見於黃藜  
醜逆師說

孫夏峰曰一友問吳聘君如何爲石亨所薦予曰石亨薦聘君非聘君有求於石亨也只不因亨薦受官便得自處之道黃藜洲曰世議先生者多端以爲先生不受職因敕書聘以伊傅之禮至而授諭德失所望故不受官夫舜且歷試諸艱而後納於百揆伊傅亦豈初命爲相卽世俗妄人無如此校量官職之法而况先生乎此陳建通記拾世俗無根之謗耳而辭方山憲章錄復仍其謬又謂與弟訟田褫冠蓬首短衣束褊跪訟府庭張廷祥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久竊虛名之語劉先生言予於本朝極服康齋其弟不簡私鬻祭田先生訟之遂囚服以質絕無矯飾之意非名譽心淨盡曷克

至此然考之楊端潔傳易考先生自辭官論歸絕不言官以

民服力田撫守張瓚

番禺人

因先生拒不見知京貴有忌先生

者

尹直之流

欲壞其節行令人訟之久之無應者瓚以嚴法令他

人代弟訟之牒入卽遣人執牒拘之門人勸以官服往先生

服民服從拘者至庭瓚加侮慢方以禮遣先生無愠色亦心

諒非弟意相好如初瓚以此得內貴心張廷祥

元

始亦信之

後乃釋然此爲實錄也又謂跋石亨族譜自稱門下士願涇

凡曰此好事者爲之也先生樂道安貧曠然自足真如鳳凰

翔於千仞之上下視塵世曾不足過而覽焉區區總戎一薦

何關重輕乃遂不勝私門桃李之感而事之以世俗座主舉

主之禮乎且總戎之汰甚矣行路知其必敗而況於先生先

生所爲堅辭論德之命意蓋若將挽焉惟恐去之不速也况肯寒裳而赴以附於匪人之黨乎此以知其必不然也

又曰先生上無所傳而聞道最早身體力驗只在走趨語默之間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所謂敬義夾持誠明兩進者也一切元遠之言絕口不道學者依之真有途轍

可循

明儒學案

張楊園曰三百年小人誣謗君子者方正學吳康齋爲甚誣正學者一時敗節偷生之士其謗康齋者一時趨時媚嫉之徒豈知人品學術自有其真事久論定終不能損也

又曰吳康齋徒胼手胝足中充養得睥面盎背斯振古豪傑

也

見備志錄

又曰涇野議康齋不免以貧累其心疑猶未能易地而觀也  
關陝之富饒既不同江右之貧瘠科甲之清華又不同布衣  
之困阨一歲躬耕所得幾何其外雖至饑寒交迫而弟子之  
贄亦有所不受則康齋之爲康齋可知已當其勢不獲已則  
至於稱貸念及負人不可償人不能憂貧亦天理也士生後  
世動以顏子原思律之蓋以論其世乎同上

張清恪伯行

曰閱康齋語錄見其每言已之貧困有云由是

知貧難處思之不得付之無奈又云貧困中事事纏人因歎  
康齋生平所學何事貧困二字不離於口其後竟至與弟爭  
田宜乎張廷祥致書痛詆不容其久竊虛名也

閱案清恪此條可謂鹵莽立言矣與弟訟田事其時明史

或未頒行不知本末漫據無稽之憲章錄已屬輕信而又牽引貧因之言以致弟訟然則康齋其有爭財失義之行乎玷汙古人其過不細何不取全集閱之康齋說處貧之難正見真實不欺處病世俗師道不立弟子束修且有不愛其壁立如此此尙可議乎大凡開口向人說貧困者則爲無志不可也若自己私記在日錄時時自訟困貧不能進德此有何害今日衆人所見之日錄在當日則康齋自省之日錄也呂仲木亦嘗以此病康齋張楊園備忘錄爲洗滌極明白

又案康齋日錄每說夢見孔子朱子大概結想之極時或言之然無義實可以不記在康齋或據實言夢非以自夸



傳之後世則成笑柄矣他日刻集者此等處可略近代  
蔚州魏敏果公寒松堂集卷八有夢謁孔廟記云夢先師  
賜飯一盂又令二人導謁四賢祠云云年譜於庚申歲是  
六十又夜夢孔子爲司寇余執弟子禮相從云云他日答  
刁蒙吉書云所問昔日神交數語錄稿請正所謂夜夢驗  
工夫固學者事難乎勉於康齋之謂也云云敏果亦嘗有  
康齋之夢不足異不必諱矣

福州吳玉田鐫字

薛文清公像



三  
字

一  
字

薛文清公年譜

武陵後學楊鶴編次

鄉後學沁水張銓校梓

先生諱瑄字德温姓薛氏別號敬軒學者稱為敬軒先生世居山西河津南薛里其先出奚仲至隋唐間最顯如河東三鳳是也族大而繁沒而葬于汾陰之南坡者封樹纍纍焉祖仁生直直生常常生仲義通經術以元故不仕教授鄉里仲義生貞是為先生父教諭公洪武甲子舉于鄉歷官教諭幾四十年而終後先生貴仲義及公皆贈通議大

夫大理鄉祖母齊及齊母皆為淑人云

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十二年己巳八月初十日子時先生生于北平之元氏

按教諭公以乙丑除真定元氏教諭既之官迎父仲義母齊氏俱至任娶司訓平定齊魯道女生先生先一夕齊氏夢我冠紫衣人來謁已而誕先生于學舍肌膚瑩于水晶五臟洞露目光如漆家人怪欲棄之祖仲義聞啼聲力止曰體清而聲洪必異人也因覽初度以卜喜曰此兒將大吾門矣

二十七年甲戌先生六歲在元氏

二十八年乙亥先生七歲侍教諭公官滎陽

教諭公官元氏九年赴闕 帝擇儒臣備顧問者

二十人公與焉 上御奉天門命諸儒講論五經

同異公進說大禹謨音暢義明克動宸聽廷臣以  
為能三閱月罷除滎陽教諭先生隨侍祖教以小  
學四書日千百言即成誦不為嬉戲端坐如成人  
姊妹莫敢過其前性善詩賦人以為天授云

建文帝洪武三十二年己卯先生十一歲在滎陽

居滎之五年 朝例罷北方學校改除教諭公官

馬湖平夷長官司吏目

二十三年庚辰先生十二歲侍教諭公官馬湖馬湖  
土官子弟喜先生幼能文爭負至其家請為作詩  
詞教讀書晚奉小豚送之以為常嘗著平雲南賦  
上沐國公公大奇其材教諭公以是無虞于夷獠  
三十五年壬午先生十四歲在馬湖

是年五經四書皆通大義

成祖永樂元年癸未先生十五歲在馬湖

帝下 詔諸改官者悉從舊教諭公復官榮陽

二年甲申先生十六歲侍教諭公如榮陽

按先生有憶昔行云憶昔年纔十二三老親携我

遊西南西南道路蜀山裏累月不盡經巉岩當時  
正值春光麗紅紫千林競妖媚綠蘿覆逕搖溪烟  
清風掠面送花氣羈懷未解怯險艱青泥坂滑石  
磴盤路夾陰崖白日暮梯凌危棧蒼空寒寒空石  
壁插江脚斷痕疑是鬼斧鑿倒懸古木星斗迷亂  
灑流泉風雨作憑空一望山疊重烟溪霧谷相鬱  
滄積陰絕險足妖怪深叢大野多蛇龍復有劒閣  
橫天絕時清關險成虛設關南石龕夜宿時子規  
叫落龕前月成都開豁自一川盛夏又泛岷江船  
蠻中忽忽幾寒暑新正乃有中州旋骨肉相隨干



萬里回首舊遊如夢裏三十年來白髮生坐想雙  
親淚如水觀此則先生當以庚辰春度馬湖是年  
春返旆中州也

冬抵滎陽任

教諭公門下士咸尊先生為師

母齊淑人卒

先生朝夕哭奠如成人禮。按先生作行畧云妣  
生男二某及瑋妣卒時某始十六歲示第瑋詩曰  
先母亡時汝四春獨處載卒于何地以汾陰阡表  
考之教諭公官馬湖結茅以居或至食不繼累日

齊母能安貧淡以助廉焉永樂紀元詔改官者悉  
如舊明年冬復任滎陽先生年十六矣不聞扶視  
如滎則卒于滎陽可知也妣卒後有陳宗問贈先  
生詩乃曰十五能文實可竒先生書詩後亦曰余  
年方十五何耶今依行畧附甲申之冬其是與否  
未敢臆斷云

三年乙酉先生十七歲在滎陽

始厭科舉之學慨然以求道為志精思力踐一言  
一動必質諸書微有不合竟夜反側不成寐鄰人  
陳宗問叅政河南行部至滎亟請見不往宗問異

之因訪于學舍索詩彙觀焉謂日子所作才泓氣  
昌當為大儒非吾儕備員苟祿者比也欲以竒童  
薦諸朝固辭乃止因贈先生詩有知爾晚來成大  
器願修德業贊雍熙之句

六年戊子先生二十歲在滎陽

按先生詩將歸山西留贈陳廣文三十韻內云未  
窮詩酒興俄動蓼莪哀荏苒逾三載栖遲愧寸才  
聊為萍水別近擬故山回又云昊天恩罔極風木  
意難裁未遂林烏報頻驚隴雁催又次廣文韻留  
別二律有滎陽南望萬山攢偶此成家計未安之

句乃在滎陽作也。庚子冬，贈王汝霖序云：余歸故鄉，得公之政之詳，別去數歲。今年冬，復歸河南之鄆陵，留別詩有曰：憶昔少年登公堂，公堂開宴羅笙簧。中間契濶十年餘，千里關山恨索居。乃知庚子前十餘年，先生曾還里，與滎陽留別詩適合意。有旋家葬母之行也。丙午春，先生葬，教諭公前三日，啓齊母柩，至日，祔。豈始遷自滎陽千里外耶？又胡不聞權厝何地，返葬何時耶？今姑錄此，以志疑焉。

七年己丑先生二十一歲侍教諭公官玉田

教諭公任滿榮陽徙至田時玉田多賢豪長者濟南王素亨大梁范汝舟東萊魏希文永嘉徐蘊夫安陽苑仲仁海昌李大亨諸公皆年德老成先生禮延之家講論經書子史泛及天文地理二氏之談諸老退謂人曰此子聰明特異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皆避師席結為友與習宋諸儒性理諸書久之先生嘆曰此道學正脉也盡焚詩賦草專精性命至忘寢食

十六年戊戌先生三十歲在玉田

十七年己亥先生三十一歲侍教諭公官鄆陵教諭

公任玉田九年徙鄆陵 朝例學博乏科者充我  
公固欲先生應科目先生即任中補邑弟子員司  
訓王惟善著鄆陵志成先生為作序

按阡表云永樂十七年先君徙鄆陵丁太父憂去  
官繼丁太母憂家居五年起復河內教諭今由官  
河內時逆推之當以是年去官參考贈王汝霖序  
似又宜在庚子歲

十八年庚子先生三十二歲

秋八月舉河南鄉試第一

冬歸鄆陵將隨計有贈王汝霖大尹序及留別詩

十九年辛丑先生三十三歲

春三月登曾鶴齡榜進士

夏五月還家省侍

有詩衛水南旋雲漠漠晉山西上馬駢駢君親恩  
比滄溟大忠孝深期願莫違又舟中雜興十八首  
其六細草微茫間渚沙烟林杳靄暗漁家舟行不  
辨東西處但倚危檣看月華其八天高雲影層層  
出野曠河流曲曲長百丈牽風晴裊裊櫓聲搖月  
夜茫茫其十三水畔人家舟作屋飄飄身世長兒  
孫幾回睡足蘆花月又引帆檣過別村時學士楊

士竒聞先生名邀致館中訓諸子先生固辭却之  
二十一年癸卯先生三十五歲在里

有故鎮行詩中云親朋導我村北行叢祠戶牖塗  
丹青還復崎嶇歷西澗褰衣競涉波凌亂高柳啾  
啾栖暮禽平蕪渺渺語飛燕

二十二年甲辰先生三十六歲侍教諭公官河內  
教諭公起復為河內教諭先生為臨川楊萬英作  
務本堂序八月 仁宗御極教諭公朝京師先生  
從行

仁宗洪熙元年乙巳先生三十七歲



春三月朔父教諭公卒

公朝歸道病先生親嘗湯藥日夜不離左右輿至任卒先生哀毀骨立權厝公濟水之涯秋如滎陽舊有別業在滎陽往治裝為旋葬計河內楊生進道徒步相從時秋雨積潦生泥行三十里水行十餘里跋涉良苦畧無愠色

冬十一月告遷教諭公之靈

滎陽歸將秩柩還里以是月二十五日設奠祝于公曰自尊容奄違人世九月于茲感時序之變遷涕五內而興悲曩以倉卒未即歸葬遂權厝于濟

水之涯逼側浮淺實非神靈所宜今以吉日謹啓  
攢窆返柩于故山之陂臨行賈昭楊進道諸人送  
至孟津灑淚而別十二月至覃懷

四方吊者甚衆李太亨不遠數千里來陳文原遣  
其子及孫高二門人數百里外至人以郭林宗徐  
孺子之事稱之

宣宗宣德元年丙午先生三十八歲

春正月葬教諭公于南坡塋以齊淑人祔

如滎陽省母

按先生繼母許氏不知教諭公娶何時公去滎陽

十七年卒于官踰年春先生既畢葬復來省母豈  
先未與俱歸耶明年冬先生展墓赴京不聞將母  
還家事而茅屋漏歌則曰辛丑進士河汾客早向  
中州買居宅考述懷詩有曰祇命湖湘閒久載憲  
府筆一徃三年餘及歸有華髮家室寄中原無產  
給衣食又曰老妻亦何為頻年苦煎迫上以奉繼  
姑下以撫兒輩執爨色焦稿補綴眼昏澁意先生  
家室自丙午及壬子前皆寄滎陽也

二年丁未先生三十九歲在滎陽

冬十二月戊寅祭告高曾祖考妣

先生既免喪 朝命屢降將如京師取道還里以  
是日拜辭先壠

三年戊申先生四十歲如京師

將詣 闕與楊進道書曰某七八歲時侍先君子  
左右聞其稱古人某為大儒今人某為偉士因記  
于心曰彼亦人耳人而學人無不可及之理也又  
六七年先君子見可教授以諸聖賢書始發奮篤  
專于誦習晝不足則繼以夜倦則置書枕側而卧  
閱之或達旦未已至于行立飲食不諷諸口則思  
諸心雖人事膠擾未嘗一日易其志積十餘年然

後察夫聖賢千言萬語之理無不散見于天地萬物之中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統會于此心微密之地自是以來澄治源本而恒懼夫邪慮以消之篤專修習而不敢以他好奪之積之既久因以中之欲發者發為文辭則但覺來之甚易若有物以出之于內而迫之于外也後先君子命試有司一往即得之仰希大儒偉士雖不敢及然韓子所謂在進士中粗為知讀書者竊以為近似焉今退居又六七年遭值大故哀痛之餘尚懼頑愚荒怠負先君子之大訓因時取向所授書而溫繹之但覺

意味愈切理趣愈深有得于心而不能形于言者  
此某之自少及長勤苦僅得而猶不敢自己者也  
過洛陽為房子儀作禎槐堂記

授行在廣東道監察御史監湖廣銀場

先生至都上章願就教職以卒所學會上思振  
風紀擢御史既拜官念養不逮親作汾陰阡表以  
揚先德焉時三楊當國亟欲識先生面先生曰某  
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覓于班行中日先  
生見且不可得况屈之乎尋差監沅州銀場同列  
以為賀先生舉古詩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謝

之

四年己酉先生四十一歲在沅州

元日有詩二章曰龍尾仗嚴鞭韻徹鳳池班整珮  
聲清又曰玉節趨朝應不遠會從鷓鴣紫霄行是  
春作御史箴集解成并序以自警又作五友詩序  
三月一日思親詩云風木摧心已四年沅州春日  
苦暄妍無邊雨露滋群物大地陽和浹泉石慙慙  
敢忘當日訓守身期佩昔人絃光榮不及酌親願  
俯仰終天涕泫然午日遣懷二律有曰獨簪白筆  
叨天寵遠抱丹心憶帝鄉未必蠻中久留滯趨朝

應只待秋涼對雨遣興簡陳侍御七絕一日秋雨  
通宵盡日鳴栢臺雙沼漲皆平綠荷裊裊歌香柄  
細看明珠瀉未停五日君恰來時我欲歸沅江秋  
雨正霏霏鴈班若問新消息為說清霜滿繡衣以  
上諸什中有趨朝不遠之語發沅州寄陳侍御二  
律又曰駐節沅州整一年末書今喜逢朝天其二  
曰捲旗沙上簇雕戈畫鼓催舟發棹歌歸思載瞻  
黃道近交情將柰繡衣何一江烟水澄秋練兩岸  
雲山擁翠螺欲問清宵別來意冷猿啼處月明多  
陳侍御即廷斌也明年春先生為作永思堂記云



再會廷斌于沅州則是秋當有朝京師之行故  
十月有王尚文之祭不然王事靡盬畏此簡書顧  
安得間至河南耶

秋八月乙未祭武昌守王大惠

冬十月過河南祭侍御王尚文

按祭侍御文有曰今茲便道官船暫停殺雞沽酒  
以酌旅封先生為入朝無疑矣發通州再往湖

南詩云初辭天上雙龍表尚想雲間五鳳樓厭禱  
曉霜明憲節到船寒雨濕貂裘乃朝回適楚作也

五年庚戌先生四十二歲在沅州

元夜同陳侍御觀燈詩曰萬里歸來自帝朝沅陽  
今是兩元宵詩從見月添新興人喜觀燈得俊僚  
北極星辰垂地遠南天瘴癘到春消柏臺風致清  
如許梅蕊頌香入凍醪

夏六月如靖州

二十一日在靖州憲署作拱北軒記又月夜雜詠  
五首

秋九月禱雨于沅州

冬至淑浦

有南軒記云辰之淑浦湖北之下邑也余愛其四

山攢拱衆溪經復留旬餘嫌其憲署後堂東屋蔽  
昧遂闢南壁易以軒積久之障豁然頓開晝則日  
光輝耀夜則月華穿漏焚香讀書其下心神內外  
融朗洞達忽若不知吾身之為小天下之為大也  
因念是屋也向也蔽今也通向也暗今也明是在  
人焉耳况心為神明之舍為此蔽昧者氣質人欲  
也去其蔽而開其暗有不在我乎因治屋而得治  
心之要遂書于軒端以啓后之人

閏十二月在辰州

朔二日先生卧署中將旦忽念己德不大進緣舊

習纏擾未能擺脫自今以往洗心磨刮言動求合  
于道否則匪人矣時五溪山險多虎民苦其暴聞  
于朝遣將捕之二日而殺虎四將吏稱賀先生  
曰彼皮毛之斑炳爪牙之銛利搏噬民物以自肥  
者人皆知其暴而可殺抑孰知有不皮毛爪牙號  
為靈物而剝人脂膏以自肥者哉彼之暴汝總戎  
職也行見悉殄除而民安此則予職也方將施其  
方畧以覃惠澤將吏之賀可休矣衆皆屏氣促武  
而去

六年丁亥先生四十三歲在辰

元日書曰履端者時之新也為學亦當與時俱新  
秋夜忽憶三年前秋夜之作因賦二詩其一曰獨  
坐高堂蠟炬紅宛然秋與昔年同宦情不改來時  
淡詩思渾如到日濃楊柳影斜簾外月芰荷香老  
水邊風莫言白筆南征久贏得歸囊一物空冬十  
月七日夢從二程夫子遊伊川論紫陽作明道贊  
曰楊休山立不若中和獨立先生遂起而記之沅  
州十二什白水添沅澧新濤急山洗黔巫宿瘴清  
日新晴眼界向空濶萬里青霄羨鳥飛日庭前綠  
草飛蝴蝶城外清江叫子規日幾見闌干生薜荔

旋看烟雨綻芭蕉日梅雨來時諸水漲野雲飛處  
萬山蒼日萬里山連百越遠五溪漲入九江流以  
第二章駐節三年語考之疑是年所作但時日莫  
考耳

七年壬子先生四十四歲在辰

秋七月繼母許氏卒

先生聞訃哭泣哀毀自辰歸權厝母氏于淺土按  
先生在沅凡三年餘所至多惠政首黜貪墨正風  
俗奏罷採金宿蠹沅民大蘇日夕研精理學寤寐  
聖賢手錄性理大全潛心玩誦夜分乃罷深冬盛

寒雪飄盈几吾伊不輟或思有所得卽起燃燭記  
之或通宵不寐味而樂之有不知手足之舞蹈者  
遂積為讀書錄尤喜幽探往來洞庭瀟湘間郡邑  
私肖像而尸祝之者無數嘗泛舟武陵宿江上潮  
音閣徘徊眺詠欣然攬筆書善法堂二字曉泛詩  
有碧水寒依岸蒼林遠護堤之句武陵人今卽其  
地置祠以思焉

八年癸丑先生四十五歲

是年秋冬間始歸葬

九年甲寅先生四十六歲在里

秋李文遠公賢奉命察山西旱蝗造門叩質所  
疑先生亟稱之以為英悟淳確非流輩可及按先  
生有復李原德書畧曰前辱書累數百言以道學  
顯晦見推為念竊惟此道出于天賦于人全盡于  
聖賢六經四書周程張朱之說無非明此而已某  
自少時有志于是心之所存言之所發身之所履  
少有違理若一日不能安其身蓋出于道之不能  
已者豈敢借擬古人而以道學自居執閣下過與  
云云使某撫已增媿耳若以是聲號于人必且見  
惟見鄙不斥以為狂卽笑以為迂矣往年河汾之



會漫語及之亦世儒所共談非某所獨見也而今  
而後更願以衆人視某或欲往來講切是道但當  
熟讀允聖賢書一字一義灼見下落而體之心體  
之身繼之以勿怠則推之人者不外是而所學皆  
實理雖不言道而道在是矣

冬十月如京師

是月朔二日先生免喪有趨城縣徙作縣治記  
十年乙卯先生四十七歲在京師

夏五月元孫襟生

按先生娶淑人甯氏有子四長溥次淳次濬次治

述懷詩曰大兒亟假田農作不遺力次男失學慣  
游惰無儔匹三子雖孱懦芻牧無休息昌子最痴  
小奔走百不識又曰及歸苦告訴數子俱未室于  
時先生歸自湖南溥若淳輩俱已長可知也但其  
寤寐之期衣裳之歲皆無所考僅聞是月二十二  
日元孫祺生蓋先生家居又數年溥妻暢淳妻張  
濬妻王當以次于歸獨治最弱小娶孔氏在官山  
東時耳祺出溥妻暢氏後祺貴溥封刑部江西司  
主事暢氏封安人

秋八月復除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

二十二日既除官越三日始受事有送山西大叅  
王原之序 按先生自戊申官御史五年于茲買  
宅京師僅容卧榻苦東壁暗甚力不能辦一牕子  
淳取車轅為之先生為作車牕記

英宗正統元年丙辰先生四十八歲在京師

春太僕寺丞馬有容致政榮澤馬士賢司訓徽州  
保寧尚志訓歸州先生竝贈以序

夏四月陞僉事提督山東學政

時有言學政不舉者 詔遴選碩儒吏部尚書郭  
璉首薦先生是月二十八日除督學僉事先生欣

然曰此吾事也作祗 命山東及留別趙彬姚克  
脩院中諸友之什

如山東。

通津驛有詩六月官船發潞陽水村烟樹共微茫  
天門忽已如天上祗見青山一帶長至山東首以  
白鹿洞規開示學者俾致知而力行居敬以窮理  
由經以求道所至先詢行而後文詞親為剖解告  
以為人為己之學取人隨材器或行步或字畫或  
講誦或詩詞各玉之于成數者皆無一不得已使儒  
衣冠謝其祖乃去之有一生以貧廢業屢舉不第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丞來退學博亦曰宜罷之先生曰生祭日治何事  
僉曰擊磬耳先生曰磬在八音中最難諧能和之  
亦可用也不聽去後其人果登第諸生中無少壯  
賢愚皆慕先生稱為道學薛夫子馬是秋僉憲劉  
士清秩滿如京先生為作序冬士清補雲南憲副  
又序以贈之

二年丁巳先生四十九歲在山東

元宵詩曰行臺北面是蒼山古栢風生分外寒又  
值元宵春一度只燒紅燭伴清懽嘉祥署中作也  
秋九月七日游靈岩寺宿寺中詩曰梵宇深沉夜

景遲僧房禪榻果幽竒竹鳴虛牖風過處霜落寒  
岩月上時紙帳燭光圍白玉石爐香燄靄青絲紅  
塵馬首明朝別只恐山靈解勒移又秋日靈山道  
中有照人霜葉紅于染拂袖嵐光翠欲流之句

三年戊午先生五十歲在山東

春三月祭司訓賈昭

文畧曰昔遊覃懷交契最密德言相酬經義與析  
我丁先憂返葬河北契闊幾年寒暑屢易寧知生  
死遽爾永隔道經貴居公已窵窳市酒是沽隻雞  
是炙奠雖云薄情則孔極

夏六月如東平

東平行臺有竹翳于惡木命僕芟治嘉植詩以記之  
僉憲楊伯玉妻王氏是年卒為作墓誌銘

四年己未先生五十一歲在山東

春正月祭刑部侍郎曹弘

閏二月祭友人魏純

純家高密宣德二年三月先生在滎陽聞訃于荆門幕党厚本至是按山東因望其壘而祭之

三月拜 詔于青州

有詩云丹霄快覩鳳啣書春與天恩滿八區不獨

山東扶杖聽還應海內効蒿呼衣冠濟濟風雲際  
花柳欣欣雨露餘栢府微臣瞻盛事載馳忠懇戀  
皇都時劉忠敏公為講官留飲先生具論邊事將  
有後日之患至十四年竟如其言

夏四月考績如京師

未發為劉文謹作歷亭送別序畧曰濟水出太行  
之王屋伏流數千里散見于岱麓栢崖渴馬之山  
至濟南有泉湧出名趵突泉之流或派而為迴溪  
駛瀨或匯而為巨浸平湖經帶城郭北合清河以  
入于海其南多美山層峰峭立連巒起伏直與梁



岱龜蒙徂徠長白鄒魯海上諸山角立相望北渚  
有古亭遺址巋然即杜少陵李北海宴集處所謂  
歷下亭也光山水色浮搖潏灩其上下葭蒲荷芰  
紛披燭耀其周阿濟南得岱麓山水之勝而是亭  
又得濟南山水之勝故為古今遊觀者所適今年  
夏金谿王昌問官山東其尊人友劉文選與俱來  
間往遊是亭愛其山水花草之清麗徘徊終日卷  
眷若不能去者已遂戒行取道亭下而去余嘉文  
謹行千里來無所求獨訪古蹟而適意于山水物  
象之觀也因序以識別至京師有送陳御史祚歸

葬序稱其屢起屢仆勁節古心如金更百鍊無改  
色殆可匹休古人云

秋九月 詔復職如山東

二十九日有思親詩三十年來事舟中忽有思老  
親遊宦日巴蜀泛江時青嶂兩邊合黃猿萬樹垂  
只今行海岱忍自受 恩私

祭友人王素亨

冬十月至山東

作按察司題名記云嘗觀司馬公記諫院題名為  
後世將指其名議其忠詐曲直有可懼者今之選

任按察既為國家所重所謂扶正抑邪洗冤澤物  
論天下之事廣視聽之公關係治道之大非特諫  
諍一事而其列名茲石後之人亦將歷稽而議之  
曰某也賢而舉其職某也否而瘞其官是其可懼  
有甚于司馬公所言者矣凡我風紀君子其可不  
自重也夫其可不自慎也夫

十一月按部出濟南

十二月朔至清平

有喜雪詩三十韻

五年庚申先生五十二歲在山東

春正月十八日夜卧夢云安其内不求于外見其  
大而畧于小因而記之夏五月十七日泛舟思親  
詩曰天地無窮水自流髫年已侍二親遊中原道  
路曾驅馬江漢波濤更泛舟孤藐光榮叨憲節音  
容寂寞闕松楸千思萬想情何極目送飛雲到故  
丘

六年辛酉先生五十三歲在山東

春謁先師于闕里

為衍聖公彥縉作存化書堂記有報李文達書曰  
屢承手書切磨斯道前年至京極欲面悉紙筆所

不盡未幾又歸去年春王公來承書見示書旨宏  
博未易了悉謹取三四條奉荅伏惟擇焉是道之  
大原于天具于人心散于萬事萬物非格物致知  
不能明其理故大學之教以是居首然此心非虛  
明寧靜則昏昧放逸又無以為格物致知之本程  
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正欲居敬  
窮理交互用力以進于道也足下論學首及于此  
誠得程子教人之要能尋此而進所至其可量乎  
足下又謂忠孝大節固不敢虧聖賢細膩工夫決  
不能到乃足下自謙之辭耳朱夫子有言愈細密

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是則大節固所當盡而細  
膩工夫亦不可不勉也足下又謂動作毫釐小善  
忽不知墮於為利之域省察至此極為親切更加  
以精辯持守之力必能為已而不為人也为義而  
不為利也

夏五月奉

勅過諸城

賦瑯琊行中日我行正值昇平日千里連城萬家  
邑烽堠花開火不驚林園麥秀雉爭集茫茫一氣  
天無私山川民物皆欣熙三事小臣効精白九重  
聖主方無為

秋九月如京師

初吏部尚書何文淵致政去謂楊士奇曰薛某學  
行無媿往哲吾不能進願舉以自代至是奇薦先  
生二十三日被召赴闕諸生涕泣遠送徘徊不  
舍為木主生祝之比至京權闈王振聞先生名謬  
以素梓之好邀先生為重使致餼先生却之其僕  
曰君何駭諸方面以千金求階于吾公不得反却  
餽耶猶且望吾危君吾危君不聽餽至再終固辭  
不受

卷十 重刊 聖學少卿

朔二日除右少卿又二日改除左作大理箴以自  
警時振權傾中外三楊知憾先生因言時勢所在  
雖甚薦先生彼亦素聞名盍同謝之先生毅然曰  
安有受爵公 朝拜恩私窒耶後有事議東閣公  
卿見振拜先生獨立不為動振知而揖之曰多罪  
多罪實大啣馬有侍郎不悅先生者亦曰先生溺  
古不知變通

七年壬戌先生五十四歲在京師

是年視大理事不數月辨錦衣衛大獄十餘案四  
月念日 上賜紗有詩云理寺承 恩召宮紗被



寵光紅酣昇海日濃染自天香省德知輕重裁衣  
稱短長章身良自愧何以報

皇唐五月朔日

賜扇詩曰

勅賜端陽扇雲箋五

色花動搖煩暑退披拂好風斜法語真堪畏湯銘  
恐未加身心蒙 帝力留與子孫誇扇兩面所書  
皆聖賢訓戒之語

八年癸亥先生五十五歲在京師

春下

詔獄

初先生既却振餽又不一見振與振遇違衆不為  
禮振滋不悅會百戶某實病死妾欲嫁其私人王

山山振侄也妻在持妾弗得嫁山教妾誣妻以魘  
魅殺夫下御史獄坐死妻誣服莫能白先生察其  
寃數抅解之調問者八道皆畏振山勢因仍無所  
平反先生 奏下刑部議郎中潘洪廉得實果寃  
先生遂劾諸御史官經訊者都御史王文素恨先  
生欲以先生媚振而庇諸侍御乃與指揮馬順交  
譖振前振大怒嗾諫官劾先生是古非今妾辨已  
成大獄下獄擬大臣巧言諫免暗邀人心罪大辟  
待決

秋 詔棄市尋削籍赦歸里

時覆奏將決工部侍郎王偉素善振聞公論不愜  
謂振曰人言薛某獄實寃若決之謂不能容賢何  
振默然遂調先生錦衣衛獄先是學士劉球上章  
忤振下錦衣獄振使人縛至暗壁中斧鑕暴下支  
解其體先生繼至人皆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  
也讀易不廢通政李錫聞之嘆曰真鉄漢也及  
午門會問先生呼王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為御史  
長自當避文怒奏先生囚不聽理 詔綁于市殺  
之門人皆惶錯愕貽先生神色省若會振有老僕  
素謹厚是日哭于厨下振問何為泣對曰聞薛夫

子將刑故泣振曰何以知之曰僕鄉人也備告其  
賢振意解王偉亦抗疏固爭

詔赦之削籍放歸田里時以詩送者尚寶卿朱祚吏  
部郎李賢諸人祚詩曰村醪且去隨時飲澗水重  
來洗耳聽俗眼任他終日白山光還似舊時青賢  
詩曰平反不媿張廷尉三黜何妨柳士師已把一  
身中道立更看千古大名垂先生亦有出京詩二  
律曰孤臣泣血省愆尤 詔釋羈縲出鳳州滿目  
山光迎馬首一鞭歸思繞林丘罷官已是安時命  
報國空驚不自籌遙想到家春已暮麥黃蚕老稼

盈疇又久知樗散是非材廿載超遷歷寺臺松栢  
每期冬雪茂杏花不逐艷陽開數莖白髮還禁老  
一寸丹心未覺灰此日為農歸故里河汾歲晚興  
悠哉報李太亨詩曰買車已上山西路結屋還依  
水北居樂意不忘尋簡帙生涯祇擬付耕鋤又步  
朱尚寶韻留別二首有心期皎日均能許歌擅陽  
春我獨聽之句

九竿甲子先生五十六歲在里

春遊禹門秋四子治妻孔氏亡曲阜夫子家孫也

十年乙丑先生五十七歲在里

子治卒。

先生以詩哭又為文祭之云子官山東汝姻曲阜  
孔氏之孫來嫁寒族新婦鍾慶餘風未沒與女匹  
孝女德是服云云按先生寄李太亨書云前歸鄉  
里喪第四子子婦三人孫二人今惟治與孔氏見  
于詩文餘俱闕如矣考三子濬早卒王氏亦無嗣  
豈其亡適逢此時耶 秋八月十日登南坡賦詩  
雨霽陟岩堯涼風作陣飄目隨青嶂遠心與白雲  
高野草連岡細家林百尺喬茫茫天宇內倦鳥已  
安巢是時先生難後已無心仕進矣

十四年己巳先生六十一歲在里

時家居數年閉門不出雖隣里罕見先生面而秦楚吳越間來學者以百數先生拳拳誨以從事小學以及大學由洒掃應對至于精義入神居敬以立其本明經以求其道不事言語文字而必責諸躬行之實問科舉之學則默然不對終日正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閻禹錫徒步來遊及別先生送之里門謂曰程門教人以居敬窮理為要汝歸勉之

秋九月被 召如京師

時英宗北狩恭仁帝權國事臺省上言先生  
學究性理詔起田間九月朔五日驛使到門遂  
詣闕

冬十月除大理寺右寺丞

先生至京恭仁帝已正位除右丞領北門鎖鑰  
時虜騎薄都城都帥懼欲避其鋒先生曰懸軍深  
入勢必不久已果遁去朝論取諸王入議事先  
生疏請擇取其賢者又上講學章曰日見臣下  
議開經筵緝熙聖學雖允未行蓋欲俟軍旅事平  
之日也臣愚謂聖主中興天步維艱正講論為學



為治之道不可緩者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群  
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故能舉群盜如鴻毛  
復大業猶反掌此講學有資于成大功也唐太宗  
興義兵除寇亂一時從龍之臣相與論為學致治  
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剗剗僭偽拯濟生  
民此講學有資于戡大難也近者醜虜陸梁御侮  
有人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如漢唐草昧之初伏  
望、皇上博選廷臣學術純正持已端方通達古  
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更代入直視朝之暇召  
各臣進講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次資治通鑑綱

目諸書陳說聖賢修己治人之要開告帝王端心  
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  
道而治安為何事而乖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  
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雖皇上聰  
明上智之資實由於天錫而朝夕緝熙啓沃之力  
亦有益於聖心聖學日新聖德日明予以修治道  
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  
萬民而治道有修明之効予以攘夷虜則修軍政  
以簡將帥簡將帥以練士卒練士卒以討夷虜而  
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戡大難

宜急行之而不宜緩馬者也

恭仁帝景泰元年庚午先生六十二歲在京師。

春二月奉勅如四川雲南督餉。

貴州苗叛命將征之委先生督餽且贊畫軍事先生遺都御史李匡書曰竊惟蠢茲醜類與振威武以服其外不若布誠信以結其心。勉而行之大功可立况小寇執都帥然其計先為檄布諭諸苗示以禍福然後耀武以懼之貴州漸平先生復以書荅曰昔趙克國討叛羗緩于攻戰但撫其渠魁而坐解其黨朱子大書于綱目以美其績以此知安

邊境治蠻夷蓋以懷柔為先不以攻戰為貴也足  
下此行深得安邊之計垂聲竹帛又豈遜美于古  
人耶。

夏六月自永寧如瀘州。

偶感暑瘡寒熱大作數日稍愈。

秋九月遊草堂。

有草堂記畧曰子美草堂不過江村一陋室耳今  
去唐垂千餘年後世作草堂以象之者年愈久而  
名愈新是豈徒以子美工詩而凌跨古今冠絕百  
世哉蓋唐至中葉為女子小人蠱惑君心竊弄權

柄紀綱大壞逆賊橫發其人臣平日載高位食厚祿號為親信而近幸者率多頓顙賊庭受其偽職子美一布衣耳亦嘗陷賊中乃挺然無所汙視失節之臣不啻麟鳳之與犬豕及其拔賊中赴行在肅宗拜左拾遺未幾竟以直言去官乃客秦州入隴蜀遂寓居草堂夫忠在人心乃天理民彝萬世之所同故後世慕子美之忠則慕其為人亦慕其所居之室此草堂所以屢興不廢而名永存也時同遊者僉都御史李匡大理少卿張固監察御史羅俊并先生為四人按是年作有陳復初墓表復

初名原即遣子及門人弔教諭公者也其子銓受學先生之門

二年辛未先生六十三歲

春二月歸于京師疏請告許之

時督餽事竣還京先生上言番州遠夷但當羈縻之不宜責以貢賦不報嘆曰民力竭矣吾忍重急之耶上章乞致仕

穉八月 詔復職

戶部侍郎江淵上言薛棻躬行實踐深明理學宜留內閣以資啓沃 上可其奏 詔復除大理右

丞是月八日受事

冬十二月陞南京大理寺卿

三年壬申先生六十四歲

春二月至南京

既抵任有豪民挾貲殺人獄不決執法欲貸之先生曰死者何辜竟抵法又有周氏獄沉寃已久先生雪之其他多所平反未易悉數中官袁誠鎮留都氣燄甚盛會諸部僚往議事同年都御史張純謂先生曰初見中貴盍加禮焉先生不應既至誠降階相迎執主人禮甚卑退謂人曰此人曾與王

振作對頭豈肯為吾屈耶午日使人饋扇先生辭  
曰此

朝廷之禮不敢受金英以使至及還諸司祖道江上  
先生不出英謂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  
吾送吾不怪也至京言于上時刑部尚書楊寧  
少卿廖莊皆以文名相尚見先生嘆曰先生當于  
古人中求之豈敢與之輩行耶按是年有荅閻  
禹錫書曰其本世俗之學中年稍知理趣而卒有  
所未得亦僅置於心而不忘耳承喻所學之正進  
修之篤敬羨第別紙所錄釋毀賦多用騷意竊惟



古人為己之學於人之知不知與夫毀譽之言皆  
不足以動心若此賦之詞似有激發不平之意得  
不為此心虛明之累乎所望一切除去此意日求  
吾所未至使反身誠而樂莫大則彼毀譽之言烏  
足以動吾心哉第二書又謂學徒告以微妙茫然  
若夏虫之疑冰是誠然也夫以子貢之高識僅悟  
性天道於晚年况他乎哉程子終身不以太極圖  
示人正謂是耳故教人之法最宜謹其先後深淺  
之序若不量所至驟語以高妙不止不能入彼將  
輕此理為不足信矣

四年癸酉先生六十五歲在南京

春望詩曰皇都又是一年春立馬長堤眺望頻麗  
白斜明紅杏塢煖烟輕護綠楊津風來野水微生  
浪雨過天街迥不塵最愛祥雲呈五色氤氳長是  
繞楓宸夏送廖少卿朝京詩曰龍江五月發扁舟  
大理名卿上帝州千里好山開翠嶂兩堤楊柳蔭  
清流鳴鑣紫陌思前度簪筆黃門憶舊遊若見中  
朝知己問丹心不改雪盈頭又作陸宣公廟記畧  
曰有唐三百年逢時建策成翊戴弘濟之大功者  
累有其人至於學術純正事君以格心為先論事

以行義為急，隱然有王佐之才者，余於中唐獨得一人焉。陸宣公敬輿是已。當建中艱危之際，公居近地，竭忠盡力，以籌畫機宜，代王言以感召人心。雖提兵討賊，諸將是賴，而其運謀帷幄，再造唐室，公功居多，是皆載之信史。天下後世所共知，余置不論。獨稱公有王佐之才者，蓋三代之佐皆以正君行義為本，自秦以來為輔相者，鮮克知此，而其所論不過人才政事，無以清出治之源，明義利之分，以致主於王道。獨公之事德宗者，有曰：「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誠信之道不可以。」

斯須去身必慎守而力行之又曰民者邦之本財  
者民之心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幹凋悴而根柢  
蹙拔矣夫知誠信不可不存則心必正知財利不  
可厚歛則義必行人君正心行義使天下萬事粹  
然一出於天理之公此王道也惜乎公言雖大所  
告不合入相未久即有忠州之行而卒不得大行  
其志遂使後世論唐之賢相曰房杜姚宋而公不  
與夫豈知公有玉佐之才使時君能用其言三代  
之治可待豈復貞觀開元之盛而已哉故善論相  
業者當觀其學術規模之大小不當以事功成與

否而高下之也

龜九月調北京大理寺卿

朝廷欲大用先生遣使召還會中官有憚先生者  
沮之遂除大理卿十月十日視事適草場災上怒  
欲盡誅典守者先生辨其寃蘇松饑民乞富室粟  
不與火其屋蹈海避罪太保王文往覈之以謀叛  
論籍平民家五百餘來京衆畏文勢莫敢言先生  
首抗章爭之疆文大恨思報先生謂人曰此老倔  
疆猶昔先生聞而笑曰辨寃獲咎死何媿焉爭益  
力臺省因交章繼之竟得請誅渠魁三四人而

止

五年甲戌先生六十六歲在京師

春玉都憲景暘引年歸先生贈以序曰君子少而進固有為老而退亦有為也公自筮仕以來事功顯著進而有所為歷歷可稽今其退也又當老其學老其德皆足為鄉里小子後生之儀則使居家者有詩書禮義之風入官者有忠節廉介之行則退而有為義自在也夏鄭侍郎景陽來朝將歸贈之曰南京為

國家根本重地猶有周視鎬京之與成周在昔保釐

尚重其人况南京畿甸以及列郡刑獄之係皆于  
秋官是詰是治庶獄清而民心樂則和氣應而有  
以培固

國家之根本景陽之任豈不重且大耶冬贈少師江  
公時用兼冬官序曰古之君子雖有卓越俊偉之  
事功皆以為人臣職分所當為無一毫之自滿今  
公既得顯仕顯名而有其實卓越俊偉之事跡去  
古人不遠矣必皆以為職分之當為愈勵其能篤  
其實一念不忘忠國愛民之心則方來之豐功  
偉績益著于當時垂光于後世者又可量乎哉

六年乙亥先生六十七歲在京師

春二月考績 詔復職

在大理三年多洗冤抑所平反全活無數人有錄之成帙者

夏五月疏請告不許

是月七日宿疾作特遣御醫調治十四日以老

病陳乞不報

秋九月進階通議大夫 誥贈祖考妣

朔四日 朝命封先生通議大夫大理卿祖仲義父教諭公贈如其職祖母齊母齊氏贈淑人妻甯



氏封淑人

七年丙子先生六十八歲在京師

冬送蕭都憲序畧曰古大臣之去雖在畎畝之中  
江湖之遠未嘗一日忘乎忠國愛君之心蕭公既  
任重職荷 朝廷之簡知今之去也尚當以古大  
臣自期雖養疴丘園其必旦夕奉 拳以戀慕  
闕廷為心以思濟生民為念不可以山水之佳為可  
樂退休之節為可高而遂相忘于斯世也

英宗天順元年丁丑先生六十九歲在京師

春正月甲申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文

淵閣

是月十七日壬午 英宗復辟先生為衆望所歸  
擢居是職李文達喜曰正先生行道之時也先生  
曰某外臣驟進誠意未孚惟當積誠以動之一日  
召入 便殿 上褰衣冠御先生拱立不入 上  
遽易服乃進見語移時皆正心誠意之言左右竊  
聽曰此正薛夫子也時有矜迎復之功者先生曰  
許魯齋不陳伐宋之謀何耶凡事取必于智謀之  
末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中官曹吉祥  
忠國公石亨專恣無忌曹用事同列約相賀先生

獨不往亨與徐有貞誣于肅愍譙王太保文謀危社稷抵淩遲二十二日丁亥將刑同列皆衣紫先生問之同列曰不知耶欲刑某等耳先生驚白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亨憤然曰事已定不必多言會 上召諸臣入議諸臣皆默先生曰 陛下復登大寶天也今二臣之罪狀未著且三陽發生不可用重刑有貞爭曰若不置譙等于死今日之事為何名遂 詔減一等先生退而嘆曰殺人以為功仁者不為也即有去志後有貞封武功伯許彬草誥詞有曰治水東郡績禹成功先生曰擬人

必以其倫彼何人而擬之禹也及有貞敗劉廣衡  
劾貞自謂治水希蹤神禹無人臣禮當斬衆以先  
生為知言云

二月典會試天下貢士

得士三百人錄成先生為首序畧曰切惟為治莫  
先于得賢養士必本于正學正學者復其固有之  
性而已性復則明體適用負經濟之任釐百司之  
務焉往而不得其當有同考官謂先生曰正學復  
性數字久不言恐非時文請易之先生曰某平生  
所學惟此數字而已

夏五月陞禮部左侍郎直內閣

是月進李賢吏部尚書許彬暨先生皆禮部左侍郎徐有貞為首相欲立功名自異漸貳于石亨朝退三人謂都御史耿九疇曰上不悅亨所為盍令御史劾之先生愀然謂曰易言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春秋譏漏言此何說也既而嘆曰競端從此起矣後果以此敗一日將入閣有達官樞同列衣以踰闕先生曰昔有拂鬚參政今有樞衣侍郎後人問之終不言名氏坐閣內同列偶他去先生問左右曰何往對曰適往謁中貴某耳比至

先生曰學者多說得道不知出門一步已錯了既  
又曰狐趨狗媚吾深恥之  
六月三上疏請告許之

是年三月先生舊患淋竝右臂風疾作延醫治之  
良久乃愈五月七日復作幾二旬稍痊六月三日  
疾轉劇遂決意求去又上自即位日接見先生  
禮遇優渥後漸疎間上議求獅子于南番先生  
諫不可不聽石亨放諸守關軍歸以示私恩先生  
以為言

上重違亨意別遣卒戍之至是或數日不召見先生

日穆生云醴酒不設王之意怠矣蓋去諸同列曰  
上或有事耳先生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耶  
即以疾懇辭石亨素敬先生來問疾因曰如即不  
留我為先生請 勅書即家塾以訓子弟且資先  
生養先生曰昔許魯齋去元世祖賜之勅書魯齋  
懸梁上不以示人及卒發視之乃勅書也某若資  
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為愈乎亨嘆息而去是月十  
日上章不報十一日再上十三日三上至二十一  
日始得 旨三日即發至直沽道中風雨大作舟  
不能行糗糧俱乏日中猶未食先生方賦詩吟嘯

不輟子淳愠見出然言先生以杖擊之曰我雖困  
而道則亨也舟中賦詩七律有曰但想溪山行處  
好不妨園圃到時荒又曰欣感情懷渾索寞升沉  
聲譽總悠然彤闈紫閣如天上依舊清汾數頃田  
初先生行岳文肅正請教先生曰凡事且緩又曰  
英氣太露殊足害事未幾正中曹石飛語遭斥逐  
以去

上頻語及輒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正追憶先生言  
嘆曰正先生之罪人也。

二年戊寅先生七十歲在里



自是家居不出四方從學者日衆至市館不能容  
先生拳拳以復性教人曰此程朱喫緊為人處而  
歐陽永叔言性非所先悞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  
須實見得然後驗于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于  
買櫝而還珠也李文達當國每以書問先生始終  
不荅門人問故先生曰昔温公退居洛中呂申公  
執政屢以書問起居温公不荅其亦此意也一日  
閻禹錫問文達何如先生曰道理儘說得經學最  
熟只少立于義有幾富貴氣象或問閻禹錫自良  
輔何如先生曰洛陽似此兩人也難得但恐後來

立脚不定往別處走又問近時人稱揚榮有王佐才先生曰要有王佐之事業須有聖賢之學問寧州守修廟學成司訓甯鐸使人走千餘里求為記先生因告以隆治道必本于養賢才養賢才必本于崇聖道故為師者當以道教人為生徒者當以道治已教以道立本以道成推之于用斯道之澤無往不被庶幾有補于治道而上不負國家建立廟學之意矣。

三年己卯先生七十一歲在里。

先生既返初服玩心高明研究天人之奧闡發性

命之微著為讀書續錄有報閻禹錫書曰承諭取  
朱子文集語類諸書掇其精者題曰晦菴要語云  
欲寄示此正欲快覩早寄為妙所要讀書續錄但  
愚老自備遺忘耳亦何足觀也近讀近思錄程子  
謂方道輔曰經以載道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  
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竊謂  
因經求道乃進學之至要蓋凡聖人之書皆經也  
道則實理之所在苟徒誦習紙上之經而不求實  
理之所立則經乃糟粕如程所云也

龜入月元孫禩舉鄉試

襟天性穎異才思不凡嘗有詩云帝錫傳觴酒興  
賒群仙奔奪廣寒花三年一放紅如錦讓我東南  
第一槎至是登鄉試榜先生為大寧縣作廟學記  
四年庚辰先生七十二歲在里

春作濟南府舜廟碑

門人楊潤為涇陽教諭作重慶堂迎其大父書來  
求記先生進之以三樂言俯仰不能無愧忤教人  
之道有未盡雖欲安其親之心有弗能也

五年辛巳先生七十三歲在里

是年作泰山廟碑

六年壬午先生七十四歲在里

爲門人李杲作一樂堂記因并舉三樂以告之俾  
知所儆而自廣焉冬十一月定與李文英過河汾  
謁先生爲其二子作雙桂堂記勉以兄弟篤于知  
行之學勤修一堂之上仰追千古之賢云

七年癸未先生七十五歲在里

作安邑夫子廟碑及處士楊禮墓表

秋八月元孫禮登進士

是二月會試棘圍災焚死千餘人上憐之賜死  
者俱進士八月再試取吳鈺等二百四十七人禮

與烏。

八年甲申先生七十六歲在里。

夏六月十五日先生卒。

先生平日削所奏疏藁皆不存是日忽檢舊書及讀書二錄詩文諸集束置案上為詩曰土坑羊褥紙屏風睡覺東窻日影紅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寫畢粘壁間忽遘疾彌留衣冠危坐于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適暴雷震屋白氣上升薄天有司以

聞于朝

詔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遣官

諭祭于先

生家復令有司為治葬焉。按先生卒其知故門人以銘狀詩詞憑而弔之者數十百人，後學景慕信從以剡章表請尸而祝之者又數十百人。歷憲孝武世四廟垂百餘年而從祝之議始定。今其文詞存亡相半，而有當于先生者居多。李文達賢曰：公之學踐履篤實，以聖賢為師，辭受取予必揆諸義。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不言而悟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彭文憲時曰：心契乎性理之淵源，行蹈乎聖賢之軌轍，窮達一心夷險一節。其所以有異乎今人而無愧乎往哲也。

周宣曰先生學究先天而不以言語文字之為工  
道歸皇極而真積躬行允蹈之是崇丘陵曰先生  
德負仁義中正才出文粹精華道學可以接響乎  
伊洛文章可以繼美乎昌黎任風紀而守內澄濤  
掌大理而扶正抑邪春官典禮惟寅惟清內閣秉  
政邦政以平士大夫莫不仰其德而服其公既明  
且哲致仕全節士大夫莫不美其進以禮而退以  
義誠急流中之勇退吾道中之一人雷林曰在柱  
下史而復性正學見於柱下史在外臺而復性正  
學見於外臺在大理而復性正學見於大理在內



閣而復性正學見於內閣何其知之明守之固而行之果也張九功曰先生篤志好學於道有見貴真知實踐之益黜矯偽浮靡之病蓋濂洛之流波覃懷之步武武人所共知者也楊廉曰先生學識純明操守完固聞講性理諸書即一意於宋儒之學微詞奧義靡不精究修己教人惓惓以復性為務國朝自先生以前知經學古以文章名家者固有其人求其一於理學先生一人而已許文簡續曰先生天稟高明學識醇正權勢利達無以動其心死生利害無以移其志誠文行一致學業大成之真

儒也。呂文簡柙曰：先生以力行為讀書，以明道為修辭，清而不詭異，而且同潛學。孔顏抗志，程朱老不殊壯，困未改通，許魯齋之後，未有見其能比者也。喬莊簡字曰先生，幼而壯壯，而老無一事不求，合於義。或曰：先生篤志聖賢之學，終身不變，有儒者之實，而弗獲預祀，非缺典與？子應之曰：歷代從祀之議，有定於一時者，有定於十年百年之後者，要其極秉彛好德之公，烏能泯哉！

聖朝文運聿興，崇儒重道，激勸風化之事，以漸舉行。先生之從祀，恐終有不可廢者矣。張鼎口先生剛

方正大不詭隨不屈撓講論經書窮究義理自身  
心推之萬事萬物然後約之以歸于一其餘子史  
百家靡不淹貫究竟至極周易太極圖西銘述思  
錄未嘗釋手常瞑目端坐思索有得欣然見于顏  
面其學蓋已至于樂地矣楊瞻曰先生反躬好古  
真知實踐以誠敬為入門以復性為實地尚維持  
曰先生生而神異立

朝大節炳如日星平生所為膾炙人口讀書諸錄今  
之理窟敬軒等集學者指南為布帛菽粟之文性  
理正脉守車輪戶牖之志孔氏家法雖非七十子

諸賢之親炙而默契乎道體者為多。雖無漢唐宋  
諸儒之註疏而體驗乎身心者。尤大獨從祀之說。  
屢經奏議旋復中止。大率以著述少之。不知雕蟲  
之技。徒侮聖經。宋儒胡瑗亦無述作。元之許衡所  
著何書。而學者宗之。蓋身體力行之功。不在乎言  
語文字之末。否則太玄楊雄新經。王安石又可攘  
臂孔子之庭矣。閻禹錫曰。自七十子喪而仁義不  
明。戰國時各售功利之說。而不知仁義為何事。孟  
子起而正救之。孟子既沒而仁義又為之一蝕。至  
唐韓愈獨能原性以示學者。天下仰之如太山北

斗有宋五星聚奎真儒輩出仁義之道大明於世  
宋末文弊一極乃有叛朱子之心學而逐於異說  
者魯齋獨能沿流求源而專致力於躬行踐履之  
間尊小學為入德之門元末詞章枝葉之學競起  
先生懼其末流遠而本源晦故錄性理大全晝夜  
讀誦不輟約之於心身性理之間韓子曰世無孔  
子不當任弟子之列愚於先師亦云白良輔曰太  
極之實不過乎仁義中正而已欲知先生之道當  
觀之於太極可也王英曰先生之學造乎無極太  
極之妙先生之行謹乎難進易退之操李曰先

生之怒也如雷迅風烈其過也如雲消霧釋剛毅  
絕肖伊川其氣象亦類之王復曰先生人品莊嚴  
鬚甚修美望之儼然可畏及聽其言溫然可挹侍  
坐其傍不覺邪念屏伏姚謨曰明體適用比元大  
儒當入從祀王同祖曰真知實踐不事矯飾其立  
朝大節尤為俊偉利害不一始終無二趙時春曰  
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訓潛心於修己治人之方從  
聖人之祀於理為當謝少南曰我  
國家真儒宜以先生為第一閻模曰自先生出道學  
日益明儒風日益振

大明之理可幾而與唐順之曰我

朝理學彬彬然盛矣然事定功成之後卓然有道德  
性命之歸者先生實倡之呂文懿原詩曰復性每  
懷顏氏樂乞身已勝卜商癯林厚曰學講河汾開  
後進道宗伊洛繼前修陳銓曰身繫斯文山岳重  
心涵義理海天寬河東序曰菁汾水面孤山自古  
鍾英第一口文中心子夏于茲鼎立惟三純佑皇  
明名世其間元五自羽翼聖教及門之士約三千  
弘治十年朝命致祭曰惟公學道精深守官清  
介死生不二出處無疵名重先朝澤遺後學禮宜

稱祀用致優崇茲惟仲春秋式陳常薦公靈如在  
尚克享之隆慶五年九月七日會議從祀又二日  
制可祭告先師曰維隆慶辛未秋九月二十九日  
皇帝遣國子監祭酒馬自強致祭於至聖先師  
孔子曰茲者廷臣議奏故禮部左侍郎無翰林院  
學士贈禮部尚書諡文清薛某篤志聖賢潛心理  
義嘉言善行模範後人禮宜從祀爰命有司具主  
附於前代先儒之後以昭盛典特遣祭告惟

神鑒歆謹告

先生故無年譜任重出一稿示滿汝揚及余草草



不可讀汝楊屬余更定余苦簿領無暇命兒子嗣  
昌取先生全書遍閱之考其年月不合與遺事錯  
見集中者為次第其甲乙正其訛謬中間簡朱先  
生詩文入之譬諸飾渾沌以蛾眉小加潤色云爾  
萬曆丁未夏五武陵後學楊鶴識

薛文清公年譜終

薛文清公行實序

嗚呼聖賢之學不明於天下久矣自濂洛關閩之後以斯道為己任者寥寥其人在元則有魯齋許公靜脩劉公

國朝則有文清薛先生此皆終始大節無可疵議所謂道學之儒者是也先生嘗言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故其幼而壯壯而老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節無一事不求合於義在大理時權奸中傷則臨難而不避在內閣時義有所不合則見幾不俟終日在河津時隱居樂

道則講學以淑後人傳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者先生殆兼之矣如是而謂之儒  
者其無愧乎平生所著述若讀書錄續讀書錄諸  
書咸明白簡易力挽末學詞章之陋蓋其踐履精  
純言與行相顧匪若立異術竒高遠無實者所可  
倫也或曰從祀闕疑凡立言行道有功於聖門者  
皆取之若靜脩與先生篤志聖賢之學終其身而  
不變可謂有儒者之實矣而弗獲預非缺典與予  
應之曰歷代從祀之議有定於一時者有閱歷數  
十年與百年之後而始定者要其極秉彛好德之

公烏能泯哉今議者輒以著述少之謂劉靜脩明道之功不如吳草廬薛文清講道之實不如考亭諸弟子舉其一節而遺其全體非天下之定論也夫生乎百世之下而奮乎百世之上不由師傳專心正學所謂豪傑之士問世之才其有功於名教也不為小矣以之脩食廟庭復何忝乎

聖朝文運聿興崇儒重道激勸風化之事以漸舉行然則二先生之從祀恐終有不可廢者矣宇故併著其說以備論世者之采粹是編者河津王生鴻娶於先生之孫為石灰山關大使云

正德六年歲在辛未六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太原喬宇序

薛文清公像



讀

見道分明力行純正成已成物敦誠與敬進禮退義  
寵辱不驚言詔未世德充厥躬翔鳳在郊喬松在嶽  
公輔之材真儒之學

監察御史甯杲拜讚

薛文清公傳

鄭端簡公曉

公名瑄字德溫河津人十二能詩賦既壯讀周程  
張朱諸書遂焚所作詩賦專心性理之學至忘寢  
食永樂十九年進士擢御史監湖廣銀場手錄性  
理大全深探密玩潛思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  
寢正統元年初設提學憲臣出為僉事山東誨育  
生徒翕然愛敬王振問三楊吾鄉誰可為大臣者  
皆薦公召為大理右少卿三楊以用公出振意欲  
公一見振公正色曰安有授官公朝而拜恩私門



耶振聞憾公會有獄夫病死三年其妾欲嫁其私人王山山振姪也妻在禁妾弗得嫁遂誣妻妻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公辨其冤三駁臺官詣事振又曲庇御史劾公受賄棄律出人死請廷鞫振喜曰是固應死竟坐公死繫獄公怡然讀易不輟得大臣伸救又家人乞代死得免歸田居家六年造詣益邃十四年給事中程信薦起為大理丞分守北門禦虜景泰元年督川雲轉餉貴州尋陞南京大理卿蘇松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富人屋竄海中王文即訊坐謀叛公抗章辯獲免是冬御史

劉孜薦公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君子  
之儒不宜置之閑遊乞召公館閣之職俾講學輔  
導必有裨益

上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許四年秋召為  
大理卿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  
內閣居數月轉左會欲遣使徵獅西番公持不可  
不聽又曹石專用事遂引疾致仕去四方從學者  
日衆公學貴踐履不務論說辭受取與必揆諸義  
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  
大小衆寡待之以誠其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竒

僻之說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著讀  
書錄二十卷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  
書程明道許魯齋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  
天順八年卒年七十三謚文清劉文安公嘗請公  
從祀孔廟言公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  
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  
若論其於道所得以比朱子諸徒若黃幹輔廣之  
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行緒說未知可伯仲  
否言官屢乞進公從祀嘉靖二十三年令春秋專  
祀於鄉

文清公傳

彭韶

公諱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父貞為元氏教諭母齊氏夢一紫衣謁見遂生公年十二能作詩賦已而從魏范二先生講性理諸書嘆曰此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學舉鄉試第一永樂辛丑登進士第擢御史監湖廣銀場暇日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至夜分方寢或思其所得即起燃燭記之或通宵不寐味而樂之遷山東提學僉事每臨諸生親為講解不事賈楚正統間楊文貞

公薦為大理右少卿既至轉左少卿作大理箴以  
自警時王振當權聞公名以同鄉故雅欲見之或  
邀拜其門公曰安有授爵公朝而拜恩私門邪後  
遇諸途公違衆不下禮振滋不悅會有民病死三  
年其妾欲出嫁妻不聽遂誣妻魘魅夫死獄具公  
辯其寃都御史王文希振意誣公出入人罪繫獄  
處以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辯寃獲咎死何愧焉  
手持周易誦讀不廢至覆奏將決家人祈代死得  
免放歸田里家居六年閉門不出造詣益深已巳  
之變給事中程信論薦為大理寺丞景泰初陞南

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公獨不往英賢之至京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有頃召回為大理寺卿蘇松饑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焚其廬舍蹈海以避罪時遣太子太保王文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公抗章辯之獲免者衆天順改元

英廟復位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召入內閣尋轉左侍郎居數月議將遣使求獅子於西番公曰不可不聽又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歸從

學者甚衆公惓惓以復性為教嘗曰讀書窮理須  
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以異於  
買櫃而還珠也八年六月卒年七十三謚文清公  
為學貴踐履一言一動於禮有違便自身心不安  
况辭受取與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  
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其出處大節光明峻  
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  
待之立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竒僻之說時呼為  
薛夫子云

贊曰力行好古進趨有程寤寐河洛以究春陵

敷歷外憲大棘之卿縲紲非罪復起而丞貳卿  
掌制以弼以承豈寶遠物而志可行乞年以退  
維道之楨



文  
洋  
信



三

文清公行狀

閻禹錫

先生諱瑄字德溫世為河津人隋唐間薛姓最顯  
所謂河東三鳳是也但譜牒不存無以為徵祖仲  
義通經史值元亂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  
初領鄉薦為真定元氏教諭娶邑人女齊氏調玉  
田縣教諭齊氏一夕夢一莪冠紫衣人謁見已而  
生先生於學舍誕夕肌膚如水晶瓶五臟皆露家  
人以為怪欲棄之祖仲義聞其啼聲洪大力止之  
曰體清而聲洪必異人也祖素善卜遂以生字推

之曰此兒必振吾宗矣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子  
時也六七歲祖教以小學四書千百言過目即成  
誦不為兒戲端坐儼如老成人姊妹見其坐皆不  
敢過其前自幼天性即能作詩賦人皆以薛天才  
目之時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海  
寧李大亨范汝舟皆元耆儒為御史等官謫戍玉  
田先生禮延於家與之講論五經四書子史百家  
泛及釋老天文地理之學諸老儒退謂人曰此子  
聰敏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皆不敢以師自居而  
結為友比及十三四五經諸書皆畧通大義洪武

三十二年例停止北方學校父貞改除四川馬湖  
府平夷長官司吏目以地遠夷獠難治土官子弟  
喜先生幼能詩咸背負其家請與作詩句教讀書  
至晚輒以小豚為禮送之日以為常作平雲南賦  
上沐國公大奇其才父貞因得有所依倚無虞永  
樂元年父貞詔回復除河南滎陽教諭時先生年  
十五矣諸生咸尊為師叅議陳宗問行部至滎聞  
先生名請見先生固辭不往宗問異之就學舍相  
見既而索先生詩藁觀之及視其動靜不苟謂異  
日必為大儒欲以奇童薦諸

朝先生以年未至學不就固辭乃止先生遂厭科舉  
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精思力踐一言一動必質  
諸書一有不合終夜反側不寐永樂十七年父貞  
改除鄆陵教諭時例教官乏科貢者充成父貞固  
欲先生且應科舉先生遂遵父命中河南庚子解  
元明年登辛丑魯鶴齡榜進士第學士楊士奇聞  
先生名邀致館下以訓諸子先生固辭卻之時父  
貞任懷慶府河內教諭病故先生丁憂回葬祭一  
遵家禮行哀毀人所不堪四方遠邇咸來吊海寧  
李大亨諸公皆自吳越來吊人以郭林宗徐孺子

之事稱之服闋赴

闕上章願就教職以卒所學宣德三年

宣廟思振風紀擢為廣東道監察御史三楊當國令人屢邀先生欲一識面先生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於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稱嘆不已會差往監湖廣銀場同列以為賀先生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至則黠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讀誦每至夜分方寢值冬夜雪飄盈几讀誦不輟或思有所得即起而燃燭記之或通宵不

寐味而樂之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遂積為讀書  
錄宣德七年丁繼母許氏憂服闋復除雲南道監  
察御史正統元年有言學政不舉者由提督不得  
其人

詔遴選碩儒吏部尚書郭進首薦先生學行履歷之  
詳陞僉事提調山東學政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  
示學者俾先致知而後力行居敬以窮理由經以  
求道按臨所至必先詢其力行而後及於文藝親  
為諸生講解懇懇告以為人為己之學誨人必隨  
其才器成就之或以行步或以字畫或以講誦或

以詩賦各因其所長取之不求全而責備數者皆  
無然後不得已必使以儒冠拜祖宗而後去之諸  
生感慕不已至今談及輒皆下泣無老少賢愚皆  
以道學薛夫子目之正統六年

朝廷差辦事官張鳳召先生諸生一聞啼泣遠送徘徊  
不舍為牌位生祀之初吏部尚書何文淵辭職  
去言於學士楊士奇曰薛某學行無愧往哲其不  
能進盍舉之以代已耶侍郎中有不悅先生者曰  
溺古不知變通

召至遂為大理少卿掌印未及五閱月辯白錦衣衛



已成案大獄十餘起指揮馬順滋不悅屢譖於太  
監王振時振權傾一時自三公以下莫不行跪禮  
學士楊士奇曹鼎知振憾先生恐其獲罪屢諭先  
生以時勢所在且曰先生此

召雖某薦之彼亦素聞其名盍同已往謝其門先生  
正色拒之曰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耶會有百  
戶實病死二年其妾私通行事校尉遂欲娶之妻  
賀氏執以服未滿不從校尉唆其妾誣妻魘魅夫  
死錦衣衛成案送都察院審先生數辯其寃改問  
者八道仍依其舊先生奏調刑部再問郎中潘洪

躬察其事果寃先生遂劾奏堂上官及經該官吏  
時都御史王文素憾先生遂與馬順譖於王振振  
大怒嗾諫臣劾先生是古非今輒辯已成大獄  
詔下刑部獄擬先生大臣巧言諫免暗邀人心律大  
辟待決時秋後復奏有工部侍郎王偉素與振善  
亦聞公論不愜乃謂振曰人言薛某獄實寃若決  
此人皆謂不能容賢振默然遂調先生錦衣衛獄  
時學士劉球上章因忤振下錦衣衛獄以死及先  
生赴獄人皆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手持周  
易讀誦不輟通政使李錫聞之曰真鐵漢也大臣

為申救於中遂放回為民正統八年正月也家居  
七年閉門不出雖鄰里罕得窺其面江西陝西諸  
省弟子來學者百有餘人先生拳拳誨以從事小  
學以及大學由洒掃應對以至於精義入神居敬  
以立其本由經以求其道不事語言文字而必責  
諸躬行之實問及科舉之學則默然不對終日正  
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閻禹錫徒步來學及別  
先生送至里門告之曰程門教人以居敬窮理為  
要正統十四年科道等官陳信等上言曰薛某學  
究性理

召為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先生上講學章以勘定禍亂時欲取

諸王入議先生上疏擇取其賢者既而命先生分守北門都帥見虜勢猖獗欲避其鋒先生曰虜懸軍深入勢必不久既而果然北奔貴州苗叛

命將徃征之委先生督運餉且贊畫軍事先生謂都帥曰欲勵威武以服其外不若先布恩信以服其心都帥然其計先為檄布諭諸苗示以禍福順逆然後耀武以懼之貴州遂平先生上疏謂番州遠夷當羈縻之不當責以貢賦不報先生嘆曰民力

竭矣吾忍重急之耶上章懇乞致仕戶部左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江淵上疏曰薛某躬行實踐深明  
理學宜留

內閣近地以資啓沃景泰二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  
富豪殘虐人命者獄久不決執法欲貸之先生曰  
死者何辜竟抵於法周氏冤獄積年不明先生為  
洗雪其冤人皆稱快其他平反多類此不能悉記  
時大監興安袁誠鎮守南京例該各部每月赴彼  
議事都御史張純先生同年也謂先生曰初見大  
監盍加禮焉先生至興安降階與分庭抗禮興安

退謂人曰此人曾與王振作對頭肯為吾屈耶遇  
端午節令人餽扇先生獨不受曰此

朝廷之禮不敢受刑部尚書楊寧少卿廖莊俱以才  
學相尚及見先生嘆曰先生當於古人中求之何  
敢與之輩行耶大監金英出差南京諸司多迎送  
出郭先生獨不往英謂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彼雖不吾送吾不怪也至京言於

上

上素聞先生名遣使召先生景泰四年九月也欲大  
用之中官有不悅先生者沮止之改大理寺卿草

名  
三  
場火患

上怒欲盡誅典守者先生為辯其寃蘇松有饑民乞粟富家吝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

遣太子太保王文往廉之文以謀叛籍其五百餘家解京衆畏文勢莫敢言先生首上章力辯其寃文謂人曰薛某舊性不改當有以報之先生聞而笑曰辯寃獲咎死何憾焉辯之愈力既而科道互上章辯之但誅魁首三四人餘皆從戎其平反極多人有錄成帙者天順元年正月十九日

英廟復登寶位夜

召先生轉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

內閣侍郎李賢喜曰正先生行道之時也先生曰某  
外臣驟進誠意未孚一日召入

便殿

上服短服小帽先生不入

上遽易服入見語及半時皆正心誠意之言左右曰  
此正薛夫子也太監曹吉祥用事一日生日同列  
約相賀先生遽稱腹痛而出同列有矜其迎復之  
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宋之謀何耶凡事取  
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



尋命為會試考官先生為首序以正學復性為言  
同考曰此數字久不言恐非時文請易之先生曰  
某平生學惟此數字而已

上即位初每日接見禮遇甚厚後連日不召見及太  
監曹吉祥國公石亨等竊弄威權先生謂同列曰  
穆生云醴酒不設王之意怠矣盍去諸同列曰  
上或有所事先生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耶即以  
疾連章懇辭石亨素敬先生來視疾因謂先生曰  
如即不留我為先生啓

上請勅書即家為塾以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

昔魯齋去元世祖賜勅書以教人先生懸於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癸而視之乃勅書也某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為愈也亨嘆息而去未幾學士徐有貞李賢許彬皆下錦衣衛獄是年六月初六日也居閣纔五月耳家居八年閉門不出四方從學者日衆至市館不能容先生惓惓以復性為教曰此程朱喫緊為人處而歐陽永叔言性非所先大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櫝而還珠也南陽李先生當國每以書寄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

昔温公退居於洛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温公不答某亦此意也積為讀書續錄平日奏疏削其稿皆不存一夕檢閱舊書及讀書錄文集網成束置於架上為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粘壁間忽遭疾彌留正衣冠危坐而逝迅雷振屋白氣上升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有司為之具奏於

朝

詔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遣官葬祭國子監丞李紳知府陳銓學官張表等前後上章乞先生入從祀當

道者未遑行之嗚呼自七十子喪而仁義之道不明於天下迨至戰國之時各售功利之說而不知仁義之道為何事孟子起而正救之論性善論仁義蓋所以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也孟子既沒而仁義之道為之一蝕至唐韓愈獨能原性以示學者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韓愈有功於名教也有宋五星聚奎真儒輩出周子者繪太極一圖以明性理之源淵程子謂性即理也之一言乃窮本極源之至論張子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所以輔翼孟子性善之言朱子集群賢之大成而折

衰之然後仁義之道大明於世後學豈容再贊一  
 辭但至宋末文弊為之一極間有叛朱子之心學  
 而逐於異說者許魯齋獨能沿流求源而專致力  
 於躬行踐履之間尊小學為入德之門蓋祖朱子  
 之心學也及宋末詞章枝葉之學競起先生懼其  
 末流遠而本源晦也敬錄

御製性理大全書晝夜讀誦不輟然後約之於心身  
 性理之間謂太極即吾仁義禮知之性也謂五經  
 四書一性字括盡謂今之學者不知性之至不踐  
 性之至非學也著讀書一錄皆發明性理之旨非

徒言也而又能踐其言文集數千言皆祖述聖賢  
之格言非徒辭也而皆根乎理若於性大本大源  
無所見而徒馳騁乎辭章之工著述之富以為道  
學則司馬遷劉向之博極群書賢於曾參之一唯  
王安石王雱之著書萬言踰於顏回之四勿矣善  
乎程子有曰荀揚不識性更說甚道龜山楊氏亦  
曰歐陽修言性非所先可謂誤矣觀二儒之言則  
堯舜文武之道統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道學豈  
有外於此性哉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  
舍性而論道有何道之可論舍性而著書又何書

之可著乎世謂先生著述少者豈足知先生之志  
哉後之求先生者當於此考之

文清公神道碑

李賢

予惟吾道正脉實由近世周程張朱有以倡明之也至於我

朝乃始表章諸儒之言頒行天下由是天下士習一歸於正嗚呼盛哉然今之君子能欣悅愛慕而篤信之者未有過於薛公也今也云亡可勝悼耶乃按其徒前國子監丞閻禹錫狀為公神道碑銘公諱瑄字德温世為山西河津人其先自奚仲封為薛侯居河東子孫遂以國為氏曾祖常祖仲義皆



通經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為  
真定元氏教諭仲義貞俱以瑄貴贈通議大夫大  
理寺卿妣皆為淑人初齊淑人夢一紫衣人謁見  
而生公祖以生時卜之大吉日此子必大吾門矣  
童時教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貞為滎陽教  
諭公隨侍時年十二以所作詩呈監司監司大奇  
之公聞魏范二老先生深於理學乃禮延於家供  
弟子職日與講習周程朱張性理諸書久之嘆曰  
此道學之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  
忘寢食永樂己亥貞改任河南鄆陵公慮任將滿

尚乏科貢乃充邑庠生赴鄉闈遂中解魁貞大喜  
以為得子之助明年登進士第名動縉紳間是歲  
秋貞有疾公親嘗湯藥不離左右居父喪一遵古  
禮服闋願就教職會

宣廟思振風紀選擇雲南道監察御史尋差監湖廣  
銀場公聞前監者多致富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  
慎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  
一書潛心讀誦每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起  
而燃燭記之或通宵不寐味而樂之不知手舞而  
足蹈也丁繼母憂服闋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

尚書郭進首薦公提調山東學校公欣然就之曰  
此吾事也每臨諸生必親為講解不事櫛楚皆呼  
之曰薛夫子未幾用湯文貞公薦召為大理寺右  
少卿明日轉為左少卿公作大理寺箴以自警時  
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欲邀公拜其門公正色曰安  
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邪已而遇諸塗衆行跪禮  
公獨不屈振由是不悅會有獄夫實病死其妻私  
於人欲嫁之妻弗聽遂誣妻魘魅夫死公為辯其  
寃都御史王文誥事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待決  
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辯寃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

易讀誦不輟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官放歸  
田里公居家六年閉門不出留心理學造詣益深  
正統己巳以言官論薦起公為大理寺丞時虜騎  
薄都城公分守北門都帥初疑其迂及聞言論遂  
訪策焉公曰以天時人事驗之此虜必宵遁既而  
果然貴州苗寇猖獗

朝廷命將征之委公督運餉事竣而還景泰初公懇  
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  
卿有富豪殘虐人命者獄久不決執法者欲貸之  
公曰死者何辜竟抵於法時有謠語頌公明斷刑

部尚書楊寧部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與公  
同事嘆曰如公當於古人中求之守備中官袁誠  
無與抗禮者唯公至以賓主相待又中官金英過  
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  
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壬申秋復召為大理寺卿  
時草場災

朝廷欲置典守者於法公力辯之獲免蘇松有饑民  
乞粟富家吝而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時遣  
太子太保王文往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衆皆畏  
勢莫敢辯公抗章辯之文亦悟其非待公益加敬

馬是歲公年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天順改元  
英廟復位素知公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  
士召入內閣知

### 制誥尋

命為會試官事竣為左侍郎居數月公見奸臣石亨  
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  
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眾公  
惓惓以復性為教嘗曰此程朱喫緊為人處歐陽  
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  
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

還珠也忽遘疾彌留衣冠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  
悠然而逝時風雷大作有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  
月十五日也距生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享年七  
十有六配甯氏贈淑人生子四人長曰溥次曰淳  
次日濬為邑庠生早卒次日治亦卒孫男四人襟  
登天順甲申進士第孫女六人夫公之學踐履篤  
實之學也嘗曰格物只是格箇性吾於日用之間  
必體察之何事是仁之發見何事是義之發見至  
於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是其貫通處也  
每以聖賢為師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手

不釋卷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  
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  
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其出處大節光明峻  
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  
待之教人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竒僻  
之說為文必根於理解旨條暢詩則古淡出於自  
然所著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嗚呼宣德  
甲寅秋予始識公於河津乃知造詣之深自後仕  
途參商弗獲相從有時同

朝亦各守職務或有所疑但以簡質問而已天順初



公入

內閣予亦濫與其間幸得相從曾未數月公致仕去  
矣有道者之難遇也如此公之沒也四方之士聞  
之莫不嗟悼訃聞

朝廷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遣官諭祭令有司營葬可  
謂生榮而死哀矣為之銘曰

昔有王氏鳴道河汾流風餘韻以啓後聞乃若薛  
公不以自足濂洛關閩意向甚篤稽其出仕實始  
為親剔歷中外進學日新學既日新道亦有得身  
體力行志無少息操履堅定外物不移中心自固

夫豈有私富貴利達患難貧賤隨寓而安苟有  
羨成就後學大小不遺由粗而精以隨其資嗟今  
之人無公所好公今已矣誰臻其奧勒銘於石以  
詔鄉人千載而下庶獲其真

1111



1111

--	--	--	--	--	--	--	--	--	--

重建薛文清公祠堂記

禮部侍郎高陵呂柟撰

文清公薛先生祠在其縣河津南街東面粵自弘

治九年之夏給事有奏禮科揚廉禮部具題

勅下省邑鼎建祠宇兼賜名額崇儒重道日照月臨

爾乃草創之初規制隘陋久且傾頽嘉靖五年三

月山西按察副使王公武陽光按部河津奮然興懷

欲於本道贖罰米石量除百金為增脩具遂告諸

巡撫都御史江公貴溪朝巡按御史馬公信陽錄儲公

襄陽良材初公潛江咸嘉所舉有褒揚辭馬公又發金

五十改建舊坊尚書坊初公亦為祠事先降十金於

是王公委平陽同知許君琦猗氏知縣張翼董其

事乃買民地僧院增拓厥基建廟五楹廟廡重門

烏革翬飛謂柎嘗從儲初二公至河津謁先生也

請記其事嗟乎先生今代儒之道學其一人乎先

生之生也紫衣兆母齊之夢母將就館夢紫衣人來啼聲動

祖義之卜先生生有異質家人乃欲棄祖聞哭聲止五臟露如水晶其

清透骨七歲通乎論孟其智鄰神方垂髫年懸議

欲請見而不往謂李宗問既嬰法豸師保求識面而不

得揚文貞道若可行雖卑官不屈先為大理丞後為大理丞御

義如難從於權勢矣顧時貴抗王田謫戍皆元之耆

儒也不敢以師自居稱聖門之有人先生年方十

王田諸御史謫者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金陵

鎮守皆時之巨鎗也不敢以勢自處雖卻扇而不

怒太監興安表誠於端午送扇先疏講學以禦侮

虜既入而遽退已變已布恩信以撫苗檄方馳而蠻

平語貴州辯冤獲咎逆師保而不悔蘇松飢民乞

逃海上遺少保懲姦伸法雖豪右之罔赦在大理寺

或雪夜以抄經雖獄院而誦易謂辯忤王志在

仁人一磬士之必錄提學山東法若可伸於軍妻

不虛言

之必辯謂校尉通百戶之妾誣其妻賀氏魘魅其夫事既受爵於公朝不

知私室之謝恩為大理寺少卿時對楊士奇曹鼎時語王振擅權公御屈事欲

傳道於來學豈對科舉之旁問稱病出閣寧犯乎

吉祥謂諸公拜賀曹吉祥慷慨就獄思比於劉球學士劉球先忤王振

中死獄英廟易服以見若昔汲黯之必冠時上小帽短衣間先

生至變長衣石亨請

勅與歸則比許衡之懸梁時亨又請勅與先生教鄉里生徒先生舉魯齋故事

見幾而行於醴酒不設之時見石亨弄威福柄得書而比

於居洛不答之老謂得李賢諸公書守車輪戶牖之志監

銀場而黜貪墨一時軒耿諸公不足以方其清也

謂都御史倪為菽粟布帛之文錄讀書而究性理

尚書九壽一一時劉李諸公不足以並其文也謂文定定故蹇

夏三楊勲矣人或議其節忠定義忠靖元吉文貞

張許劉周節矣人或議其幾家宰統修撰觀學吳

陳羅胡有極高明之學道中庸恐未同翰德與弼

修撰倫敬齋居敬黃李王于有以身殉國之勇盡精微恐

不逮忠宣福孫酒時勉若乃先生以方行為讀書

以明道為修辭清而不詭異而且同潛學孔顏抗

志程朱老不殊壯困未改通許魯齋之後未有見

其能比者也故當其存時或曰今夫子山東及四



或曰真鐵漢

通鑑政李

或曰好官一人

英稱

或曰

不愧往哲

冢宰何文淵稱薦

或曰躬行實踐

學士江淵

稱且薦

或曰本朝理學一人

太學士李賢稱

或曰學已至

乎樂地

都御史張鼎稱

其不平者止權貴耳及其既歿或

曰今之真儒當入孔廟

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

或曰明體適

用比元大儒當入從祀

工部侍郎姚鏞奏

或曰潛心理學

可祀廟庭

布政許璣奏

或曰有功名教侑食廟庭無忝

冢宰喬宇序

其未祀者蓋有待耳然則今日之舉振頽

風而警後學廣德意而顯前哲豈為泰乎且是祠

王公之父嵩丞河津時受委上司所督修者也丞

嘗言當事制于掌印程期則逼于尊官使建置之

未稱雖棄官而猶悔豕嗣憲副思光前志繼脩遺

績夢雖徵于王氏今實兆于有薛丞修祠時憲副尚未舉丞乞夢

于先生先生告之吉語謂先生之匪神胡前知之如覩既哲

靈之不沒庶寢成之孔安先生諱瑄字德温別號

敬齋文清其謚云

三ノ



三ノ

禮部

題為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

昭代曠典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韓楫等題臣聞之昌隆之世

必有名儒聖哲之君務脩正祀竊見前禮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謚文清薛瑄篤生

明時獨契正學踐履純粹行合聖賢造詣高明心同

造化讀書二錄垂體驗之格言河汾一集攄性情

之自得法姦直在風裁由定見彌真却虜平夷事

業自學問表樹非誠意正心不以告事

上一恭敬之忱即死生貧賤不能移律已悉剛大之  
氣誠得濂洛之真傳上紹孔孟之正脉故當時稱  
為

本朝理學一人而後世俱欲比元大儒從祀願盛典  
之有待致輿望之日殷仰惟

皇上登極之初適當中興文明之會故言官有連疏  
之

請而該部有集議之章誠以自漢唐而至宋元尚各  
有俎豆文廟之士迨

明興二百餘載顧獨無侑食孔庭之人觀之今茲大  
屬缺典傳之後代殊非美談乃銜竒者務異其端  
而飾偽者更紛其舉執筆之彥心多不然應祀之  
臣議亦旋罷此非所以光鉅典而彰

聖化持公道而厭衆心也臣等聞之名儒必孚衆而  
後真公論必積年而後定瑄之生也則名公鉅卿  
靡不稱服瑄之歿也則端人正士靡不頌思彭韶  
大書於名臣而楊濂首紀於理學直請從祀者不  
下累十餘奏獻議從祀者亦有累十餘札即論列  
之不同實誦法之無間臣等嘗謂

聖世固多振起之士薛瑄尤為論定之儒從祀之典  
匪輕非真人不可輒與真儒所係甚大當其時亦  
難稽延伏請

勅下禮部刻期廷議果臣等所奏實可舉行將薛瑄  
特賜從祀孔廟俾天下萬世咸知

昭代固有真儒而學士經生亦皆進脩之有定志斯  
文之幸無疆之聞也且

皇上臨御以來褒表名德崇禮逸遺徵任耆賢延納  
忠讜

天心助順雨暘應期萬國綏寧烝黎樂業四夷懷畏

獻捷貢琛興道致治之功考之今古斯為烈矣則  
崇儒右文之典酌之時勢可獨後耶此臣等所以  
惓惓再以瑄請也惟

皇上留神聽察焉臣等不勝悚息懇乞之至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又該禮科左給事中雒遵

題為懇乞

聖明特錄儒臣從祀孔廟以全

聖美以端世風事近於本月初七日早該臣導  
駕侍議時天方大雨伏覩

皇上早御宸極傳制遣官祀先師孔子不以兩阻舉



朝臣工莫不欣欣然頌

皇上之盛美能急大禮如此哉臣愚竊謂欲全德意之美當補未備之儀如贈禮部尚書已故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謚文清薛瑄者從祀孔廟一節誠不容久缺而不舉也臣謹按孔廟禮制并從祀諸賢得與之故敬塵

睿覽幸採擇焉粵昔孔子備聖神之全德為萬代之宗師國學建廟春秋二祭徧及兩直各省府州縣今古不易此其脩殷禮遵師道也至配享殿庭者多及門之哲士從祀兩廡者皆歷代之碩儒此其

榮先進廣教術也然得從祀之賢惟取懿行真可  
以淑世著述真可以訓俗而徒尚竒騁詞者不與  
焉自漢及唐及宋下至於元每代必有其人庸顯  
文教之盛况我

皇明政治教化遠過漢唐宋至從祀孔廟不令一人  
與之是示後世以我

朝果無真儒也誠有之何以不與從祀也洪武迄今  
二百餘年道久化成士以大儒名臣稱者固多其  
人然極純不雜公議久定者獨薛瑄其最焉初生  
已具清姿稍長即知正學耻譚佛老專師孔顏孝

親敬長居家之休風率易而難及愛國忠君立朝之偉節時久而愈彰志在繼往開來行能師世範俗所著讀書一錄帙分上下二卷不尚繁文惟存實理發四書之奧旨闡六經之微辭體之可以修身推之可以弘化細玩其錄遐想其人真躬行有得之君子匪飾言眩俗之偽儒也擬諸孔門沈潛似顏子篤實似曾子與周程張朱可相伯仲其視許衡則誠過焉諸賢均得侑食於孔廟惟瑄不得分俎豆於諸賢也且先今諸臣頌德請祀者不為不多

皇上崇儒重道之意又為切至若猶延緩不使薛瑄  
早與從祀其何以宣

聖明之美意而備

昭代之大禮哉况表章先儒於既往即可以激勸臣  
庶於將來此典一行傳之遠邇載之史冊誠為盛  
事可寧久稽而不舉也如蒙

勅下禮部採久定之公議醇久闕之鉅典覆請

上裁決意擇吉日特將薛瑄錄入孔廟得與從祀之

列則

德意昭宣而士紳增輝矣臣下情無任敬仰之至等

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又該湖廣等道掌道事貴州道  
監察御史馬三樂等 題為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昭

聖化以振士風事臣等聞之帝王之治本於道帝王  
之道本於學古先聖王之所以興道致治者未有  
不尊尚儒術崇祀賢哲以倡道學而端治源也堯  
師孔子固當世享不易矣雖漢唐宋元莫不有從  
祀諸賢亦各有以鳴一代之盛恭惟

太祖高皇帝闢乾坤於再造復日月於重光上接堯

舜之傳我

成祖文皇帝統一聖真昭明理學頒布性理諸書於天下人文宣朗道化益新

列聖相承有隆無替二百載之間治熙教洽獨無一真儒足以從祀孔庭者豈非盛世之缺典乎臣等查得前故禮部左侍郎薛瑄鍾河汾之靈秀契洙泗之真傳學以復性為本以主敬為要窮理以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潛心孔孟寤寐程朱此許衡而下造詣未有或之先者也而夷考其平生則剛方正直不畏強禦清修苦節可質神明惓惓乎致

君堯舜而不隨世以就功名侃侃乎許身稷契而  
不因難以移厥志知行兼全表裏無間誠

昭代理學之首出絕然而無議者也視先儒董仲舒  
王通胡瑗殆相伯仲使在孔門當不在四科下而  
祀典未舉表章未至雖屢經言官連章上請而議  
者或謂其少著述之功竟從罷議臣等竊惜之夫  
儒者之術顧躬行心得何如耳今觀薛瑄所著讀  
書錄體驗真切發明精確足以羽翼六經輿衛四  
子視枝言無當徒切虛名者何啻天淵然則瑄之  
實學賢於著述亦已多矣矧今士習漸流道真日

晦講良知者以頓悟為妙而畧居敬窮理之功論道體者以幻空為言而昧理一分殊之實非惟不足以為衛道而實所以病道也茲欲挽之於正惟在表章真儒使卓然知所宗嚮庶乎昭懿行於將來振儒宗於百代誠計之得也恭惟

皇上懋建皇極作民君師治道之隆有光千古顧鉅典豈宜久曠臣等愚昧伏望

聖明勅下禮部集議特將薛瑄從祀先師孔子廟庭列於諸儒之內使萬世之後咸知我

明有真儒無愧朱程可以配享聖廟且使世之為儒



者知所儀刑軌範不蹈於異端曲學之弊庶大道  
昭明而儒風丕振其於世教非小補云臣等無任  
恐懼懇乞之至等因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隆慶  
元年六月內該禮科給事中趙軌直祀瑄著為令  
典永遠遵行庶幾為稱如其縣小不足於建祠之  
費或僻左無以昭示遠近於郡於省擇地尤便然  
立祠祀瑄各有意義不許推及本處人物若鄉賢  
祠然惟後有為瑄之學者舉以配食可也臣聞其  
讀書錄嘗錄梓於山東章丘縣乞

勅有司取其板本於國子監俾陸館諸坐皆得摹印  
觀覽蓋自

京師而達之天下尤易矧南京國子監

國初收藏書板極富自諸經十七史外未易悉數今  
京師監學止有王安石呂祖謙輩文集祖謙議論固  
在朱熹張拭之間若安石不過文人之文置瑄之  
書於其間夫何憚乎哉此外仍以印本發下福建  
書坊翻刻市鬻務使天下之士皆得見之夫既祀  
瑄而又廣布其書則人皆知

本朝亦有為此學者豈不有所興起者乎又安知不

有由瑄上沂宋儒者乎伏望

聖明以臣芻蕘之言付之儒臣禮官博議然後臨事  
之節至死生榮辱畧無少動其心迹雖未湏於事  
功而或出或處咸有裨於名教志雖不專於著述  
而一言一字悉有功於聖門稽之我

朝理學諸臣固多卓然接迹而起而求其不由師傳  
獨契正學上接孔門不絕之續以為百世後學之  
依歸則實薛瑄為之首倡矣是以當時心跡雖未  
者既衆口一詞而後來疏入從祀者亦累牘不置  
在嘉靖年間曾下儒臣詳議各自

奏進其與瑄者十居八九即有一二未協者亦以禮  
宜慎重姑俟將來至於瑄之人品未有或訾之者  
也自我

皇上登極以來言官累

請部議累下至今尚未有定者蓋緣疏中所及者衆  
輿論難同至於瑄之應祀則未有間然者也今都  
給事中韓楫等監察御史馬三樂等復交章以  
請且欲刻期廷議無非欲及時舉行以光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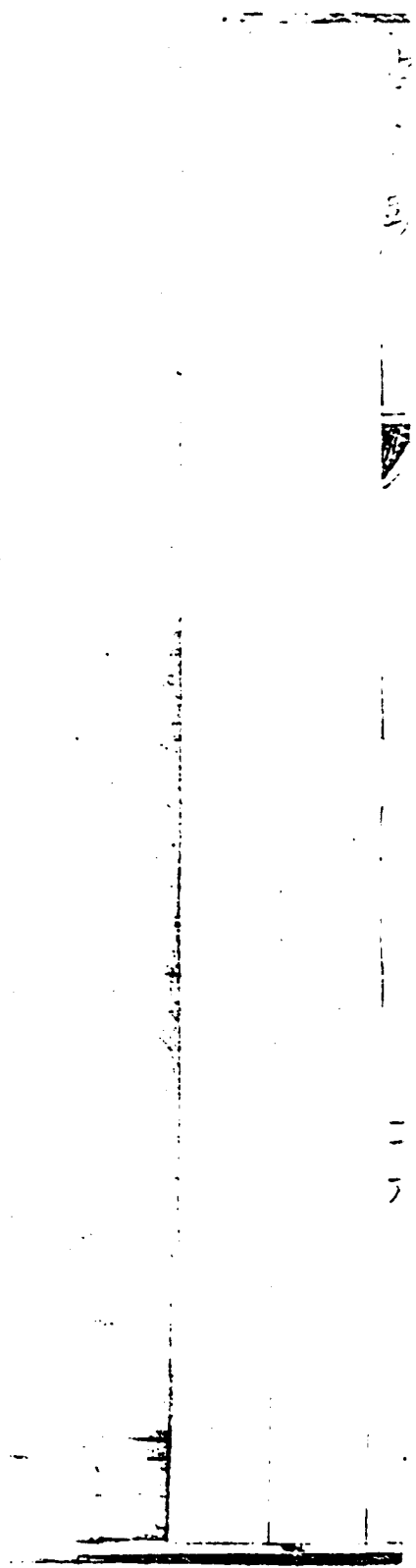
聖治之意若復仍拘往例再行各衙門譔議誠恐作  
舍道傍久延歲月至使

一朝盛典又徒託諸空言矣合無俯從諸臣所請通行九卿科道及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國子監等衙門文學諸臣廷集會議各要虛已秉公悉抒所見如有意見未同者不妨面相質難詳列是非務求至當之歸俾成畫一之議議成會疏上請恭惟

聖明裁斷勅下施行庶衆謀既得於畢集而大禮適觀於有成矣緣係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昭代曠典等因俱奉  
欽依禮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等衙門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等官臣潘晟等  
謹題為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

昭代曠典事該禮部題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禮科抄出吏科等科都給事中韓楫等禮科左給  
事中雒遵湖廣等道掌道事貴州道監察御史馬  
三樂等各具題乞將先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  
廟緣由該禮部覆題稱竊惟孔廟從祀之典  
國家所以崇德報功垂世立教其所關至重也  
同前  
疏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續該禮科抄出廣西道監察御史李純  
朴題為懇乞

聖明廣祀典以彰

聖化事乞早將薛瑄從祀孔庭緣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臣等謹欽遵前議會同六部都  
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左右春坊翰林院國  
子監科道等官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管理  
兵部事楊博等恭於闕左門集議臣等因議得崇  
尚理學帝王盛美之圖秩祀名儒國家隆重之典  
在昔先師孔子道全德備刪述六經其垂教萬世

者無窮故廟食萬世者亦無窮宜矣乃如四科之  
哲配享廟庭七十子之徒從祀兩廡蓋以親炙聖  
門光大聖教一體宗報亦禮所當然也其後自漢  
以迄宋元名儒碩彥得與從祀之列者代不乏人  
以今考之雖造詣有淺深學問有醇駁然或究極  
性命之原或發明經傳之旨或懿行足以範俗或  
流風足以感人均之羽翼斯文興起來學有不容  
執一論者矣逮於我

朝治化休明德教淪浹名賢輩出輝映後先乃其力  
任斯道卓然為一代理學之冠者則惟故禮部侍

郎薛瑄為最焉謹按薛瑄山西河津縣人方幼年一見濂洛諸書即嘆曰此學道大脉也遂棄去詞賦專心於是其學以復性為的以居敬窮理為功以反躬踐履為實潛心體玩至老彌精充養之純超然自得此其學淵之大原可考也平生言動舉止悉合於矩辭受取與一揆諸義居家則孝友無間與人則樂易可親中正足以矯枉律偏剛直足以廉頑立懦此其行履之大畧可稽也所著有讀書錄有河汾集雖不專以述作為事而隻簡片言皆可師法微詞奧義悉合聖謨至今學者莫不尊

信而誦習之此其著述之大旨可窺也至於立朝  
行已之際不折節於權門不謝恩於私室不屈法  
於貴近不攝志於臨刑榮辱不以關其心死生無  
以易其操此其樹立之大節可紀也故一時信從  
者有河東夫子之稱而後之追尊者有一代真儒  
之許此豈可以偶獲而倖致者哉以瑄從祀真可  
以接聖門統緒之傳而開後學向往之路者前後  
建議及此者蓋累十餘疏而盛典久虛群情日切  
今言官有交章之陳而禮臣有會議之

請及時舉行誠有所不容後者查得先年間有異同

之論或以瑄少所著述不知學貴心得道在躬行  
矧瑄所著書且十餘萬言不為不多誠未可以是  
而少之又或以宋時如羅從彥李侗諸儒尚未遍  
祀即我

朝理學諸臣亦多有應祀者不知講求於大明之後  
者為功易興起於絕學之後者為力難而

國朝倡明此學者則惟瑄為首是又未可因是而泥  
之也臣等寡昧惟是重大之典何敢輕議謹摭采  
瑄之遺事炳然在人覩聞者質之輿論考之祭法  
及參詳諸臣奏

進與該部覆議始末竊以舉瑄從祀為當仰惟

皇上道備明聖

天作君師酌古今禮法之中為綱常仁義之主伏乞  
俯賜裁斷

特勅該部進瑄從祀孔子廟庭使二百年之曠典肇  
稱而千萬人之積仰斯慰其與世教士風信非小  
補天下不勝幸甚臣等不勝幸甚緣係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

昭代曠典及奉

欽依是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隆慶五年九月初七日會題初九日奉

聖旨薛瑄公論既定准從祀欽此

遺事

先生一日在內閣忽不見同列問左右曰何往曰  
謁中貴會至先生曰學者多諛道不知出門一步  
已錯了既而曰狐趨狗媚吾所深耻

一日進閣一達官樞同列衣以踰闕先生鄙之曰  
昔有拂鬚叅政今有樞衣侍郎後人問之終不言  
其姓名

一日李學士賢與同列朝晉人鄙吝謔笑先生正  
色曰儉乃美德且此地非戲笑之所衆凜然  
一日徐有貞李賢許彬退朝謂秋都御史曰



上厭石亨蓋令御史劾之先生曰易云君不密則失  
臣臣不密則失身春秋譏漏言既而嘆曰竄端從  
此始矣後果致敗

先生將歸岳正初入閣曰何以教我先生曰凡事  
且緩又曰英氣太露害事正不久得貶嘆曰某薛  
公之罪人也

先生致仕歸行至直沽道中遇風雨舟不能前糧  
乏日中猶未食吟詠自若子淳有愠言先生聞之  
以杖擊之曰我雖困而道則亨也

閻禹錫問李賢何如先生曰道理儘說得經學最

熟只少立於義有幾富貴氣象

或問閩禹錫白良翰先生曰洛陽似此兩生也難  
得但恐後來立脚不定往別處走耳許彬與徐有  
貞草誥辭有曰治水東郡績禹成功先生曰擬人  
必以其倫彼何人而擬之禹也

上果不悅卒以此敗衆以先生為知言

門人問人稱楊榮有王佐之才先生曰要有王佐  
之事業須有聖賢之學問

先生在山東時憲使黃翰善書能詩一日以詩請  
和先生援筆答之少刻益以數首先生即以十餘

首答之翰不復能乃謂衆曰薛先生書厨隨取隨  
有翰乞兒也旋去尋討

先生書似晦翁體甚道勁

先生山東提學時有一生實聰敏因貧欲退故試  
不中生豫與教官關節同言曰此生果不堪先生  
曰生二祭掌何事曰擊磬先生曰磬在八音難和  
也彼能和之亦可用卒不聽其去後其人登科自  
言其事

先生之怒也如雷迅風烈其過也如雲消霧釋剛  
毅絕肖伊川其氣象亦類之

先生氣象莊嚴鬚甚脩望之儼然可畏及聽其言  
溫然可挹侍坐其傍不覺邪念屏伏



ZW

21161888772122

3  
K82-64  
17(38)



四十三